武俠世界

體　變（湖海驚魂錄之二）　西門丁・新著

「病夫」傅雨生夜宿廢宅，遇了不少怪事，事後竟又遇上一個自稱「水神」的怪物，怪物刀槍不入，却每夜都需飲血，傅雨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殺了怪物，可是，不久他自己也變成一個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怪物……

到底傅雨生因何會「體變」？廢宅內又藏了什麼秘密？本故事詭譎恐怖，請勿錯過。



$4.00

第25年

4

編者話

湖海驚魂錄這個故事集，不但神秘恐怖詭異，而且每個情節都深具推理懸疑氣氛。西門丁先生今期繼「拘魂使者」後再度爲本刋撰寫一部簇新作品——「體變」。顧名思議，這個故事裡是包含有不少匪夷所思的神秘性存在，也有很多令人不會相信的事實發生，但透過作者的精密構思和巧妙佈局，寫來頭頭是道，栩栩如生。內容叙述一個神志頹喪的中年人夜宿一所廢宅所遭遇的怪事，一個自稱「水神」的怪物竟然接二連三的出現，嗜血如命，中年人最後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怪物殺掉，可是，他不久自己也變成一個人不似人，鬼不像鬼的怪物……到底他爲何會「體變」？而廢宅內又藏了一段甚麼驚人大秘密？閱讀本文後，必有交代，敬請先睹爲快。

＊＊　　＊＊　　＊＊

下期巨型小說選刋一部獵刀奇俠故事：「馬王羣英會」。這並不是時下的一般馬王大賽，而是一場萬衆矚目之武林馬王大賽，這場賽事，其間竟然隱藏着數之不盡的恩怨情仇，終於掀起軒然巨波，震動江湖。欲知其詳，請留意下期本刋。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綫）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4期
（總號124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湖海驚魂錄／變體

西門丁·文
可飛·圖

荒野廢宅

秋老虎當真厲害，不但日頭火辣辣地晒得行人頭髮發燙，而且連風吹過，也是熱浪逼人，叫人吃不消。

這種天氣，最好是坐在瓜棚下，喝碗冰鎮蓮子羹，甚至連蓮子羹也須叫小丫環用銀湯匙餵着，可是世上有做不完的事，也儘有些天生勞碌的人，頭頂着日頭，冒着寒風奔波。

晉西高原的黃土，在烈日下，更令人覺得如處火爐，一眼望去，官途上幾沒行人，大樹下却有不少漢子在歇息，不是搧動着草帽竹笠，便是搖着摺扇。雖如此，仍不足以消暑，一個個噴着熱氣，瞪着眼睛，就像是離水的金魚般，只恨不得鋒利如刀，砭骨裂膚的北風，早點到來。

怪事連連

日頭剛過午不久，黃土路上已不見一個行人，偏生不久便傳來一陣得得答答的蹄子聲，那蹄聲節奏緩慢，空洞單調，透着一股懶洋洋的味道，叫人聽了眼皮沉重，恨不得就躺在樹蔭下睡一覺。

蹄聲漸近，轉出一匹小毛驢來，驢子是黑的，騎驢的人一身粗布灰衣，倒也甚是合配，無奈那漢子身形高大，胯下的驢子却又小又瘦，那漢子坐在驢背上，雙腳伸直，離地不過三、四寸高，形成一個極其可笑的對比。

樹下的漢子沒人笑出來，只拿眼望着那一驢一人，目光甚是奇怪，好像是在看一個白痴做遊戲般。

可是那漢子顯然不是白痴，頭微抬，雙眼一睜，眉宇間溢出一股叫常人看了愁腸打結，詩人墨客看後，忍不住要做上幾篇驚世駭俗的詩詞，但雙眼開闔間，精光四射，如同兩柄出鞘的利劍，叫人看了一眼，便不敢看第二眼。

白痴豈有這等凌厲的眼神，但那漢子在火毒日頭下，仍是一副好整以暇的神態，看來絕非有急事要趕路，而且他也並非不熱——衣衫全都已貼在肌膚上，他若不是白痴，別人也都當他是白痴了！

那白痴漢子只微微向兩旁的過路客瞥了一眼，便闔上眼皮，任由驢子慢慢走着。驢子耐力雖比馬好，能吃苦的程度，也不比牛差，但這時候，也已累得渾身細毛泛起一片黑油油的水光，舉足維艱地邁着蹄子，那些停在樹下歇息的人，這刹那心情都是一變，本來是覺得好笑，現在却替騎客担心起來了，生怕那驢子隨時會抵受不住，一頭栽倒，把騎客掀落地上。

蹄聲由輕到響，又由響而逐漸離去，驢子既沒栽倒，騎客也沒被掀下，終於在前路上消失。

一個漢子敞着堅實的胸膛，粗着喉嚨道：「我操他祖奶奶的，那漢子莫非大熱天着了寒症，故意出來晒日頭！」

另一個年紀較大的笑道：「就算他身上有寒症，這麼一晒，也變成熱症啦！」

一個五十來歲的道：「我看不是，這人一定是受了什麼刺激，才會如此，你不見他一臉愁容麼？也許死了渾家，故意求死！」

於是樹下的閑漢們都活躍起來，像是望見一座梅林，滿嘴口水，不聊上幾句，便似會讓口水流着般。

× × ×

薑是老的辣，人是老的精，這一句話實在沒錯，那毛驢上的騎客，正是剛剛死了妻子，他雖無求死之心，却故意諸般折磨自己，似乎不如此心頭便不會得到慰藉般。

這人便是大俠傅雨生，曾經是聲震南北武林，被譽為一代奇材的大俠傅雨生！

傅雨生就像是一顆流星，在黑夜中曳空而過，雖然燦爛奪目，却又極是短暫。

他由一個嫉惡如仇，出手狠辣，被譽為魔道尅星的大俠，變成一個如槁木的病夫，正是由於他愛妻被仇人殺死，而形成的。

他一直認為愛妻之死，與自己的殺孽太重有關，由於心懷內疚，所以一直折磨自己，他妻子死後不久，便因憂因愧，而有了內傷，經「僧道俗三奇」鑑定，他身上最少有兩條經絡受傷，而且無藥可治。雖然無藥可治，但只要他不妄用內功，也沒有多大的影響，否則便經常會因此而暈厥了。



這種病對普通人，影響尚不大，但對一個武人來說，尤其是仇家遍地的人來說，等於是一種絕症——不是死在病魔之下，也會死在仇人手中。

不過，傅雨生並不害怕，五年來他或隱居在深山大漠，或隱居於市井中，不想再見到認識他的人，並不是為了躲避仇家。一個對生命毫不珍惜的人，他還有什麼可害怕的？

他在咸陽與「僧道俗三奇」重逢，並打了一場漂亮的仗，連凶名久著的「八臂神魔」屠千萬都死在他手中，三奇欲激起其昔日的壯志，可惜傅雨生並不領情，當三奇去消滅那些害人的冥蛾時，他便悄悄離開。

傅雨生沒有目的地，只希望能找到一處沒有人認識他的地方，渡過痛苦的下半生。

傅雨生這三個字，幾乎只要涉足江湖一天，沒見過他的人，也會聽過他的名頭，他真可以找到一個沒有人認識他的地方麼？

× × ×

日頭終於極不情願地被西山拉扯過去，發出它最後的光和熱，雖把半邊天際都燒紅，但暑氣已大不如前，風吹過來，已帶着幾絲涼意。

傅雨生仍然沒有休息的意思，可是胯

下那匹毛驢，却再也走不動了，一直挨在路旁樹下，傅雨生輕嘆一聲，躍下驢背，讓毛驢在樹下找草吃。

西天似血的紅霞，已變成黯紅色，暮色降臨大地，樹上盤旋着歸飛的宿鳥。

傅雨生坐在樹下，後背往樹幹上一靠，不一陣便酣然入睡。

也不知過了多久，忽覺頭上一冷，雙眼一睜，才知道天上下着雨，雨來得既快又大，一忽，雷電交加，那毛驢子被嚇得驚慌大叫。

傅雨生沒奈何，只得拉着毛驢，向林後走去，荒野一片黑漆，一人一驢一脚高一脚低，走得甚慢，雨却越下越大了。

驀地，銀蛇凌空飛舞，電光一閃，大地雪亮，一亮之後，又重陷黑暗，可是就在這刹那，傅雨生已看到前頭有座大屋，便快步拉驢而前。

荒野雖然黑暗，但不斷有電光照路，是以到得跟前，傅雨生已看出那是一座巨宅，料想主人必是大富人家。他伸手在門板上拍了一陣，屋內竟無反應，心頭忖道：「莫非主人並非好客之人？」

正想轉身到別處去，一道電光閃過，眼角瞥及雨簷下有個破蜘蛛網在風中搖擺，心頭又是一跳：「莫非這是廢宅？」

心念至此，立即提氣飛身，躍上牆頭，只見裏面黑黝黝的，沒一絲光綫，更認定這是一座廢屋，便跳了下去，黑暗中摸着了門閂，把它托上，打開大門，讓驢子走進。

雨越下越大，傅雨生就像是剛自水中爬了上來般，長髮披肩，此時若有人望見，不被嚇一跳才怪。

驢蹄踏在青石板上，水在四濺，傅雨生涉水穿過庭院，走上廳堂，這座廳堂建得甚有氣派，未入門檻，先有七級丈餘寬的石級，兩旁還立着一對石獅子。

庭院內尚有幾棵大樹，黑暗中看不出是什麽樹，只聞雨水洒在枝葉上，發出一陣沙沙的聲音。

那毛驢來至石級前，忽然不走，傅雨生背上微微用力，驢兒弓着頸，雙足伸直抵地，不斷發出悲鳴！

傅雨生想道：「畜生往往有特殊的預感，莫非上面有什麽危險？」當下張口叫道：「在下路過寶莊……」

說至此，一張嘴已裝滿了雨水，他「骨」的一聲把雨水吞下，放掉驢子走了上去。

石級盡處先是一道走廊，深八尺，舖着大紅磚，傅雨生立在上面聽了一陣，四週除了風聲雨聲之外，並無人聲，當下仍依江湖上的規矩，叫道：「在下路過寶莊，因遇大雨，無法行走，是以來借宿一宵，乞望主人行個方便！」

這次他用內力發聲，話音料可傳遍全宅，可是依然沒有人來理他，傅雨生忖道：「我已把話說清楚，也不怕你怪我亂闖！」便跨步走入大廳。

一入廳，忽覺左首那方，有三個小紅點，紅點雖不大，便此刻一片漆黑，却顯得甚是觸目。

傅雨生微微一怔，暗道：「那是什麽東西？」正想摸出火摺子來，一道銀光如白蛇狂舞般一掠，大廳登時一亮！

原來大廳左首設了一個靈堂，靈堂之前還停着兩具棺材，香爐上插着三枝香，冒着嬝嬝的白烟，傅雨生心頭又是一跳：「看來是有人了！」

轉心一想，對方既然不作聲，便裝作不知，摸出火摺子，却早被雨水浸透了，那裏還能使用？

「香既然燃着，說不得香案上尚有火石，白燭。」於是他輕輕走前，香案下風聲一响，一團黑物，帶着兩點綠光，倏地向他飛來。

倉猝間，不知來的是何物，傅雨生立即轉身拂袖，只聽「咪嗚」一聲，綠光一暗，那東西已自黑暗中隱去。

「原來是貓，倒嚇了我一跳！」傅雨生繼續走前，伸手在香案上摸索，果然被他摸到刀石及引火紙，他敲了幾下，先把引火紙燃着，再把燭台上的蠟燭點亮。

火光一亮，周圍的景物便清楚了，靈堂的白幔已發黃，白燭只剩半根，案上尚有一叠白包子，又冷又硬，案前兩側立着幾具紙人，白紙發黃，面部的紅紙已變褐，着來甚是詭異。

紙人之前尚停放着好幾具棺材，棺材無論木質或手工，都屬上佳。香爐上的三枝香才燒了一半，偏生却沒一個生人！

一陣風雨吹潑進來，燭火搖幌，白幔兒飄揚，那些紙人也是一陣搖盪，就像是幽靈般，向傅雨生走去。香案在風中顫抖，發出一陣依依呀呀的响聲，像極老鼠磨牙，叫人聽了毛管聳然。

傅雨生暗罵一聲：「邪門！」睜眼一望，只見神枱上供着的靈牌，大大小小竟有十多塊之多，全都是姓羅的，再不是，也是羅門某氏，看那靈牌上的顏色，新舊如一，似是這些人都是同日仙遊的。

傅雨生暗道：「莫非這裏發生過瘟疫？」再舉眼一望，牆角橫樑都佈着蜘蛛網，灰塵四佈，壁虎不斷在牆上來往爬動，這情景又顯示此處久已沒人打掃，他不覺又奇怪了：「若無人居此，這三柱香是誰點的？」

他發了一陣呆，回心一想，啞然失笑：「人家若不犯我，我還理得旁人的閑事？明早沒雨便走啦！」脫下內外衣服，把水擰乾，將衣服掛在椅背上，席地而坐。

風雨之聲，既單調而又有節奏，傅雨生日間出了一身大汗，坐了一陣，便疲極入眠。

白燭忽然「噗」的一聲熄滅，大廳重陷黑暗，只有那風雨聲仍未竭止。

× × ×

傅雨生醒來時，只覺四周依然一片漆黑，天色似乎仍未亮，却聽不到一絲兒風雨聲。

他覺得頭有點暈，一骨碌坐直了起來，冷不防「砰」的一聲，頭顱撞到一件不知名的硬物，這一着，實在大出其意料，可是也使他頭腦一清！

他雙掌向上一托，又聽「蓬」的一聲巨响，接着光綫倏地一亮！

傅雨生向四下一瞧，這才發現自己竟是睡在棺材內，而且是最高那一具，離地足足有八九尺高！

這一發現，更使他摸不着頭腦，他記得自己分明是睡在大廳地上的，爲何會跑

到棺材內去？再說他現在雖不敢妄動眞力，但耳目仍比常人靈敏數倍，有誰能使自己在毫無發覺之下，把自己抬上八尺高的棺材內？

這當眞不可思議！天色雖已大亮，但傅雨生却無端端地心生寒意，轉頭望向靈堂，只見那些紙人，在微風中搖頭幌腦，似在發笑，他機伶伶地打了個冷噤，右手輕輕在棺上一按，身子飛了起來，輕輕巧巧地躍落地上！

也直至這刹那，傅雨生才發現自己衣服穿戴整齊，而且衣衫早已乾透！

昨夜由於全身濕透，傅雨生把內外衣袴全部脫下，放在椅背晾乾，那些衣袴又怎會突然穿到自己的身上來？

轉頭一望椅子，只見椅脚附近仍有水漬，證明自己並無記錯，假如說這是人爲的，他千萬個不相信！因爲沒人可以接近他七尺之內，而不被發現！

若不是人爲的，那是什麽東西幹的？傅雨生忍不住轉頭向靈堂望去。

靈堂上一切依舊，只是香爐裏多了一根香脚，原本那三柱香經已燒盡，照理只能剩下三根竹籤，但偏生如今多了一根！

那一根是誰插上的？又是在什麽時候插上的？假如是人插上的，那必是在自己睡着之後的事，但爲何自己毫無感覺？

他一向天不怕，地不怕，也不怕死，可是這刹那，倏地覺得有一股寒氣自脚踵冒起，直衝後腦！

正在發怔間，忽聞布幔後傳來「砰」的一聲巨响！傅雨生如豹子般撲起，一個起落，便至布幔後，伸手把布幔揭開，一眼望去，幔後是道長而窄的暗廊。

暗廊一片黑暗，與外面大異其趣，而且不斷有依依呀呀的怪响。傅雨生吸了一口氣，緩緩閃了進去。

地上舖的是大紅磚，落足無聲，可是傅雨生却走得極慢。那一道布幔，把內外隔絕，好像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而這裏的空氣也比大廳來得陰寒。

走了三四丈，傅雨生聽得左首一間廂房內，不斷有怪聲傳出，他猛吸一口氣，一脚把房門踢開，一道光綫射了過來，忽有一羣黑黝黝的小動物，一齊向他脚下竄來！

傅雨生雙掌齊出，兩股掌風落地，人亦同時躍起！這刹那，才看出，那是一大羣老鼠，幾隻老鼠吃他掌風一擊，骨頭寸斷，倏地倒在地上！

那羣老鼠又肥又大，行動甚是笨拙，就像養尊處優的巨賈般，一忽便又鑽入另一間廂房。

傅雨生心頭一動：「此地若無人，爲何這些老鼠如此肥大？」

想至此，他精神一振，立即快步跟着老鼠後面走去。老鼠由房門下角的一個小洞鑽了進去，門却緊閉着。傅雨生左掌護胸，右掌運勁在門板上一拍！

只聽「嘩啦」一聲暴响，門板碎裂，上面猛地跌下一件怪物，向傅雨生撲去。

傅雨生身子一旋，左掌立即挾風拍出，只聞又一聲怪响，那物落地，却是一具腐爛見骨的屍體！

傅雨生後背出了一陣冷汗，抬眼望去，只見房內尚躺着幾具死屍，靠牆亦有幾具棺材，那些棺木千穿百孔，不時有老鼠出入，而屍體已幾沒一處完膚，露出白森森的骨骼來，房內充滿一股令人作嘔的腐臭味。

傅雨生五內突地一翻，忙不迭向後一退。抬眼望去，暗廊仍未到盡處，兩旁的廂房內猶不知藏了什麽令人恐懼的物事。

他忽然大叫一聲，轉身急奔，一口氣奔回大廳，一顆心才稍爲舒服一點。他喘了一陣氣，眼光無意中一掠，心頭又怦怦亂跳起來。

昨夜自己睡過的那具棺材已然不見！他陡地大聲喝道：「誰？誰人在此！」

聲音在廳堂內打轉，震得他自己耳際嗡嗡亂响，却無人應他。

傅雨生心頭倏地又是一寒，覺得此地樣樣透着怪異，實在不宜久留，立即奔出廳堂。

庭院中，青石板上水漬處處，走廊上亦不見一個脚印，那棺材是如何不見的？

若是有人趁自己在暗廊時，偷偷搬走，爲何地上沒脚印？

一雨成秋。一夜狂雨，使得晨風吹來，帶點凉意，傅雨生只在走廊上站了一回，衣衫又被晨風自大樹上捲來的水點打濕了。

他吸了一口氣，跳落庭院，向大門衝去。大門因昨夜他牽毛驢進來時，忘記上門，此刻門板在風中搖幌，透着一股荒廢凄慘的景象。

傅雨生走出大門，目光一及，又再怔住了。只見他那匹毛驢已倒在地上不能動彈，他走前檢視，却找不到一絲傷口，若是被人用內家掌力震斃的，驢臉上及嘴角偏又沒有血跡！

「這驢子莫非通靈？難怪牠昨夜不肯走上大廳！」傅雨生嘀咕一聲，長身而起，忽聞左首傳來一道「喀喇喀喇」的聲音，急忙轉頭望去。

只見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脚上拖着一對破靴，涉水而來，由於靴子已破，漬水滲了進去，再讓脚板一踏，便發出那種怪異的聲音。

老頭又矮又瘦，衣衫襤褸，雙手抓着一口布袋，布袋反馱在後背，神色雖然狼狽，但衣衫未濕。

傅雨生瞪着雙眼望着他，老頭也向他走來，臨至傅雨生身前，陡地一轉，向廢宅走去。

傅雨生心頭一動，喝道：「停步！」

老頭應聲停住，緩緩轉頭望向傅雨生，慢條斯理地道：「你叫我？」

「此時尚有何人？」傅雨生轉過身去，問道：「你住在裏面？」

老頭反問：「這大屋是你家產業？」

「不是我的，難道是你的？」

老頭瞪了他一眼，不悅地道：「既然不是你的，便別多管閑事！」說着抬步望大門走去。

傅雨生一幌身，攔在他身前，沉聲道：「快答，這屋子是不是你的？」

老頭搖搖頭，道：「這是無人之屋，什麽人也住得！年青人，你凶什麽？聽說這屋子大得很，你若有興趣，不妨做個伴兒！」

「聽說的？你未來過？」

老頭道：「我自然未來過！我聽同伴說，這裏的主人，在一年前，全家着了瘟疫，上下百餘口，一夜死光，後來有人入去過夜，都說有怪事發生，因此也沒人敢去了！老要飯的，却偏不信邪，要來住幾天！」

「你是個叫化子？」

「我不是叫化子，難道是大財主？」老要飯的怒道：「快讓開，我年紀雖大，脾氣却不好！」

傅雨生早已看出他身懷武功，但最多只屬二三流角色，自然不怕他。沉吟了一下才道：「我昨夜在此屋宿過！」

老要飯的雙眉一掀，興緻勃勃地問道：「如何？可有否發生什麽怪事？」

「有！而且怪得很，老丈還是到別處去吧！」

老要飯的哈哈大笑。「怪任由他怪，怕什麽？看！你不是還好好的麽？」

「小心一點總較上算！」

「我老叫化，今年已六十七歲，雖未至古稀之年，但也已活得不耐煩了，就算他再怪，大不了是鬼魂出現，或找個把人去作伴，又有什麽好怕的？」

傅雨生見他如此說，只得讓開。老叫化子拖着破靴，「喀刺喀刺」地走進去，嘴上還不斷地哼着蓮花落。

傅雨生聳聳肩，暗叫一聲慚愧，自己的胆子却還不如一個叫化子。他辨別了一下方向，便向太原那方走去。

他走得雖快，但這件事，始終難以釋懷，要想再囘去探探，又恐吃那老丐的恥笑。

「汾河水神」

沒想到，上午還是清風撲臉，中午又出了太陽。陽光雖不如昨日之火毒，但也眞是够瞧的了。

傅雨生走了十餘里，衣衫又濕了。昨天一日沒有一點東西進肚，早上又給那些怪事一鬧，肚子便餓，眼看路旁有座酒寮，便走了進去。

那酒寮頗小，只一對老夫婦主理，食客也不多，傅雨生挑了個座頭坐下，老掌櫃走過來招呼：「客官要喝些什麽酒？」

「酒要不要倒不打緊，可有什麽能下肚的麽？」

「有有，鹵麵或是燒餅？」

「兩樣都要，再來一碟炒蛋，一壺燒刀子！」

掌櫃便叫他女人料理去了。由於食客不多，所以酒菜麵餅很快便送上來了。傅雨生乘機把掌櫃叫住。「老闆，問你一件事，離此十餘里，有座巨宅，似乎沒人居住，那原本是誰的？又爲何沒人在內？」

掌櫃臉色微微一變，反問：「客官去過那裏？」

「是的，在裏面過了一夜！」

掌櫃吃了一驚，急問道：「可有發生什麽事？」

傅雨生話至嘴邊，陡地止住，輕輕地搖搖頭，雙眼却望着對方。

老掌櫃噓了一口氣，道：「客官眞是走運，凡進去住過的，次日一早都幾被嚇破了胆，聽說那屋子鬼鬧得好凶！以往經常有些過路客去歇宿，如今少啦！」

「那到底是怎囘事？」

「屋主人姓羅，本是周圍數十里的頭一號富翁，嘿嘿，也許爲富不仁吧，叫一場瘟疫把全家上下百餘口，全『賣』掉啦，只可憐那些下人的陪主人白死一場！聽說財產讓官府沒收入庫時，還得用四五輛大馬車來運載哩！」

「既然那家人是死於瘟疫，附近的人家也該有人染上吧？」

掌櫃道：「幸喜附近沒戶別人家。」

傅雨生點點頭，便低頭吃喝起來。這酒寮的酒菜都甚劣，難怪生意不佳，幸而傅雨生更劣的飯菜都吃過，仍然吃得津津有味！傅雨生會了帳，依然步行上路。走了二三十里，眼看日頭偏西，已進不了太原城，他索性要找個乾淨的地方，在荒郊過一夜。

忽然一個虎背熊腰的漢子自樹林內穿了出來，臉上却有沮喪之色。傅雨生心頭一動，忖道：「莫非林內尚有什麽好去處？」當下脚步一拐，向那林子走去。

樹林雖疏，却甚是深廣，走了好一程才走出林子，只見林子外又有一番景象，阡陌縱橫，山邊有座小山莊，看來有二三十戶人家。

傅雨生見烟囱上都冒着炊烟，暗笑道：「此處不會再有一座空屋吧！」

傅雨生越行越覺得奇怪，因爲不時見到一些農人三三兩兩，垂頭喪氣地走過，他信步而行，走到一座大屋之前，只見牆上貼着一張告示，傅雨生忍不住好奇心的驅使，走前一看。

原來這告示竟是要聘請壯士去捉妖的，上面列出來的條件甚佳，並有死後加贈一筆撫恤金之句。

傅雨生心頭疑雲難釋：「捉妖爲何不請高僧術士，却請壯士的？」

心念未了，一個莊丁走了過來，問道：「你是不是來應徵的？不是便讓開！」

傅雨生搖搖頭讓開，那莊丁一把撕下告示，他忍不住問道：「請問這位大哥，是不是已請到捉妖的人？」

那莊丁看了他一眼，道：「你是外鄉人吧？嘿，那裏有人敢來應聘？兄弟，咱看你身體不大好，你還是走吧，不要多管閑事！」說着頭也不囘地入莊了。

傅雨生忖道：「剛才那些漢子都是應聘而來，却因不被取錄而囘，嗯，朗朗乾坤有什麽妖怪？九成是鄉愚繪聲繪影，以訛傳訛，自己嚇自己弄出來的！」

傅雨生不想入莊，便在樹林內找了一棵大樹，準備過一夜。沒想到剛坐下不久，一顆腦袋便似鉛般沉重，身子發起燒來。他知道自己必是昨日在烈日下走了一天，後來又被雨水淋了一夜，今日再讓烈日一晒，生起病來。

天色已黑，就算山莊也沒有大夫，傅雨生只得躍下樹，盤膝坐在地上，手脚不斷因身子的發冷發熱而顫抖起來，他連忙運功調息，奈何腦袋越來越沉重，靈台沒法清靜，一提氣，眞氣出了丹田，便在體內亂竄，幾番運功都沒法壓制。

眞氣流竄至足厥陰肝經，只覺胸部腫脹疼痛難忍，一口濁氣上逆，喘不過氣來，雙眼一黑，登時暈倒。

× × ×

待得傅雨生醒來之時，天已發亮，他睜開雙眼，發現自己躺在一張床上，床前坐着一個中年漢子。那漢子皮膚黝黑，滿面皺紋，一望便知是個老實的莊稼人。

漢子見他醒來，喜道：「有救啦，珠兒他娘，快拿碗稀飯來！老兄，你覺得怎樣？」

傅雨生苦笑一聲，問道：「這裏是甚麽地方？」

「這是洒家的家！」漢子伸手摸一摸他額頭，吃了一驚，道：「還燙手哩！不要緊，洒家去鎮上替你抓幾帖藥囘來！啊，對啦，你到底犯了甚麽病？」

傅雨生覺得全身如同火燒般，乾澀地道：「請給碗水我喝！」

一個農婦端着一大碗稀飯進來，那漢子道：「珠兒她娘，還發燒哩，快拿碗水來！」

傅雨生身子乏力，便道：「這位大哥，煩你替我找一找，我身上有銀子，你拿去鎮上，叫大夫開個方子，說我是在烈日下被雨水淋後發病，身上時冷時熱！」

那漢子道：「這又用不着花多少個錢，洒家現在就替你去鎮上走一趟！」

那農婦端水出來，漢子餵他喝水，又餵他喝稀飯，傅雨生只吃了半碗，便吃不下了。漢子連忙出鎮買藥。

傅雨生睡了兩天，才下得床來，這才知道這漢子叫莊大田，他家便在傅雨生暈倒的那附近的山莊內。

莊大田一家三口，只生了一個女兒，由於家窮，三十歲才成親，女兒今年才七歲，他渾家甚是勤勞，既要理家務，又要下田帮丈夫耕種。

這天，莊大田跟妻子都出去耕種，傅雨生抱着珠兒到屋外散步。樹上的鳥兒吱吱地叫着，鼻端飄着泥土的芬芳，傅雨生忽然覺得農人的生活，比棺材店的木匠強得多，也有興趣得多。

看看日將近午，傅雨生準備爲莊大田夫婦煮飯，到了灶房，才知道存糧既少，柴草亦不多，他內心有點奇怪：「今年風調雨順，五穀照理應該豐收，爲何他們仍會缺糧？」

不久，莊大田夫婦便囘來了，傅雨生過意不去，拿了一錠銀子給莊大田，莊大田不悅道：「老鄉，你這是甚麽意思？」

「這幾天我吃的住的，還有藥費，這都要錢，我不能白讓你們花費，你就收下吧！」

莊大田沉吟了一下，道：「就算你要計算，也用不着這許多！」

傅雨生道：「不要緊，我要賺錢容易得很，多下來的，就讓孩子縫幾件衣服吧！你家怎地沒養些小鷄？」

莊大田道：「老鄉要吃鷄麽？」

「不是不是，我只是有點奇怪，順口問問而已！」

「以前洒家不但養鷄，還養豬哩！」

「今年爲甚麽不養？是不是沒錢？今年收成不好？」

「今年夏收極好，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好……唉，若不是好收成，今年根本便熬不下去了！」

傅雨生拉了一張板櫈坐下，問道：「莊兄的話，好生令人難明！」

「你是外鄉來的，怎會知道，今年咱們……」

他妻子忽然「咳」了一聲，道：「珠兒他爹，去檢些枯枝吧，廢話少說點！」

莊大田忙道：「老鄉你上床躺一陣吧，洒家先去檢些枯枝！」說着抓起斧頭及竹筐去了。

傅雨生更是奇怪，決心問個清楚，他囘屋練了一陣功，精神恢復了不少，待到莊大田囘來時，故意抱着珠兒飛上屋頂，樂得珠兒哈哈大笑。

莊大田忙道：「老鄉，快下來，你病還未好！」

傅雨生抱着珠兒輕輕躍了下來，笑道：「我若在平時，再高也難不住我！」

莊大田看了他幾眼，笑道：「老鄉，你是幹甚麽活的？」

傅雨生笑道：「我甚麽也不幹，專幹捉拿江洋大盜，魚肉鄉民的土豪惡霸！」

莊大田難以置信地道：「瞧你根本不像嘛！」

傅雨生哈哈一笑，道：「珠兒，拿根柴來給叔叔，叔叔變個戲法給你笑！」

那女孩大喜，忙跑入灶房拿了根乾柴出來，傅雨生把乾柴掂了一掂，道：「瞧清楚啦！」左手抓住乾柴，右掌揚起切下，只聽「嗤」地一聲，那根乾柴已斷爲兩截！

那乾柴是有手臂般粗細，用刀也未必能一刀奏效，何況用手？而且還是用手抓着沒有硬物盛力，莊大田整天幹活，豈有不知之理，看得他目瞪口呆，作聲不得。

珠兒拍手道：「叔叔再來我去拿！」

莊大田喝道：「小孩子別胡鬧！」

傅雨生道：「莊兄，你們這裏是不是發生了甚麽麻煩，我那天來到時，曾經看見那家大屋之前，貼了一張告示，說甚麽請人去捉妖的……咳咳，爲甚麽不請高僧術士？」

莊大田看了灶房那邊一眼，輕聲問道：「你眞的想知道？跟洒家來！」他拉着傅雨生入房，道：「說起來眞是作孽，唉……老鄉你聽聽不打緊，千萬不要去逞血氣之勇，那種錢不好賺，已賠了三條人命啦！」

傅雨生道：「不打緊，我年紀已不少啦，自然懂得輕重！」

莊大田道：「這件事已是發生了五個月啦，有一天晚上，那個財主忽然見到一個怪物在他房中，他大吃一驚，正想叫人把他趕出去，那知那怪物忽然口吐人言，說他是汾河的水神，有話要他向鄉親傳達！丁財主一聽，連忙跪下叩頭！」

傅雨生問道：「丁財主事後可有說那怪物是甚麽樣子的麽？」

「怎會沒有？洒家也親眼看見哩！」

莊大田滿面驚悸地道：「說起來水怪跟人差不多高低，也有五官，不過五官都擠在一起，好醜！最可怕的是他的身上長滿了鱗片，赤裸裸的，只在下身圍上了一塊濕布片……」

他似驚極地喘了一口氣，又嚥了一口口水，才稍稍定下神來：「那些鱗片墨綠色的，連臉上也有鱗片，但嘴唇却血也似地猩紅，雪白的牙……」

傳雨生輕輕拍拍他的肩頭，道：「你慢慢說，嗯，他對丁財主說了些甚麽？」

莊大田吸一口氣，續道：「他說最近有人將女人的月水倒在河中，當時他剛好下來巡河，女人的月水，破了他的法術，累他無法返回天宮，所以要懲罰咱們。」

傳雨生急問：「如何懲罰？」

「他說假如他喝了一年的血，把身上的汚血冲掉，便有機會重返天宮！」莊大田叫道：「天啊，他每天要喝一頭牛的血，或者兩頭豬的血，咱們這村子人又不多，這實在太沉重了，天殺的，也不知是那個婆娘作的孽，却要咱們來頂受！」

傳雨生哈哈一笑，道：「也許這是人扮的！」

「人扮的？」莊大田搖搖頭，道：「起初咱們也不相信，待他晚上來取血時，幾個精壯的漢子自暗處撲了出去，拿着斧頭鋤頭砍他剁他，嘿……他哈哈大笑，只顧喝血，任咱們如何砍，他却沒事，這還是人？」

傳雨生沉吟不語，只聽莊大田又道：「咱悄悄摸過他了，他身上那些鱗片不是黏上去的！」

「不是黏上去的？」這次連傳雨生也奇怪了。

莊大田道：「絕對不是！那些鱗片跟血肉連在一起！」他一頓又道：「到後來，他發火了，回過身來，抓住咱隣壁那大嫂的兒子阿牛，這麽一擰，阿牛便死了，那水怪低頭咬住他的喉嚨……

「只聽一陣『骨骨骨』的聲音，不久：阿牛只剩下皮包骨……那水怪喝飽了血，才回去！

「咱們這條村子一共只有二十戶，每戶供水怪一次，即等於十天便要送上一頭大肥豬，唉！咱們的錢都買了豬，送給他喝去啦！死了的豬，也沒人敢吃，一把土埋掉啦！」

傳雨生問道：「既然他是水怪，更應該請高僧來收服他才對！」

「請過啦！前後三次，兩個和尚，一個道士，不但收服不了他，反讓他吃掉了！」莊大田苦着臉道：「那水怪還說，他最恨和尚和道人，一見到他們，便非『吃』之不可！所以便有人提議請些凡俗的高人，看看有沒有辦法！」

傳雨生道：「那天我看見很多人都垂頭喪氣地回家，又是爲什麽？」

「他們都盼能有一個壯士可以收服水怪，免去這場災難，可是告示貼了好幾天都沒人來應聘，所以都抱着失望的心情回家準備豬牛了！」

「原來如此，請人的錢是誰出的？」

「說好了的，先由丁財主墊支，然後平分，每戶一份！」

傳雨生道：「這財主是個吝嗇鬼！」

莊大田道：「他是出了名的鐵公鷄——一毛不拔！」

傳雨生沉吟了一下，又問道：「莊兄，你的田是買來的，還是租賃的？」

莊大田道：「村內的田，全都是鐵公鷄的，咱們都是向他租來耕種的！」

傳雨生道：「既然如此，你們爲何不逃命去，難道別處沒田租麽？」

莊大田道：「那水怪說過，咱們不許離開，否則有奇禍上身，而且別處也未必能租到好田，何况搬家也要一筆錢，這屋子有人敢來買麽？搬到別處，沒錢又怎能棲身？」

傳雨生想了一下，抬頭問道：「水怪來時，都在那裏出現？」

「就在貼告示那附近，咱們預早把牛、豬縛在那裏，那水怪用刀刺破畜生的喉管，喝了血便走啦，除了如此倒也沒有其他行動，若是有錢的，一年也不過是三十多頭豬而已，咱們苦哈哈的，頭那一二個月，還可以應付，日子越是往後，越是難以籌辦！」

傳雨生又問道：「什麽時候又輪到你奉獻？」

「再過五天，咱正爲買豬的錢銀發愁哩！」

「那錠銀子你就拿去買吧！」

「這如何使得？」

傳雨生哈哈笑道：「這如何使不得？我一條命也是你救回來的，難道一條命也抵不上那錠銀子！」

「說起來，也是咱倆的運氣，那天咱因家內的柴不够，所以入林拾些乾柴，回來時，讓你的身體絆了一跤，才知道你倒在地上！」

傳雨生道：「你救了我一命，我還未多謝你呢！」

「洒家是老實人，不懂得什麽大道理，但也知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傳雨生想了一下，道：「等下你去問問，那丁財主何時輪到他家奉獻？」

莊大田詫異地問道：「老鄉，你問這個做什麽？」

傳雨生道：「我自有道理，總之這件事你得替我辦！」

「這倒好辦！」

「還有，那隻水怪是什麽更次才出現的！」

莊大田看了他幾眼，道：「你眞的要去？千萬不可，人怎可跟鬼神鬥，洒家不說。」

「說來聽聽又何妨？我不去就是！」

莊大田搖頭道：「不說不說，害了你，枉洒家救你一條命！」

沒想到他倒是死心眼的人，任傳雨生怎樣勸他，他硬是不說，傳雨生心想：「你不說也不打緊，大不了我一夜不睡，在樹林內等他，不怕他不來！」

吃了午飯，莊大田夫婦又出去了，到了黃昏才回來，却帶來了一個消息，丁財主奉獻豬牛的日期，是在後晚。

傳雨生記在心內，不露絲毫聲色，他再將養了兩日，身子經已復原，便又留下一塊碎銀，才與莊氏夫婦告辭。

離開了山莊，他到附近兜了一圈，又到河邊看了一下，天黑之後才潛回山莊。

到了丁財主家門外一望，只見晒穀場上已縛着兩隻大肥豬，鄉民的門戶全部緊緊地關閉着。

傳雨生暗笑一聲，悄悄地把豬放了，兩隻肥豬似乎知道這裏的殺氣極重，得了自由便不吭一聲地跑掉了。

傳雨生退了開去，在五六丈外一座樹林中藏了起來。

八月廿四的月亮，本就殘缺不全，加

上夜內雲多，月亮不時被雲塊遮擋着，大地一片漆黑！

深秋，夜深如水，風聲颯颯，樹枝搖曳，葉兒不斷自樹上飄落。

由於樹上葉兒稀疏，是以傳雨生不敢伏在樹林邊兒，約在五六棵樹後，此處離晒穀場大概有七八丈遠，估計三個起落，便可到達丁家大門口。

時間逐漸流逝，水怪仍未出現，不過傳雨生放心得很，他相信水怪終於會出現，也相信水怪不會發現他，除非他眞的是幽靈之物。

眼看巳將三更，忽見遠處飛來一道綠影。綠影來得極快，眨眼間便巳至晒穀場上，矇矇的月色下，傳雨生睜眼細瞧，果見那怪物渾身上下都是長着一層暗綠色的肉鱗片，心頭不禁暗叫一聲：「難道天下眞有什麽水神水怪？」

水怪見晒穀場上沒有牛豬，忽然尖叫一聲，那聲音極尖，又似金屬磨擦聲，絕不是人類所能發出的！

傳雨生心頭又是一沉，不過他並不害怕。那水怪大叫之後，忽見他雙脚一頓，衝天拔起，上身凌空一俯射入丁家大屋。

傳雨生有心讓丁財主吃吃苦頭，並不急着追進去。他剛一猶疑，便聽見屋內傳來一片驚恐之極的叫聲，傳雨生再不猶疑，身子拔空而起，幾個起落巳來至丁家大屋的圍牆上。

但見一道綠影往內堂飛去，傳雨生大叫一聲：「孽畜，往那裏逃！」振衣躍下，也向內堂飛去。

圍牆內值夜的家丁又是一陣大叫，傳雨生嘯聲不絕，射進廳堂，再自暗廊內射進。

說時遲，那時快！腦後忽然傳來一陣急勁的風聲，傳雨生身子一伏，讓過一柄單刀，左手向後一撩，五指如鈎，抓向其手腕！

這幾記，他頭不回，身不停，但認位之準，令人咋舌！可是他這一抓竟落空。

只聽一道暴喝，暗廊上一個廂房的木門打開，一柄長劍如毒蛇般斜刺而出，直指傳雨生的脅下。

這一劍他使得不可謂不快，可是他打開木門，傳雨生經巳發覺，輕吸一口氣，身子倏地再滑前三尺，長劍刺空！

不料這人武功也不弱，長劍落空之後，陡地化刺爲削，劍刄削向傳雨生後背。

傳雨生聽得兵刄破空之聲，只得火急地轉過身來，左手使了一招「手揮琵琶」，右手一招「游龍升天」，自左臂下探前，反拍對方胸膛！

那人大叫一聲，倉惶而退，背後撞及牆壁，更是魂飛魄散，大聲叫道：「捉拿刺客！」

那使刀的，在這刹那，也巳衝至，揮刀就砍！

傳雨生喝道：「我是追那怪物而來的！」右掌一橫，拍開刀身，胸腹一縮，向後暴退，再一個風車大轉身向內堂掠去。

出了暗廊，是一座小小的院子，只見地上染着幾團血跡，却不見人影，傳雨生長嘯一聲，飛上屋頂，叫道：「孽畜快出來！」

他連叫兩遍，才聽見下面有人道：「那水神巳去了，你是誰？」

傳雨生問道：「他從何方逃逸？」

「不知道！」

傳雨生雙脚不停，眨眼間巳飛出丁家大屋，極目望去，四周黑暗，不見一人一物，他跺跺脚，重新回屋。

此刻，丁家屋內巳點起了燈燭火把，人聲喧嘩，壯丁們都是手執刀棒，傳雨生立在屋上，道：「那怪物剛才可有做過什麽事，有否傷到人畜？」

一個中年持刀漢子問道：「你到底是誰？」

傳雨生認得他便是剛才暗襲自己的那兩人之一，估計他是丁財主請來的護院保鏢之類，當下冷冷地道：「在下是個過路的，因見那怪物奇怪，所以沿途追來！」

那人道：「看閣下的身手也非無名之輩，難道做了什麽虧心事不敢亮號麽？」

傳雨生冷笑一聲：「在下又非助紂爲虐之輩，怎會虧心？」

另一個持劍的道：「閣下自命英雄，追那人入屋，可知反害了兩條人命麽？」

傳雨生一怔，問道：「剛才他入屋殺人？」

「不是殺人，而是吃人！」

傳雨生輕輕躍了下去，道：「屍體在何處？」

那漢子喝道：「把屍體抬出來給他看看！」

一忽，只見兩個衆丁抬着一具屍體出來，傳雨生接過一根火把，蹲下身仔細觀看。只見那人肌膚起摺，如同失水的柑桔，喉頭有個血洞，旁邊牙痕殷然，看情況便知道，是被人吸乾血液而亡的了！

傳雨生打了個寒噤，暗怪自己粗心，要救人反而害了人。「還有一具呢？」

「另一個丫頭巳被他抓去了，九成也活不了！」

傳雨生大叫一聲：「借柄刀來，我去追他！」話音一落，劈手奪過一柄單刀，躍上圍牆！

一個家丁叫道：「剛才我見他是向左首那方飛去！」

傳雨生持刀發足狂奔，眨眼便巳出了山莊，天上烏雲突然一散，月亮露了出來，大地一亮，只見附近靜得如同鬼域，不聞一絲聲音，連狗也不吠一聲。

傳雨生五內如同火燒，深怪自己孟浪，決心贖罪，仍然向左飛馳過去。

穿過一片阡陌，便到了汾河，依然不見那怪物的踪影。

汾河兩岸，草疏地窄，既無房舍也無大樹，那怪物就算來此，也不可能藏在岸上，莫非他眞的來自汾河之內？

河水平靜，月光下泛着一絲微黃，這條河長而寬，若依鄉野間的傳說，倒有可能會產生什麽水中怪物。

河長百里，南下至龍門，與黃河相通，水怪却不知在何處作窩，到那裏去找？

傳雨生長嘆一聲，只得轉身由原路退回去。到了山莊，只聽四處都有人聲，却又聽不清楚他們在家內說些什麽。

就在此刻，丁家忽然傳來一個銅鑼聲，接着大門打開，湧出一批壯丁來，一個腹大便便的員外爺，喝道：「把他縛了，明夜送給水神裹腹！」

捲入漩渦

話音一落，附近幾座小屋的木門也都打了開來，湧出一些手持鋤頭的農夫來。

傅雨生自然不怕他們，當下道：「諸位幹什麼？在下追那怪物，可是為了諸位的好！」

那持刀漢子怒道：「你還敢說，剛才你離開之後，水神又來了，抛下丫頭的屍體，又說咱們不是誠心贖罪，所以由明夜開始，得多加一頭豬！」

傅雨生怔了半晌才道：「他既然出現，你們為何不追殺他？」

丁財主怒道：「簡直是信口雌黃，不知死活，神也殺得了的麼？」

傅雨生道：「若他真的是水神，怎會茹毛飲血！」

丁財主道：「我不理他是水神還是水怪，總之，他殺不得！而每夜多加一頭豬，也是你迫他的，鄉親們，你們說，該不該由他賠償？」

衆農夫一呼百諾。「當然要他賠償，一夜兩頭豬，咱們巳弄得傾家蕩產，再加一頭，只好把自己送給他吃了！」

「他不賠，便拿他作豬奉獻！」

傅雨生道：「你們相信他是水神？」

衆人道：「總之他不是人，他是殺不死的，這一點已經證明過了！」

傅雨生見羣情洶湧，轉頭問那兩個護院：「你們兩位不會與他們一般見識？」

那持刀的漢子道：「夏某也沒什麼見識，咱們的責任只是保護丁老爺的安全而已，並不是來與水神為敵的，而且你也聽到了，那水神是殺不死的！」

傅雨生冷笑一聲：「在下絕不相信，世上有什麼妖魔鬼怪！」

丁財主道：「不管你相信不相信，總之這一頭豬你得賠！」

傅雨生道：「要賠也該由你賠，與我何關？」

姓夏的護院大聲道：「你還敢說與你無關？」

傅雨生冷笑一聲：「當然囉，那妖怪怎會入屋『吃』人？乃是因為今夜你們沒把畜牲奉獻給他！」

丁財主道：「日未落，老夫便巳吩咐下人把豬縛在這裏了！」

傅雨生道：「我返來時，却不見有畜牲在此，假如有的話，那怪物自然『吃』豬，不『吃』人！你們看看，地上可有血跡？」

「胡說！老夫明明叫人把豬縛在這裏的！」

「但結果是沒豬在此，也許讓外鄉人偷走也未定，所以這頭豬應由你負責！」

丁財主大叫：「反了反了，還不把這刁徒縛下？」

姓夏的護院揮刀指揮壯丁衝前，傅雨生衝入人叢中，手臂一陣揮舞，以刀背敲了幾個壯丁的手腕，只聽一陣「叮叮噹噹」的響聲，刀棒散了一地。

傅雨生長嘯一聲，自人羣中掠起，向丁財主撲去。那個持劍的護院大喝一聲，揮劍攔在丁財主身前，叫道：「快帶老爺入去！」

話音剛落，刀劍已相交了五次，第六刀傅雨生運上七成真力劈出，那護院邊退邊舉劍一格！「噹！」刀劍相交迸出一團火星子，那護院只覺虎口發麻，再也拿不住長劍，嗆啷一聲落地！

傅雨生斜竄一步，向門內飛去！那護院護主心切，劈拳打來！

傅雨生手臂一振，刀刄向對方手臂砍去，護院一驚，忙不迭後退，傅雨生趁機飛起一腳，把其踢飛！

這時候，那些壯丁才追了過來，傅雨生身子一閃，巳自門縫內閃進。

只見那個丁財主捧着大腹，狼狽而跑，傅雨生大吼一聲：「站着！」

這一喝，如同平地起了一個焦雷，丁財主雙腳一軟，登時癱倒地上！

傅雨生一掠便至其身邊，刀刄一落，停在他頭上，丁財主驚呼一聲，險險暈死過去。

傅雨生一把把他提起，只聽一陣「滴答答」的聲響，低頭一望，原來丁財主嚇得屁滾尿流，撒了一地的水。傅雨生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如麻鷹抓小鷄般，把他提至大門外。

那些壯丁及護院，見主人被人抓住，投鼠忌器，不敢妄動，緩緩後退。

傅雨生立在門外石階上，大聲道：「大衆聽着，丁財主有些事要交代！」他把刀一幌，低頭問道：「是不是？」

丁財主那裏還敢說個不字？苦着臉道：「是是，我有話說！」

「說什麼？」

丁財主幾乎哭了出來，道：「壯……好漢，你要我說什麼？」

「你忘記了麼？我提醒你吧，以後奉獻給那怪物的豬，每戶每次只負責一頭，不足之數，全部由你負責！」傅雨生單刀落在他喉頭上，道：「是不是？」

丁財主喘着氣，道：「是是！」

「大聲一點，若有一個聽不到，我便刀不留情了！」

丁財主只得強打精神，大聲道：「今後，你們每戶每次只負責一頭豬，不足之數，由我負責！英雄，行了吧？」

那些老鄉心頭暗暗高興，却怕丁財主食言，不敢露出喜色。傅雨生道：「假如你食言的話，我隨時都可以來取你的狗命！聽見沒有！」

「知道知道，老夫絕不食言！」

「還有一個條件！」

丁財主吃了一驚，沙着聲道：「還有什麼條件？」

「我要在這裏等那怪物再來，一日未抓住他，我便一日不離開，一日三餐一宿全由你供應！」

丁財主道：「大英雄，你就算畢生住在寒舍之內，都沒問題，但千萬不要再跟水神為敵……」

「怕什麼？大不了是我被他吃了而巳，你怕什麼？」

丁財主大聲叫道：「我活了一大把年紀，從未聽人說過人可以殺死神的，你們聽見沒有？」

農夫們都怕激怒了水怪，後果更加不堪設想，都齊聲道：「神可殺人，人不可殺神！」

「大英雄，我的菩薩，你就做做好心吧，激怒了他，他又要多加一頭肥豬，可要咱的命呀！」

傅雨生哈哈一笑，道：「不必怕，我一定可以把他擒住！」他把丁財主一放，走下台階，來至一座石獅子前，猛吸一口氣，一拳搗出！

只聞「砰」的一聲巨响，那石獅子的頭，應聲斷了掉在地上。

衆人張大了口，驚得闔不攏來，姓夏的護院冷笑一聲道：「那水神不會站着任你打，他刀子都不怕，還會怕拳頭麼？」

丁財主連聲道：「是極是極！」

傅雨生道：「殺人一定要用刀子的麼？你們看！」他突然一指戳出，四尺之外的一個壯丁立即應聲倒地！

這招隔空打穴，這些鄉愚們如何識得，只道來了個生神仙，就連那兩個護院也目瞪口呆。

傅雨生道：「起來！」再淩空戳了一指，那壯丁麻穴被解開，果然應聲爬了起來！

傅雨生笑道：「你們看我能勝得了那個怪物嗎？怪物雖會『吃』人，但他會這個法術麼？」

衆人霍地跪下，叩頭如同搗蒜，那兩個護院雖然知道其中關鍵，却也不敢說破，免得招怒傅雨生，替自己惹來大禍！

傅雨生道：「都起來吧，今夜先回去睡覺，明早照常下田，不要告訴別人，明夜那兩頭豬，照舊牽來！」

那些農夫一哄而散，丁財主自地上爬了上來，行禮道：「神仙爺爺，你為何不早說，累我吃了一場虛驚，快請入屋，丁福，快吩咐厨子起來，弄一席上好的素菜請神仙爺爺吃！」

傅雨生暗暗好笑，也不說破。丁財主一夜沒睡，拉着兩個護院陪傅雨生，未幾，下人送上一席素菜，四人便吃喝起來。

丁財主臉上陰霾一掃而空，兩個護院面無表情，也不知他們心中想着什麼，傅雨生則顧左右而言他，始終不表露身份。

這席素菜做得甚佳，傅雨生飽餐一頓，摸摸肚子對丁財主道：「你去睡吧！」

丁財主道：「我不睏，天快亮啦。神仙爺爺，今夜你準備怎樣捉那水……」

「水怪！」傅雨生道：「今夜晚飯之後再告訴你，你不睡也得去洗個澡，換件袴子！」

丁財主滿臉通紅，恨不得有個地洞鑽下，連忙返回後堂。傅雨生道：「兩位貴姓大名？」

持刀的道：「在下姓夏雙名岱山！」

那持劍的道：「小弟周徹！請問大俠高姓大名？」

傅雨生道：「在下名字久巳不用，隨便你們叫吧！兩位來此巳有幾年？」

周徹道：「小弟是那怪物出現之後才應聘來的，夏兄則巳有兩三年了！」

傅雨生問道：「夏兄你看過那怪物『吃』人麼？」

夏岱山嘆了一口氣，臉上隨即佈滿驚悸之色，道：「前後見過三次！」

傅雨生道：「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吧，在下自然是凡夫俗子，但兩位也相信這世間有妖魔鬼怪？」

夏岱山道：「在下說一句你聽後可能會不高興的話，大俠武俠雖高，能够刀槍不入麼？」

傅雨生道：「江湖上不乏練成『金鐘罩』、『鐵布衫』之類外家功夫的人，能刀槍不入却也不奇怪！」

「但夜裏那怪物一直在吸血，毫無運功之跡象！」

這次連傅雨生也無話可說了，江湖上無論誰把「金鐘罩」、「鐵布衫」練到什麼境界，但要刀槍不入，必須運氣，這才可以達到目的，若沒有一種不用運氣，而又能刀槍不入的神功，不但從未所聞，而且也過于神奇！

半晌，傅雨生才問道：「除此之外，尚有什麼特別奇怪的地方？」

夏岱山道：「全身刀槍不入，這還不特別？你還想他有多奇怪？」

傅雨生右掌在桌上一拍，沉聲道：「我要你們說眞話！你倆到底相不相信他眞的是汾河水神？」

周徹道：「事實如此，不信也得信！不過說眞的，小弟確不大信他是水神，神那裏會喝人血的？說他是水怪倒差不多！」他瞄了傅雨生一眼，道：「大俠，依你看他又是什麼怪物？」

傅雨生道：「他只是長得怪異而巳，並不是什麼水神水怪，他若是水怪，為何身上乾乾的，而不是濕的？」

夏岱山道：「既然是神是怪，還有什麼可以用常理推測的？」

傅雨生冷哼一聲，道：「你們害怕那怪物麼？」他一雙眼睛瞪着夏岱山及周徹，他倆不由自主地點點頭。

傅雨生閉眼沉思起來，周徹問道：「大俠，您準備如何捉那怪物？」

傅雨生道：「你們既然怕，便不必多問，不過今夜你們可得小心保護室內的人，叫他們聽到任何聲音，都不要出來！」

夏岱山與周徹恨不得如此，都連聲答應，傅雨生道：「你們都去休息吧，養好精神今晚才可應付那怪物！」

× × ×

夜幕逐漸低垂，晒穀場上巳縛了三頭肥豬，傅雨生一早便匿在門簷上，等那怪物的到來。

風聲呼呼，却不聞一絲人聲，那怪物尚未出現，傅雨生尋思道：「那怪物昨夜可是在這時候出現的，怎地至今尚未見到他的踪影？」

心念未了，背後忽然傳來一聲大叫：「大俠，快來！」

傅雨生認得這是周徹的聲音，連忙倒飛，躍落庭院，問道：「什麼事？」

「那怪物在後宅……」

傅雨生急道：「快去！」

夏岱山說道：「不用追了，他早巳跑了！」

傅雨生怒道：「為何不一早呼叫？」

夏岱山冷冷地道：「在下沒大俠的本領！」

傅雨生冷哼一聲，道：「他到後宅作什麼？」

「他在老爺房門外，說他請你來準備對他不利，一切後果要老爺負責，除非你離開本莊！」

「豈有此理！」傅雨生萬料不到，那怪物會在後宅出現！他懷着一肚子氣，要向後宅走去，不料夏岱山與周徹伸手一攔，道：「老爺叫你不用去了，請吧！他說再讓你胡鬧下去，明日又要多送一頭肥豬了！」

「好，你告訴他，昨夜他說的話不要忘記，否則我要取他性命，易如反掌！」

就在此刻，遠處忽然傳來一道陣驚恐之極的叫聲，夏岱山失聲道：「莫非那廝去『吃』人？」

傅雨生大叫一聲，劈手奪過夏岱山手上的單刀，雙脚一頓，急掠而去！

叫聲向右首傳來，傅雨生躍出丁家，那叫聲已消失。傅雨生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盲目地向前馳去，口中大叫：「什麽事，發生了什麽事？」

山莊家家戶戶都是門窗緊閉，傅雨生大聲叫道：「孽畜，給我滾出來！」

空山寂寂，只有傅雨生的叫聲之囘音，傅雨生大怒，可是又無計可施，尋思了一下，慢慢向莊大田家走去。

當他去至莊大田家門外，忽聽裏面傳來一陣輕輕的飲泣聲，他心頭一沉，忙伸手敲門，門聲一响，屋內的哭聲便止住了，傅雨生忙道：「大田兄，是我呀！被你救囘來的那個人！」

過了一陣，忽聽裏面有個小孩的聲音：「你是不是叔叔？」

傅雨生喜道：「珠兒，正是叔叔，快開門！」

「你等等，我要拿櫈子……」

傅雨生心頭一跳，忙道：「你快走開！」一語未畢便一掌把門震開。珠兒撲了過來，傅雨生把她抱起，道：「別哭別哭，爹爹跟娘呢？」

他不問猶自可，一問之下，珠兒更是哭得似淚人兒般，傅雨生忽覺一陣冷風迎面吹來，抬頭一望，只見後窗窗櫺破裂，他暗叫不妙，快步衝入莊大田夫婦的寢室，珠兒叫道：「我不去我不去，叔叔，我好怕……」

傅雨生在她睡穴上輕輕戳了一指，點了一盞油燈進去，目光一落，登時手脚冰冷，腦海內「嗡」的一响，一片白茫茫。

只見地上躺着兩具屍體，正是莊大田夫婦，他們兩個都是身穿短衣袴，顯然是在睡夢中遇害的！喉頭上的血跡已將乾，肌肉起摺，死狀正與丁家那個下人一模一樣！

傅雨生大叫一聲：「水怪！我不走，我要在這裏等你，我要殺你！爲莊大田夫婦報仇！」

他發了一陣怔，才把珠兒放在床上，抓起鋤頭，到屋外挖掘起來，過了一陣，已掘了一個大穴，他返囘屋內，用草蓆把莊大田夫婦裹了起來放落土穴，再堆上泥土。

弄好這一切，天已將亮，他返囘屋內，提了水，用布抹掉地上的血跡，然後煮起小半鍋稀飯。

煮好稀飯後，珠兒也已醒來，哭道：「叔叔，爹跟娘呢？」

「你爹跟你娘去找土地爺爺……他倆生活會過得很愉快……」

珠兒道：「我也要去，我也要去找土地爺爺……」

「不行，土地爺爺不要孩子，等你老了，他就會來找你！」

「不，我要爹，我要娘！」

傅雨生道：「你先吃了稀飯，叔叔帶你去玩！」

「不，我不吃，我要爹跟娘！」珠兒又大哭起來。

傅雨生沒可奈何，只能又點了他的睡穴，然後到隔壁敲門。開門的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懷着一臉的驚恐，問道：「你，你找誰？」

傅雨生道：「我是大田的朋友，大田昨夜……」

老頭唏噓地道：「老漢知道……唉，眞是作孽啊！」

傅雨生道：「老丈，您放心，他作惡不長了！」

老頭道：「你千萬不要亂來啊，萬一你降不了他，拍拍屁股就走，可反要害苦了咱們！」

傅雨生道：「老丈放心，我不殺他，絕對不離開這裏！老丈，我有一件事要求你，大田夫婦去了之後，留下了珠兒，我想請您看顧她，她的生活費由我負責！」

老頭道：「好吧，你把珠兒帶來！」

傅雨生囘頭把珠兒抱至老漢家內，放下一錠銀子，道：「再過一段日子，我會再取銀子來給你！」

老漢道：「若遇好光景，家內多一張口，也吃不了多少，但是，現在碰上這碼事子……」

傅雨生解開了珠兒的睡穴，珠兒醒來又哭了，傅雨生心如刀割，自己本來好意要爲民除害，要報答莊大田之恩，却料不到反而害了四條人命，他頗覺難以再在山莊呆下去，吃了稀飯，向老漢及珠兒告辭，便離開了。

他在山莊的附近找尋巢穴，但附近連土地廟也沒一座，使得傅雨生大感頭痛，最後尋思道：「那傢伙既然自稱是水怪，我便在入莊的那段汾河等他吧！」

他立定了主意，心頭稍鬆，便找了棵大樹，躍了上去，坐在上面歇息。

到了晚上，他果然匿在山莊附近的河岸，可是一夜至黎明前，那水怪仍然不曾出現過，傅雨生暗忖道：「會否那東西到別處去了？」

他邊想邊走囘山莊，只見晒穀場外空空如也，不見一人，地上却有三隻死豬。

傅雨生又驚又喜，驚的是那怪物神出鬼沒，甚難提防，喜的是他還未到別處去作祟！心中一個念頭浮了上來：「他到底匿在那裏？又自那裏入莊的？」

山莊的背後是一座石山，前面是田地，再過去是河，左右兩旁各有樹林，對一般人來說，路只有一條，便在正面，但對能夠高來高去的人來說，處處都是大路，若要守在路上，難免被那怪物發現，躲在樹林，又因樹枝光禿禿，不甚安全，匿在山上，又因丁家背後尚有好幾戶人家，距離太遠。

假如能夠捉到那怪物，萬事皆休，若打草驚蛇，反而要連累鄉民的生命財產，他可受不住！

這幾個難題，如走馬燈似的，在他腦

海中打轉，一時之間，難以委決，該採取何種措施。他倚在一棵樹下，把整件事由頭至終想了一遍，心頭猛地一跳：「那怪物莫非匿在丁家屋內？」

他自問自答：「一定如此，那姓丁的怕死，吃他一嚇，還有什麽不答應的？水怪本來必是住在別處，因爲我來了之後，他覺得是一種威脅，所以迫丁財主讓他在他家內窩藏！

「也因爲這原因，所以丁財主不讓我進內宅，也不讓我去追殺那廝！」

他越想越覺得有理，決定趁天色未亮，先潛入丁家，再慢慢設法打探。

想至此，他立即兜了一圈，走至屋後，悄悄翻進圍牆，大概因爲天色將亮，那些家丁以及夏岱山、周徹都已去歇息，傅雨生點塵不驚地潛入內宅。

他雖然在丁家過了一夜，却不熟道路，也不知丁財主住在那裏，想了一會，輕輕躍上走廊的一條橫樑，匿了起來。

須臾，天色已亮，丁家上下都已下床，人人臉上都有喜色，也沒人抬頭向上望。過了一陣，便見丁財主走了出來，大聲問道：「那個小子走了沒有？」

一個家丁應道：「不見了，大概是走了！」

丁財主道：「他早走早好，無端端累老夫虛驚一場！叫周福泡一壺茶送到書房內去！」

傅雨生待他們走過，自樑上跳了下來，悄悄閃入丁財主寢室之內。只見房內紗帳低垂，隱約見有人睡在裏面，料是丁財主的妻妾，他一躍而上，翻上了承塵。

過了好一會，床上那人才醒來，叫道：「小紅！小紅！」

一個丫頭推門進來，問道：「夫人，有什麽事？」

「昨夜沒什麽事吧？」

小紅道：「一夜平靜！」

床上那女人披了一件外衣，坐在鏡前梳粧，喃喃地道：「也不知老爺犯了什麽煞星，無端端招了那怪物上門，哼，什麽水神，鬼才相信！」

傅雨生心頭一跳，暗道：「那怪物九成就在此宅之內！好，待我慢慢去探查一下！」

這屋子的建築甚是整齊，中間是一道暗廊，兩旁各有四個房間，這一間是爲首的第三間，承塵相通，傅雨生彎着腰，查遍那四間房來，都不見那怪物，這一排房間，是丁財主妻妾兒女的居所，右首那一排，因爲中間隔了一道暗廊，無法通過，要下去走至對面查着，又怕驚動屋內的人，只好決定晚上再行動。

平生第一勁敵

好不容易天才黑了下來，丁財主與他妻子也已上了床。傅雨生悄悄自承塵上躍了下來，輕輕把門拉開一綫，張眼向外探望，暗廊不見一人，他立即竄了出去。

對面那四間寢室房門都上了閂，推之不開，傅雨生自內宅退了出來。旁邊是一座小院子，傅雨生知道那是丁財主的書房及客廳，心想水怪若藏在丁家的話，也不可能在裏面，便潛了出去。

外面不時有家丁在巡夜，幸而火把不多，傅雨生要想避過他們的耳目倒也不太困難。他到了大廳，飛身躍上橫樑，等候水怪蒞臨。夜風中，不斷把豬叫聲送來。傅雨生雖知外面已爲水怪準備了牲畜，但他又怕太過接近大門，又會被水怪發現。

他估計水怪不會太早到達，是以乘機調息起來。

看看二更已過，傅雨生立即凝神靜聽，過了一忽，外面傳來一道豬叫，傅雨生知道是水怪已至，急忙躍下，振衣竄出大廳。

他一掠三丈，再掠又是三丈，幾個起落已躍上門簷，那些家丁只覺一道灰影一掠，便已不見。

傅雨生低頭一望，只見那怪物，雙手抓住一頭肥豬的前蹄，俯首在豬頸上，那豬嚎嚎而叫，作出垂死之掙扎。

傅雨生不吭一聲，飛身躍下，就在此刻，水怪霍然一醒，忽地把手上的肥豬，望傅雨生拋去！

這一拋有九牛二虎之力，傅雨生不敢攖其鋒，偏身一讓，再自旁邊竄上朱。

那水怪大吼一聲，反向傅雨生衝去。

傅雨生喝道：「來得好！」雙掌一圈，挾勁拍出！那水怪頭一低，不閃不避，向傅雨生懷中欺進，右掌「呼」的一聲，急擊對方小腹！

傅雨生忖道：「你要找死！」臂上加力，「砰砰」兩聲，全擊在水怪的身上！

水怪身子退了一步，右掌仍然擊出！

這剎那，傅雨生實在驚恐至了極點，即使「僧道俗三奇」，也未必敢貿然承受他這兩掌，可是水怪不但承受了下來，而且只退了一步！

說時遲，那時快，水怪的右掌已至，傅雨生見風聲颯然，不敢造次，急忙向後一退！可是水怪那一拳勁道十足，掌風一至，傅雨生只覺五內一緊，氣血一陣翻騰，他忙吸了一口氣，沉腰扎馬。

水怪一拳落空之後，欺進一步，再一拳搗出，他拳勢威力雖大，但毫無變化，饒得如此，傅雨生仍然不敢怠慢，右臂一沉，把對方格住，左掌直劈其脖子！

水怪左臂一抬，也把傅雨生的左掌格住，傅雨生只覺對方肌肉堅硬如鐵，而且凹凸不平，震得他手臂一陣酸痲。

這一記，也使傅雨生更加肯定水怪身上的鱗片，不是僞裝的，那麽，天下竟有長着鱗片的人麽？

兩人換了六七招，水怪招招都是毫無變化的直擊，但是傅雨生竟沒法制勝，因爲拳頭擊在對方身上，毫無作用，而自己却不敢以血肉之軀承接對方的拳掌！

眨眼間又過了幾招，傅雨生越打越心寒，覺得他是自己平生第一個勁敵！

心念未了，身法立時一變，採取游鬥的方法，不與對方硬碰，而水怪所發之拳，又因轉動不靈活，連連擊空，氣得他連聲怒吼！

激戰間，只見水怪左右雙拳齊出，急擊傅雨生的胸腹，傅雨生脚踩七星，輕輕一閃，來自對方左首，反手一拳怒擊其脅下！

水怪兩拳落空，招式一變，掃擊而出，這一招他變動得十分快速，可是剛使了

一半，身子却因拳勢而帶動了兩步，他的手臂竟似極難以轉動。

這瞬間，傅雨生已一拳擊在對方脅下，只聞「蓬」的一聲，水怪大叫一聲，蹬退了兩步，喘着氣又撲了上來！

這情況有如小孩子與大人毆打般，傅雨生感到不寒而慄！

說時遲，那時快！水怪經已撲到，傅雨生心頭一動，身子一伏，右手食中兩指抵出，戳在水怪的「笑腰穴」上！

水怪毫無感覺，右脚一抬，踹向傅雨生的小腹！傅雨生左臂一沉，身子因敵不住對方脚上傳來的力量，被拋飛一丈！

水怪大叫一聲，忽然轉身望丁家衝去，他左拳一搗，大門便破了一個洞，再一脚，便已把門踢開，跟着衝了進去！

傅雨生大驚，忙呼道：「小心，水怪來了！」雙脚一頓，長嘯一聲，如離弦之矢般，急追過去！

一入門，只見水怪伸手去抓一個家丁，傅雨生急吸一口氣，右拳一揚，發出一股掌風！他用的是巧勁，家丁蹬蹬蹬連退三步，恰好避過水怪那一抓！

水怪一擊不中，又向內衝去，傅雨生窮追不捨，此到，家丁們把銅鑼敲得震天價响，內宅傳來一片驚呼聲。

水怪雖然皮堅肉硬，但輕功却大大不如傅雨生，幾個起落，已被他追上，兩人又展開一場搏鬥！

夏岱山及周徹見傅雨生去而復返，而且可以敵得住那怪物，都是又驚又喜！

傅雨生的拳掌擊在他身上，固然沒法殺了他，而水怪也無法傷得了傅雨生，按說長此下去，落敗的將是傅雨生，因爲人的氣力終是有限，而水怪却有一身銅皮鐵骨，已立於不敗之地，可是他好像無心戀戰般，只接戰了十多個回合，便又跑了！

傅雨生喝道：「孽畜！往那裏逃？」

水怪慌不擇路，把丁家的椅桌，撞得東歪西倒。

傅雨生幾個起落又再把其截住，但水怪接戰了幾招又轉身逃走！他幾次都幾乎抓到家丁，但都被傅雨生所阻。

「你們快離開！」傅雨生忽然一掌擊在水怪的後背上！

這一掌他只用了五成眞力，但水怪的身子竟然飛起二丈遠，接着又翻上圍牆！

傅雨生一怔，脫口道：「他是人！」須知這是借力打力之上乘功夫，神仙妖怪若要逃走，根本用不着如此！

一想至此，傅雨生精神一振，認爲水怪刀槍不入，可能只是一種怪異罕見的異功而已，而凡是這種人，他也有一個罩門，那罩門脆弱得輕輕一戮，也能致其於死命！

他心念電轉，但雙脚並不停頓，跟着水怪之後，飛上圍牆。水怪跳下圍牆，又衝向一棟民舍，口中不斷地呼喊着。

夜風頗大，使得他的叫聲，更令人難以明白是什麽意思。

「蓬！」門板破碎，水怪一閃而入，傅雨生也疾如閃電地射入民舍！

料不到水怪一個風車大轉身，斗大的拳頭迎面砸下！

傅雨生下意識地擧臂一格，只聞「噗」的一聲，水怪的拳頭擊在他臂上，震得傅雨生又痛又麻，幾乎擧不起臂來！

他先發制人，左手暴長，食中兩指望其右眼戮去！水怪身子一縮，正待發拳，不料傅雨生變招極快，手腕一沉，右手已化戳爲擊，一拳擊在其頭頂上！

這次水怪大叫一聲，向後一退，似乎痛極，一對眼睛在黑暗中閃閃生光，充滿驚怒之色。

他忽然大叫一聲，兇猛之極，似乎準備與傅雨生決一生死，傅雨生連忙向後一退，兩人同時出屋！

鬥了三四招，水怪又大叫起來，這一次傅雨生終於聽清楚他叫什麽了：「血，血！」

「你爲何要喝血？是不是爲了練這種怪異的武功？」

水怪搖搖頭，喉管胡胡亂响，那聲音叫得人家毛孔直豎，傅雨生吸了口氣，道：「別叫，你是什麽人？」

「我，我是水神！」

「胡說！」傅雨生又一掌擊在他小腹上！水怪大叫一聲，轉身就跑，傅雨生那裏肯放過他？

兩人又跑回丁家大門外，水怪不顧背後的傅雨生，衝前抓起一隻肥豬，低頭便往喉管上一咬！

傅雨生見他那副嗜血如命的神態，胃內一酸，幾乎乾嘔起來！

那怪物一見到血，似乎天塌下來也不管，傅雨生一掌擊在他背上，他身子震動了一下，仍然低頭猛吸不已！傅雨生大喝一聲，拚起全身之力，雙掌齊出，仍擊向其後背。

冷不防那怪物忽然鬆了一手，反手一掌擊去！傅雨生一時大意，料不到他有此一着，雙掌固然擊在他後背，把他彈飛，但自己小腹也受了他一拳，只覺肚子內一攪，幾乎不能呼吸，雙脚一軟，一跤摔坐在地上。

這刹那，他心頭之震驚，實在無以復加，因爲水怪這一拳威力奇大，已使傅雨生暫時失去再戰之力！他雙眼緊張地瞪着水怪，但水怪挨了那兩掌，也似乎十分痛苦，磁牙瞪眼了好一陣，才能行動！

傅雨生雙掌護胸，擺出一個凜然不可侵犯的態勢。水怪看了他一眼，彎腰提起那頭肥豬，又往血淋淋的喉管俯下。

萬籟無聲，只聞水怪吞血的「骨骨」怪响，傅雨生再也忍不住，就地嘔吐起來，幸而他一天不曾進食，只吐了一下便止了，但腹內的酸水却不斷往上溢！

水怪喝乾了那頭豬的血，隨手把牠拋掉，又抓起第三隻豬，吸啜起來。這次只吸了一小半，便把豬拋掉，那豬猶未死，在地上喘着氣。

水怪搓一搓肚皮，蹣跚地走了，逕向樹林那邊走去。

過了兩三盞茶的工夫，傅雨生才恢復一切，自地上直起身來，向樹林走去，却已不見了水怪的踪影！

天色將亮，他倚在樹下冥思，想起剛才那一幕，他又滿口酸水了！

水怪是人不是妖怪，這已是不變的事實了，但天下間竟有這種刀槍不入，又不怕內力的神功麽？最令人詫異的，是他根本無須運功抵禦！

毫無疑問，水怪是傅雨生平生的第一勁敵！

明夜他還來不來，來了又有什麽方法制服他？剛才若水怪再向他襲擊後果實在不堪設想，那麽明日是否仍有這樣好運？

他喃喃地道：「水怪已害死了不少人，而且有幾條人命與我之魯莽有關，這件事，我絕對不罷手！」

陽光終於把黑暗驅散，傅雨生不想再與莊內的人見面，便循水怪的去向走去。

反敗爲勝

樹林地上有草，野草有被壓之痕跡，傅雨生心頭一跳：「這是否剛才被水怪壓斷的？」想到此，他精神一振，便循跡追了下去。樹林不大，出了樹林，一邊是山，另一邊是崎嶇的石子路，足跡到此也不復再見。

「水怪會走那一邊？」傅雨生沉吟了一下，決定先上山看看。

這座山既不大，又光秃秃的不見樹林，可是岩山四佈，令人難窺全豹。傅雨生走至山頂，向四周望去，山上不見一人一獸，遠處則已有農夫荷鋤下田。

「那怪物一定匿在附近，因爲他那副尊容見不得人！」傅雨生決定在山上找一找。

他走了一遍，查清了每塊大石之後都沒藏着什麽，不禁有點氣餒。此刻，天已近午了，饒得傅雨生內功深厚，但昨日不曾進食，而且與水怪戰了一夜，不由肌腸轆轆，腹鳴如雷。

他信步下山，汾河旁邊的那條官道，有一座酒寮，兼賣食物，他來此山莊前，曾去光顧過，是以記得。

酒寮內食客不多，傅雨生叫掌櫃的溫了一角酒，又叫了一盤醬牛肉，一盤餃子，呼嚕呼嚕地吃將起來，一對眼睛却不斷往路上望去。

會帳時，傅雨生忍不住問掌櫃：「老丈，請問這附近可有什麽小廟或廢宅？」

那掌櫃一怔，上下望了他一眼，覺得他不像是個乞丐，便奇怪地問道：「客官你要去借宿麽？」

傅雨生不耐煩地道：「有便有，沒有便說沒有！」

老掌櫃把頭一搖，道：「沒有！」

傅雨生扔下錢出寮，信步在附近走動起來，官途的斜對面也有一些農村，人口較多，但看來也只有四五十戶，再過去一點，也有一座，傅雨生走了過來，鄉人見到他，却對他投來好奇的目光。

傅雨生在那村子走了一遍，果見家家戶戶都有人住，連個土地廟也沒有，便向另一條小村走去。

這一條小村，跟剛才那一座大同小異，傅雨生百思不得其解，水怪會匿在何處，又恐他今夜又要出來作案害人，唯有再到丁財主家守株待兔。

他不想與山莊內的人相見，故意抄小路先走上那石頭歇息，待入黑後再下山。

山風頗大，傅雨生縮在一塊岩石後面，尋思道：「水怪的罩門在那裏？」

他不斷地思量應付的辦法，坐累了，自然地把背向後一靠，忽覺那塊大石竟然聳動了一下，他心頭一跳，直起身來，運勁於身上，用力一推，那大石果然向旁移開，地上似乎有個小洞。

傅雨生大喜，心想莫非踏破鐵鞋沒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再運勁一推，石頭往山下滾落，露出一個兩三尺寬的洞口來，那山洞似乎頗深，黑黝黝的，令人難知其底蘊！

傅雨生站了一陣，見沒有動靜，便大着胆子慢慢走了進去。

他身上的火摺子失落在羅家的廢宅內，只得摸黑而行，山洞曲折，走了三四丈之後，忽然一拐，接着便見到前頭有一絲微弱的光芒。

他輕吸一口氣，心頭怦怦亂跳，躡手躡脚緩緩前進，山洞突然拐了一個彎，光綫大亮，只見盡頭之處，甚是寬大，約莫有二三丈見方，也不知是誰的！

山風自透氣孔侵入，送來了一陣惡臭，中人欲嘔，傅雨生甚是緊張，再向前走了七尺，便已看到裏面盤膝坐着一個人，正是水怪。

山腹內，只水怪一人，他反而放心，他知道水怪輕功與自己頗有距離，即使自己打不過他，也可以逃跑，而此地並無其他人，也不必因此投鼠忌器！

山腹地上甚是汚穢，料是水怪生恐被人看見，而在洞內解決大小兩便。

傅雨生再默察了一陣，發覺洞內並無第二條彎路，便陡地現身，哈哈笑道：「這次看你還能往那裏逃了。」

水怪雙眼一睜，露出驚恐之色，自地上一躍而起，口吐人語：「我與你何寃何仇，你要來害我？」

這次他的話雖然仍是難聽，而且吐字不清，似乎舌頭轉動不便，但總比昨夜清晰，也能使人知其語意。

傅雨生道：「我要害你？笑話，是你先去害人的。」

水怪怒道：「我若要害人怎麽叫他們送出豬牛？」

「但有幾條人命毀在你手中，終是事實。」

「那是你迫我的，我害人，無一次不是被迫的。」

「好吧，就算你不直接害人，但那些鄉民何堪你這般勒索？長此下去，他們交不出牛豬，還不是要把自己送給你吃？」

水怪道：「我只向丁財主勒索，他家財千萬，吃他一年的豬牛算得了什麽？」

傅雨生嘿嘿冷笑一聲，道：「你要勒索丁財主，我不管，但爲何詐稱是汾河水神，愚弄鄉民？」

水怪道：「我只是騙那姓丁的而已，不這樣，他肯乖乖聽話麽？」

傅雨生略一沉吟，道：「如此說來，你不但不是妖怪，反而是好人啦？」

水怪長嘆一聲，半晌才道：「你走吧，我會警告丁財主，要他不許再迫鄉民交出豬牛。」

傅雨生冷冷地道：「太遲了，可惜你已『吃』了我的恩人。」

「誰是你的恩人，我不知道，我不喝血，我便會死，」水怪大聲道：「而且這是你迫我的。」

傅雨生道：「如果要喝血才能活，倒

不如自己死了乾淨，何況你長得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

水怪呵呵亂叫，雙眼噴火，躍躍欲試，傅雨生續道：「試想想，在當時的情況下，你要害死兩個人，才可保住自己的一條命，是不是該自盡，免得貽害鄉民？」

水怪道：「你走不走？不走我便不客氣了。」

傅雨生道：「你不客氣，我更不客氣！」說着欺了前來。

水怪忽然大叫道：「且慢，你叫什麽名？」

傅雨生道：「傅雨生，你到天庭告我吧！」

「傅雨生？」水怪怪叫一聲：「便是中原那個六十招便打敗武當雪玄子的傅雨生？」

傅雨生道：「想不到傅某之賤名，汾河水神也知道。」

水怪不理他的冷嘲熱諷，喃喃地道：「難怪那兩掌打得我五內幾乎移了位。」

傅雨生聽得精神一振，心想：「原來他也不是金剛不壞之身。」心念未了，已一掌拍了出去。

水怪厲聲叫道：「就是傅雨生，我也不怕！」揚臂迎了過去。

傅雨生招至中途，已經一變，左掌同時攻出，水怪應付了幾招，有點手忙脚亂，十七招之後，已被傅雨生擊中了兩掌，痛得他哇哇大叫！

傅雨生見他身手不靈活，便把一對掌舞得如同風車般，往往一招未曾使畢，新招又生，水怪眼花繚亂，中了幾記之後，搖搖幌幌退了兩步，最後索性把後背貼在牆上。

這樣一來，傅雨生的特長未能盡展，水怪應付起來便容易得多，可是如此打法，他只有捱揍的份兒，一動手，傅雨生便退開，他又不敢離開山壁太遠。

這樣僵持了頓飯功夫，兩人都有點氣促起來，一來是氣力消耗極大，二來是空氣不太流通。

傅雨生忽然心念一動，忖道：「他說他不喝血便會死，我何必跟他硬拚，只要守住出口，便可制他於死命！」

主意一定，立即向後一退，立在甬道之前。

水怪喘了一陣氣，又坐在地上，牆壁上的那根火把火燄不斷跳躍，照在水怪臉上，顯得更是恐怖難看，可是傅雨生却覺得他面形頗爲俊朗，只是眉眼鼻以及咀，都擠在一起，形成一個非常怪異的形狀。

傅雨生也席地而坐，慢慢調息恢復體力，水怪忽然道：「天快黑了，你不用吃飯麽？」

傅雨生笑道：「你不用吃，我自然也不用吃！」

水怪道：「我可以五六天不吃東西，你辦得到麽？」

傅雨生哈哈大笑：「我兩三天不吃東西，還勉強可以保持體力，不過你一天不喝血便不行了，看來還是我勝你一籌！」

水怪大叫一聲，直起身來，向傅雨生撲去，這次他全力攻擊，傅雨生不敢退讓，生恐他逃了出去，只得迎起硬接。

兩人眨眼間已換了三十多招，傅雨生雖然擊中了水怪三次，但爲了擋格水怪的攻勢，雙臂給碰得又酸又痳，不由暗暗吃驚起來，又是心急，又是担憂。

一急之下，腦海內靈光一閃，忽地一脚撩出，踢向水怪的下陰，據他所知，一般使「金鐘罩」、「鐵布衫」的，下陰是最難練得到的。

果然水怪立即伸手一格，傅雨生大喜，拳法一變，招招指向其下陰，水怪抵擋不住，又緩緩後退。

傅雨生目的只是迫退他，攻勢立時一緩，就在此刻，水怪雙臂忽然張開，隨即把傅雨生攔腰抱住，接着展力一扭，傅雨生應聲倒地。

這一着大反武學常規，有如市井無賴斯殺般，傅雨生猝不及防，被其抱離了地，他大急之下，一拳擊在水怪的面門上。

水怪怒吼一聲，已被他摔在地上，接着手肘一落，撞在傅雨生的小腹上。

傅雨生大叫一聲，痛得他五內都似欲翻轉過來般，所幸他心志未亂，左腿一抬，一招撩陰腿蹬出，水怪右臂一落，把他腿擋住，右手抓住他的足踝用力一扯。

傅雨生身子立時在地上翻滾起來，水怪怪叫連連，右手轉之不停，突然右拳狠狠擊在傅雨生的左腿內側。

這一拳沉重無比，傅雨生痛入心脾，身形一彈，水怪上身向前一俯，左拳再擊在傅雨生的胸膛上。

只聞「砰」的一聲，傅雨生但覺一股鮮血向上逆升，忍不住「哇」地噴出一口血來！

水怪格格大笑，再一拳擊在其小腹上，傅雨生似魂魄離了竅般，只覺一陣暈眩，一切動作都停止了下來。

水怪大笑，聲震山腹，叫道：「我本不想殺你，奈何你要害我，只好送你上西天了。」

傅雨生不言不動，雙眼緊閉，咀角不斷沁出血水，水怪鬆了手，右脚舉起，狠狠向傅雨生的胸腹踏下。

剎那間，傅雨生忽然覺查到危險，霍然一醒，一股壓得令人窒息的勁風襲至，他下意識地揮拳而起。

這一拳只是下意識的行動而已，發不出一成眞力，可是當拳脚相觸時，水怪驀地發出一道嘶聲裂肺的大叫。

傅雨生雙眼一睜，甚是驚訝，只見水怪已跌坐地上，滿頭大汗，鮮血不斷自他五官溢出。

這個變化使得傅雨生忘却了身上的疼痛，緩緩地坐了起來，沙着聲音問道：「這是怎麽一同事。」

水怪又哇地噴了一口「鮮血」，臉色凄然，喃喃地道：「這也好，死了反而乾淨……」

「死？」傅雨生更是一怔，道：「你刀槍不入怎會死？」

水怪苦笑道：「我刀槍不入……但脚底却如紙紮一般脆弱……」

傅雨生噓了一口氣，恍然大悟：「原來你的罩門在脚板上？」

水怪點了點頭，傅雨生忽然笑了起來，可是笑了一半便嗆咳起來，水怪剛才施在他身上的那幾拳，的確不輕，由此可見，一個人絕對不能做壞事，這豈不是冥冥

中已有安排麽？」

水怪怒道：「放屁！我做過什麽壞事，要淪落至這個地步！」他一怒，逆血上升，又噴了一口血，腥風撲鼻。

傅雨生道：「你爲救自己先後喝了多少人的血？」

水怪道：「你以爲我是天生如此的麽？你以爲我天生嗜血的麽？」

「你要練什麽怪異的武功？」

「呸！」水怪道：「我是中了邪！」

「中了邪？」傅雨生不由失笑起來：「你以爲傅某是三歲小孩？」

水怪道：「我知道說出來也沒人相信，但如今我已快死了，難道你還不相信？」

「胡說，怎會有這般容易死的？」

水怪道：「脚板是我的弱點，你那輕輕的一拳，使我五內移位，心肺破裂，還能活？」

傅雨生忽然覺得水怪頗爲可憐，問道：「你既然不是爲了練功，那麽是因何才變成這個模樣的？」

「你可知道我是誰？」水怪自言自語地道：「我是崑崙派的弟子白羽！」

「你是『踏雪無痕』白羽？」傅雨生簡直難以置信，白羽是武林中有名的美男子，而且輕功已臻化境，這些跟面前的水怪，根本無法聯繫起來。

「對，我便是『踏雪無痕』白羽！」

傅雨生沉吟了一陣，問道：「你若是白羽的話，爲何幾番與你搏鬥，不見你使出崑崙派的武功？」

白羽道：「本派的武功以輕捷變幻爲主，我身上肌肉長滿了鱗片，關節僵硬，根本無法使出小巧精緻的招式！」

傅雨生又問：「你爲何會變成這副模樣？」

白羽道：「我也不知道，大約半年前，我得了一場病，之後手脚便逐漸僵硬，後來身上更長滿了這些肉鱗片。這些肉鱗片越來越厚，也越來越硬，連刀劍也難以刺入！能夠刀槍不入，那本是吾輩武人夢寐以求的事 但最後連臉龐也起了變化，變得人不似人，鬼不像鬼……那時我實在感到生不如死，也不敢出去見人……

「最後連舌頭也漸漸發硬，說話也不清楚……」

傅雨生問道：「這與你需喝血，又有什麽關係？」

「每至晚上，身體便逐漸發硬，連血液也似要乾涸，而喝了大量的熱血之後，這種情況便有了改變，而且連肉鱗片也似軟了許多。」

傅雨生尋思道：「看來他絕不會騙我，但爲何會突然生出這種怪病？」當下問道：「白兄，你在發病之前可有吃過什麽山菓之類的東西，或者有過什麽奇遇？」

白羽搖搖頭，道：「沒有……唔，七個月前，我在一家廢宅內住過一夜……那次很奇怪，我本是睡在地上的。但後來不知爲何，醒來時却在棺材內……」

傅雨生「啊」地叫了一聲，急問：「那座廢宅的主人，可是姓羅的麽？」

白羽一怔，吐了一口血水，道：「你怎知道？」

傅雨生道：「因爲我也在那廢宅住過，而且也發生過與你一般的遭遇。」

白羽吃了一驚，脫口道：「你也如此？」一頓又道：「那你也得小心一點……希望你不會像我這樣……」

傅雨生機伶伶地打了個冷噤，失聲道：「在棺材睡過便會如此。」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此而引來的病，總之是中了邪氣！」

傅雨生只覺指尖隱隱發冷，道：「你病後多久身體才開始變化？」

「大約二十天左右，先是感到手脚冰冷，過了幾天肌膚痕癢，然後便長出了這些鱗片。」白羽道：「照小弟估計，病狀形成之後，若不喝鮮血的話，連血液也會乾涸，到時自然……」

他的話雖然只說了一半，但傅雨生當然明白起來了之意，只聽白羽又道：「傅兄，你若見到舍師妹紫雲的話，請你叫她……另擇如意郎君吧……」說至此已語不成聲。

傅雨生道：「對不起。」

白羽截口道：「小弟不怪你，其實死對小弟來說反而是一種解脫……」

傅雨生輕嘆一聲，良久，兩人都不發一聲，火把忽然熄滅，山腹一片漆黑。

重探廢宅

火把一熄，傅雨生才霍然一醒，他慢慢爬了起來，伸手在白羽鼻端一探，白羽已了無氣息，他發了一會怔，本想就在山腹埋葬了白羽，他回心一想，又打消了原意，慢慢自原路走出山洞。

山洞外，山風凄厲，四周一片漆黑，傅雨生默默辨認了一下方向才慢慢下山，山路雖然崎嶇，但却無法難得住傅雨生。

傅雨生來至丁家門外，只見晒穀場上仍縛着三隻大肥豬，在風中嚎叫。

他走上石階，伸手拍起門來，拍門聲在夜內格外響亮，可是竟沒有人應門，傅雨生微微一怔，飛身躍起，跳上圍牆，只見丁家大屋黑燈瞎火，不見一人。

傅雨生跳了下去，叫道：「夏岱山，周徹！」

屋內沒人應他，傅雨生邊走邊叫：「都出來吧，那水怪已被我打死了！」

這句話威力奇大，話音剛落，便聽見有人道：「你是大俠．那怪物眞的已被你殺死？」

傅雨生道：「周兄出來，你們若不相信的話，可以去看看他的屍體，此後你們都不用害怕了！」

剎那間，屋內湧出不少人來，夏岱山大聲問道：「大俠，你不是騙咱們吧？」

傅雨生怒道：「我騙你們幹什麽？你們拿着火把跟我去看看便知道！」

「那怪物死在何處？」

「就在後面這座山上！」

周徹奇道：「他住在那裏？咱們曾經搜過，怎地不會發現！」

「是在一個山洞裏，十分隱蔽！」

衆人半信半疑，忽聽有個人道：「這倒有可能，老夫還在孩提時，聽說後山那裏住了一窩強盜，也許強盜掘了個山洞作巢穴或放贓物也未定！」

原來是丁財主聞下人報告，忙披衣而來，諂媚地道：「多謝活神仙爲民除害…

：您眞是咱們的活神仙吶！」

傅雨生輕哼一聲，叫周徹，夏岱山帶着幾個靑壯的家丁，提着鋤頭火把，跟他進山。

走進那山洞，衆人都無端端地生了陣寒意，接着又聞到一股中人欲嘔的臭味。

到了山腹，火把映照之下，果見地上血泊中倒着一具死體！白羽體腔內仍不時有血水自口鼻滲出，此刻他身上的肉鱗片已逐漸消失，五官也「移」回原位，幸而尚有一些「水怪」的跡象，衆人才相信。

周徹道：「大俠，這人眞的是人不是水怪，那麼他爲何會變成這個樣子？」

「剛才我問他，他說半年前得了一種怪病，皮膚變乾變厚，若不喝血，連體內的血液也會乾涸！」

夏岱山道：「原來如此，但不知他又是如何染上這種可怕的病症的？」

傅雨生被他引起心底的隱憂，輕嘆一聲，道：「這個連他也不知道，」聲音略爲提高一點，「你們用鋤頭掘一個洞吧，把他埋了！」

衆家丁立即動起手來，不一陣便把白羽埋了，傅雨生帶他們出洞，又叫他們把洞外的大石塞住。

衆人返回丁家，只見山莊內的鄉民全都湧了過來，對着傅雨生倒頭便拜，傅雨生連忙把他們扶起，勸他們安心過活。

那些鄉民冒着冷風燃燒鞭炮，打鑼敲鼓，在山莊四周繞了幾遍。

傅雨生大聲道：「那是一個人，不是水神，也不是水怪，以後不要相信這些無稽之談！」他也知道這種話鄉民們不一定聽得入耳，便住口走入丁家。

丁財主涎着臉道：「神仙辛苦了。」

傅雨生道：「天亮之後，派些人担些沙石，把那座山洞塡了，免得以後又讓強盜作巢穴。」

丁財主道：「這個不用神仙吩咐，老夫也準備這樣做了！」

傅雨生道：「叫丫頭們替我備一盆熱湯，我要洗個澡……」

丁財王道：「應該應該，爲略表寸意，老朽打算送一套新衣服新鞋履與你！」

傅雨生知道他素來一毛不拔，便慨然接受：不久，丫頭們已弄好湯水，來請傅雨生。傅雨生跟她來至客房外，丫頭推開房門。又跟着傅雨生進去，道：「老爺叫婢子來服侍您……」

傅雨生道：「不用不用，你把衣服都放下，出去吧！」

那丫頭甚是乖巧，房內竟放了兩大盆澡水，傅雨生把身上的污穢洗得乾乾淨淨，穿上丁財主贈送的新衣服，梳了頭，開門出去。

那丫頭尙立在房外，道：「大爺，老爺請您去書房吃早飯！」說罷入房收拾。

傅雨生走至書房，見丁財主與夏岱山，周徹已虛位以待，便不客氣地坐下。

「請神仙用膳！」

傅雨生吃了幾口，皺眉道：「這種菜怎能入口？」

丁財主一怔，問道：「神仙爺爺，您喜歡吃什麼東西，我叫人再弄！」

傅雨生道：「不必啦，這一頓勉強湊合，以後便不行了！」

「以後？以後這個……」

傅雨生瞥了他一眼，道：「你那夜不是說我若能殺了水怪，便畢生讓我留下來吃住麼？這樣快便忘記啦？」

丁財主望了兩個護院一眼，苦着臉道：「記得，不知神仙要在寒舍住多久？」

「那就得看情形啦，若能在這裏找到老婆，說不定會在府上終老！」

丁財主身子一抖，登時吃不知其味，傅雨生吃飯之後，道：「我去睡一會，午飯我要有燕窩熊掌！」

丁財主吃了一驚，道：「這裏是窮鄉僻壤，去那裏找熊掌燕窩？」

傅雨生冷冷地道：「沒有便割你的肉來炙烤吧！」說罷頭也不回地走了。

丁財主哭喪似的道：「剛送走一個瘟神，沒想到又迎來了一個！」

周徹道：「老爺放心，我看他只是跟你開玩笑而已！」

話音未落，只見傅雨生的聲音遠遠傳來：「誰跟你開玩笑！告訴你們，屋子內的人，一個也不許逃跑，否則天涯海角也要把你們追回來！」

丁財主怪叫一聲，癱軟地上。

× × ×

傅雨生運功療了一陣傷，便聽房門「局局」地響起，問道：「誰？」

外面傳來周徹的聲音：「傅大俠，是小弟。」

「什麼事？」

「老爺派小弟來跟您商量……」

「進來吧！」

周徹推門過來，有點驚慌地道：「沒騷擾大俠的淸靜吧？」

傅雨生淡淡地道：「丁老財可是派你來談論條件？」

周徹道：「是是，不知大俠要什麼東西，請您開個價！」

「我姓傅的，從來不幹勒索的事！」傅雨生道：「但可恨的是水怪本是叫他負責供應牲畜的，丁老財却要全莊的人輪流負責！」

周徹忙道：「這個小弟並不知道！」

傅雨生忽然問道：「這山莊共有多少戶？」

周徹道：「不算這一家，尙有二十七戶！」

「叫丁老財取三百兩銀子來，我明日拍拍屁股便走！」

周徹道：「小弟明白，大俠準備替鄉親索回買豬的錢！」

傅雨生微微一笑，說道：「你去答覆他吧，他若敢說一個不字，便說我就不客氣了！」

周徹連忙告辭告出，過了一陣便與夏岱山捧着兩大盤銀子進來，都是五兩一錠的。

夏岱山道：「這裏一共六十錠，請大俠查收！」

傅雨生道：「兩位跟我去派發吧！」

他每戶派了兩錠，自己也取了兩錠，剩下的都交給撫養珠兒的老漢，又叮嚀道：「請老丈代我照顧珠兒！」

老漢道：「大俠是本莊的恩人，你不吩咐時老漢也會盡責！」

當下三人返回丁家吃飯。丁財主爲求

早日送走傅雨生，雖沒燕窩熊掌，但菜餚也極是豐盛，一味討好。

次日一早，傅雨生又至書房吃早點，丁財主又封了一包碎銀給傅雨生。「請活神仙收起吧，我知道那三百兩銀子你全都送給他們！」

傅雨生道：「我不許你向他們追討，否則，哼，幸念你尙未大惡，這只是懲戒你一下而已，以後你若不再欺壓鄉民，傅某過路時，還會來謝你。傅某再向你提個要求！」

丁財主臉色大變。結結巴巴地道：「神仙爺爺，你還有什麼要求？」

「不多，只要三件。」傅雨生故意慢條斯理地道：「一是一柄鋼刀，二是一具火摺子，三是一柄匕首！」

丁財主舒了一口氣，對夏岱山道：「你聽見沒有？還不快爲神仙爺爺辦妥！」

× × ×

傅雨生出了山莊，決定再到那棟羅家廢宅仔細探查一下，穿出入山莊的那座小樹林，他又拐入了那酒寮。

那老掌櫃認得他，問道：「客官你今日這般早便來？要吃點什麼？」

傅雨生道：「掌櫃，早飯咱已吃過了，只想問你一件事，那天咱問過你，十餘里外那座廢宅的事……」

掌櫃記得了，道：「老漢記得，那主人是姓羅，一家大小全因瘟疫而死的！」

「不錯，他一家大小既然全巳死絕，那麼是誰替他們收屍的？」

「聽說羅家有一個家丁，當時恰好回鄉省親，回來之後，才發現室內的人都巳死絕，屍是他收的，也是他報官府的！」

「那家丁叫什麼名字？」

掌櫃道：「好像是叫羅大福！」

「屋主人呢？他又叫什麼名字？」

掌櫃看了他幾眼，問道：「小哥，你問這種事幹什麼？」

傅雨生輕輕在他耳邊道：「我是府內派來調查這件事的，因爲府台大人覺得這事甚有可疑之處，不過請老丈不要聲張，也不要叫我官爺！」

老掌櫃吃了一驚，下意識地要跪下，却讓傅雨生攔住，道：「老丈，你還未答我哩！」

掌櫃忙道：「對對，那屋主人叫羅勝高，有三個兒子，兩個女兒，兒子都已成親，女兒還未出嫁，還有四個孫兒，他本身沒有兄弟，也沒有父母！」

傅雨生道：「他父母都已過世麼？」

掌櫃聳聳肩，道：「這個老漢便不知道啦，他是外鄉人，搬來的時候，就不見他有父母在堂了！」

「哦？」傅雨生忙又問：「他們搬來多久？」

掌櫃想了一下，道：「他是在咱開張一年後來的，唔，搬來了十五年啦！」

「你說他家有錢？怎個有錢法？又怎樣個爲富不仁？」

「聽說他兒子在太原城內開布莊，生意很好，但我看他家的錢很可能是祖上留傳下來的！因爲他兒子到城內開布莊才三四年！他家雖有錢，但鄉民們交田租稍遲，便凶神惡煞的！」

「這之前，他們都沒有做生意？」

「買了二十多畝田，賃與鄉民耕種，如今人死了之後，也沒人來收租收田！」

傅雨生又想了一下，問道：「羅家平常與什麼人來往？」

掌櫃道：「老漢沒跟他家打過交道，可不淸楚！」

「他兒子在太原城開的布莊叫什麼名號？」

「老漢曾經去光顧一次……唔，就好像叫羅記綢布莊，在大東巷！」

傅雨生正想告辭，忽然又想起兩個問題：「老丈，那羅大福後來去了那裏？」

「不知道，不過老漢曾聽食客提過，說曾在羅家大宅外見過他！」

「上次在下聽你說過，去羅家住過的人，事後都被嚇破了胆，他們見到什麼怪事？」

「哎呀，小哥，這種事不說也罷！羅家上下有百多個人，難免有幾個是寃死的，夜內出來作案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

傅雨生說道：「希望老丈不要令我失望！」

「也沒什麼，他們都說夜內遇見鬼魂，又說屋內充滿了恐怖，所以都沒人敢去，只有那些外鄉客不知道，偶然才會到裏面過宿！」

「除了遇鬼之外，尙有其他什麼特別的怪事麼？」

掌櫃雙眼圓睜，反問：「小哥，你認爲遇鬼還不怪麼？」

傅雨生微微一笑，道：「多謝老丈對官府的提供！」他告辭之後，便洒開大步向羅家廢宅走去。

由酒寮至羅家廢宅，不過十餘里，正午時分，傅雨生便巳到了羅家大宅之外，望着那種陰森的老宅，想起上次的經歷，傅雨生心底不由自主地泛上一陣寒意。

大門半掩着，傅雨生不想由大門進去，而是自左側飛身踰牆入內，他落地不發一絲聲響，整座大宅靜得出奇！

上次他是由正門入廳堂，根本未窺全豹便離開，這次由於是自側翻進，便由廳堂旁的甬道走向中院。

從外面觀之，廳堂頗大，廳後又有兩排客房，與廳相連，再之後是一座小院子，院子地上舖着靑石板，廳堂的後廂有一排石欄干，中間七級石階，中間通道的靑石板橫排，又長又寬，兩旁的石板則是直排的，看來既有氣派又甚整齊。

正中靑石板的旁邊有兩列石鼓，石鼓之上放着花盆，此刻不但花盆無花，連石板的隙縫中也長出不少野草。

傅雨生看了幾眼，便尋思道：「這羅勝高到底是什麼人？他家財自何而來？單只這座大宅，便可比美將相府邸……莫非羅家以前是強盜，發了財之後隱居於此，後來被仇人找上門來，被人毒殺，只因鄉民無知，才以爲因瘟疫而亡？」

他立在院子內，抬頭一望，一棵老槐樹上棲着一窩鳥兒，證明此宅荒廢巳久，不知是否鳥兒查覺有人進來，忽然呱呱大叫，一齊振翅飛起。噗噗的振翅聲，把傅雨生嚇了一跳。他驚吸一口氣。向中院走去。穿過月洞門，又是一個小院，看那房舍的建築，便知是下人的居所，灶房却在另一旁，自成一角。

中院的地上也是舖着石板，傅雨生走上迴廊，推開一扇房門，向內一望，一股噁心的臭味，撲面而來，只見炕上躺着三具屍體，屍體肌肉已腐爛，面目難辨，甚至分不出是男是女？傅雨生心頭砰砰亂跳，忙到旁邊的廂房查看，有的房內空着，有的房間則躺着屍體！

傅雨生心中尋思道：「那老掌櫃不是說，羅大福已爲羅家收了屍體麽？怎地尚有這許多具？」

空氣中散發着一股惡臭，地上不時流竄着肥胖笨鈍的老鼠，傅雨生實在難以忍受，匆匆退出，向內宅走去。

內宅就更加華麗了，雖然此刻已經塵封，但仍看得出昔日主人家的奢華。

傅雨生先推開書房之門，所幸房內無人，更沒有屍體。書房頗大，一張大書桌，筆墨硯台等文房四寶一應俱全，牆上尚掛着一幅仇十洲的仕女中堂掛軸。

書桌背後擺着一張高背椅子，椅子之後是一排書櫃，上面放着一些書籍，傅雨生尋思道：「想不到這人還通文墨。」

書桌之旁放着一張躺椅，扶手雕花，手工甚精，傅雨生目光一落，忽然發覺一件奇事，全宅的房舍都顯得凌亂污穢，屍體橫佈，爲何這書房却收拾得如此整齊？

最令人詫異的是椅桌書櫃都是一塵不染，甚至硯台上尚有水跡！他自然不相信這是「鬼」弄的，那麽這座老宅之內，便一定尚有人住，這個人是不是羅大福？

傅雨生一想至此，一陣風般衝出書房，放聲叫道：「有人沒有？羅大福！」

叫聲在走廊內迴盪，却無人應他！他倏地推開一扇房門，這是一間寢室，同樣一塵不染，床前的錦帳低垂。日頭自天窗上斜照下來，床上似乎坐着一人。

傅雨生輕吸一口氣，沉聲道：「閣下是誰？請出來一見如何？」

床上那團黑影一動不動，對傅雨生的話充耳不聞，傅雨生不由心頭發怒，抽出單刀，挑開錦帳，只見床上坐着一個身穿錦袍的人，背對着床外，身前放着一疊錦被，氣氛頗爲妖異。

傅雨生道：「閣下是此宅的主人麽？在下有事請敎！」

那人仍然是不言不動，就像是石像般，傅雨生道：「請恕在下放肆了！」左手落在其肩膊上，用力一扳！

不料那人似紙紮般，隨他那一扳之力，倒翻了過來。直滾落床前地上，床柱上的銀鈎不斷搖幌，而隨那錦袍人滾落的却是一個骷髏頭！傅雨生目光一落，心頭又似被無形的尖刀戮了一下！原來那個錦衣人早已死了，臉上肌肉已開始腐爛，眼眶及鼻孔不時蠕蠕了游出雪白色的蛆虫，那情景說不出的恐怖！

最令人吃驚的是這個錦袍人，竟是那天他在羅家大宅門外碰見的那個老丐！

老丐取了羅家的錦袍穿上，並不奇怪，奇怪的是他爲何會死，而且又會死在床上，懷中又抱了個骷髏頭？老丐的面肌雖已開始腐爛，但看那臉上的肌肉及一張狂張的嘴，顯然他死前受了極大的震驚！而且皮膚泛着一層青綠之色！

傅雨生看了幾眼，肯定老丐絕非中毒，因爲假如中毒而死，七竅必有黑血滲出，而老丐嘴內的舌頭却是綠色的，那綠色似被漆髹上一般！他想了一陣，終於了解其中眞相！老丐是被嚇破了胆而死的！

什麽事使這個丐帮弟子嚇破了胆？是床上的這個骷髏頭？

傅雨生心頭一動，揮刀割斷錦帳，欺前一步，用刀挑開錦被，被下無其他的東西，床褥亦極之乾淨，他又肯定了一件事，老丐並非死在床上的！

換言之，老丐是死於別處，後來才被人移至床上，擺成那個姿勢。

那人爲何要這樣做？難道他知道自己會去而復返，故意佈下這景象來嚇自己？

傅雨生單刀再一落，刀尖割破老丐身上的錦袍，露出一副瘦骨嶙峋的軀幹來。胸腹上雖然有好幾道橫七豎八的傷疤，但都是舊傷。

傅雨生忙不迭退了出去，一眼向內望去，長長的暗廊，就像是一具奇大無比的棺材一般，散發着一股死亡的氣息，令人心頭沉甸甸的，連呼吸也困難起來。

他又不期然地吸一口氣，向內走去，裏面一共尚有十二個寢室，幸而房內再無其他屍體，但同樣的是收拾得井井有條。

出了內宅，便是一座建築得異常精緻的花園，後花園極大，假山、亭閣、花圃、樹木、小橋，尚有一個大水池，水池之旁，還建了一座小小的水榭。

傅雨生走下台階，地上有一條綠色的小毛虫，蠕蠕而行，模樣雖然醜陋，但牠到底還是生物，也起碼比游行在屍體上的蛆虫來得可愛！

再一陣風吹來，傅雨生已踏上小橋，只見橋旁豎着一塊木牌，上書莫奈橋，他一笑而過，就在此刻，他忽然發現水榭上坐着兩個人！這次傅雨生肯定那兩個是活人，雖然他只能看到他倆的後背，但他們却坐在水榭內垂釣！難道死人還能釣魚？

這刹那，傅雨生心中實在有一股說不出來的喜悅，叫道：「請問兩位是否這宅子內的人？」

「不是人，是鬼！」

水榭內飄來了這句話，傅雨生不由哈哈大笑起來，道：「恕在下放肆！」振衣飛起，幾個起落，已躍入水榭之內。「兩位千萬莫再開玩笑！」

走前幾步，目光一及，心頭猛地一跳，因爲左首那個的確不是人，只是一具骷髏披着衣服而已！

傅雨生吸了一口氣，再仔細一瞧，抓竿垂釣的竟是白森森的掌骨！他走到另一邊一望，這個與左首那個一模一樣！

傅雨生眼珠子一動，衝前一步，飛起一脚，把右首那具骷髏踢落水池！

骷髏在半空經已碎裂，大小不一的骨頭一齊落在水內！

剛才傅雨生還以爲是羅大福的僞裝，但如今一見肯定不是，他不由又是一怔，忖道：「莫非剛才我聽錯了？」

他轉首望向另一具骷髏，如血的夕陽，映射在骷髏頭上，發出一陣妖異的光芒，如同火燒！

傅雨生轉頭望向假山那方，就在此刻，風聲一响，一根魚桿斜指着他，桿上的魚絲猶在搖幌。

傅雨生只覺一陣寒氣自腳踵，沿着背

脊向後腦衝去，忍不住喝道：「你到底是人還是鬼？」

骷髏人身子忽然一震，接着一對掌骨連同魚桿跌落地上，自袖管內透出一對黝黑乾瘦、如同鳥爪似的肉掌來。雙手在下頦上一托，骷髏頭向上一移，露出一個人頭來！

那人年紀逾五十，眼眶深陷，閃着兩點綠光，臉上皺紋又多又深，雙頰陷下，臉上滿是斑點，亂髮如草，又乾又黃，頭顱極小，是以連頭帶髮都被骷髏頭包住。

這人的尊容，並不比他手中拿着的那具骷髏頭好看多少！

巧逢

這刹那，水榭上靜得落針可聞，天色迅速一黯，火紅的夕陽，像隔夜的豬血一般，那怪人一對眼睛在蒼茫的暮色中，閃着奇異的綠光！

傅雨生深深吸了一口氣，問道：「你是羅大福？」

「羅大福？誰是羅大福？」怪人揚一揚手中的魚竿，道：「剛才那個跳下去洗澡，你陪我釣魚吧！」

傅雨生目光不由望向他的魚桿，只見魚絲的末端，繫着的並不是魚鈎，而是一塊姆指般大的石頭！他失聲問道：「石頭也能釣魚？」

怪人怪叫一聲：「你說什麽？這是石頭？」

傅雨生奇道：「難道這不是石頭？」

怪人一本正經地道：「這是魚！是小魚，用小魚才能釣到大魚！」

傅雨生冷冷地道：「那你一天釣到幾條大魚？」

「一天起碼要釣七條，今日才釣了六條，還差一條！」

傅雨生怒笑道：「眞是鬼話連篇！」

不想怪人也怒道：「你笑什麽？少一條，小姐便沒魚吃了！」說罷手臂一掄，又把魚竿抖起，把絲兒縛着的石頭，垂落水池內。

傅雨生見他一本正經，忍不住低頭望向水池，那水池雖大，水却是活動的，也不知流向何處，由於水是活動的，是以水清見底，只見水榭下，不時見到兩兩三三搖頭擺尾的金色鯉魚，金鯉對怪人的「餌」，根本看也不看一下，便游開了！

傅雨生又好氣又好笑，忍不住喝道：「你是不是羅大福？別裝蒜賣瘋了！」

怪人看也不看他一眼，全神貫注地瞪着魚竿，可是魚竿如鐵鑄一般，動也不動一下，傅雨生大怒，欺前一步，喝道：「撒手！」五指望其手腕彈去！

那怪人虞不及此，虎口被彈個正着，只覺火辣辣地一陣疼痛，五指一鬆，魚竿登時「啪」地一聲，掉落水池。

傅雨生實料不到怪人不會閃避，不由微微一呆，而怪人的魚桿一脫手，行動忽然快了起來，如同鬼魅，只一閃，便雙手已扯住傅雨生的胸襟，怪叫道：「快賠我一條大魚來！」

傅雨生雙掌向外一分，只聞「蓬」兩聲，怪人已被彈開，跌倒地上，滿頭的枯髮狂飛，神情猙獰，又自地上爬了起來，抓向傅雨生的大腿。「你不賠，我便吃了你！」

傅雨生冷笑一聲，右腿一抬，又把他踢飛！喝道：「起來，我有話問你！」

這一腿甚是沉重，踢得怪人嘴角沁血，他臉上那股猙獰之色，忽然不見，代之而起的是驚悸之極的神態，如小兔一般蜷縮着。

最後的一抹紅霞也已隱去，水榭內已甚黑暗，傅雨生柔聲道：「你聽話，我便不打你，快從實說來，你叫什麽名字？」

怪人忽然大叫一聲：「老爺饒命！」自地上竄起，向後面跑去，口中不斷大聲呼喊！

傅雨生尋思道：「看來他無疑便是羅勝高生前的家丁羅大福，莫非他因主人家內的一切，把他嚇壞了！」想至此，他忙叫：「我不是老爺，我只是個過路的人，你不要怕！」

他吸氣飄身，兩個起落已飛出水榭，躍過小橋，越過假山，已失却怪人踪影。

傅雨生飛進內宅，又踏上那道長長的走廊，陰森的氣氛，伴着夜風吹打窗子的吱吱聲，傅雨生心頭無端端一沉，雙脚也是一慢，忍不住摸出火摺子來迎風幌亮。

火摺子的亮光在走廊內，顯然甚是微弱，較遠一點的地方根本照不到，黑暗中，似有無數的惡鬼，隱在房內，準備隨時撲出般。

傅雨生緩緩前進，來至書房外，他雙脚忽然一住，倏地一掌拍開房門！

房門開動帶起的微風，吹得火摺子一明一暗，房門黑影一閃，接着是一陣「依呀呀」的聲音，傅雨生目光一掠，但見窗戶在風中顫抖，房內却不見一人！

這刹那，傅雨生心頭一跳，忖道：「剛才是不是有人自窗口飛出去了？」他忙走前探頭向外一望，外面靜悄悄，即使有鬼也不會有人！

「羅大福，羅大福！」

沒人應他，傅雨生轉過身去，就在此刻，他忽然發現門後立着一個人，這人背向着他，看服飾與身裁，正是羅大福。

傅雨生盡量使自己的聲音放柔。「羅大福，你不用怕，我不害你……嗯，我陪你去釣魚吧！」

羅大福竚立如故，傅雨生忍不住伸手去拉他的後衣，不料羅大福整個人倒跌入他懷中！

傅雨生心頭微微一跳，目光一落，但見「羅大福」的顏面糜糜爛爛，七八條白皚皚的蛆虫，自他的鼻鑽出鑽入，那股惡臭，中人欲嘔！

傅雨生乍見此情此景，大叫一聲，把「羅大福」推開！向後連退兩步，後臂直抵住書桌才停了下來！

饒得他素來大胆，又不相信世上有神鬼之事，此刻也被嚇得後背冷颼颼的，汗毛直豎！

這肯定不是羅大福的屍體，因爲即使在這短暫時間內，有人把羅大福殺死，羅大福的臉肌也不可能會腐爛！

傅雨生吸了一口氣，覺得這棟大屋，充滿了詭秘妖異及陰森鬼氣！他連忙快步走出內宅，不走中宅，改走園牆邊的甬道，到了廳堂外的庭院中，才步上大廳。

只見靈堂前點着的白蠟，嫚嫚的烟霧中，跪着一個人！

傅雨生看出他極可能便是羅大福，但這次他卻不敢造次，仔細地瞪着。

過了一陣，他才聽到一個輕微的聲音：「老爺，不是我害死你的，你不要來找我！」

至此傅雨生才肯定此人便是羅大福，當下驀地欺前，食指一抵，戳在他瘋穴上，把他轉了過來，道：「羅大福，你聽着，是誰害死你老爺的？」

羅大福瘋穴雖被制住，但仍能說話，雙眼圓睜，驚悸欲絕地道：「不是我，不是我！」

傅雨生柔聲道：「我知道不是你，但是誰害死你老爺的呢？」

「我不知道，我什麽也不知道！」

「不知道便是你害死的！」傅雨生臉色一沉，「快從實招來，否則我便不客氣了！」

「不知道不知道，我什麽也不知道！」羅大福神情更是驚恐欲絕！

傅雨生嘆了一口氣，道：「你爲什麽不說？」

「我爲什麽不說？」羅大福呆呆道。

「對呀，這是什麽原因？」

「是什麽原因？」羅大福一臉茫然。

傅雨生又長嘆了一聲，改了一個話題：「那次你去了那裏？」

「我去了那裏？我沒有去那裏……我一直陪着老爺！」

「你老爺呢？」

「老爺？」羅大福哭道：「老爺他睡着了，他最愛吃魚，可惜我釣不到給他吃……老爺老爺，你醒來吃魚吧？」

「你老爺睡在那裏？你可以帶我去看看麽？我有辦法，讓他醒來！」

羅大福眨眨眼，傅雨生立即解開他的瘋穴。羅大福自地上躍了起來，指着左首那副棺材，道：「老爺睡在最下面！」

傅雨生把上面那三具棺材抱了下來，只見下面那一具棺材已釘上釘子，縫口尚塗了桐油灰。「你老爺就睡在裏面？」

「是，他睡了很久啦，都不起來。」

傅雨生細數一下，兩疊棺材共八具，另一疊最高那具棺材是空的，也就是上次他睡的那具，他忍不住問道：「這具爲什麽沒人睡？」

羅大福把棺蓋按住，叫道：「這是我的，這是我的！」

傅雨生把他推開，揭開棺蓋一望，裏面空空如也，問道：「你每夜都睡在這裏嗎？」

羅大福點點頭，傅雨生道：「但你有幾夜並沒睡在裏面！」

羅大福臉上現出了驚悸之色，大聲叫道：「我天天睡在裏面，睡得好舒服！」說着又把棺材疊了起來，他雖有點痴呆，但臂力極佳，一人抱起一具棺材，並不太吃力。

傅雨生暗中忖道：「這人武功雖不高，氣力倒不能小覷！」

弄好一切，羅大福忽然爬了上來，坐在棺內，把蓋子拉上，留下一尺左右的縫隙以供呼吸，傅雨生又覺得這人痴呆的態度並不太嚴重。

夜漸深，風聲更緊，傅雨生在大廳內走了一匝，便對着靈堂盤膝坐下，這一次他絕不敢令自己進入忘我境界，他極希望探悉上次自己如何會睡在棺內的原故。

秋風吹着靈堂的白帳，不時發出獵獵的聲音，白蠟燒盡，香亦燒盡，大廳一片漆黑，不知如何，傅雨生一顆心忽然怦怦亂跳起來，黑暗中，似隱伏着無數的危機以及恐怖的事兒。

時間一點一點流逝，黑夜終於過去，當秋日自大門射了進來時，傅雨生才了噓一口氣，調息了一陣，站了起來，伸手在羅大福的棺上敲動了幾下，叫道：「天亮了！」

羅大福的腦袋自棺蓋縫隙中探了出來，打了個呵欠，推開棺蓋，雙手在棺上一按，便輕輕巧巧地躍了下來，傅雨生又知道了一點，羅大福本身的武功並不差，只是人痴呆了，反應才遲鈍起來。

羅大福看也不看傅雨生一眼，走到靈堂前，抓起一個供靈的白包子放在嘴裏咀嚼。

那些白包子因日久，微微發霉，又被香燭薰過，表面上又黑又黃，羅大福却吃得津津有味，傅雨生却看得肚內發酸。

羅大福吃了一個，又揣了一個在懷內，逕自向後堂走去，傅雨生悄悄跟在他後面。

羅大福一路不停，直走至後花園的小池旁才停了下來，拾了一根木棍，把浮在水上的魚桿鈎了回來，用袖子拭乾魚杆上的水跡，喜孜孜的走上水榭，把石頭跟魚絲放下，又全神貫注地釣起魚來。

傅雨生看他那副一本正經的神情，心底忽生寒意，忙把眼睛拿開，目光一及，只見水中的金鯉優悠地游動着，對羅大福那件「魚餌」根本不去看顧它，只啃着池旁的青苔。

池深五尺，清可見底，水自假山後緩緩流入，又自一條小渠流到外面去，陽光射在池水上，發着黃光，若只觀看這一角的景物，的確頗有詩情畫意之感，可是就在此刻，傅雨生又發覺一件奇怪的事。

昨日黃昏被他踢落水池中的那具骷髏不見了，而縛在那骷髏臂骨上的魚杆，則附下水榭下的木柱上。

昨夜自己一直不離羅大福一步，羅大福出了水榭之後，便筆直離開了，那麽那具骷髏又怎會不翼而飛？

只有兩個原因，一是骷髏骨自小渠流了出去，可是小渠出口甚小，骷髏骨根本不能通過。

那麽只剩下另一個原因，昨夜有人把骷髏骨撈走！這個人是誰，他是不是藏在這棟大宅之內，他把骷髏骨撈走又有何用意？

秋風一吹，他忽然醒起一事來，昨夜他到羅勝高的書房，曾經停了一陣，羅大福會否在那刻重返後花園把骷髏骨撈掉？

假如這個假設是符合事實的，那麽羅大福之輕功造詣，不禁使人刮目相看！

傅雨生想到此，不禁轉頭向羅大福望去，只見他仍是那副神情，淵停嶽峙，風吹不動。

忽然羅大福大叫一聲：「我釣到了！」魚杆一提，只見一根水草纏着絲尾的石

頭上：「老爺，你最愛吃草魚，這一條先給你吃！」說着又把魚絲垂下。

傅雨生暗嘆一聲，忽然快步衝入內宅，把內宅所有的房門推開，一切仍如昨夜一樣，他再到中宅，同樣看了一遍，不見一個活人。

最後他返回後花園，匿在假山後，偷窺了一陣，羅大福仍是那副神情，不禁尋思道：「他大概不是假裝出來的吧？」振衣掠起，翻過圍牆，向外急馳而去。

他在這裏既然查不出什麽，只好到太原城去查訪了。

× × ×

數十里路，一日走畢，傅雨生入得城來，已是黃昏時分，他先找小一家酒樓進晚膳，點了菜之後，召店子二過來。

「客官還有什麽吩咐？」

「請問這城內可有一間叫羅記綢布莊的？」

小二道：「以前是有一間，咳，還好大的，現在沒啦，東主死了之後，改爲祝記了。」

傅雨生道：「是姓祝的向姓羅的家人買的？」

小二低聲道：「不是，姓祝的本是羅家的掌櫃，東主死後，他便霸佔了。」

「沒人管他麽？」

「嘿嘿……這年頭上上下下打點一下，還有什麽人敢管的？客官跟舊東主是朋友？」

「是的，這次要來着他，卻聽說他已死了，眞是……唉，那祝記布莊還在原址嗎？」

「還在東大巷！」小二又低聲道：「客官，你可得小心一點，那姓祝的凶得很，又跟官府有來往！」

「他叫什麽名？」

「姓祝，人家都叫他祝老二，其他的咱便不知道了，嘿嘿，皇天無眼呀，居然給他們越做越興旺了。」

傅雨生拋了一吊錢打賞與他，吃過晚飯便出店，信步向東大巷走去。

東大巷頗長，但幸而祝記布莊離那酒樓並不遠。可是當傅雨生來到店前時，那布莊已上了門板，他沉吟了一下，伸手去敲門。

過了一陣門內有人問道：「誰呀？」

「我要找祝老闆的！」

「老闆回家去啦，明天再來吧！」

「請問祝老闆住在何處？」

那人粗暴地道：「不知道！」說罷裏面便沒聲了。

傅雨生見隔壁有家雜貨店尚未關店，便去問那掌櫃，不料掌櫃連聲不知道。

傅雨生沒可奈何，只得再往酒樓走去，找到了那店小二，輕聲問他。

店小二道：「咱也不知道。」

傅雨生又問：「小二哥，你可知道以前舊東主與城內誰最熟悉？」

「羅少爺爲人雖然和藹，但他深居簡出，極少與人來往！」店小二神秘兮兮地道，「有一次，小的聽見一個食客說他在怡香見到羅少爺哩，還說羅少爺常去那裏找一個叫百合的窰姐兒！」

傅雨生又塞了一塊碎銀與他，問道：「這羅少爺叫什麽名字？」

店小二一怔，問道：「客官不是他的朋友麽？」

傅雨生微笑道：「我怕弄錯了人！」

店小二點點頭，自言自語地道：「這倒也常見，咱這爿羅記布莊的東主姓羅，名知祥。」

傅雨生伸手在他肩上一拍，道：「不錯，就是他，謝謝你啦，不過別人問起，不要提及我。」

言畢下樓而去，由於他準備去怡香院找那個叫百合的姑娘，而妓院這時分還不是時候，是以便到一家客棧投宿。

他先買了一套像樣的衣服，洗了澡，然後準備出店，這客棧頗大，分成幾個小院，走廊曲折，當傅雨生轉彎時，冷不防與一個漢子撞了個滿懷！

傅雨生忙道：「對不起。」

那漢子面皮白皙，年紀只有二十多，

傅雨生突然見到亭中有二人垂釣，急忙飛身躍去看個究竟。

看來頗有幾分斯文氣概，但脾氣却極差，罵道：「臭漢子，你走路不帶眼睛麽？看什麽，還不轉過頭去。」

傅雨生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尋思道：「這姑娘女扮男裝，却開口罵臭漢子，豈不自露馬脚！」想到此，不由發出一絲微笑。

不料那人看見，更是大怒，喝道：「你鬼笑什麽！」

傅雨生沉聲道：「姑娘，剛才縱使在下走得太快，但也道過歉了，你還想怎麽樣？」

那人臉上飛起一片紅霞，她身份被對方揭破，更感羞怒，只道傅雨生有心佔她便宜，當下柳眉一竪，叉腰道：「姑娘要罵你又怎樣？」

傅雨生淡淡一笑，轉身走去。那人身子一掠，已欺至傅雨生背後，右手五指望其後肩抓去。

傅雨生脚尖一點，驀地竄前，那人一爪落空，也跟着飛前，始終在傅雨生背後四尺！

傅雨生微感一懍，尋思道：「沒想到這姑娘一身武功還不能輕覷！」

心念一落，倏地住脚轉身，左臂向外一分，把那人的第二爪撥開，沉聲說道：「姑娘可眞不講理呀，你們師長沒教誨你麽？」

那人怒道：「你是什麽東西，敢來管我？」

「好，我不再跟你論理，只得問你到底想幹什麽？」

那人道：「姑娘氣悶得緊，想找個人耍耍！」

傅雨生不禁有怒，若換作是五六年前，他早已出手教訓她了，不過自從愛妻亡故，他火氣大爲收斂，當下冷笑道：「姑娘憑什麽本事要耍在下？」

「便憑這個，」那人蜂腰一扭，倏地欺前，左掌拍向傅雨生的臉門，掌至半途，忽然一沉，改印胸膛，右掌却在此刻探出，擊向傅雨生臉門。

這一招有個名堂，叫做「梅花三弄」，甚是神妙，但傅雨生單臂一圍，已把對方雙掌逼了開去！

那人吃了一驚，叫道：「你這是什麽招式？」

傅雨生淡淡地道：「這一招叫做『春寒乍解』，是專破『梅花三弄』的！」

那人心頭更驚，後退半步，道：「狗賊！竟敢偷學我『落英掌法』！」言畢又撲了上去，展開師門掌法，但見她，時左時右，忽前忽後，一對手臂化作七八條般，身法輕靈，又疾又快，又是好看又是詭異。

傅雨生含笑而立，見招破招，那人越戰越是心驚，喝道：「你到底是誰？」

傅雨生有心戲弄她，道：「你若打得贏我一招一式，我便告訴你。」

「那你早早去死吧！」那人身法一變，忽如淵停嶽峙般，雙掌威力陡地加強。

傅雨生道：「好一招『冰凍三尺』，看我這一招『仙姑摘花』！」言畢，上身一伏，望對方膝下抓去！

那人臉色又是一變，陡地把腿踢起，傅雨生不願與對方相觸，連忙使了招「迎風擺柳」，摔腰閃開！

那人道：「原來你是江南迴風柳葉刀史老英雄的門下！」

傅雨生道：「你逼我使了一招不是崑崙派的招式，嗯，便算你贏了。」

那人道：「那你說，你到底是誰，爲何懂得我崑崙派的武功？」

傅雨生吃吃笑道：「昔年曾見過『摘星手』，司馬掌門使過，在下不過依樣劃葫蘆而已。」

那人一怔失聲道：「你認得家師！」

須知崑崙派掌門『摘星手』司馬三白，武功奇高，但却甚少下山，是以這少女難以置信，再說她師父已近古稀，而傅雨生才三十來歲，也無可能是朋友。

傅雨生正色道：「在下與司馬前輩的見過一面而已！」

「我不信，」少女心想見過她師父一次，便能使出十數招「落英掌法」，更無可能，却不知傅雨生雖只見過司馬三白一次，但昔年與司馬三白的大子司馬明頗有來往，他本有過眼不忘之能，見過幾次「落英掌」，便暗中學識了幾招，其實那只是形似而已，沒有練功口訣，却無法做到神似。

傅雨生問道：「姑娘，在下想向你打聽貴派的一個人，她叫紫雲，不知……」

那少女臉色一寒，道：「你找她幹什麽？看你也沒安着好心。」

傅雨生正容道：「貴派白羽兄有話託在下轉告於她。」

那少女忽然尖叫一聲，道：「他說什麽，他說什麽？」

傅雨生瞪着她，道：「那話只能告訴她一人。」

「我便是紫雲！」

謎團如霧

傅雨生微感一怔，實在料不到會這般湊巧。他見旁邊有人，便道：「紫姑娘住在何處？」

「就在這客棧內！」

「請姑娘到在下房內一談如何？」

紫雲毫不猶疑道：「好，帶路吧！」

傅雨生帶紫雲到他房內，紫雲立即問道：「姑娘尚不知閣下高姓大名！」

傅雨生實在不想再與武林中人來往，當下道：「請恕在下另有苦衷，不便把姓名見告！」

紫雲怒道：「你連名字也不肯見告，又叫姑娘如何相信你？」

傅雨生沉吟了一下，道：「在下傅雨生！」

「你，你是傅大俠？」紫雲滿臉驚詫，半晌才道：「難怪家師經常讚你是武林奇葩！」

「不敢，請姑娘代守秘密，在下不想讓人知道我的踪跡！」

紫雲道：「這是什麽原因？難道你不知道，江湖上有很多人都在找你？」

傅雨生暗笑：「這姑娘好奇心倒重，自己關心的事尚未問清楚，又打探起別人的事來！」當下道：「數日前，在下遇見令師兄白羽，不過當時我並不知道他是白羽……因爲任何人都認不出他！」

紫雲道：「我師兄經常易容行走江湖，說免得讓人認出他的身份！」白羽是武林有名的美男子，經常惹來很多無謂的痲煩，的確時常易容上道。「師兄他在那裏？他又有什麽話要對我說？」

傅雨生輕嘆一聲，道：「令師兄要在下代其轉告姑娘……他叫姑娘另擇如意郎君！」

「胡說！」紫雲跳了起來：「我不相信師兄會說這種話來……你，你也一定不是傅大俠！」

「在下的確是傅雨生！」傅雨生長長一嘆。「這句話是令師兄臨死時對在下說的，絕無虛假！」

紫雲如被無形的巨木一撞，倒退了兩步，喃喃地道：「不會的，不會的……師兄的父仇還未報，他怎會就這樣死去……」她忽然厲聲道：「你知道我師兄今年幾歲麽？他已三十五歲了！八年前，家師便想替咱們主持婚事，但師兄說，他一天未報父仇，便不成親！」

傅雨生輕輕一嘆，他實在想不出有什麽話可以安慰她。半晌，紫雲又跳了起來，神情狂厲地問：「傅大俠，是誰殺死我師兄的！」

傅雨生心頭一沉，不知如何開口，紫雲道：「大俠，求求你，不管那人是誰，我都要殺死他，爲羽哥報仇……」

傅雨生喃喃地道：「是我無意中殺死他的……」

紫雲一呆，幾乎難以相信，戟指指着傅雨生，說不出話來。

傅雨生道：「姑娘請坐，讓在下解釋清楚！」

「傅雨生，你好！難怪你剛才不敢亮出名號！你若不說個清楚，姑娘便跟你沒完沒了！」

傅雨生道：「他雖然是因我而死，但實際上害死他的，另有其人，何況當時在下也是在自衛下，無意中殺死他的！」

當下便把巧遇白羽要鄉民奉獻牲畜，以及幾番搏鬥之經過，仔細說了一遍。

紫雲雙眼圓睜，道：「這種事有誰相信？」

「姑娘若不相信，在下可以帶你到那巫山莊去問問那裏的老鄉！而且在下有騙你的必要麽？我對自己的性命都不珍視，又怎會怕你找我報仇？」

紫雲掩面痛哭，傅雨生又道：「如今在下正在調查這件事！」

「什麽事？」

「令他變成那個模樣的原因，以及是誰下的手！」

紫雲鬆開雙手，道：「你不相信他是中了邪？」

「我自然不相信，難道姑娘相信？」

紫雲挺胸道：「姑娘當然不信！」

傅雨生道：「請姑娘先回房，在下如今有件事急着去辦！」

「什麽事？姑娘可不可以去？」

「你不能去，因爲我要去怡香院，找一個叫百合的窰姐兒！」傅雨生言畢，已快步出房。

紫雲睜大了一對妙目，實在難以相信，傅雨生會去那種地方！

× × ×

怡香院在太原也算是數一數二的妓院，傅雨生去的時候，正是怡香院生意最好之時。龜奴見來了個生客，忙上前招呼：「公子是新來的？可有慕名的姑娘？」

「聽說你們這裏有個叫百合的姑娘，不知她有空沒有？」

龜奴哈腰道：「公子請點別的吧，百合今日休息。」

「哦？這般湊巧？」

「是，姑娘家每個月身子都有幾天不乾淨的，嘻嘻！」

傅雨生道：「少爺明早便要離開，不見伊人一面，心有不甘……這樣吧，只叫她陪少爺喝幾盅酒便行，少爺另有打賞！再有，這位百合，可是一年前那位？」

龜奴道：「本院至今只有一個百合！請公子稍候，待小的去跟她商量一下！」

鴇母在旁聽見，道：「不必啦，你帶公子上樓，老娘叫她來。」

龜奴帶傅雨生上樓，引他入一小廳，問道：「公子爺要喝什麽酒？」

「可有狀元紅？」

龜奴竪起拇指道：「公子爺眞是順風耳呀，就知道咱們這裏的狀元紅，全都是三十年的舊釀！就來就來！小紅，快拿壺茶來，瓜甫瓜子肉脯的，別忘了送來呀！」龜奴大聲吆喝着，下樓去了。

一回，一個十四五歲的小丫頭，捧了茶來，放下肉脯瓜子的，替傅雨生斟茶。

傅雨生問道：「百合姑娘是不是有很多熟客？」

「也不是，以前只有一個羅公子……百合姐姐那時候是不接別的客人的！」

說着環珮叮噹，香風襲人，一個衣着華麗，鳳釵生輝，清麗嬌俏的姑娘移步而入，臉上帶着幾絲愁苦，却強顏笑道：「累公子久候，妾身這厢有禮！」

「百合姑娘？」傅雨生含笑道：「請坐！」

百合嫣然一笑，道：「公子如何知道賤名？」

傅雨生道：「在下是聽知祥兄提及芳名的！」

百合臉色微微一變，眼皮一垂，道：「公子是他的朋友？」

「是的，在下與他已有數年未曾謀面，本想來看他，不然，唉……」

百合強顏笑道：「他是他，你是你，公子何不說些有趣的事？」提起酒壺，斟了兩杯。「賤妾敬公子一杯，祝公子一生平安！先飲爲敬！」言畢一口把酒喝乾。

傅雨生吩咐小紅出去，道：「在下一眼便看出姑娘對知祥兄一片痴情！」

百合凄然一笑。「賤妾沒福份……還提這事作甚！」

傅雨生呷了一口酒，道：「在下召姑娘來，並非心存不敬，只想問姑娘幾件事，知祥兄是因何而亡的？」

百合淡淡地答道：「瘟疫……全家亡故……」

傅雨生冷笑道：「不是，是全家中毒！一種無形的毒！」

百合吃了一驚，花容失色，半晌才道：「公子如何知道？官府檢驗之後都這樣說的！」

「因爲在下開棺驗過，骨頭拿到醋內

蒸熬過，是黑色的！」

百合一張櫻桃小嘴，合不攏來，胸膛起伏，顯然驚駭至極！

「在下來此想問的便是，你知道知祥兄平日有什麼仇家沒有？」

百合沉吟了好一陣，忽然跑到外面看了一下，回頭道：「公子，你老實告訴賤妾，你到底是不是他的朋友？」

傅雨生心頭微感一怔，沉吟了一下，反問：「姑娘爲何有此一問？」

「再問公子是什麼身份？」

傅雨生道：「假如在下不說的，姑娘便也有話不說？你懷疑什麼？假如我欲對你不利的，早已可以下手，而知祥兄已死，在下也無法對其不利！」

「不錯，賤妾的確不該有所顧忌，不過我知道你不是他的朋友！」

傅雨生哈哈一笑，道：「難道因知祥兄沒在你面前提及在下這個人？」

百合雙眼瞪着傅雨生，再問：「公子跟他是什麼朋友？有多少年交情？」

「自小便是鄰居！」

百合格格一笑。「公子爺，咱們還是喝酒吧，何必提一個死人掃您的興。」

傅雨生誠懇地道：「請相信在下絕對沒有一絲惡意！而我是爲了他們的死而來的……恕我不能表露身份！」

百合又喝了一盞酒，沉思了一下，然後抬頭一字一頓地道：「因爲他不姓羅，也不叫知祥！」一頓又道：「你若是他的鄰居，該知道他的眞姓名呢？」

傅雨生心頭一震，點頭道：「在下已隱隱猜到一點，我承認我不是他朋友，甚至未見過他！姑娘可以把他的一切告訴我麼？」

百合淺淺一笑，道：「話在賤妾腹中，就看你有沒有辦法讓我傾吐！」

傅雨生沉吟了好一陣，才想到一個理由。「因爲我有一個朋友，死狀跟他一家一模一樣！但我自朋友處却無法得到一絲綫索，所以才退而求其次……相信姑娘也希望他的仇，能有人替他報却！」

百合沉吟道：「這裏人多，你等下再到我房中如何？」

「姑娘住在何處？等下是何時？」

「四更後，人客便散，左首第三間，賤妾虛席以待，幸勿失信！」

傅雨生道：「在下四更準時到！」一頓，他又想起一個新問題：「羅家的屍體是誰驗的？」

「本城老仵工王七叔！」

「他住在那裏？」

「烏衣巷七號！」

「怎樣走？」

「就在東大巷後面！」

× × ×

傅雨生出了怡香院，天才交三更，他決定到烏衣巷找王七。

由怡香院到烏衣巷，還有一段路好走。長街寂靜，只聞凄厲風聲，不見人影。

傅雨生快步而行，不一刻，便已至烏衣巷七號，那是一棟半新不舊的紅磚屋，他伸手拍門，拍了好一陣才有一個婦人的聲音問道：「誰呀？」

「我想找七叔去檢一具屍體！請你叫七叔開開門。」

那婦人哽咽地道：「七哥已死了，你不知道麼？」

「哦？他是得什麼病死的？死了有多久？」

那女子停了一下才道：「死了五個月多啦！」

「是病死的？」

「是……」

傅雨生見她吞吞吐吐，心中生疑，飛身躍進矮牆，裏面那婦人尖叫一聲。「你，你是誰……」

傅雨生見她年近五十，鬢上插了一朵白花，料是王七之妻，忙抱拳道：「大嫂別怕，在下並無惡意！我是平定縣的捕快，因本縣出了一條命案，沒人驗得出是中了什麼毒的，想請七叔去驗一下！」

王七妻垂淚道：「這位大哥，你來遲了！」

傅雨生道：「如此好歹也請嫂子讓小弟到他靈前上一柱香！」

王七妻見他一面正氣，不類歹人，便帶他入屋，傅雨生見屋內的陳設甚是周全，頗覺奇怪，尋思道：「一個仵工竟有能力添置這些傢具？」

靈牌上果然刻着王七的名字，傅雨生上香行禮，王七妻回了一禮。

傅雨生問道：「大嫂，七叔到底是犯了什麼病？」

王七妻道：「是……心痛病……」

「心痛病？」傅雨生心頭疑雲暗生。

王七妻道：「這位大哥，夜已深了，孤男寡女的，不方便招呼，請大哥担當一些！」這是逐客令。

傅雨生只得懷着一顆疑心離開，在城內四處蹓躂了一陣，看了已經四更，才走向怡香院。

此刻怡香院已是燈火闌珊，只餘那兩串高高的風燈在風中搖擺。

傅雨生在院外走了一匝，看準方向躍了進去，找到了百合的住所，輕輕叩門，房門立時無聲滑開，一條黑影急衝而出。

傅雨生大感意外，只一呆，黑影已自他身邊竄過，他轉身施爪，抓向對方的後肩！

冷不防那人反手射出一蓬鋼針！這下變生肘腋，而又距離相近，傅雨生連忙後退，把背貼在牆上，使了一記反身壁虎游牆功，急速地游了上去！

說時遲，那時快，只聞「篤篤篤」一陣輕響，鋼針入牆，傅雨生脚底一蹬，凌空射出！

那人已來至院子中，回頭又洒了一把鋼針！

傅雨生雙掌一拍，凌厲的掌風把鋼針震落於地！但那人只這一忽，已越過圍牆逝去！

傅雨生那裏肯放過他？兩個起落，亦已越過圍牆，只見巷子盡頭，黑影一閃，便已不見，傅雨生衝至巷口，風聲一響，一柄鋼刀迎頭劈下！

風聲才一響，傅雨生的左掌經已翻起，拍在刀身上，鋼刀橫飛，傅雨生的右掌立自空隙中突進！

那人反應竟亦不慢，身子縮退讓過那閃電的一掌！

傅雨生喝道：「躺下來吧！」

那人道：「不要多管事，否則死無葬身之地！」

傅雨生道：「天下間尚未有幾個可令在下死無葬身之地的！」一語未畢，已攻了四招！

那人鋼刀翻飛，全是一副不要命的打法，加上小巷狹窄，使他的武器佔盡便宜，饒得傅雨生武功超絕，一時之間，亦無法得手！

那人邊戰邊退，忽然撮唇一嘯，傅雨生知他去通知同黨，不容稍待，冒險提了七成眞力，拍出一掌！掌風凌厲無匹，那人抵擋不住，被彈飛一丈，傅雨生雙脚一頓，左臂暴長，望其足踝抓去！

就在此刻，頭頂上忽然飛下一蓬鋼針！鋼針在夜風中，更加顯得無聲無息，但傅雨生的確不同凡响，鋼針離頭尺餘之處，已然發覺，左手改招換式，往牆上一推，身子倒飛而回！

「呀！」那人大叫一聲，料是被其同黨射中。

與此同時，屋頂傳來一個聲音：「閣下將成妖怪，還敢多管閑事！」

傅雨生雙脚一頓，拔身而起，雙脚落在屋瓦上，只見遠處一道黑影如飛而逝，黑影迅即躍落巷內隱去，傅雨生心知追之不及，不由暗暗悔恨。

當下躍落小巷，摸出火摺子，迎風幌亮，只見地上躺着一個全身爲黑布所裹的人，胸膛上中了幾枚鋼針，已然氣絕。

他抽出單刀，割開他臉上的黑布，見那人年逾三十，臉上泛着一層藍光，料鋼針上淬了毒藥。

他輕嘆一聲，連忙轉身飛向怡香院，怡香院一片寂靜，只偶爾傳來一兩道蕩人心魄的嬌笑聲。傅雨生立在百合房外靜聽了一忽，房內沒有呼吸，急忙閃入，掩上房門，亮着火摺子！

火光一起，傅雨生眼光向床上一望，登時吃了一驚。

房子不大，床却不小，正中放着一張矮几，几上擺着一壺酒，兩隻酒盞，一碟肉脯，顯然是百合用來款待傅雨生的！但伊人已踡縮在床上，臉向下，身子却斜臥着，胸膛一片血跡，把粉紅色的床褥染得更爲鮮紅！

「剛才那人是來殺百合的！」傅雨生胸膛起伏，忖道：「那人是誰？爲何要殺百合，是不是因爲百合知道他們的秘密？而這個秘密又是否與羅家有關？」

他心念電閃，沉思了一陣才抬起頭來，目光一及，連忙走上前去，只見百合的右手寫有兩個血字：盧峻！

他抓起百合的手一看，見她食指上有血，證明這兩個血字是她寫的！她臨死寫下這兩個字，自然是極爲主要，那麼這兩個字，是不是羅知祥的眞姓名？

傅雨生認爲這個可能性極大，忙再在房內查看起來，可惜除此之外，什麼也沒有。

可是羅知祥與百合情深至此，他們之間不可能沒有饋贈，傅雨生想至此，便拔下百合的鳳釵，就火一望，鳳釵上刻了一個峻字！

這更加證明羅知祥是盧峻的化名，可惜盧峻這兩個字籍籍無名，絕不能因此而得悉其身份及經歷。

他發了一陣怔，收起鳳釵，吹熄火摺子，閃出房外，飛出圍牆，往客棧馳去。

到了房外，見紙窗上有光透出，他不由微微一怔。

驚變

房中有人？是誰，傅雨生暗道：「也許是紫姑娘！」

他剛走近房門，要伸手敲門，房門已「呀」的一聲拉開，開門的果然是紫雲。

紫雲臉現悲傷，雙眼紅腫，冷冷地道：「我還以爲你不回來睡了！」

傅雨生聽不出她話中譏誚之意，反問：「姑娘還不睡？」

紫雲道：「姑娘有話要問你，進來吧，站在外面不好看！」料不到她比傅雨生還大方。

傅雨生入房之後，有點手足無措，紫雲掩起房門，問道：「傅大俠，我想問你一件事，那座廢宅在何處？」

傅雨生道：「你要去看看？」

紫雲點頭道：「羽哥是在那裏發生事故的，我能不去麼？」

傅雨生沉吟道：「那裏太陰森了，而且我已查過兩次，除了一個呆子之外，只有數十具屍體而已！」

紫雲道：「不必多說，要去的是我，不是你！」

傅雨生道：「只到那廢宅去，根本不可能查到什麼，在下現在也在調查這件事，本來應該已有頭緒，可惜百合被人殺死了！」

紫雲一怔，道：「那妓女在跟我羽哥有何關係？」

傅雨生道：「表面上沒有關係，但實際上，極可能有關連。」他簡單把經過述了一次，續道：「仵工王七五個月前死亡，這裏面有沒有其他的因素？還有，百合本來約我到她房內談論羅知祥的一切，她却在我未到之前被殺，證明羅知祥的某些事必與殺害他家的人有關係，也說不定殺害他一家的人，跟他相熟！」

紫雲道：「你的分析我不敢反對，不過這與羽哥被害，似乎沒有關係！」

「你且聽我說。百合不肯在廳內跟我談論羅知祥的事，證明她想說的必定十分重要，或者是十分神秘，更或者是十分危險的事，所以才會約我去她房內交談，可惜我去遲了一步！

「由此可見殺害百合的人，當時也必在怡香院內，換而言之，怡香院之內有某人或某個熟客是與羅家滅門一事有關係的。至於那些人爲何要消滅羅家，那是另一件事，但肯定那是一件絕大的秘密，不能讓人得悉，而白兄可能在無意中得知了一些蛛絲馬跡，因爲他一直在找尋他的殺父仇人，對任何一些比較奇怪的事，自然都不會放過！」

紫雲問道：「你的意思是說羽哥得悉他們的秘密，所以才惹來這場災難？」

「不錯！問題是那化名叫羅知祥的盧峻，他們一家到底與誰結怨，而且照情況看來，他們一家都是武林中人，又爲何會在十多年前，搬到太原城郊的樹林內？」

「你想調查他們？」

「在下只是想調查白羽兄被害的原因，以及是誰害他的！」

紫雲精神一振，興緻勃勃地道：「很好，你準備如何着手調查？」

「我想先在王七及百合的身上追查死因！」

紫雲道：「我能帮忙麽？」

傅雨生道：「請你去調查王七眞正的死因，在下懷疑他不是死於心痛症！」當下把王七家的地址說了，又道：「天快亮了，紫姑娘也該休息了！」

紫雲去後，傅雨生立即盤膝上床，練功調息，可是未久眼皮一垂，竟然昏昏睡去。

到他醒來時，已是日上三竿，傅雨生覺得身體有點發熱，却也不在意，盥洗之後，出房去找紫雲，不想她已出去。

傅雨生吃過早飯，便步行去怡香院，只見門外人來人往，外面更圍了一羣看熱鬧的，料想百合被殺之事已揭了出來，官府正來收屍。

他心想這時候也查不出什麽，便走向祝記綢布莊。

祝記綢布莊顧客頗多，單看店舖的面積，以及店內貨色之多之齊，便已知道生意極佳。傅雨生走入店內，問掌櫃道：「請問祝老闆在店內麽？」

那掌櫃斜着眼問他：「請問台端是誰？找祝老闆有何貴幹？」

傅雨生道：「在下也是做綢布生意的，知道你們兼營批發，又知道你們的貨色齊全，想向你們買些貨。」

掌櫃看了他幾眼，又問：「原來是老闆，貴姓？」

「敝姓布，老闆兩字可不敢當，在下只是挑個担子到窮鄉僻壤做點買賣糊口而已！」

掌櫃道：「買貨跟老朽談便可以了，祝老闆沒空！」

「您貴姓？」

「老朽姓谷。」

傅雨生無計可施，忽見裏頭探出一顆尖瓜子腦袋，他心頭一動，快步走了進去，叫道：「祝老闆！」

掌櫃在後面追着，傅雨生來至店後，見那裏一邊是貨倉，另一邊則有間帳房，那尖瓜子腦袋的人正在裏面，傅雨生走進去哈腰道：「祝老闆，在下姓布，是個布販，聽聞您這裏貨色最齊全，想來跟您商量商量，布某以後想長期向你要貨！」

那人看了他幾眼，道：「你一年能要多少匹？」

「那你就是祝老闆啦？哎呀，失禮得很，沒想到您在這行名氣挺大，年紀却還這般輕！」

所謂千穿萬穿馬屁不穿，尖腦袋子的揮手叫姓谷的掌櫃出去，道：「請坐，不敢當布老闆的謬讚，鄙人便是祝老二！」

傅雨生坐了下來，倏地翻掌扣住祝老二的腕脈，沉吟道：「祝老闆，鄙人見你氣色不好，原來你有心病！」

祝老二不知他是眞是假，乾笑一聲，「布老闆說笑了，鄙人身體一向很好！」左手伸手去撥。

不料傅雨生五指微一用力，祝老二半邊身子登時酸痲起來。「祝老闆，請不要叫，否則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兄弟，有話好商量，要多少開口價來！」

「五十萬両白銀！」

祝老二冷笑一聲：「兄弟，你未免獅子大開口了！我姓祝的也不是個好欺負的人，說得乾脆一點，祝某背後也有人！」

「哦？那倒失敬了！」傅雨生伸手戳了他的痲穴，又道：「祝老闆有什麽硬背子的人撐腰，請說來聽聽，好讓在下減個價！」

祝老二道：「太岳山的三刀寨三位寨主跟祝某都有來往……」

傅雨生道：「那三柄破刀減不了三十両銀子！」

祝老二道：「梁山『飛天蝙蝠』沈當家的，跟祝某也有交情！」

「沈鈞也只值一百両銀子！」

祝老二額角滲汗，開始覺得對方來頭不小，一雙眼珠子骨碌碌地轉着。

傅雨生道：「在下要聽有份量的，能夠讓布某動心的，說不定一文也不取，否則若不是照價付欵，便是送你上西天！」

祝老二咬一咬牙，道：「鄒子龍鄒大哥如何？值不值得四十萬両？」

「疤面客鄒子龍？」傅雨生臉無表情地說道：「他倒也値五七萬両，還有誰沒有？」

祝老二倒抽了一口冷氣，道：「大名鼎鼎的『毒藥王』何不倒何前輩你得罪得起麽？」

傅雨生心頭一動，却輕笑道：「假如你跟何藥王有交情，我倒也不敢動你，但只憑你這句話，又叫在下如何相信？」

祝老二反問：「你要我如何證明？」

「說出他特徵，以及他現在何處！」

「何前輩身裁高而瘦，說句不敬的話，他簡直像根竹竿，但終日却身着一襲寬大無比的袍子，至於他現在何處，我便不知了！」

傅雨生道：「這幾點誰不知道？」

「唔，何前輩臉皮白皙，左頰有個小疤，據說是早年被蛇咬過留下的，他一對手掌因長年與『毒藥』接觸，顯得異常深色。」

傅雨生忖道：「害死白羽及羅富勝一家的，莫非便是這個何不倒？」當下道：「何前輩的確可以保得住你，不過我還想再問你一句！」

他雙目炯炯瞪着祝老二的面孔。「你為何要害死盧峻一家？」

祝老二臉色一變，急道：「誰說的，我跟盧峻感情至佳，我怎會害他？」

傅雨生道：「分筋錯骨的滋味，你嚐過沒有？」

祝老二大聲叫道：「救命哪！」

傅雨生喝道：「你不要命了麽！」

就在此刻，忽然有人自天窗上洒下一把鋼針，傅雨生反應極快，連忙一個倒飛，同時把祝老二掃開，待得鋼針落地，立即拔身衝起，一掌震碎天窗，躍上屋瓦！

放眼望去，屋頂竟然沒人，而祝記綢布莊則與旁邊的房舍相連，料來人必是藏在附近的房舍內，傅雨生正在猶疑，不知該由何方追踪，已聞下面傳來一聲悶哼，

急忙躍下！

只見祝老二後背已中了二枝鋼針，而店內的人却聞聲自前頭趕來，着到傅雨生，都來扭他，要把他送去官府內。

傅雨生自然不會跟他們糾纏下去，一掌迫退他們，重新自天窗躍出。

× × ×

當傅雨生重新返回客棧房內時，紫雲已在等他。「姑娘調查了王七的死因？」

紫雲道：「根據王家隣居說，王七是突然而死的，死了也沒停柩，便草草下葬了，我看九成有什麽神秘的原因！」

「不用說，王七必是自羅家的屍骨上查出了原因，却因此而被人殺死的，他妻子生怕危險，不敢對外人說出眞相！」

紫雲頷首，問道：「大俠又調查到什麽？」

傅雨生嘆了一口氣，這才把剛才的經過說了一遍，紫雲聳然動容，說道：「這樣看來，這件案子的有關人等，必尚在城內！」

傅雨生道：「傅某也是如此看法！」

紫雲道：「下一步如何進行，請大俠指示。」

傅雨生負手在背，輕輕踱起步來，他在房內轉了幾圈，忽覺手臂奇癢，便伸手去抓之，不料接着腿上、腰、腹、胸、背都痕癢起來，起初他只是感到奇怪，接着，腦海內靈光一閃，心頭砰砰亂跳，滿額都是汗珠。

紫雲訝然問道：「傅大俠，你身體不適？」

傅雨生深深吸了一口氣，道：「沒什麽，請姑娘去買兩匹快馬！」

紫雲看了他幾眼，轉身出去，傅雨生連忙盤膝坐在床上，運起功來，可是身上奇癢難當，任他如何努力，都無法做到眼觀鼻，鼻觀心的忘我境界，只覺一顆心煩燥無比，體內似有一團熱火，要把血烤乾般。

他心中不斷叫道：「我一定也是染上與白羽同樣的病症！」想到白羽那副情景，他不由連打幾個寒噤，心房全為恐懼所籠罩！

他雖然不怕死，但臨死之前若變成白羽那副模樣，則實在太過恐怖了！

過了一陣，脚步聲一响，青衣一閃，女扮男裝的紫雲已返了回來，當她目光觸及傅雨生時，不由發出一聲驚心動魄的尖叫！

傅雨生霍地抬起頭來，聲音發顫地問道：「什麽事紫姑娘！」

紫雲似遇到極大的震驚，指着他語不成聲地道：「你，你……你是誰？」

「我是誰？」傅雨生尖叫一聲，忽又覺喉頭乾涸，舌頭發硬，連說話也似要費極大的氣力般！「我，我是傅雨生！」

他見紫雲那副驚悸欲絕的神色，大叫一聲，躍下床來，走至銅鏡前一照，只見自己臉上泛着一層綠氣，眉毛緊捲着眼睛，眼睛却拉上，而嘴巴却吊起，幾乎與鼻子連在一起！

道四官的位置雖然改變並不太大，但所造成的後果，却說不出的怪模怪樣，說不出的醜陋，令人一見難忘，他實在想不出怎樣來形容自己的相貌，只能說人不似人，鬼不似鬼！

傅雨生一呆之下，又發出一道怪叫，他知道下一步的變化會是怎麽個樣子，立即叫道：「我不要見任何人，你，你……你快走！」

這時候，紫雲反而鎭定了下來，叫道：「有沒有辦法醫治？」這刹那，她對傅雨生的有關對白羽的形容，已毫無懷疑！

傅雨生叫道：「快去羅家廢宅！」言未畢立即衝出房門，走廊上的幾個旅客望見他那副怪相，都驚叫起來！

紫雲忙追了出去，叫道：「大俠，等等我……」她追出客棧門口，回手抛了一錠銀子給掌櫃，道：「馬匹在這裏！」

傅雨生扯斷馬韁，飛馬躍上馬背，雙腿緊挾，馬匹潑風似的衝出街道，街上的行人紛紛走避，咒罵之聲四起，傅雨生充耳不聞，不斷拍馬催行，那裏有一絲大俠的風度？

紫雲脾氣雖不好，但心思倒也頗仔細，路過一家餅店，買了一包糕餅，然後再追下去。

幸而紫雲已大約知道羅家廢宅的位置，因此出了城門，便遠遠看見傅雨生的背影了，她催馬追上去，不料忽見傅雨生似滾地葫蘆般躍落地上！

原來那馬吃不住他發瘋似的力挾，急奔一陣，五內出血，氣絕倒地，登時把傅雨生抛下。

傅雨生一骨碌地爬了上來，荒野上秋風甚烈，傅雨生吃風一吹，心境才慢慢平靜，可是刹那之間，體內那股熱火又起，只感喉乾舌燥，眞恨不得找點水喝喝！

他想起白羽的行為來，心中忽生吮吸馬匹血液的衝動，那種衝動眞是激烈，他心中盡力按捺着，不使自己的眼睛接觸到生物。

馬蹄得得，紫雲已追了上來，柔聲道：「日已近午，大俠吃點糕餅吧！」

傅雨生伸手向後，不敢將面對着紫雲，紫雲輕嘆一聲，拿了一個燒餅放在他手中。

傅雨生聽見她的嘆息聲，臉色大變，心頭又是一陣狂亂，就把燒餅塞入嘴內咀嚼，可是喉頭乾涸，使他把嚥下去的燒餅又嘔了出來。

他怒嘯一聲，發足狂奔，紫雲只得策馬跟在他後面，起初傅雨生快逾奔馬，使紫雲跟不上，但人力終究有限，長途之下，終於讓紫雲追上。

不久傅雨生便到了羅家廢宅外面，太聲叫道：「何不倒，你有種的便出來跟我鬥一鬥，暗箭傷人，算得是什麽好漢！」

話音未落，他已一脚把大門踢開，如一陣風般衝了進去，紫雲急道：「等等我！」躍下馬背，把馬拉了進去。目光一抬，傅雨生已衝入了太廳。

紫雲把馬匹放在庭院中，也飛身躍了上去，只見傅雨生似發了瘋般，用手把靈堂上的東西掃翻，口中不斷大叫：「何不倒，你出來！」

紫雲走前道：「大俠，冷靜一點！」

傅雨生霍地轉過身來，雙眼圓睜，叫道：「你走開！否則……」他身子忽然顫抖起來，聲音更是模糊。「否則，我會『吃』了你！」

紫雲見他一臉凶相，不由自主地向後一退，傅雨生一陣風般，自她身旁掠過，向暗廊射了進去。

紫雲發了一陣子怔，這才揭開暗廊上那塊布幔，暗廊內光綫暗淡，與外面比較，似是另一個世界。傅雨生已不知去向，暗廊只靜得連一絲風聲也聽不到，紫雲忽然無端端地打了個冷噤，猶疑了好一陣，才毅然舉步走了進去。

剛走了幾步，紫雲便忍不住抽出長劍，緊緊握在手上，連她自己也奇怪為何會有這個動作。

左首一扇門開，傳來一陣奇怪的聲响，紫雲心頭怦怦亂跳，輕吸一口氣，仔細一聽，那是牙齒碰撞而發出的聲音，莫非傅雨生在房內，她立即叫道：「傅大俠，請你出來，大家商量一下，也許有辦法可以治好你的病！」

「他不是病！」房內忽然傳來一個沙啞的聲音。

紫雲大吃一驚，脫口喝問道：「你是誰？」

那人也道：「我是誰？你是誰？」

紫雲喝道：「你再不出來，便莫怪本姑娘不客氣了！」她再吸ㄟ口氣，一脚把房門踢開，房內忽然竄出一大羣肥胖的老鼠，紫雲尖叫一聲，待老鼠跑開之後，才提劍進去。

剛入房，忽覺後頸一熱，似乎有人在她後頸吹了一口氣，她立即轉頭望去，只見一具骷髏，張着嘴正對着她傻笑！

紫雲這一驚，非同小可，猛覺雙眼一黑，腦內一陣暈眩，便人事不醒。

那骷髏格格怪笑，鱗峋的指骨在紫雲臉上摩挲了一陣，又在她身上摸了一下，發出一道極其難聽的笑聲

× × ×

傅雨生邊走邊大叫，一直奔至後花園才不叫，後花園依然如舊，羅大福仍坐在水榭的欄干後垂釣！

傅雨生大叫一聲，飛上水榭，伸手向羅大福抓去，叫道：「快說，『毒藥王』何不倒在何處！」

羅大福左肱忽然向後一撞，這一着大出傅雨生的意料，給撞個正着，不由退了一步，幸而並不太疼痛，傅雨生只頓了一頓，又叫道：「快說快說！何不倒他在那裏？」

短短的一兩日，羅大福便似有了極大的變化，雙眼噴出如火的光芒，那光芒却是青綠的，本來眼睛甚是呆滯，轉動不靈，如今却如算盤上的珠子，上下動個不停，望着傅雨生，怒叫一聲：「你是誰？」

「我是誰？」傅雨生尖叫一聲：「你認不得我了？」

羅大福忽然大笑起來：「我知道了，你是害死我老爺的人！」

「胡說！我怎會害死你老爺！」傅雨生心頭一動，問道：「害死你老爺的人，長相如何？」

「就是你，他跟你一樣，不是你，也是你的兄弟！」

傅雨生一怔，心念一轉，忖道：「莫非便是白羽？」但轉念一想，又覺不對，因為白羽是半年前才來此處的，而羅家滅門已經一載！除非白羽騙他，否則害死羅家的必不是白羽！

那麽，還有誰長得跟自己一模一樣的？傅雨生低頭一看，自己的手上已開始長出鱗片，他身子一抖，問道：「你老爺不是姓羅，而是姓盧的是麽？」

羅大福目光一變，忽然怪叫一聲：「不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什麽也不知道！」突地躍起，跳下水池，望對岸奔去！

傅雨生連忙追了出去，由於他要繞路，所以直至楓樹下才追上他，羅大福來至楓樹下，忽然停下步來，一二三地數了起來。

傅雨生好生奇怪，見他手指指着樹上的紅葉，才知道他在數葉子！

他一直數到一百零三，才停了下來，喃喃地道：「又少了幾個人了！」

傅雨生一怔，心中奇道：「這明明是樹葉，他怎樣說是人？」當下問道：「這裏本來住着一百零三個人是麽？」

羅大福雙眼一黯，搖頭道：「不對，一共是一百二十七個……昨日明明還有一百零八，今日却剩下一百零三……唉，又死了五個了！」

傅雨生怒道：「這是葉子，又不是人，你難道分不出來？」

不料羅大福轉過頭來，也是一臉怒容，瞪着綠眼說道：「誰說那是葉子？那是人的心房！若不是人的心房，怎會是紅色的？」

血一般的楓葉，形狀的確有點像心房，但它無論如何都不會變成心房，這是絕無疑問的，傅雨生心中暗道：「這廝上次只是痴呆，這次却瘋了！莫非這兩天他又受了什麽刺激？」

羅大福忽然悄悄地走了，他走了好一陣，傅雨生才發覺，忙又跟了出去。羅大福來至靈堂，看見靈堂一片凌亂，忽然大叫一聲，跪在地上不斷叩頭，道：「老爺，我沒害你，你莫來找我！」

他口中不斷叨唸着這兩句話，却把頭也叩破了，傅雨生忍不住道：「這不是你老爺弄的，是我弄的。」

羅大福抬起頭來，指着傅雨生大聲叫道：「老爺，害死你的便是他，你找他去吧！」

傅雨生忖道：「莫非羅家上下不是被人毒殺，而是讓像白羽那樣害了怪病的人『吃』了？否則一個瘋子又怎會一直說，我是害死他老爺的兇手？」

心念未了，羅大福忽然自地上跳了上來，雙手十指緊緊抓住傅雨生的衣襟，用力扭打。傅雨生喝道：「你幹什麽！」

「老爺快來捉他，是他害死你的！」

羅大福不斷叫着。

傅雨生忍不住在他腰上廱穴一戳，喝道：「早點睡吧！」抓起他，躍上棺材旁的一張板櫈，把他抛入空棺。

羅大福大聲叫道：「不要不要，你不要來，我，我什麽也不知道……」傅雨生踮脚一望，只見羅大福躺在棺內，臉上及眼神充滿了驚駭之色，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上面。

傅雨生抬頭一望，樑上不見一物，暗嘆一聲，又在他黑甜穴上一戳，羅大福叫聲才止，傅雨生替他拉上棺蓋，然後自板櫈上躍了下來。

一夜驚魂

傅雨生跳落地上，忽聽外面傳來一道輕輕的馬嘶聲，他奔出大廳一看，只見一羣老鼠正圍着紫雲的那匹馬兒團團轉，那馬匹不斷奔跳，偶然踏死一兩隻老鼠，屍體立時為同伴圍了上來，吱吱的啃食着。

傅雨生看見血，忽不再感到噁心，相反心中升起一股強烈的衝動，也希望能抓頭老鼠來吃吃！

想到此，他心中機伶伶地打了個冷噤，急忙轉身入廳。這刹那，他才記起一件事來，紫雲怎地不見了？

「紫姑娘，紫姑娘……」他在廳內大叫着，可是四下靜悄悄的，似乎除了他一個「怪人」，以及一個睡着了的「瘋子」之外，再無其他活人！

可是紫雲的馬匹既然尚在庭院內，證明她尚未離開，既然未離開，便又證明她應該尚在此棟大屋之內！

他慶幸自己身體雖然起了極大的變化，肌膚變得又乾又硬，幸而腦子却沒僵硬，仍能清晰地思索問題。

他重新走入內宅，邊走邊叫，但當他自後花園進回前廳時，仍不見紫雲的影子，不禁暗道：「莫非這屋子內另有古怪之處？」

想到此，他决定逐屋搜查，由大廳的後廂開始，一直查至後宅。

當他來至大廳後廂的一個廂房時，忽見地上有一柄長劍，抓起一看，只見劍柄上刻着崑崙紫三個字。認定必是紫雲的佩劍！

劍落於此，伊人何去？

傅雨生認為紫雲的失踪，必和這間房子有關，於是轉身出去，找了半截白蠟，摸出火摺子把其點燃，重新入房，推開窗子向外打望，外面一切依舊，毫無異象，傅雨生用劍柄輕輕敲動牆壁。忽然「篤」的一聲輕響，脚下的紅磚突然陷下，傅雨生猝不及防，身子急墜下去！

也不知飛落多少尺，雙脚才踏着實地。而頭頂上的紅磚又恢復了原狀，四下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與此同時，遠處忽然傳來一道尖叫，那是女子的聲音，傅雨生叫了一聲：「紫姑娘！」舉起白蠟一照，見前面尚有一條地道，深不可測，望不到底，連忙飛身走過去。

× × ×

當紫雲醒來時，覺得有點氣悶，她慢慢睜開雙眼，眼光所及，什麽也看不見，她心頭一沉，尋思道：「莫非我此刻已魂歸地府？」

發了一陣怔，才發覺自己是躺着，忙坐了起來，只聞「蓬」的一聲，額頭疼痛欲裂，似是撞到什麽硬物。

她下意識地把手向上一撐，又聞一聲巨响，雙眼忽然能看到東西，雖如此，光綫仍然極暗，却是發自半空中浮盪的一些綠色的東西。

紫雲心頭又是一跳，再一看，才知道竟是躺在一具殘舊得幾乎腐朽的棺材內！

這一驚非同小可，左手在棺上一按，飛身跳了上來，目光所及，又吃了一驚，原來棺旁或坐或立，佈滿了七八具骷髏，骷髏頭的口鼻之間，不斷有綠光飛出！

紫雲素來天不怕，地不怕，可是這刹那，再也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叫。

地道頗寬，但屍臭沖天，中人欲嘔，四周不時傳來一兩道尖厲的吱吱聲，聽得人汗毛直豎。

就在此刻，她忽然絆着一物，雙脚一滑，向地上跌落，可是身子落下時，却不是落在地上，而是伏在一團硬梆梆、綠油油的物事之上！

紫雲雙手撐下，支起上身，與此同時，地上那團怪物，也忽地一動，抬起一個頭來，五官扭在一起，雙頰肌膚凹凸不平，似是黏了一大片鱗片，綠油油的臉龐，血紅的嘴唇，配着森白的牙齒，在這種地方，這種氣氛之下，實在教人難以形喻，那種妖異之氣！

紫雲陡地一怔，只覺心房已停止跳動，那怪物忽然呲牙一笑，喉頭內發出一陣胡胡的聲音，似狼嚎，又似鬼哭！

也就在此時，紫雲驚天動地發出一聲尖叫！尖叫之同時，如脚踩尖刺般地狂跳了起來！

× × ×

傅雨生是聽見那個女子的尖叫聲，直覺上認為是紫雲發出的，但聽清楚之後，又覺得不像，那是因為這道叫聲，尖銳之至，令人無法分辨原本的聲綫之故。

他大叫一聲：「紫姑娘！」提着白蠟快步奔去，地道上不時看到殘缺不全的屍骸，屍臭更令人胸口作悶。

傅雨生幾個起落之後，已來至一間停放棺材的石室，而這時候，前頭已傳來一陣急劇的脚步聲，以及因恐怖到了極點而發出的呻吟聲。他把白蠟一舉，喝問道：「誰？」

彎角處，青衣一閃，來的是一個披頭散髮，衣衫凌亂，臉無人色的人，正是紫雲！

傅雨生叫道：「紫姑娘！」

紫雲自那怪物身上躍起之後，轉身飛奔，她神情已有點狂亂，只盼能盡早把這條地道走盡，倏地聽見有人叫她，螓首一抬，目光一及，前頭立着一人，又是一個同樣的怪人，不由大叫一聲，雙脚一軟，癱倒地上。

傅雨生連忙走前，要扶起她，紫雲撕心裂肺地叫道：「不要走過來，不要走過來！」

傅雨生道：「姑娘，我是傅雨生！」

「你不是……你是鬼！」

傅雨生心頭一凉，伸手在臉上一摸，但覺掌心觸及的是凹凸不平的肌膚，他知道在這短暫的時間，自己的外形又有了變化，苦笑一聲：「紫姑娘，你不用怕，我的確是傅雨生！」

紫雲哭了起來，飲泣地道：「你怎會變成這樣？」她連問三遍，聲音一遍比一遍淒厲！

傅雨生陡地發出一陣狂笑。「我怎知道，我也正想問你！」

「問我？問我什麽？我不知道，我什麽也不不知道！」紫雲不停想爬起上身，可是四肢酸軟，一站起來，又再跌倒。

傅雨生怪叫一聲：「你不知道，誰知

道？是誰把我變成這個樣子的！」他忽然覺得自己也快要瘋了，體內一熱，鮮血似要蒸發，喉頭燥得直冒烟，就在此刻，他的外形又變了。

紫雲叫道：「你……你的眼睛爲什麼是綠色的？你，你別走過來！」

「血！血！」傅雨生喉頭胡胡作響：「那裏有血！」他忽然拋掉白蠟，快步走前，彎腰向紫雲抱去！

紫雲大聲啕哭，雙掌齊出，擊在傅雨生胸膛，却如擊鐵板，反把自己一對手臂都震麻了，傅雨生一俯身，已把其抱起，張開火紅的嘴唇，望紫雲的粉頸咬去！

紫雲大叫一聲，嬌軀一震昏厥過去。

傅雨生嘴唇觸及紫雲的粉頸，鼻端忽然嗅到紫雲的髮香，他精神略略清醒，把頭抬起，喃喃地道：「我怎能够這樣做？我……眞是禽獸不如！」

可是體內那股熱火似越來越盛，渾身的血液都似要被烤乾，他猶豫了一下，再度低下頭去，在她喉下張口咬下去！

「格」的一响，傅雨生上下牙齒合攏時，却咬着一塊滑膩的硬物，震得他牙齒一鬆一滑，上牙却咬着自己的下唇！

那一咬力道是何等之大，鮮血立即湧出，傅雨生含着唇，貪婪地吸着，鮮血流過喉頭，似雨洒沙漠，體內的火燄也略爲熄滅。

他喉頭上發出「骨骨」的聲音，呼吸沉重，又把紫雲驚醒，紫雲如一隻受傷的兔子，伏在猛獸的懷抱中顫抖、哀求，只望猛獸能放過她一命！

傅雨生吸着自己的血，撲熄自己體內的那股烈火，這陣子過後，他似脫力的獵人般，跌坐地上，把獵物拋開！

紫雲落地之後，立即向側滾開，雙眼緊緊瞪着傅雨生，生怕他再次撲來。

白蠟落在地上，很快便熄滅了，地道內一暗，只餘半空中那些點點的綠光，載沉載浮地飄盪着，四下無聲，唯有一粗一細的呼吸聲。

良久，紫雲忽然聽到一個哭泣聲，她猛吃一驚，以爲又有人至，但很快便知道哭泣的，竟是名震武林的一代武林奇材傅雨生！

這刹那，她芳心實在分不出這是什麼滋味，只覺自己也恨不得痛哭一場！

傅雨生的哭聲越來越响，忽然雙掌在自己的胸膛上用力擂打起來，打得砰砰亂响，令人聽了又是驚駭，又是心痛！

紫雲哽咽地問道：「傅大俠，你，你，你怎樣啦？」

傅雨生大聲道：「我不是大俠，不要叫我大俠！」聲音如同鬼嚎，在地道中迴盪，益添幾分恐怖。

紫雲嘶聲道：「你是傅雨生大俠！」

「我已不是人，還稱什麼大俠！」

「你，你剛才沒有『咬』我……證明你還是人，還是一個人人敬佩的大俠！」

傅雨生哭了一陣，心境逐漸平復，問道：「剛才我咬到你頸下一塊硬物，不知那是什麼？」

「是羽哥送給我的玉墜子！」紫雲伸手一摸，那塊心型的玉墜子已不見了一角，她心頭又是悲傷又是恐懼，尋思道：「幸虧這墜子……羽哥，你……你莫非在天之靈救了我一命！」

「這裏是什麼地方？」

紫雲霍然一醒道：「我也不知道！」

「剛才妳爲什麼太叫一聲？」

「我看見……」紫雲話至此，恐怕刺激傅雨生，不敢再說下去。

「你看見什麼？快說！」不料傅雨生反而催她說下去。

紫雲咬一咬牙；輕聲道：「看見一個跟你差不多的……的人……不過他比你……比你難看得多了！」

傅雨生陡地自地上躍了起來，紫雲嬌軀向後一縮，驚恐地道：「傅大俠，你要做什麼？」

傅雨生道：「你在那裏發現他的，快帶我去看看！」

紫雲暗中舒了一口氣，慢慢長身而起，道：「在前面，你，你跟着我……」

「不，你跟着我，你在我後面，不要太接近我！」傅雨生不敢再看紫雲一眼，快步向地道深處走去。

紫雲忽然覺得她如今又不那麼可怕，想起他是極負盛名的一代大俠，剛才竟然在自己面前痛哭，心頭一片悲哀，更由此而想起自己心愛的情人，不由眼淚直流。

天不怕，地不怕的她，直至此時，才知道什麼是害怕，也知道最可怕的事，未必是死亡，像這樣變成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怪物，才是最可怕的事。

正在沉思間，忽見傅雨生轉過頭來，道：「紫姑娘，我……等下我若再忍不住的話，請你打我脚底……」

「打你的脚底？」紫雲想起他提及無意中殺死白羽的經過，嬌軀一震，大聲道：「不不，我絕對不會這樣做的！」

傅雨生悲聲道：「我，我求求你……你這樣做，我只會感激你！」

「難道你不想找出害你的人，殺他報仇！」

傅雨生咬牙道：「我恨不得寢他的皮，啖他的肉，怎會不想報仇？但我不能再害人……就算我『吃』了你，也不能醫好這種怪病，只能苟喘延命而已！」

紫雲又打了個冷噤，道：「你不要想它就是，也許天亮便沒事了！」

傅雨生悲嘆一聲：「不，病已越來越深，因爲肌肉已開始發硬，關節都不靈活了！」

紫雲見他雙眼一直望着自己，不由心底發毛，只得道：「我答應你就是，咱們還是趕快去找那怪人吧！」

傅雨生轉過頭去，問道：「你是在什麼地方遇見那……那怪人的？」

「再走過去一點就是！」

可是兩人再走了兩三丈，仍不見怪人的踪影，地道內除了腐爛的屍骸，以及嶙峋的白骨之外，並無別物，而地道的地勢却漸漸升高。不久，耳畔便聽到一個呼呼的聲音。

「這是風聲！」傅雨生叫道：「地道內怎會有風聲？」

「也許有透風的地方吧！」

「不對，聲音不對，透氣孔的風聲，是低啞的，不會如此响亮！」

說着風聲越來越响，兩人忽然覺得地道內的綠光已不見，伸手不見五指，但不

久，又再望見一片綠光自頂射落，地道盡處是一道石級！

兩人拾級而上，却來到一間房子內！

房子不大，放着一張桌子，一張床，床上躺着幾具發臭的屍體，屍體旁邊有一盞發着綠光的油燈，床前跪着一個黑衣人，直挺挺的，如同一具石像。

傅雨生脚步一住，大聲喝道：「閣下是誰？」

那人沒應他，傅雨生抽出單刀，又把劍拋給紫雲，緩緩走前，那人仍然跪立如舊，傅雨生沉聲道：「閣下再裝聾作啞，便莫怪在下要自背後暗襲了！」他再欺前兩步已至那人背後三尺，緩緩把刀提起。

紫雲道：「也許這是一具骷髏骨？」

話音一落，忽聽嘻地一聲怪笑。「老爺呀，害你的人來了！」

傅雨生大叫一聲：「羅大福！」羅大福分明被自己點中了痲穴，他怎會跑來此處？他生恐有詐，收起刀來，一脚把那人踢倒！

那人如滾地葫蘆般，滾至炕前才停下，頭臉剛好向了過來，正是「瘋子」羅大福！

傅雨生單刀架在他頸上，喝道：「你怎地跑來這裏？敢胡說一句便殺了你！」

羅大福眼神一變，聲音有異以前，令人聽來比較舒服：「我沒亂說，你不能殺我！」

傅雨生一怔，覺得他這句有點牛頭不對馬嘴，自己警告他不得胡說，他未曾說出什麼來，便表明沒有亂說，又叫我不要殺他，這是什麼意思？

驀地腦海內靈光一閃，想起下午羅大福的話來：「害死老爺的就是你，跟你一模一樣的人，不是你，也是你的兄弟！」

這句話證明盧家上下絕不是中什麼瘟疫而死的，而是被一個「形狀」與自己相同的人害死的！這個人是否就是剛才紫雲在地道內碰見的那一個？

他心念電轉，這些問題在腦海內一掠而過，當下再喝道：「那個人是如何害死你老爺的！」

羅大福怪叫道：「你說過的，大家都不能說出去！」

傅雨生心頭又是一動，柔聲道：「我忘記了，你告訴我好嗎？」

「你昨日還迫我去老爺的靈前，發下重誓，說不得洩露一個字的，你，你莫害我！」

傅雨生奇道：「我怎樣害你？」

「我在老爺靈前發下毒誓，若是洩露半個字，便像老爺長睡不醒……我，我不想睡，一閉上眼，全是黑色的，什麼也看不見……」說到這裏，羅大福的眼神又散亂起來，發出青芒，十分可怕。

「你告訴我，也不用睡覺，我把你老爺趕掉，你不用怕他！」

「老爺對我很好，老爺給我銀子，我給他買了二十多條魚，嘻嘻，他說好吃得很，好吃得很……」

「那是什麼魚？」

「二十多條大魚，是鯇魚，咱們江南人叫草魚……對，對是草魚……老爺最愛吃草魚，那草魚好大啊……老爺說大福，你精乖得很，好吧，我便准你告假兩個月，回鄉省親……嘻嘻，我幾日後回來，老爺便睡覺了……」羅大福忽然大叫一聲：「老爺，不是我害你的，你莫走過來，你去找他吧！」說着雙眼望向傅雨生。

傅雨生心頭略一琢磨便猜出一些，一定是一個「形狀」與自己差不多的人，假借羅大福之手，害死羅家上下百餘口的。

當下再問道：「那些魚，你放了什麼進去？」

羅大福臉色忽然大變，臉上忽青忽白，雙眼綠光亂閃，叫道：「觀音菩薩快來呀，老爺的鬼魂追上來啦……喃嘸阿彌陀佛……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呂洞賓爺爺……老爺，你不要拉我的腿，我，我不要吃魚……」

紫雲心頭砰砰亂跳，聽着羅大福的尖叫，全身汗毛直豎，黑暗之中，似乎隱伏着無數的惡鬼般。過了半晌，才道：「大俠，他，他爲什麼不能動彈？」

傅雨生心頭一想，暗叫一聲不錯，羅大福此刻既然如此恐怕，他如何仍躺在地上不跑？這只能有一個原因，他身上的痲穴未解！

身上的痲穴未解，又爲何能跑來此處？而此處又是什麼地方？

傅雨生橫掠一步，一掌震開窗子，探頭向外一望，冷月斜掛，慘白的月光照在地上，他大叫一聲：「這裏是在灶房的隔壁！本是厨子歇宿的寢室！」

話音一落，射出窗外，紫雲一個人實在不敢留在此處，急忙叫道：「等等我！」踢開房門衝了出去。

他們剛離開不久，房內的燈光忽由綠色逐漸轉爲黃色，不久便熄滅，只聞「砰」的一聲過後，連羅大福的叫聲也不復聞了！

× × ×

傅雨生幾個起落，已射入大廳的後廂，落足暗廊上，隨即又向大廳飛進，背後不斷傳來紫雲的叫聲：「大俠等等我！」

傅雨生也不理她，來至大廳，摸出火摺子來，把其晃亮。火光一起，立即放眼四望，但廳內一切仍如黃昏時，似乎沒人來過。

傅雨生自然不相信，假如沒人來過，羅大福痲穴分明被制，又怎會跑到中院？何況他本來尚點了羅大福的睡穴，羅大福既然醒了，便證明有人爲他解了穴道。

他眼光向四周瞥了一下，立即飛身躍上棺材旁的那張板櫈，同時伸手去推最高那具棺材的蓋子！

就在此刻，棺內忽然升起一個綠油油的頭來，一拳搗出，正中傅雨生的下頦！

這一拳，既快且疾，傅雨生心神大亂之後，虞不及此，被打落板櫈，只覺下頦疼痛之至，連淚水也沁了出來。

「格格格」棺材發出一陣怪笑，接着冒起一個怪人來，那模樣正跟白羽和傅雨生一樣！

傅雨生乍見到他，忍不住問道：「你是誰？」

那怪人格格笑道：「你又是誰？」

傅雨生大怒，欺前一步，飛起一脚，踢在最下面那隻棺材上，他使的是「隔山打牛」的心法，內力自下向上傳去，只見那怪人身子一震，隨即大叫一聲，自棺內

飛了出來。

傅雨生尖嘯一聲，揉身撲上，一拳擊在其小腹上！

「砰！」那怪人在半空跌落地上，怪叫一聲，直起上身，雙眼發出幽綠色的光芒。傅雨生脚尖一點，再度標前，就在此際，紫雲已經趕到，火光微弱下，見大廳內兩個一模一樣的怪物，一站一坐，劍拔弩張，不由又發出一道尖呼！

一個怪物已令人覺得不寒而慄，再加上一個更使人有一個奇異的感覺，假如再多幾個，紫雲只怕要以爲自己是步入一個完全陌生的天地之中，而自己反而不大「正常」般。

迷霧漸散

那怪人見傅雨生向他撲來，也自地上躍起，反向傅雨生衝去！剎那間，兩人同時出拳，只聞「砰砰砰」幾聲，各中兩拳，傅雨生屹立如山，那人却連退兩步。

傅雨生再標前一步，一拳直搗而出，「蓬」的一聲巨响，痛得那人哇哇大叫：「快說，你是誰？」順手把火摺子向紫雲拋去。

紫雲接住火摺子，背靠木柱，嬌軀不斷地顫抖，火摺子的光芒也在風中搖幌。

怪人怒吼一聲，退後兩步，桀桀笑道：「多謝你替我搔癢！」身子忽然飛高，向傅雨生撲去！

傅雨生冷笑一聲，道：「我要殺你，易如反掌，你相信不相信！」身子向下一伏，左掌如刀，望其脚底切去！

怪人大叫一聲，縮腳仰身，向後跌倒，傅雨生欺前一丈，右脚急速地踏在其腰腹上，沉聲道：「你雖然可以刀槍不入，但我相信傅某一脚踏下去，絕對可以令你五內出血，再不然，我便叫紫姑娘踢你的脚底，情況會怎樣，你大概會知道吧！」

怪人雙眼一翻，悻悻然地道：「你到底想怎樣？」

「先說你的名！」

「我姓沈……沒有名！」

傅雨生心頭猛地一動，喃喃道：「姓沈？嘿嘿，原來是『飛天蝙蝠』沈鈞！」

怪人雙眼一睜，滿含驚詫之色。傅雨生道：「你受命於誰？」心中更認定自己的揣測沒錯。

沈鈞道：「我也是受害人，你說什麽，沈某根本不知道！」

傅雨生冷笑不巳，沈鈞又道：「我也在找尋使我變成這樣子的人！」

傅雨生脚上逐漸用力，冷冷地道：「傅某也不是今日才出來混，你千萬莫當我是三歲小孩！你若純粹是受苦者，又怎會來害我？又怎會在此處？更不可能跟原來是盧峻店內的掌櫃祝老二勾結！」

他一連提了幾個問題，沈鈞喘着氣道：「誰說我與祝老二勾結？我根本不知道誰叫祝老二！」

傅雨生脚上力道更加重兩分，沈鈞呼吸便逐漸急促起來。沈鈞急道：「我想害你，只是想喝你的血而已！」

傅雨生素來便嫉惡如仇，見他死口不認，把脚上眞力提至七成，冷冷地道：「你又說謊，而且極是低劣，若是爲了喝血的，爲何不喝羅大福的，偏要喝我的？」

沈鈞呻吟了一聲，喃喃地道：「我，我招了，我的確不是想喝你的血……是想殺你！」

「爲什麽要殺我？」

沈鈞結結巴巴地說道：「有人要我殺你？」

「那人是誰？不許吞吞吐吐！」

沈鈞道：「沈某也只是聞其聲而未見其人……」

「我看你是不見棺不流淚！」傅雨生整個人都踏在他胸膛，緩緩沉腰紮馬。

沈鈞尖聲道：「我說我說……」

「你不要解藥麽？」黑暗中忽然飄來一句冷冰冰的話。傅雨生抬頭一望，只見不知何時大廳內已多了一個身裁奇高的黑袍幪面人！

幪面人立在紫雲的背後，紫雲却如石像般佇立不動，不用問，也知道已被人制住！

傅雨生心頭一懍，忖道：「這人能制住紫雲，絕不奇怪，奇怪的是竟然連我也聽不到聲响。」當下道：「閣下料必便是指使沈鈞暗殺我的那個人，只不知你是幾時來的？」

黑袍人道：「你未到之時，我已到了，本想利用他與你打鬥時，好讓我下手，不想他這般不濟，三五個照面便失却抵擋之力，我只得親自出手了！」

「閣下武功如此高超，料非無名小卒，尚未請教！」

黑袍人哈哈笑道：「我既不問你，你又何必問我？你我既是敵人，又沒交情，何必多此一舉？」

傅雨生道：「能使人變得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天下間必有一個人，這人便是『毒藥王』何不倒！」

黑袍人似是一怔，隨即哈哈笑道：「想不到你如此聰明！」

「傅某不想聽這種話，只想知道你爲何要害死此地主人一家大小。」

何不倒冷笑一聲：「盧漢是江南的劇盜，他在幹了一票黑吃黑之後，便跑來此處隱居，這種人不該死？你看不過眼？」

傅雨生吸一口氣，道：「崑崙派白羽與你們又有何關係？你們要下手害他？」

何不倒道：「姓傅的，你若不多管閑事，尚有一年命好活，何不爲自己的後路着想一下？」

傅雨生道：「一年是死，一日也是死，像這樣人不像人，鬼不似鬼的生活，活着比死還痛苦萬倍，何況這件事也不算閑事，因爲也與我有關。」

「聽說你妻子亡故後，你性情大變，但照看改變並不太多！」

傅雨生心頭隱隱生痛，語氣却十分平靜。「此之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何不倒道：「廢話少說，咱們來做個交易如何？」

「如果個交易法？」

「我給你解藥，你不再管這件事，從此不再涉足晉境！」

傅雨生哈哈大笑，道：「傅雨生若是貪生怕死之輩，也不會有今日！」他這句話有兩層意思，一是指他若是貪生怕死之輩，便不會有今日的名氣，也不會招致黑

道上的仇人的報復，殺死自己的妻子，使自己頹喪了好幾年！

何不倒自然知道，打了個哈哈，道：「說得好，我果然沒有看錯人，你第一次來此屋時，我便看出你不是尋常人，恐將來會碍手碍脚，所以便先下手爲強了，幸好老夫仔細！」

傅雨生目光一凝，道：「可惜你今日也未必能逃得出我的掌心。」

何不倒哈哈大笑。「這句狂話，更有你昔日的幾分神氣了，老夫如沒有幾分把握，又怎會現身，我便不相信，鼎鼎大名的傅大俠，在害死了男的之後，尚要累了人家的未婚妻的命，作你的陪葬品！」

傅雨生心頭一沉，語氣一變，道：「咱又來做件交易如何？」

何不倒興緻勃勃地道：「是怎樣子的交易，且說來聽聽！」

「我放了沈鈞，你放了紫姑娘！」

「沈鈞只剩下半條人命，如此老夫豈不是要做賠本生意？」

傅雨生淡淡地道：「他雖然只剩半條人命，但還可以把你們的秘密吐出來。」

何不倒身子一抖，又道：「你不怕老夫在這妮子身上做手脚？」

「不是不怕，是無法顧及，」傅雨生道：「傅某有一事請教，傅某上次到此屋過夜，不曾飲過一絲水，吃過一點東西，你是如何下毒的？」

何不倒哈哈大笑，道：「若要讓人沾啓才下得了毒，老夫這個『毒藥王』的外號，又是怎樣得來的？」大凡一個人做了件得意的事，便甚難例外的，要對外人表露一下，否則豈非錦衣夜行？是以他一頓又道：「告訴你，老夫在十數年前，便已懂得利用物品『傳毒』之法了，像上次把藥滲在香中，然後利用香上的烟，以及你的呼吸，達到下毒的目的，這只是雕虫小技而已！」

傅雨生失聲道：「難怪次日早上，傅某發現香爐內多了一根竹籤！」

「孺子可教！」何不倒得意洋洋地道：「你既然明白此理，其他的便不必再費老夫的口舌！」

傅雨生沉吟了一下，再問：「對閣下的殺人行動，傅某眞的百思不得其解！」

何不倒嘆了一口氣，道：「有時候，呆子比聰明人更加幸福，因爲聰明人往往比呆子危險及短命！」話音剛落，又厲聲喝道：「誰？」

只見暗廊內一人慢慢走了過來，身子如篩米般顫抖，眼光滿是恐懼之色，傅雨生心頭一動，尋思道：「何不倒必是借羅大福之手，毒死盧峻父子的！」

何不倒見到羅大福，眼光立即閃過一絲殺機，傅雨生立即叫道：「羅大福，他要殺你，快跑！」

豈知不叫猶自好，一叫之下，羅大福更是嚇得跪倒地上，叩頭如同搗蒜，道：「我什麽也不知道，我什麽也沒說！」

他不斷叨念着這兩句話，何不倒冷笑道：「原來你有時也會清醒！」

話音未落，左掌一抬，遙對羅大福，傅雨生早有準備，右掌立即發出一股凌厲的掌風，自中擅散何不倒發出的罡風悉氣，同時餘風掃着羅大福，把他捲飛幾尺！

何不倒輕咳一聲，飛身向羅大福撲去！幾乎與此同時，傅雨生也自沈鈞身上飛起，一掌遙擊何不倒，另一掌却把紫雲捲開！

何不倒掌至中途，驀覺勁風臨身，方位一變，迎向傅雨生的掌風，只聞「蓬」的一聲，兩股掌風相觸，發出一道巨响！

傅雨生半空一個沒頭跟斗翻下，脚尖一點，右手暴長，抓着紫雲的衣袖，把她扯了過來，又喝道：「何不倒！看我迫不迫沈鈞！」

一語未畢，後背風聲颯然，他立時矮身反手拍出一掌，「砰」的一聲，結結實實地擊在沈鈞的胸膛上！

原來沈鈞「體變」之後，身上的穴道經巳移開本來的位置，傅雨生沒法制服他，沈鈞體內氣血一活，便撲了過來，却不料傅雨生早把這一切估計到，對方尚未發力，他巳先對方一步，發掌擊中了他！

這一掌，蘊藏傅雨生的七成眞力，打得沈鈞連退數步，鮮血自嘴角汨汨淌下。

何不倒雙眼發出怒火，厲聲道：「姓傅的，這妮子巳在你手中，還想怎地？」

「很簡單，我要你放過羅大福，否則我便拿沈鈞來迫供！」

何不倒道：「老夫要殺你，易如反掌，你何必神氣！」

「以毒以藥傷人，不是眞功夫，算是什麽好漢？」

何不倒忽然扯下罩巾，露出一張清癯的臉龐，怒道：「用劍用掌力才算是眞本領？用藥用毒便不是本領？你看不起用藥用毒，只是因爲你不懂！」

傅雨生一怔，這種話他實在從未聽過，但何不倒却越說越激動。「老夫自十一歲開始學武，便在晚上兼學藥物藥性，至今巳歷四十多年，這不是眞功夫？練武才算眞功夫，讀書又如何？讀得好算不算眞功夫？四川唐門歷代以來，均以暗器馳名武林，算不算是眞功夫？」

這一席話說得傅雨生答不出話來，半晌才道：「是傅某說錯，任何事要有成績，都要經過一番苦練才能成功，這話不錯，但像你這樣把人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這種眞功夫要來何用！」

何不倒格格地笑道：「老夫只是想煉製一種藥，可以促使人的身體遽變，而達到刀槍不入的境界，雖然現在尚有缺點，但假如成功之後，那將可以震盪整個武林，將來便不用練什麽『鐵布衫』，『金鐘罩』等等勞什子功夫啦！」

「你未成功便拿別人來作試驗？」

「任何一種藥不經過試驗，又怎知其功效？不過老子有解藥，可以使他們恢復一切！」何不倒道：「老夫若是嗜殺的人，早就可以用毒毒殺你了，何必多費這許多手脚！」

傅雨生道：「你毒死盧家百多人，還不嗜殺？」

「他們都是該死的劇盜！」

「放屁！盧漢是劇盜，那些家丁丫環，難道也是強盜！」

「男的大多是盧漢昔日的手下……不過要殺他的並不是老夫，老夫只是因利乘便！」

「如何因利乘便？」

「我讓他們吸食了一種慢性毒藥，待毒性與體內的一些不知名的液汁產生變化，再取出這些液汁，提煉新藥！」何不倒道：「老夫已把這一切都告訴你了，也該滿足了你的好奇心了吧？還不快滾！」

傅雨生傲然地道：「傅某若不離開，又會如何？」

何不倒雙袖在地上一捲，洒下一片白粉，冷冷地道：「踏進一步，沒有老夫的解藥，半個時辰之內，便七孔流血！」

說着抓起沈鈞向內飛去，傅雨生沉吟了一下，轉身解開了紫雲的穴道，紫雲立即飛身向內奔去，幸而傅雨生反應極快，伸手抓住她的衣袖，道：「紫姑娘，你沒聽見他的話麽？」

紫雲咬牙道：「他害得羽哥如此慘，姑娘不報此仇，又怎能安心！」

「所謂君子報仇十年未晚，何況現在你這樣進去，也只能把自己的命賠進去而已！」

紫雲跺脚道：「那你說該如何辦？」

傅雨生想了一下道：「我有辦法，你把廳內的椅子搬到門口！」說着飛前提起呆呆地跪在地上的羅太福，再倒飛回來。

紫雲不敢不依，立即把廳內的幾張椅子跟板櫈堆放在一起，傅雨生走至靈前，扯下白幔，又把紙人提了過來，先用火摺子引火，再把燒着了的白幔紙人，塞在椅子下面，不久，椅子也被火燒着了，不久冒着烟。

紫雲精神一振，脫口問道：「你要用火燒屋？」

傅雨生道：「這屋子充滿罪惡，怎能不燒？若讓何不倒煉成了那種藥，將來還要有幾十個人着了他的道兒，又甘願接受他的驅使，天下豈不大亂？紫姑娘，等下你把椅子拋進去，在下在後面放火！小心那怪物衝出來！」

紫雲連聲答應，傅雨生再到內宅放火，不久再返回前廳，提起羅大福，與紫雲退出大屋，藏在樹林內。

秋風頗烈，加上天氣乾燥，過了一陣，盧家廢宅便着了火，黑烟衝天，又再過一陣，火光已把半邊天染紅了。

紫雲看得心花怒放，道：「好，他不出來，便燒死他！」

火燄中，不斷傳來嗶嗶剝剝的聲音，羅大福目光忽然一亮，叫道：「火燒天威寨，火燒天威寨！好啊，好多的金子銀子……殺呀……」目光至此，又變成瘋狂，他忽然自樹上跳了下去，一陣風般地向火裏奔去！

傅雨生與紫雲都料不到他行動如此快速，一把抓不到，羅大福已飛出三丈，只見他手舞足蹈，大聲叫道：「殺呀，衝呀！弟兄們，誰殺了郭天威的，便賞銀一千！」叫聲未已，身子已縱入火堆內！

火舌一捲，已把羅大福掩沒，紫雲覺得這瘋子的下場甚是可悲，忍不住抬頭望了傅雨生一眼，只見他直勾勾地望着火場，不知在想着什麽。「大俠，你爲何不阻止他？」

火光掩映下，傅雨生肌膚都泛着綠光，那對眼睛更加綠幽幽的難看，紫雲連忙把頭別開，嬌軀又起了一陣顫抖。

半晌，紫雲忽然醒起一件事來：「大俠，何不倒爲何沒出來？」

傅雨生似魂魄離體地道：「你不是要報仇麽？」

「但，但你，你還未拿到解藥。」紫雲急得幾乎哭出來。

傅雨生喃喃地道：「殺呀，衝呀……天威寨，郭天威？殺郭天威賞銀一千？羅大福爲何會突然說出這幾句話來？」

紫雲脫口道：「他是個瘋子！」

「不錯，他是個瘋子！瘋子突然淸醒，必是受了新的刺激！」傅雨生雙眼綠光更盛。「羅大福以前一定是盧漢的得力助手，他們殺入天威寨，奪了不少銀子，然後突然搬來此處隱居！」

「羅大福到底是看到什麽才大失常態的？爲何要賞銀一千兩？盧家的底細，爲何會在十多年後才被發現？又是被誰發現的？」

這幾個問題，也是紫雲所關心的，她忍不住仔細傾聽起來。

傅雨生想了一陣，又道：「對啦，火光起了之後，羅大福才大失常態的！當年他們攻打天威寨時，也一定是放火燒寨，而且那一戰必定十分激烈，所以羅大福的印象才會那麽深刻！

「啊！郭天威一定還未死！當夜未死，至今也尚未死！盧漢一定是找不到郭天威，所以才會出賞要殺郭天威以絕後患。

「誰知郭天威不但未死，而且寃家路窄，讓他發現了盧漢隱居在此，所以才有這一切事變！

「那麽郭天威現在何處？他又是個怎麽樣子的人？」

紫雲忽然插腔道：「數年前，我到江南，在『雙戟』魏斐魏大俠處，聽他說及郭天威也是使雙戟的，又說郭天威身裁十分高大，所以他的雙戟比魏老前輩的長了好幾寸！」

「使雙戟？江湖上使雙戟的人並不太多，這倒不太難調查！」傅雨生問道：「你知道他的面貌特徵麽？」

紫雲道：「那次魏大俠只在談論天下戟法的流派時提及他的，並沒有論及他的相貌。」

傅雨生喃喃地道：「假如他不亮出雙戟，咱們又去那裏找他？」

紫雲忍不住問道：「咱們去找他幹什麽？他跟盧家的仇殺只是鬼打鬼而已！」

傅雨生道：「何不倒不是主要的人，這人畢生都浸淫在藥與毒之中，不會是個城府深沉的人，他只是給郭天威利用而已！因此歸根到底，眞正害死白羽兄的，不是何不倒，而是郭天威！」

「你身上的毒，也還未淸！」

傅雨生苦笑一聲，說道：「生與死對我來說，無足重要，要緊的是爲白羽兄報仇！」

紫雲心頭一痛，咬牙道：「不錯，這仇絕不能不報！大俠，你的確不愧大俠的稱號！」

傅雨生輕嘆一聲。紫雲問道：「大俠，咱們現在去那裏？」

「去太原城，因爲百合之被殺，祝老二與沈鈞有來往，證明太原是個關鍵的地方，何況盧家被郭天威發現，也許與他的布莊有關！」

大鬧將軍府

傅雨生與紫雲入城是在黑夜，那是因爲傅雨生那副尊容，實在見不得人。

他倆一入城便直撲怡香院，此刻已交四更，院內燈火闌珊，由絢爛歸於平靜。

傅雨生輕聲對紫雲耳語一陣，紫雲點點頭，向下人的住所摸去。傅雨生立在黑暗中，想起這次遭遇，紛紜夾雜，分不出是什麽滋味。

每夜二至三更，他體內的熱血便會無端端沸騰，使他又興起喝血的衝動，他每次都咬破自己的下唇，啜吸自己的鮮血，才能够把那股衝動按捺住！而每經一次，他便覺得他的肌膚更加粗糙了，脚也更加僵硬，甚至筋骨也不如平日的柔軟！

他每次跟紫雲談話，都不敢面對着她，生怕會嚇着了她，却不知紫雲看見他那腫起的下唇，心中的驚恐，已爲敬佩所替代！在生死問題上，起碼傅雨生已比白羽洒脫，白羽爲了自己的生存，不惜傷害無拳無勇的鄉民，而不敢面對現實！

過了一陣，紫雲便回來了，輕聲道：「傅大俠，問到啦，那天在你跟百合姑娘相會的隔隣，左首的是本城的巨賈霍緒，右首的是鎭遠將軍的一個裨將上官寧！」

「上官寧？」

「是的，上官寧開始時是鎭遠將軍的保鏢，後來鎭遠將軍保擧他入軍，聞說非常驍勇屢立戰功，將來前途無可限量！」

傅雨生尋思道：「上官寧是否郭天威的化名？你可曾問他，上官寧使的是什麽兵器？」

紫雲道：「問過了，她說不知道！大俠，我看這人有七八分光景是郭天威的化身，是以還問了地址，聽說他就住在將軍府內！」

傅雨生道：「好，趁天未亮，咱們就去探一探！」

× × ×

鎭遠將軍的府邸極大，大得出乎傅雨生與紫雲的意料，牆高二丈餘，堡壘森嚴，圍牆內巡邏之兵丁極多。

傅雨生與紫雲等了很久才窺到一個良機越過巡邏隊的視綫，只見裏面房舍櫛次鱗比，也不知有多少間，更不知上官寧住在何處。兩人摸黑前進，越過一座院子，忽見東廂一座小樓，上面紙窗透着燈光，傅雨生輕聲對紫雲道：「紫姑娘，你藏在此處，若有什麽事，便先跑吧，咱們在東城門見面，千萬不可現身出來！」

紫雲不悅地道：「大俠，你莫看輕女鬚眉，我可不是弱不禁風的人！」

傅雨生道：「現在可不是逞英雄的時候，這裏是將軍府，兵丁極多，你一現身，我難免會分心，那便反爲不美了！」

紫雲道：「你孤掌難鳴，也是危險得很！」

傅雨生苦笑一聲，道：「你忘記了，我現在已幾乎是刀槍不入的麽？」

紫雲這才放下心來，匿在花叢之後，傅雨生輕吸口氣，幾個起落已至小樓之下，雙眉一展，如怪鳥般飛起，落足在一樓的迴廊上，只聽房內傳來陣陣的笑語聲。

笑聲未絕，房內又傳出一聲嘆息，一個宏亮的男子聲道：「藥王何事長嘆？」

「這次老夫匆匆離開，不但近年的心血白費了，而且我的『法寶』，都來不及帶出來。」

剛才那人道：「原來藥王爲此事愁悶，這還不容易，你就在本府這裏住下來吧，安心煉你的藥，只要成功，便是本將軍得天下之日，你稱霸武林之期，些少挫折算得了什麽！」

傅雨生聽後大驚，忖道：「原來何不倒煉那種怪藥，製造那種怪人，尚有這般大的圖謀！」

只聽另一個尖細的聲音道：「何兄，照小弟的看法，你何必再研究，有缺點便有缺點，能够衝鋒陷陣，以一擋百，便可以了，這種人多死幾個也不打緊，隨便再找幾個人，把藥灌給他吃，一個月後不又是一條好漢！」

只聽何不倒乾咳一聲，道：「說眞的，老夫對稱霸武林並不感興趣，老夫一定要把『金剛藥』的缺點改良，創出一種眞眞正正前所未有的藥來，服之眞的能够金剛不壞，而又沒有不良的作用，才無愧我毒藥王之稱！」

傅雨生又暗道：「我倒沒把何不倒看錯！」

那聲音宏亮的道：「何國師，本將軍對你的大志甚是欽佩，也極希望你能早日成功！」

「多謝將軍。」

將軍道：「既然如此，國師何不把配方列出來，本將軍找些郎中來共同研究，這樣豈不事半功倍？」

何不倒道：「不必，最多三年老夫便有信心使它成功！」

那將軍道：「還要等三年？」

何不倒道：「老夫自己都等得，你還不等得？」

那個聲音尖細的道：「何兄，這得分開來說，你內功深厚，又知藥性，可延年益壽，但將軍可不同了，這種事正是打鐵趁熱……」

將軍截口道：「三年本將軍自是等得，問題是三年後新君基礎穩定，那時才擧事，便困難多了！」

傅雨生忖道：「原來鎭遠將軍想趁新君登基未久帶兵造反，我管他誰做皇帝，只是無端端打了起來，苦的却是兵丁與百姓，再說此處近邊陲，將軍若帶兵入中原，邊防空虛，番夷乘機入侵便是不妙！」

過了半晌，何不倒道：「也許不必三年便可成功。」

那聲音尖細的冷笑道：「何兄，你何太迂腐？就算有別人與你一齊研究，又有何妨，若是怕會有損你的聲譽，及搶了你的功勞的，事成之後，都把他們一刀兩斷，便天不知，地不知，乾淨俐落。」

傅雨生忖道：「這人不知是不是上官寧，他心狠手辣，難怪要爲梟雄賞識！」

× × ×

這小樓是鎭遠將軍的書房，整座二樓只有這一間房子，因此地方甚大，不但擺了不少兵法書籍，也擺了不少兵器弓箭。

正中一張小圓桌，坐着二個人，當中一個年在四五十，濃眉豹眼，國字形的口臉，配着一匹短鬍，極是威武，左前那人

正是何不倒，右首那人却是一個身裁高大的漢子，年紀與正中那人差不多。

桌上的菜已吃得七七八八，杯也已停，何不倒忽然拍案而起，喝道：「郭兄弟，老夫念在當年的一個人情，與你合作，公平交易，你却把老夫當作什麽人？」

右首那人臉色一變，隨即換上一個笑容，陪笑道：「何兄何必生氣，算是小弟一時失言吧，請坐下喝杯酒！」

說着抓起酒壺爲何不倒斟，却側着頭向中間那人打了個眼色。

何不倒發了一陣脾氣，怒氣才略消，重新坐了下來，就在此刻，响起一道怪响，只見何不倒所坐在那張高背椅的扶手，椅背及椅脚，彈出幾道鐵箍，把何不倒的四肢及腰被緊緊扣住。

這一着，大出何不倒的意料，大叫一聲：「郭天威，你，你這卑鄙的小人，老夫眞是瞎了眼，才會與你爲友。」

右首那人果然正是化名上官寧的郭天威，中間那人便是軍功顯赫的鎭遠將軍，兩人互視一眼，都齊聲大笑起來。

郭天威道：「何兄，請恕小弟無禮，要來一記『霸王硬上弓』了，識相的便把藥方交出來吧！」

何不倒喝道：「放屁！」盡力一掙，整張椅子，連人彈起幾尺，把圓桌碰翻，郭天威及鎭遠將軍身子都甚靈活，及時向後一退。

只聽鎭遠將軍喝道：「刀斧手何在？」幔後立即現出七八個彪形大漢，手上都提着明幌幌的利斧。

鎭遠將軍道：「姓何的老匹夫，本將軍拿你一聲國師，好言與你商量，你莫敬酒不吃吃罸酒。」

何不倒怒極反笑，大聲道：「你們都看錯人了，老夫絕不是個軟骨頭，命有一條，藥方便沒有了！」

猛聽外面有人稱好，接着窗槅「嘩啦啦」一闊亂响，碎木橫飛中，一條綠影射了進來。

郭天威立即自兵器架上抓起一對短戟，喝道：「你是誰？」

將軍則指揮刀斧手上去，傅雨生笑道：「在下是何不倒的試驗品，特來找他算帳！」說罷，轉過身去，倏地一拳擊出！

這一拳，迅速極快，事先毫沒預兆，衆人都攔之不及，只聽將軍及郭天威同時叫道：「且慢！」

那知傅雨生身子忽然一歪，那拳便搗在椅背上，只聽「喀嗤」一聲，椅背經已碎裂，同時左腿一掃，一條椅脚也應聲斷了！

椅脚一斷，何不倒立即跌倒地上，心頭十分詫異，不知傅雨生爲何要救自己，因爲傅雨生那一拳，內力用得十分巧妙，只擊碎椅背，而不傷及他的身子！

將軍及郭天威見傅雨生輕易便把那張特製的椅子擊碎，都吃了一驚，喝道：「你到底是誰？」

傅雨生哈哈一笑。「在下姓傅！」身子一伏，又劈斷了椅子的扶手！

何不倒上身與一手一脚恢復自由，要脫困便易如反掌了！

將軍一看不對，喝道：「上！把他殺了！」

那些刀斧手一湧而上，傅雨生哈哈大笑，拳打脚踢，一口氣撂到三個！

那將軍雖驚，却也不愧是沙場老將，立即摘下牆上的一張五十石硬弓，搭上羽箭，把弓拉滿，手指一鬆，長箭「颼」的一聲射出！

他雖未練過內功，但因膂力極強，這一箭去勢極速！

傅雨生雖知自己皮堅肉硬，但也不敢以身相試，雙脚一錯，閃在一個刀斧手後面，順手把他一撥，長箭立即自那刀斧手胸膛貫入！

郭天威大叫一聲，揮着一對短戟，望傅雨生刺去，傅雨生哈哈大笑，道：「來得正好，傅某要找的就是你！」左臂格開短戟，右掌疾拍其胸！

郭天威左臂一沉，手腕向上一轉，戟尖戮向傅雨生的掌心！

這一戟他變化不可謂不快了，奈何他忘記了一件，尋常刀槍輕易已傷不了傅雨生！

戟尖刺在傅雨生的掌心，傅雨生五指立即一合，把其抓住，右脚一抬，踢其手臂！

郭天威心頭一凜，急忙抽戟後退，傅雨生那裏肯放過他，立即跟進！

郭天威忙叫道：「將軍，此人刀槍不入，請下樓，此處由末將處理！」

將軍道：「本將軍立即去調兵圍困此樓！刀斧手，快截住何國師，不要讓他逃走！」

郭天威叫道：「派一隊弓箭手來！」

傅雨生大喝一聲，一個倒飛，手肘撞在一個刀斧手的後背，那刀斧手立即口吐鮮血倒地，傅雨生再一個風車大轉身，叫道：「何藥王，快跑！」

何不倒道：「你把老夫着成什麽人？你能仇將恩報，難道老夫會不顧而去麽？」聲音轉厲，「郭天威，枉老夫與你推心置腹，你却來害我！」擺脫刀斧手的糾纏，向郭天威飛去。

傅雨生順勢再踢開一個刀斧手，向將軍追去！

那些刀斧手見狀，立即死命撲了過來，攔在傅雨生身前。

雨傅生大喝一聲：「你們竟會爲一個反賊効死？快讓開！」

那幾個刀斧手一聲不吭，揮動刀斧砍來！一副視死如歸的態勢。

傅雨生右手一格，左拳自右肘下擊去，喝道：「擋我者死！」

那刀斧手吃他一拳，立即自樓梯滾下，背後那兩柄斧頭砍在傅雨生身上，雖然肌膚不損，但甚是疼痛，料是因爲「體變」時日不多！

傅雨生怕讓將軍逃出去，召集弓箭手過來，自己雖不怕，但何不倒却甚痲煩，當下也不理那些刀斧手的利斧，橫衝直撞，向樓梯飛下！

那樓下是座大客廳，一覽無遺，却已不見了將軍的踪影，傅雨生立即向大門衝去！

一出小樓，便見將軍在前面，大聲叫道：「有叛黨！快召弓箭手來！」

傅雨生尖喝一聲，向將軍飛去！可是黑暗中，撲出十餘個兵士，刀槍並舉，齊

向傅雨生戮去！傅雨生雖然不怕他們，但却怕稍一耽誤，會讓將軍逃脫，將軍府如此龐大，要想找他可不容易。

就在此刻，只見花牆後跳出一人來，長劍一指，向將軍攔腰斬去！

傅雨生目光一瞥，大喜道：「紫姑娘，快截住他！」一語未畢，已踢飛一個兵丁，打倒一個小校！

那些兵丁見狀都吃了一驚，陣脚一亂，立即被傅雨生脫困而出！

鎭遠將軍深謀遠慮，平日訓練手下極嚴，府內的弓箭手，一聞訊便火速趕來！

傅雨生喝道：「誰敢放箭，便先斃了你們的主子！」兩個起落，已來至將軍背後。

鎭遠將軍在陣上雖然驍勇善戰，但面對紫雲却一籌莫展，所幸仗着久戎兵馬，身手靈活，才堪堪免於難，可是聽見傅雨生的聲音，他心頭一亂，便一把被傅雨生抓住，高高舉起，道：「快吩咐他們拋下弓箭！」

鎭遠將軍不愧是個梟雄，此刻仍頗鎭定，問道：「你們要幹什麽？」

「沒什麽，借你送咱們離開而已！」

鎭遠將軍冷笑一聲。「你們出了之後若不放人，本將軍豈不成了階下之囚！」

傅雨生五指微一用力，道：「你道咱們武林人，跟你們這些狗官一樣的麽？」

將軍後背大痛，不敢再逞強，只得吩咐弓箭手放下箭弓。

傅雨生提着將軍，叫紫雲領先，走進小樓，那些兵丁見主子落在對方手上，投鼠忌器，都不敢妄動！

水落石出

樓上的何不倒，以一敵衆，身上已中了幾戟，紫雲一見到何不倒便持劍奔前。

傅雨生喝道：「停手！」

將軍也道：「都停手吧！」

郭天威見鎭遠將軍落在傅雨生手上，臉色一變，道：「你們有什麽條件？」

傅雨生把將軍交給何不倒，道：「我想先問你幾個問題，第一你是何時才發現盧漢父子的身份的？」

郭天威沉吟道：「大約年半前！」

「你便勾結祝老二害死盧漢一家？」

郭天威冷笑一聲：「要害死盧漢一家，何必跟祝老二勾結？祝老二根本是咱們的一個手下！」

鎭遠將軍喝道：「上官將軍，你說什麽？」

郭天威連忙住口，改口道：「咱們放你們離去，你放下將軍吧！」

傅雨生道：「那有這般便宜的事，郭天威，你爲何要害死白羽？」

郭天威道：「郭某豈有那種本領。」

何不倒道：「白羽的父母是被郭天威的師兄殺死的！白羽不知道，但郭天威倆師兄弟却知道，有機會自然要先下手爲強了！」

紫雲怒道：「原來如此，郭天威的師兄是誰？」

「便是『修羅煞』上官休！」

傅雨生道：「原來他是這老賊的師弟，難怪他化名上官寧！」

郭天威淡淡地道：「現在可是斬草除根了！」

紫雲道：「還有姑娘！」揮動長劍要衝過去。傅雨生連忙攔住她，道：「你要替白兄報父仇，可去找他師兄，這個讓傅某來！因爲傅某對白兄有一份愧疚！」

郭天威道：「你們不想離開了麽？」

「離不離開，與你完全無關！」傅雨生道：「姓郭的，你準備吧！」說着向郭天威走去。郭天威雙脚一頓，自窗子射出！傅雨生「體變」之後，手脚靈活性大不如前，一抓未能抓着，道：「你們留在樓上！」跟着郭天威躍出窗子！

郭天威落足走廊，左掌在欄杆上一按，越過欄杆躍落小樓！傅雨生緊隨他後面飛落，人在半空，便已蹬脚踢向郭天威的頭頂！郭天威伸手一格，下勢更速，雙脚落地立即向前奔去！

傅雨生大急，脚踏實地之後，劈手自一個兵丁的手上，奪過一柄長槍，脫手向郭天威拋去！郭天威並非省油燈，聽得風聲，回身舉戟一格！只此一躭誤，傅雨生便已追至，一拳直擊而出！

郭天威戟尖對着他的拳頭擊出，傅雨生微微一偏，擊在杆上，短戟立即盪開兩尺，傅雨生欺前一步，左掌急切郭天威的臉門！郭天威身子一蹲，左手短戟刺向傅雨生的下陰！

傅雨生不敢大意，右手一落，抓住戟杆，左脚一蹬，踢在郭天威的胸腹上！

郭天威鬆手彈開，一彈竟然逾丈！這本是他逃跑的良機，可是傅雨生那一脚，蘊力千鈞，踢斷了他兩根肋骨，痛得他幾乎連站也站不穩！

傅雨生右手握住郭天威的短戟，向他迫去，譏道：「聽說你戟法不錯，可惜我刀槍不入！」

郭天威滿臉驚恐之色，道：「姓傅的，你小心一點，我師兄不會放過你！」

傅雨生哈哈大笑。「莫說他未必知道，就算知道，傅某又有何懼！郭天威，你要我動手，還是你自個自盡？」

郭天威道：「你有什麽權力逼我？」

「你害怕了麽？當日毒殺盧家時，你可曾想到那些丫頭是無辜的？你勾結鎭遠將軍，意圖作反，不顧邊境安危，更是該死！」

郭天威狠狠道：「好，我便如你之願吧！」舉起短戟，戟尖對着自己的小腹，就在此刻，戟杆尾端忽然噴出一股白烟。

這一次太出傅雨生的意料，只見他右腿一抬，脚底蹬在杆尾上，戟頭立即刺入郭天威的小腹！這刹那，傅雨生也是一陣頭眩，走了幾步，便跌倒在地上。

× × ×

當傅雨生醒來時，頭仍有點重，他睜開雙眼，見自己竟然睡在草地上，只聽紫雲道：「他醒來了！」

傅雨生吸了一口氣，仔細一瞧，原來天色已亮，他爬了起來，問何不倒：「你救醒我的？」

何不倒道：「不錯！那些白烟不是毒藥。只是迷魂烟！幸而另一根藏毒烟的短戟在你手上，老夫此刻身上什麽都沒有，否則後果便不堪設想了！」

（以下轉入第50頁）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紫衣流星劍無情」軒轅夢魂來到「霸王府」將綠林盟主項無畏和黑道梟雄一網殲殺，討回鏢銀，送還原主之後。來到杭州岳王墳前，約會心目中的佳人狄柔柔，在墳前見一少女重傷倒地，立即抱去名醫「乾坤聖手」吳烈處搶救，吳烈要他把流星劍留下抵押，並要他為少女作護理，他只好留下，顧不得約會之事……原來留下的流星劍，被人利用假扮他去將狄柔柔的父親狄青雲殺害，狄柔柔從她父親臨死時說出紫衣幪面人手持的流星劍，便誤認是軒轅夢魂所為，將此事告知她表兄蘇英濤，狄青雲被殺的消息不久便傳遍了杭州城……

俠義愛情故事

凌霄生・文
可 飛・圖

紫衣流星劍無情（下）

二期完

一劍穿胸慘 終生負疚哀

「紫衣流星劍無情」軒轅夢魂也是一夜未睡，服藥後的受傷少女自晨曦醒過來時，臉色已是大大的好轉，一切都顯得如常，軒轅夢魂向「乾坤聖手」吳烈交代了數言後便辭別而去！

當他帶着歡欣的心情來到西湖湖畔之際，他見到的是以前那間熟識的石屋前，全是夾道的素縞，迎着晨風招展……

他心中不禁顫抖，截住一位來客，問道：「這位大哥，請問何人仙逝？」

那來客步履匆忙，一邊行一邊答道：「狄青雲狄老爺子。」

軒轅夢魂幾乎不相信眼前的情景，他昨日黃昏時刻遠方歸來時，還與這位慈祥風趣的老人談了好一陣子話，想不到昨夕一別今晨已成陰陽兩隔，永無聚期！

難道人生的生離死別，竟會是如此匆匆？

「究竟為了何故？」軒轅夢魂一片迷惘，他不明白。

隨着人潮，他直向石屋大步行去。

一名三旬上下的彪形大漢在軒轅夢魂還未踏進屋內時，已攔截了去路道：「閣下慢行……」

軒轅夢魂思維正在騁馳，也不管這人攔住去路，側身疾閃，人已從彪形大漢左邊進入，但彪形大漢却叱罵着：「大胆狂徒！」轉身出掌，狠狠地向着軒轅夢魂的右肩膊抓去。

軒轅夢魂聽得背後掌勁風起，他不進反退，右掌隨着反拍而出，彪形大漢的手掌剛剛抓到對方的肩膊一刹，胸口已遭攻擊，這反拍的掌勁雖不甚強，却足以令到他彪形的軀體向着後面翻出了二個筋斗。

經此一鬥，那些連續而來的人客盡被驚得四處走避，只有些少較胆大的，遠遠站着觀看，氣氛在悲戚中滲雜着肅殺。

軒轅夢魂沒有回顧，舉步前行。

「停步！」一聲沉重有力的呼喝由裏面傳出來，隨後有二個五旬年紀的老叟大步行出，往門口兩側一站，攔住了軒轅夢魂的去路。

軒轅夢魂只好無奈停步，他雖然不說話，但目光中却顯出重重怒意。

站下來，左邊那個濃眉細眼，面目十分獰厲的老叟上下打量了軒轅夢魂一陣，才語聲冷冷的道：「你是誰？」

軒轅夢魂緩緩的道：「兩位，弔祭故人，難道還要道姓知名？」

獰厲老叟重重「哼」了一下，冷硬道：「老子喜歡你敢不從？」

軒轅夢魂按住了滿腔的怒火，道：「複姓軒轅，名曰夢魂！」

那兩個老叟聽得這位紫衣客就是被武林同道綽號為「紫衣流星劍無情」之際，都不約而同被驚得不由自主地往後退了二大步，雖說他們也是江湖武林一份子，但面對着如斯一名煞星，又焉無驚惶之念。

也未待他們有所行動，陡聞得一陣笑聲：「軒轅大俠，久仰風采，今日何幸，在此相見！」

說話者是位年輕的少年，但見他洒脫倜儻不羣，只是嘴唇太以削薄，以致當他笑起來之際，就覺得他有點陰險、奸詐。

「過奬，過奬！」軒轅夢魂淡淡一笑：「恕我眼拙，閣下何人？」

少年的笑容，逐漸消失，朗聲道：「小弟蘇英濤。」

軒轅夢魂道：「閣下與狄家是——」

蘇英濤突然聲調一沉道：「親戚關係。軒轅大俠大駕光臨，何不進內弔祭？」

軒轅夢魂一軒劍眉道：「我正想進內拈香拜祭，無奈這兩位却諸多留難！」

蘇英濤叱喝道：「還不給我退開一邊去！」

那二個老叟喏喏應着一邊向後退去。

蘇英濤又接着道：「軒轅大俠請！」

軒轅夢魂也不再言，舉步直進屋內。

蘇英濤直待軒轅夢魂行出丈餘外時，低聲向着那二個老叟吩咐了幾句話，才急步追上……

此際的軒轅夢魂，腦海中盡是被重重疊疊的疑問纏擾着。

更者狄柔柔的倩影也牽繞地出現眼前，他邊行邊想，越想越就更加迷惘……

但萬萬想不到者，就是當他面對着愛侶時，一場意料之外的變化却使他難以接受！

原本跪倒棺木側邊的狄柔柔，甫見到軒轅夢魂的雄偉身形出現時，她霍地站立起來，也許由於跪着太久，是以當她挺身起立時，那雙腿却陡感痲木，不聽指揮，瞬息間脚步踉蹌地向前搖幌……

軒轅夢魂見此情形，急忙奔步向前伸手欲扶。

但是，狄柔柔却一聲怒喝：「滾開！」她踉蹌的嬌軀就這樣側靠着棺木，怨毒的眸光直直地射向軒轅夢魂。

「柔柔，妳怎麼啦？」軒轅夢魂接觸到她那種仇恨的眸光，心中不禁抖顫。

「軒轅夢魂，別假惺惺作慈悲態了！我父跟你有何深仇大恨，而你竟會如此辣手狠心把他老人家刺殺，你這個人面獸心的畜牲！」狄柔柔越說越是激動，越說越是憤怒，以致當她話剛說完時，她的嬌軀又重新再度跪倒地上。

這瞬息的變化，頓使到軒轅夢魂心驚胆跳，絕對的意外令他有好一陣子的怔惘……狄青雲的暴斃竟然牽連到自己的身上，而最令他驚心動魄的就是莫過於連自己最心愛的情侶也會去懷疑自己就是不折不扣的殺人兇手！

他有種被人寃賴的刺痛感受，何況指控他的人竟是他心中最敬愛的女子！

他沙啞着聲緩緩問道：「柔柔，妳相信我軒轅夢魂會幹出如此無恥的事嗎？」

狄柔柔輕抬螓首，滿臉淚痕，悲痛中含着憤恨道：「本來我也不信你會做出這樣無恥的暗殺，但爹臨死之前，猶說傷他之利器，就是『流星劍』！」

「流星劍！」軒轅夢魂飛快截道：「那是多久之事？」

狄柔柔道：「昨晚午夜時辰。」

軒轅夢魂輕輕搖頭一嘆，正想向狄柔柔解釋昨晚因為救助一名女子，是以，才不能在岳王墳前相候。

可是，也未待他開口出聲，一旁靜立的蘇英濤此刻却暴喝一聲，道：「軒轅夢魂，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你既然做得出手，現在又何必諸多遁辭呢？」

語音剛盡，蘇英濤疾快的把身上那件白色儒衣脫下來，露出腰間的一條鑲着金絲邊的皮鞘來，而皮鞘兩邊却各有十個環扣，環扣之中，赫然並排插着二十柄鋒利的小刀！

軒轅夢魂見此情形，急忙說道：「閣下，且慢動手！」

抿抿唇，蘇英濤注視了軒轅夢魂一眼，他甚至連眼皮也不眨一下，突然間，他雙手齊揮，其快如電，四柄小刀飛射軒轅夢魂的雙目，心臟以及小腹要害。

軒轅夢魂的神情鎮定得令人心寒，雄

偉的軀體絲毫不動，而動者只是一對虎掌，似變魔術似的。軒轅夢魂的雙掌在連連揮動過後，那四柄小刀却是如此神奇地倒握在他的雙掌中。

蘇英濤眼瞳內掠過一抹驚悍，旋即他又恢復了一片陰沉神色，怒聲道：「再見識一下本少爺的飛刀絕技！」

六柄飛刀連環掠飛，這次攻擊的範圍是軒轅夢魂的全身要害，妙者是前面的三柄小刀飛至中途時，忽然緩慢下來，而緊隨後面的三柄小刀却以意想不到的速度疾撞而上，瞬息把前面的三柄小刀被碰撞得向左右，及正中處齊飛，那種去勢的迅快，眞可說是疾如電閃。

軒轅夢魂右手疾揮，一道電光隨着射出的身子，却非常輕巧地以一招「鐵板橋」向後俯去。

陡聞一聲「噹」的脆响，飛戮心胸部位的那柄小刀被軒轅夢魂甩出的一柄飛刀撞跌落地，而那左右兩柄小刀，却毫無阻攔地向前疾射而去，深深地戳入了牆壁之中。

疾快地挺身直立，軒轅夢魂望了望手中的三柄小刀，對着蘇英濤，冷聲說道：「閣下不問青紅皂白，出手就要取人性命，這一種殘暴行爲，本該重受懲戒，念在青雲叔靈前，我不欲多生是非，姑且饒你這一次，但他日如再兵刄相見，那時莫怪軒轅夢魂無情！」

掌中的三柄小刀，在他話音甫逝時，就脫手飛向五丈開外的一排蠟燭，「噗！噗！噗！」的三聲，小刀已經被插在牆上，那三柄小刀之上，却齊有着一段蠟燭在燃燒。

蘇英濤俄頃之間被震驚得目瞪口呆，他現今才深深領略到一位素被武林同道認爲是使劍聖手的軒轅夢魂，對於暗器的造詣也是這般地驚人！

「柔柔，我不會向妳多加解釋，但願妳能夠賜我三日的期限去尋找主兇魁首，三日期限一過，不必妳動手，我軒轅夢魂，甘心情願在青雲叔的靈前自刎！」

軒轅夢魂隨着向着狄青雲的棺木恭敬地拜了三拜，以一種無可言喩的眼光來望着狄柔柔好一會，才轉步騰身，離開這個傷心場所！

此刻軒轅夢魂的意念中只存有三個字：「流星劍」。想不到「流星劍」使他成爲「紫衣流星劍無情」，而今却因它而促成「殺人兇手」。

× × ×

有晨讀習慣的「乾坤聖手」吳烈，他一卷在手，正自悠然閱讀着。

驀然，「呼」的一聲沉响過處，房門被一種沉猛的力道撞得碎裂，隨着跨入了一名四旬的中年人，這中年人滿臉霸氣，目露兇光，全身上下都似乎散發着一種異常的殺氣！

吳烈心頭頓被這種殺氣嚇得「噗噗」跳個不停，他帶着微微顫抖的聲調道：「你……意欲何爲？」

中年人的回答只有四個字：「取劍滅口！」

這短短的四個字都還未說盡，他掌中的一柄薄脊寒刀已挾着冷風直劈向吳烈的額心。

吳烈一聲驚呼，手中書卷迎面擲出，連人帶椅向後翻去，中年人的一刀把書卷劈得分爲二截，餘勢仍是不變由上而下，一下子直把吳烈面前的書桌斬劈得深入二尺有餘。

吳烈趁着對方抽回寒刀的空間，翻身躍起，從後面的牆壁暗格中取出了那支名震江湖，威風遠播的「流星劍」來，當他抽劍出鞘的同時，中年人的第二刀又已劈到眼前，再不猶疑，吳烈劍向上迎，同時左手劍鞘尖直取對方的咽喉處，這種雙管齊下的簡單招術，在他使來，竟是如此乾淨俐落毫無絲毫老態龍鍾。

刀未撞上劍鋒時，中年人已飛身後躍，後躍的身形甫才點地，他手中的寒刀又再次向前狠斬而去，這一次的攻勢，是分上、中、下三路齊攻，一時之間，陡覺刀影寒光連閃，分不出那一刀是虛，那一刀是實。

吳烈此刻實劍在手，胆氣豪情頓壯，他劍化一招「萬花怒放」，頓時把自己的身形緊罩得潑水不入。中年人憚忌「流星劍」之鋒利，寒刀絕不敢跟它相擊，故此他見此情勢，只好急忙抽回刀勢，交過左手，而右掌却飛快地以劈空掌力向着吳烈狠狠劈去。掌勁不但疾，且力沉勢猛，由此可見這位中年人的一身修爲絕對不能掉以輕視之心。

吳烈被這忽來的變化弄得手忙脚亂，他雖然也絕快去挪動身子，向右疾閃，但還是慢了些少，右肩頓被掌風擊中，他底軀體也因此而向後疾轉着，在他還未曾穩得住身形之際，中年人的寒刀又分開五個部位，直劈他那疾轉着的身體要害。

這五刀之勢，因太疾快了，是以看來就好像只發出了一刀而已！

無論是一刀還是五刀，若被斬中，那吳烈就可說是凶多吉少命必歸西了！

但以吳烈那猶是在轉動的身形看來，這種凶運他是絕對避不了……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眨眼間，一條人影比箭還疾地飛入來，他的來勢甚至比那中年人手中寒刀的去勢還要快上二倍，當寒刀將及要斬中吳烈之一刹那，飛騰而至的人影已近吳烈身邊，在吳烈還未來得及去看清楚這位不速之客的面目時，手中的「流星劍」已被來人奪去，隨後精光一閃，只聞得「噹」的一聲脆响，而中年人的那柄薄脊寒刀頓被削成兩段。

這人的出現，及至奪劍斷刀，其間的過程眞是快得不可言喩，如果用「電光閃逝」的速度來形容，那是最恰當不過。

此刻刀折的聲响過後，吳烈的身形才停穩下來。

中年人呆了一呆，面上的殺氣更是怕人，狠狠地道：「混蛋孽障竟敢攔阻大爺行事，敢情你是吃了熊心豹胆吧！」

略望了一下手中的「流星劍」之後，來人悠然地道：「這位武林朋友，我斷刀而不取首級，對你算是格外開恩，而你竟然還在此耀武揚威，難道你眞要到身首分了之後，才知『死』之一字是怎樣寫的嗎？」語氣平淡中透着肅殺，好不懾人！

但中年人却氣得呱呱大罵：「無知孽障，你家大爺是被唬嚇大的嗎？你也不去

打聽一下，『先殺手』的威名是靠什麽闖出來的！」

來人語氣瞬息變得更加肅殺：「你是蕭浩？」

中年人的雙目露出笑意，意氣飛揚，驕氣凌人地道：「怎樣，驚怕了是嗎？」

一雙虎目中射出了炯炯神光，來人沉靜如故：「驚怕？蕭浩，你行道江湖這些年來，曾否有聽聞過『紫衣流星劍無情』怕過誰人？」

蕭浩的面容瞬息變得慘白：「你難不成就是軒轅夢魂？」他心中猶自不信，這歷一名被武林道傳染得已成爲「神」的「紫衣流星劍無情」軒轅夢魂竟會是如此年輕，如此風度折人！

軒轅夢魂冷冷望着他道：「不錯我就是軒轅夢魂！一襲紫色衣，一支『流星劍』，對你這種冷血敗類，我手中之劍應要無情！」

就在「無情」兩字甫才說完，劍光已如閃電般亮起，刹那之間，便向「先殺手」蕭浩的肩膊、胸膛、腰間，刺出七劍之多。

軒轅夢魂出劍的招式看來並沒有甚麽奇特之處，但却快得不可思議，這七劍刺出，一支劍竟像變化爲七支劍。

蕭浩在軒轅夢魂的劍尚未出手的時候，他的身法已經展開，也幸好他的身形已先展動，才堪堪避過這七劍。

但軒轅夢魂的劍法却如長江大河之水，一瀉千里，七招刺過之後，又是七招緊隨着刺出，絕不讓人有絲毫喘氣的機會。只見劍光綿密，宛如一片光幕，絕對看不見絲毫空隙，又正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一般。

蕭浩雖然拚命挪動着身子，他甚至連體內所有的潛力都用在一雙腿上面，來逃避這些致命的劍招，他閃避得不算不快，不過劍的攻勢，七劍一過，他底身上已被刺傷了多處，雖不是致命的創傷，但當每一次劍鋒堪堪破衣而過之一刹那，他已深深地感覺劍鋒冷若冰雪，若是慢了半步，便已不堪設想了。軒轅夢魂輕嘯一聲，雄偉的身子隨着騰飛起來，在空中一個迴旋，當要飄墜之際，他掌中的「流星劍」只發出一劍，直刺向蕭浩的雙眉中心處。

這一劍看似十分緩慢，其實去勢却是疾速到無可比喩。

蕭浩正在輕輕緩過一口氣，對於軒轅夢魂這種騰身發劍的攻勢，他絕沒有先前那種恐懼的感受，但當他却要去挪動那脚步閃避，並揮起那柄刀去格擋的時候，「流星劍」已是無情地穿過他的頭顱，劍的去勢帶着他的軀體直向後退出了三大步。

這一劍之勢，眞比電閃還要疾快！

劍往後抽，鮮血緊隨着泉湧而出，蕭浩那陣陣慘痛聲方自嘴內吐出，瞬息間，他在地上掙扎的身子也靜止不動，慘號也已沉寂。

有「先殺手」之威狠的蕭浩，平生殺人無算難計，也許在他臨死之前，也絕對想不到自己會有如此的下場！

殺人者也被人殺！

又何況他所遇見的人是江湖上出了名的煞星！

吳烈面上一片驚惶的神色方自退去，此刻甫接觸到軒轅夢魂那兩道炯炯懾人的眼光時，他不禁再次面露不安。

軒轅夢魂左手一伸，說道：「吳大夫請賜還劍鞘！」

吳烈「嗯」了一聲，遞過去了劍鞘感激地道：「謝謝你適才仗義救命之恩！」

接過劍鞘，納劍入鞘，軒轅夢魂道：「吳大夫，站在武林道義的立場，軒轅夢魂希望你能夠坦誠地答我一個問題。」

吳烈點了點頭，說道：「什麽問題？請說！」

軒轅夢魂神情一片嚴肅，沉聲道：「這支『流星劍』，自昨夜到今晨，放在何處？」

吳烈心頭抖震，一面用袖抹汗，苦笑道：「軒轅大俠，老夫實不相瞞，這件事情的經過眞是一言難盡，請聽我解釋。」

誰知他「解釋」兩字方自出口，近窗門處，忽然一聲：「打！」一點綠星，緊隨着飛射向他的心胸處。

反應奇快，軒轅夢魂的劍鞘在那點綠星還未到達吳烈的身前之際，便已把它擊得橫飛。絕不停頓，軒轅夢魂怒叱道：「鼠輩休走！」雄壯的身子一下子已穿過窗門飛落在一片草地上，當他抬頭四望，剛才那施放暗器偷襲的兇徒經已杳如黃鶴。

「不好，調虎離山計！」軒轅夢魂正欲騰身，但房內却適時响起了一聲慘嗥。

把滿腔的忿怒化作一聲異嘯，軒轅夢魂飛起的身子不是向着窗門處躍去，而是在房門處停身，而此刻正有一條人影想從房內衝出來，當他發覺到人有截阻時，他不得不把身形硬生生地停住。

這人的年紀已經十分老了，他老到甚至在臉上的皺紋中，也不可以去看出他究竟有多少歲，但在那蒼老的臉上，却有着一對如鷹般的銳利眼睛，此刻從這對鷹眼中所射出的光芒，好不銳利懾人！

身形微曲前俯，雙拳緊握，對着面前的敵人，他始終不發一言。

用手輕輕在劍柄上撫摩着，軒轅夢魂毫無表情地道：「殺人滅口，心毒手辣，這是『鷹眸奪魂』的拿手好戲，朱明清——今天如果讓你逃活，那天理何在？」

雙手一抄，「鷹眸奪魂」朱明清已將斜插背後的那支泛起汪汪藍芒的鈎爪現出，那是一支以精鋼打造，形如尖利五指般的彎曲長兵器，有着一隻鬼爪子，後連短柄半尺，柄尾尚連繫着一條細細的金鍊，而鍊的另一端却套在朱明清的右腕之上，只要看上一眼，便曉得這是一種既可近攻，又可遠搏的犀利奇兵異刃。

「鷹眸奪魂」朱明清的神色在憤怒中尚夾雜着一股難以言喩的怨毒，他雙目的盯視着軒轅夢魂，陰森地道：「小子，你今日能出生天，我的『朱』字就倒轉過來寫！」

軒轅夢魂穩若山嶽不動，他的那支「流星劍」更定定地托在右肩之上，目光閃耀如電，淡淡地道：「朱明清，只要動上了手，你的後果已經絕對不僅是將姓氏倒過來寫而已了！」

正在軒轅夢魂說話的時候，「鷹眸奪魂」朱明清突然行動，右手的那支奪魂鈎爪已兜頭擊向軒轅夢魂的腦門。

軒轅夢魂不退不閃，反而拔身猛迎而

上，就在他身形飛躍的一刹那，「流星劍」幾乎一抹鬼影般比朱明淸的攻勢更快，如此突如其來的脫鞘而出，只見光芒倏閃，已逼上了朱明淸的眉心，而朱明淸搶先發動的攻勢此際尚未够得上打擊的位置。

怪叫一聲，朱明淸仰身暴退，而那支「奪魂鈎爪」却揮舞掃打，在片片爪影光芒中，他目眦欲裂的嚎叫着：「畜生，老夫今天和你拚命了！」

劍芒閃映穿刺，軒轅夢魂半聲不响，陡然以六六三十六劍向前攻擊，在參差射破的刀芒中，朱明淸一路踉蹌後退，捉襟見肘。

三十六劍攻勢過後，朱明淸手腕連繫着的那支「奪魂鈎爪」已被利劍削斷成五段，軒轅夢魂於是再不讓他逃出生天了，劍芒如電，猝然流飛，而朱明淸淩空暴退的身形頓被劍擊得重重地擂落在地上，而濺瀝的肚腸腑臟與殷紅的鮮血，噴濺得滿地皆是！

一對鷹眸此刻射出的再不是銳利的光芒，而是死魚般的目光！

軒轅夢魂絕沒有延阻，當劍勢盡收時已飛快納劍歸鞘，兩個起落間就停身在吳烈的臥身之處。

而這時的「乾坤聖手」吳烈，但見他面色慘靑，五官已開始痛苦到扭曲抽搐，流出絲絲黑血，他的胸口正插有着一支藍汪汪的五寸長飛針，從這種情形看來此針之毒，可想而知。

吳烈望了軒轅夢魂一眼之後，他舉手指着牆壁上木架的一個玉瓶，艱苦萬分地說道：「快，解毒藥液……」

軒轅夢魂快步取過玉瓶，拔出塞口，遞過吳烈，吳烈接過玉瓶之後，就把瓶內所有的藥液全部倒進口裏，吞服入肚。

服過藥的吳烈，在神色上已沒有剛才那般痛苦，他感激地望了望軒轅夢魂，喟嘆一聲，輕緩地說道：「軒轅大俠，老夫命危，如要知道這件事情的發展經過，請不要中途插口，唯因時間重要……」一陣咳嗽，打斷了未完的說話。

軒轅夢魂伸手輕輕抱起吳烈的軀體，放在一張臥椅上，關懷問道：「吳大夫，這對於貴體是否有損害？」

揮了揮手，吳烈截口道：「你不必爲老夫担憂，縱然有仙丹靈藥，也難挽回我這條老命了，這解毒藥液，功效只能奏效一時而已，過後，老夫命必歸西！」

軒轅夢魂只好緘默不言，在旁邊靜靜聆聽着吳烈的追述——

這是一項陰謀！

陰謀的發生是在軒轅夢魂自遠方歸來杭州西湖的同一天。

那是一個下午。

吳烈受邀請，要到西湖的一艘豪華遊艇上，爲一名病者醫療，吳烈最忌出門診醫，尤其是在猛烈的驕陽下，他本來已經婉言拒絕，後見來人出手豪闊，一擲就是黃金十兩，也只好答應出診。

當他抵達那艘停泊在西湖湖畔的船上時，他見到的却不是臥躺於床榻的病人，而是一位素昧平生，不識廬山眞面目的紫衣客。

紫衣客戴上了人皮面具，隱住了本來面目。

但從語氣之中可以領略到此人平時慣使權力，名氣及本領想必十分驚人。

紫衣客要吳烈到此會晤之目的，就是要吳烈用計謀去騙取軒轅夢魂那支常伴身邊的「流星劍」。

至於計策的安排，這位神秘的紫衣客已計劃週全，可說是萬無一失。

吳烈本不答應，但一來經不起百兩黃金的利誘，更者紫衣客要以他的生命作爲威脅，在這種種情勢下他唯有依計行事。

所以昨夜吳烈提議用寶劍來作抵押品，以換取靈藥救人這一步驟，全都是紫衣客所安排妥當的計策。

但是自「流星劍」在昨夜交到紫衣客的手中後，究竟有何作爲？那吳烈可說是一概不知，也無從知曉。到了今晨，就有人把「流星劍」送了回來。

隨着而來的兩名刺客，都以「滅口取劍」的藉口來行刺他，這件事的變幻猶令他迷惘莫解……

軒轅夢魂聽至此處，再也忍不住，問道：「吳大夫，難道那名紫衣客連些少可藉尋覓踪跡的綫索都沒有嗎？」

吳烈道過了上面的一段往事之後，他底的面容已漸漸呈露紫黑，絲絲黑血又復在鼻孔處緩緩流出，他闔上了眼睛，重重地呼吸了幾下，才艱難地答道：「老夫雖然不認識此人是誰，但他右掌尾指却短了一節，這一特徵……也許……可以……帮助……你……尋找……」

「尾指缺了一節！」軒轅夢魂暗自記下，旋即再問：「那麽，那名受傷的姑娘何去？」

「不知道。」吳烈的聲調已經十分低弱：「當你離去時……她也……跟着……不告而……別。」

當他說到這裏的時候，頭顱輕輕側倒，一雙老眼雖然如此睜着，但已沒有些微光采。

軒轅夢魂面對這位在醫道上有「乾坤聖手」崇高威名的吳烈，不禁感慨叢生，想不到他的下場竟會是死於淬毒暗器下。

輕輕喟嘆，軒轅夢魂沉思一刹，對着掌中的「流星劍」看了一陣，長身騰飛，瞬息間已離去這充滿血腥味的場所。

× × ×

「流星劍」的劍芒依然是這般懾人。

劍已歸主，但狄靑雲的血債却是由誰人去抵償？

甚至連可藉作爲證人的「乾坤聖手」吳烈，也已命喪黃泉，而那殺人嫁禍的魁兇現時仍然是不知何人，除了那麽一點「右掌尾指短缺了一節」的特徵之外，其餘簡直是毫無頭緒。

「紫衣流星劍無情」軒轅夢魂在岳王墳前的一塊磐石之上，已經渡過了兩個黃昏，唯因他要等待着一個人，一個對於他洗刷罪名十分有帮助的證人！

而這位證人，就是那名求救的受傷少女！

兩天已經逝去了，三日的限期，如今只剩下那麽的一天。如果這僅有的一天也是如此消逝，那後果眞可說是不堪設想！

當軒轅夢魂想及狄柔柔那種仇恨的眼光時，他心中也不禁顫震，感情上遭受到的痛苦眞是無以復加，苦不堪然。

他無語問蒼天，腦海中在這兩天中已想得太多太多了，以致這時候的他，在意識中感覺到面前是一片空白。

難道以正義爲人的「紫衣流星劍無情」，竟然會被人迫得在狄靑雲的靈柩前自刎？

燦爛的晚霞逐漸隱去。

「究竟我的生命較晚霞強了幾許？」軒轅夢魂暗裏自嘲。

羣鳥歸巢，這雖然是飛禽，但牠們却還有一個巢窩！而軒轅夢魂呢，他甚至連「家」的溫暖也嚐不到！越想越增煩惱，他不由仰天一聲長嘯，頓把樹林中那無數的鳥羣，被驚得拍翅遁飛，鳴啼不已！

嘯音未盡，在一株古松上輕盈飄落了一位身穿淺黃色勁裝的少女，向着軒轅夢魂婀娜行去。

「軒轅大俠，救命之恩，如同再造，妾身這裏拜謝了！」她竟然是上次軒轅夢魂所救的少女，在話聲中，她底輕盈的嬌軀已跪倒地上，向着軒轅夢魂叩着螓首。

軒轅夢魂幾乎疑在幻夢中，他呆了一呆，就立刻站起身來，雙手輕扶，把少女從地上扶起，一邊却道：「姑娘，舉手之勞，不必常懸心中！」

兩人的距離是如此接近，從少女的美眸中可以領略到無數的感激與疚愧，她輕輕地道：「軒轅大俠，這兩天一直坐在這塊磐石之上，爲了等待他人嗎？」

「是的，我正是爲了等待一位能爲我洗刷罪名的證人！」軒轅夢魂神色十分威嚴：「而這位證人却是姑娘妳！」

「怎麽，妾身能作爲你洗刷罪名的『證人』？」少女不解問道。

軒轅夢魂道：「姑娘，恕我唐突，到現今我還未向妳請敎芳名！」

少女答道：「妾身方雅蕊。」

軒轅夢魂雙手一拱，朗聲道：「久聞『血劍觀音』之大名，敬仰久矣！」

方雅蕊淡淡微笑道：「比起軒轅大俠的威名，『血劍觀音』實是微不足道。」

「姑娘太誇獎夢魂了！」軒轅夢魂虛懷若谷，絕不驕人。

寒喧過後，方雅蕊正容問道：「軒轅大俠，關於剛才你說過的『證人』兩字，妾身願意請敎，以解我滿腹疑念。」

於是，軒轅夢魂遂把事情的發生與經過詳細地說了一遍。

「血劍觀音」方雅蕊聽後，感嘆着說道：「原來是如此一回事，那天黃昏我遊覽泉林之間，忽被一名紫衣魁梧幪面客攔途截擊，身受重傷。而這些都是兇徒所造成的預謀，更料想不到會因此連累到軒轅大俠身受殺人的嫌疑！」語音稍停，旋却以十分激動的聲調接道：「這兩天以來，我一直希望這名天殺的兇徒再度出現岳王墳前，是故我也是在此苦苦等候……」

當她說至此處之際，便驀地覺得週圍的氣氛有些不對，宛似膠合的空氣中泛着點什麽熟悉的東西——那是尖銳與血腥！

她猛然回身，目光掠過之處，七條黑影正好形成半圓之勢悄然圍攏着他們兩人，而且，七個人更全部以黑色布罩蒙着面孔。

微微搖了搖頭，軒轅夢魂不禁嘆了口氣，他的面龐上一片冷漠森酷的神色，凜冽的面對着那七名幪着頭罩的不速客！

七名幪面人挺立不動，而他們所站在七個不同的位置上，却顯然是極爲有利出手攻擊的位置上，七雙閃爍的眼睛裏之表情，全都含帶着那麽一股子謹愼、警惕，又戒備的意味。

軒轅夢魂凝視着他們，鐵錚錚地喝道：「這七位見不得人的朋友，你們有何企圖？」

七個人沉默無聲，既無動作，也不回答，就似七根生硬的木樁一般挺立在那裏不動。

軒轅夢魂竭力忍住滿腔的怒火，道：「像你們這一羣三分似人，七分似鬼的怪物，難不成能嚇唬我『紫衣流星劍無情』嗎？」

對方七人迅速互覷一眼，但仍半聲不吭，却齊齊往前圍攏了些。

軒轅夢魂嘲笑着：「怎麽着？你們全是天生啞巴？」

突然，七人中站在當中的一個魁梧角色，往前踏進半步，聲音陰沉低啞地說道：「姓軒轅的，你儘管去狂，去驕吧！但今日，也是你驕狂最後的一次！」

軒轅夢魂怔了怔，一怔之後隨即笑了，那笑聲宛如龍吟虎嘯：「呃，閣下將憑些什麽本領？憑你們這一班見不得人的下三濫人物嗎？」

那人重重地道：「兵刃之下，方知高低的！」

斜眼瞄着對方，軒轅夢魂緩緩道：「你旣知我名，亦想知道我掌中『流星劍』的無情與厲害，而你們居然胆敢招惹到我身上來了，豈不是有些反常，有點自找罪受？」

魁梧漢子冷冷一哼，道：「不要自視太高，我等全不是善男信女。」

軒轅夢魂冷森地道：「你打聽過沒有？普天之下，有那個混帳傢伙敢向我挑戰？須知『流星劍』出現，不飮人血，絕不歸鞘！」

那人微一揚臉，雙目中光芒如燄，冷厲道：「少來這一套，你唬不住誰！」

揮了揮手，軒轅夢魂帶些厭倦地道：「好了，你們統統夾着尾巴滾蛋，別在這裏惹得我心生殺念。而且，用不着我動上手，就知道你們不是材料，你們七個廢料，一個也不行，甚至加起來也絕對不行，以我觀察，你們年紀全不大，都還有好幾年好活。」

說着，他伸手去拖着方雅蕊，回身便走。

但他剛自挪步，後面立即傳來了一陣細碎快速的脚步移動聲，並加雜有一句厲喝聲：「站住！」

軒轅夢魂目光疾轉，嗯——七名幪面人在這刹那間竟又變了陣形，原先的半弧形頓變了全圓，業已緊緊地將他與方雅蕊包圍在中間了。

側回身來，軒轅夢魂憤怒喝道：「你們眞是不見棺材不流眼淚！」

猝然間，在軒轅夢魂的背後，一個幪面人俯身前進，兩柄分水刺，劃起了兩道寒光，暴戳他的腰脅！

「流星劍」嵌着寶石的赭紅色劍鞘「呼」的抖上半空，灰濛濛且碧森森的劍芒如電廻斬，「括」的一聲過處，一名偷襲

者業已身首分家，慘厲的痛叫方自响起，但見寒芒上冲而去，「噗」微响，剛好把另外一位偷擊者斬得向後摔飛，慘嗥聲帶着鮮血直濺得滿空盡是血光紅影。

從開始到結束，軒轅夢魂出劍的那種疾快手法，簡直只是瞬息也不到的時間，旁人但見鞘飛芒閃，二條人命却已殞滅喪失！

悠然抗劍在肩，軒轅夢魂絕無憐憫表情，冷然道：「二條人命了！這兩個人成長的時間需要多年，而死亡僅需一剎，那一位再上來試試？試試由生到死的微妙滋味！」

一直挺立在軒轅夢魂身邊的「血劍觀音」方雅蕊，她被這一種罕世的劍藝懾得呆在當場，她現今才體驗到這位絕世劍客爲何會被武林人冠上「紫衣流星劍無情」的霸號！

對於那些魔徒，劍本該無情！

從面罩的雙眸中，可以清楚地看得出其中所流露的震駭以及驚怒之色彩，魁梧大漢不由自主的感覺到背脊發涼，血液幾凝，他深深地吸了口氣，強自鎮定道：「姓軒轅的，你好歹毒的手段，我發誓決不會輕易放過你！」

軒轅夢魂冷冷笑道：「從我揮劍染血的時刻開始，我也不會輕易去放過你們的了！」

魁梧大漢咆哮了一聲，右手在腰間一探，「察」地一柄長約四尺的軟劍已現了出來，他大吼着道：「各位，活剝了這個兔崽子！」

陣陣怒罵叫喝聲中，一溜白幌幌的光芒直戳向軒轅夢魂，那是柄三刃劍，軒轅夢魂連正眼也不看上一眼，手腕猛抖，「颼」的一聲疾响，赭紅色的劍鞘業已暴射過去，幾乎不分先後，一柄四尺軟劍亦凌空襲擊到來，脚步踉蹌急退，另一邊，那猛力射出的劍鞘亦把那手執三刃劍的幪面人迫得貼地急滾，狼狽不堪！

適時，另外三位幪面的夥伴，三件兵器此刻亦全部展開，兇猛凌厲的齊齊朝向軒轅夢魂與方雅蕊招呼過來！

「方姑娘，妳只要站在我的身側，不用動手！」劍身似千百條匹練般廻繞在軒轅夢魂與方雅蕊的四週，左右上下飛躍騰舞，而在一連串的金鐵交擊聲裏，頓時把五件兵器全部格擋開去。緊隨劍勢陡然化作一道寒光如電暴射，「吭」聲輕响，已飛快將五人中那個使用短戟的敵人咽喉割斷！

當那人的屍身才開始横摔而去的一剎間，軒轅夢魂的「流星劍」已第二次閃電般蕩開了另外四件兵刃，劍勢亦同時順着其中一個瘦小漢子的「短柄銀槍」的槍桿上快貼疾削，「察」、「察」兩聲輕銳音响揚處，瘦小漢子手臂上一大片皮肉以及半邊面孔，已慘遭削落塵埃！

鮮血狂噴，尚夾雜着瘦小漢子那慘不卒聞的悲嚎苦聲……

四尺軟劍剎時有若狂風驟雨似的落下，軒轅夢魂原地不離，十八劍分成爲十八個迥異的方位往四週穿梭而出，逼退了其他兩件兵刃之後，「流星劍」驀然自光芒孤影裏透射，在快速得幾乎是連成一條直綫向着魁梧大漢的咽喉穿戳而去！

可是，那使用四尺軟劍的魁梧大漢却能够在千鈞一髮之間，做出了出人意表的動作，但見他猝然縮身塌肩，長劍怪蛇也似的一彈倒捲，而「流星劍」「嗡」的一聲微响斜揚處，那魁梧大漢頓時「哼」的悶叫一聲，被撥滾得横退六步之遙，肩膊之部位血噴泉湧……

他，居然能够躲避過了，這原是致命的一招劍擊！

有一絲詫異的神色浮上了軒轅夢魂那微呈憔悴的臉龐上，但他絕不去多加思索，劍身旋飛，「噹」的一下就震開了一柄緬刀，往回猛帶的同時，陡然之間，劍鋒居中暴射，便將那名使用三刃劍的角色穿了個透心窟窿。

七人之數，現今只剩下二個！

猛然一個轉身，軒轅夢魂的劍尖已經是那樣快得無法形容的抵住了手執四尺軟劍魁梧大漢的咽喉，而魁梧大漢才剛自站穩脚步，他甚至連一口大氣尚未及喘息過來！

「你的面目也該現出來了！」猝然之間，軒轅夢魂那支抵住對方咽喉的劍尖陡閃疾劃，那麼準又那麼有分寸的，一下子就已將魁梧大漢所戴的黑布面罩割裂挑飛，却不曾傷及他的肌膚分毫。

「什麼，竟然是你！」軒轅夢魂語氣中顯出太多的不信。

原來，這位魁梧大漢竟赫然是「小孟嘗」蘇英濤。

只聽蘇英濤恨聲說道：「軒轅夢魂，我恨不得把你挫骨揚灰，方消我心中的仇恨！」

軒轅夢魂神情十分威嚴，說道：「蘇英濤，上次饒你一條狗命，想不到你這樣卑鄙無恥，竟用這種以多凌寡的手法來向我偷截襲擊，說！除了恨以外，你還有些什麼？」

蘇英濤的肩膊這時候感到一陣陣的劇痛，他不禁劍交左手，以右掌去按摩着傷處，一邊却憤怒異常地道：「不用多說，殺剮聽便，蘇某絕不會皺一下眉頭向你討饒！」

軒轅夢魂的視覺接觸到蘇英濤那隻按在肩膊上的手掌時，他虎目中的殺氣就愈加濃厚，唯因這一隻右掌，正如「乾坤聖手」吳烈臨死之前所說的一樣——「尾指短缺了一節」！

「難道蘇英濤竟會用計騙取『流星劍』去親手殺死舅父嫁禍與我身上，那到底是爲了什麼？」軒轅夢魂眞的不解，他越想越是覺得其中必有文章。

於是，他嚴肅道：「蘇英濤，想不到你就是殺死青雲叔的主兇！」

蘇英濤一聽此言，神色頓變，他色厲內荏地道：「你莫胡說八道！」

軒轅夢魂道：「我不會冤賴你的，因爲你右掌尾指就是證據，因爲你三番四次派人向我偷襲也是有力的證據！說，究竟爲了何故，你會對我這般仇恨？」

蘇英濤在此種情勢之下，再去否認也是徒然。他咬牙切齒道：「實不怕告訴你，我之所以如此做，是爲了要得到狄柔柔的愛心！」

啊！原來他是爲了「琵琶仙子」狄柔柔！

爲了要取得一個女子的愛，他竟用這麼多條人命去作他成功的犧牲品！

「有愛必有恨，恨中自生仇！」自古皆然，但想不到蘇英濤要爲横刀奪愛，而使用出如斯毒絕狠辣的手段，焉不教人唏噓！

軒轅夢魂十分憤怒，厲聲道：「你底的確狠毒與陰險，比之毒蛇猛獸還要厲害百倍！」

蘇英濤陰沉地笑了笑，道：「如果能够令到狄柔柔把你視爲仇敵，那怕是再毒再狠的手段，我也同樣會做得出！」

軒轅夢魂又不禁想起了狄柔柔那種極之仇視的眸光……

眼中兇光倏現，蘇英濤在軒轅夢魂微微怔呆之一剎那，魁梧的軀體疾移側尺餘，左掌中的四尺軟劍亦就勢拚命揮出了無數的劍影，狠且厲地向對方的全身要害掃去，

[illegible]劍勢還未落盡時，蘇英濤已猛然翻身暴退，一邊却向那個使用緬刀的漢子命令：「周敖，截擊他！」

[illegible]聲中，他飛躍的身形已閃電般往後逝[illegible]……

軒轅夢魂挪動步法，避過了一陣劍勢，[illegible]揮劍攻擊，而那被稱爲周敖的用刀[illegible]，恰好在此刻揮刀攻上來，從周敖那[illegible]散的眸光中已可以領略到他含有着太多的驚惶，這時他雖然是揮刀斬劈，但[illegible]却看得出刀法已是雜亂無章。

[illegible]轅夢魂一雙虎目神光湛然，他猝然[illegible]騰，於迴轉四射的光華之中，猛地[illegible]沖，當頭一劍將周敖斬得横着飛出，周敖痛苦的慘嗥着，仰頭翻側，立即氣絕。

目光凝聚，軒轅夢魂怒吼道：「流星殞飛！」左手猛向自己肘彎拍出，於是，「流星劍」凌空飛瀉而去，閃般向着正在飛遁的蘇英濤的頭顱追擊……

蘇英濤十分機警，此刻，他自知以個人的力量，絕不能去抵禦這股劍芒，於是他那奔逃的身子陡地撲倒在地面，雖是如此，也被劍鋒削落了一大片頭髮，再世爲人。

驚吼連連，蘇英濤忘命似的跳躍起來，向前急馳逃生！

「流星劍」劃過半道弧形，又倒轉而回，恰巧此時軒轅夢魂才飄落地面，伸手接住。

望着蘇英濤那遠逝的背影，軒轅夢魂恨恨地道：「算你僥倖！」轉身時，他對着方雅蕊謙然笑道：「方姑娘，累妳受驚了！」

「血劍觀音」方雅蕊此刻心中的感慨眞是無可言喻，她絕對意想不到一項陰謀的造成是如此的複雜，如此的怕人！

她望着面前這位「神一般」的人物，芳心中的敬畏較之以前還要來得深厚，她輕吁了一口氣，道：「軒轅大俠，首兇已現，你的嫌疑罪名也可以清洗了！」

軒轅夢魂緩緩把劍歸鞘，道：「方姑娘，如不見怪，請隨夢魂到狄家一趟，好嗎？」

方雅蕊正容道：「這是我應盡的責任，軒轅大俠切莫如此客套！」

岳王墳前，依然是如斯寂靜，晚霞的餘暉也依然殘留！

只是所不同的就是平添了幾具屍首，及溢滿了空間的血腥味！

×　×　×

狄青雲的靈位前，依然是烟霧飄揚，依然是燭影搖紅。

蘇英濤受創的身形幾乎是連跌帶撞地衝進入靈堂之前，他此刻血染衣襟，髮被削落，那種狼狽之態，眞的是教人不忍目睹。

狄柔柔不知內幕，驀地見此情景，她心中頓覺十分驚惶，急忙上前扶着蘇英濤那踉蹌的身子，一邊關懷問道：「英濤，何人把你傷成如此？」

蘇英濤喘息着，眼中厲芒疾閃道：「是軒轅夢魂這萬惡兇！」

語音一頓，轉過臉去，雙目盯在狄柔柔的臉上，軒眉叫道：「柔柔，妳快作準備，這兇徒隨後就要趕到！」

狄柔柔聞言之後，不禁柳眉雙挑，美眸中的恨芒盛熾，她扶着蘇英濤坐倒在一張椅子上，不發一言，轉身急步向後飃奔去。

眼望着狄柔柔那無限美好的背影，蘇英濤唇角處已泛起了一陣陰沉的笑意，他暗中忖思着：「柔柔，我蘇英濤要使到妳親手去殺死軒轅夢魂，方能消我滿腔的怨恨！」

不多久，狄柔柔已改換了一身勁裝，手握利劍從內面行出。

從狄柔柔美麗臉龐上所流露出的憤恨，蘇英濤已深深了解到，也不必自己多費口舌去挑撥離間，而軒轅夢魂在她的芳心中已變成了不世的仇敵。

當狄柔柔正欲開口詢問蘇英濤關於事情的經過時，而軒轅夢魂那襲紫衣及雄偉的軀體已經出現在眼前，後面跟着「血劍觀音」方雅蕊。

蘇英濤甫見到軒轅夢魂之際，他那坐在椅上的身子不由自主地跳躍起立，他揮動着手中的軟劍，語氣中帶有無可掩蓋的抖顫道：「軒轅夢魂，你難道眞要趕盡殺絕？」

「紫衣流星劍無情」軒轅夢魂向着狄柔柔關懷地望了望，見她此刻滿臉怒容，知道這位佳人已深受蘇英濤的挑撥奸言所惑。

如果此際冒然向她解述一切，那將會導致更難堪的結果。

於是，軒轅夢魂龍行虎步向蘇英濤行去，邊行邊說道：「蘇英濤，青雲叔靈前，你的陰謀何從遁形？這次你無可藏隱了吧！」

蘇英濤見軒轅夢魂向自己行來，他非常機警兼疾快地剎那就往狄柔柔的後面走去，口中同時叱喝着：「狂徒，你給我站住！」

見此情形，軒轅夢魂只好停步挺立，而一雙威凌的虎目却冷冷地盯着蘇英濤，眨也不眨！

蘇英濤狠絕地叫道：「軒轅夢魂！我所得不到的你也休想獨佔！」左手從腰際忽然拔出了兩柄寒芒四射的飛刀，在語言剛盡時，就向着面前狄柔柔的粉頸飛射而去。

他竟然會狠毒到去辣手摧花，向狄柔

柔驟下毒手！

「流星劍」閃電出鞘，軒轅夢魂的身形疾速無比向前急射，口中也同時叫道：「柔柔，小心飛刀……」右掌中的「流星劍」直擊向那兩柄寒芒閃閃的飛刀。

事發倉猝，先入爲主，狄柔柔甫見軒轅夢魂利劍出鞘之時，她腦海中已經十分肯定軒轅夢魂不懷好意向她攻擊！

是以，狄柔柔手中的利劍也同時揮了出去，直向着軒轅夢魂狠狠刺出，絕不留情！

一旁靜立的「血劍觀音」方雅蕊，眼見情勢如此惡化，她正想要開聲阻止，但已經遲了！

當「流星劍」擊落了兩柄飛刀的刹那間，狄柔柔的利劍却無情地穿過了軒轅夢魂的胸膛，而蘇英濤的四尺軟劍也適時攻到，一下子把軒轅夢魂的右臂深深地纏繞住。

身受利劍殘體的痛楚，已非筆墨所能去形容，軒轅夢魂的面容痛得變了形，但是他絕不哼出一聲，他只是用左掌輕輕地把狄柔柔推得向後翻身仰跌出數步之外，而他的身形也隨着向前飛去，右臂雖然被軟劍纏繞，但掌中的「流星劍」劍尖仍然直取蘇英濤的咽喉。

蘇英濤運勁掌中，疾快抽回軟劍，而脚步却向後暴退。四尺軟劍帶着一片血雨往後倒飛，軒轅夢魂那原先躍向前的身形，不由被這一拖之勢帶得更加疾速，於是，蘇英濤再也沒有任何時間去閃避了，只見「流星劍」的劍尖瞬息便深深插入了他的咽喉！

「哇……啊……」蘇英濤仰翻在地上，整個身體驀的一挺，面孔歪曲，瞪眼咧嘴，刹那便已魂散，命消！

軒轅夢魂抽回「流星劍」，此刻血從他的胸膛滴滴點點地打在地面上。

他以劍拄撐地面，痛得整個軀體都在發抖，面色更是說不出的慘白！

而那邊，方雅蕊趕忙扶起了狄柔柔的嬌軀，一邊却用十分扼要而且簡單的解說向狄柔柔講述着這一項無恥狠絕的陰謀眞相——軒轅夢魂受人陷害，蘇英濤才是眞正的罪魁禍首！

蘇英濤的死，是罪有應得！

狄柔柔一邊聆聽，一邊傷心地眼淚直流……

當她知道了自己這無情的一劍，所鑄成的錯失將是怎樣的嚴重時，她不由悲慘到極點，她搶天呼地哭着道：「夢魂——夢魂——我對不起你……」嬌軀已飛撲前去，一把抱住了軒轅夢魂那搖搖欲墮的殘體。

軒轅夢魂此刻投身在愛人的懷抱中，他笑了，那是在痛苦之中滲雜着絲絲甜蜜的慘笑。

能够令到自己重新被人所愛，在他來說，「死亡」又怎能算是一種威脅！

於是，他輕柔地伸出手掌，替狄柔柔抹去了淚痕，並以一種十分平靜的聲調道：「不要哭，柔柔！能够解妳心中對我的懷疑，能够重獲妳對我的愛心，夢魂雖死亦能安心！」

狄柔柔一雙美眸赤紅，悲嘶道：「夢魂！我錯了，我錯了，你是無辜的！如果失去了你，那我怎辦？」

她埋首在愛人的耳邊，放聲悲哀痛哭，那陣陣悽楚哀絕的哭泣聲，令人不忍卒聽！

軒轅夢魂胸間一陣劇烈的抖動，他咳嗽着，鮮血從唇角流出，面容顯得更加憔悴！

狄柔柔見此慘景，她心裏愈感哀傷，任她濯盡三江水，也難洗却今夕滿腔疚，於是她伸手抓過「流星劍」，鋒利的劍鋒飛快向着自己的頸喉狠狠割去。

軒轅夢魂的手在急危之刹那抓着她的手腕，焦慮異常地道：「柔柔，妳不能如此輕生！爲了我，妳應該更勇敢地生存下去！」

那一雙已經失去了光采的虎目，在此時却射出了兩股期待的光芒。

狄柔柔輕泣無言，對着軒轅夢魂，她縱有千言萬語，也是無從傾訴！

「答應我，柔柔！答應我，妳要珍惜生命……」在臨死之前，也能够去顧及愛侶的安危，像這樣一位專誠的偉丈夫，天下間又會有幾人？

「我答應你，夢魂！」狄柔柔接觸到他那關懷兼期待的眼光時，心中不禁一陣刺痛，她幽幽地道：「你情深義重，我將會銘心刻骨，負疚終生！夢魂，夢魂——這個名字將會永遠烙印在我心中！」

軒轅夢魂了却心願，一雙虎目緩緩閉上，神情表露出片片欣慰與寧謐。

用自己的臉去貼緊着軒轅夢魂的臉，狄柔柔在默默的號啕，在心底咽泣，她可以感覺得出那種永恆的死亡氣息，在凝結，那種可怕死別的脚步聲在傳响。

於是，軒轅夢魂的頭顱漸漸軟軟垂斜，再也沒有一點動靜了！

「紫衣流星劍無情」，就這樣死在愛人的懷抱中。

方雅蕊也被感染得流下了眼淚！

她輕輕扶着軒轅夢魂那剛剛斷了氣的身體躺下，一邊又扶起半跪在地的狄柔柔，她低啞的道：「狄柔柔姑娘，軒轅大俠已經去了……」

沒有回答，也再沒有哭泣，狄柔柔只是默默凝視着地上的軒轅夢魂，那是她心愛的人，却含冤死於自己底劍下！

哭泣，在她來說，已失去了意義！

唯因縱有再多的哭泣，也再換不回愛人的生命了！

再不猶豫，狄柔柔俯身拾起了那柄「流星劍」，左手抓起滿頭青絲，劍鋒過處，已盡削一空！

「夢魂，你安息吧！柔柔將會爲你而生存下去，在以後的歲月裏，我要青燈古佛，終老此生！夢魂……夢魂……夢魂……夢魂……」

人生百年，一如白駒過隙倏忽而已，短暫得可憐！

但被譽爲萬物之靈的「人」，却在如斯短暫得可憐的一生當中，你欺我詐，豪掠巧奪……

究竟他們在爭執些什麼？

又得到些甚麼？

秋風，又再次輕輕的咽泣了……

是嘆息？抑或是嘲笑？

（全文完）

體變

（本文承自第40頁）

傅雨生淡淡一笑，道：「何藥王，傅某救你是念在你還有骨氣，不肯與郭天威同流合汚，希望你以後不要再拿人來作你的試驗品！」

何不倒輕哼一聲：「老夫辦事自己有分寸，不用你掛懷！」

紫雲急道：「你要給大俠解藥！」

「解藥不在老夫身上……」

紫雲便急：「在那裏？」

「在老夫的居所，除非他跟老夫回去，否則此刻老夫也沒辦法！」何不倒冷冷地道：「只怕他不敢吃老夫給他的藥！」

傅雨生怒道：「傅某還有什麼畏懼的？唔，對啦，那鎮遠將軍如何？」

紫雲道：「我警告他一番，說再發現他有異動，便稟報朝庭！」

傅雨生道：「我還有一個問題不大明白，郭天威志在天下，他又何會與盧漢計較前仇？這與梟雄的性格不符！」

「老夫知道！」何不倒道：「郭天威根本不想報仇，只是鎮遠將軍要盧家的金銀，以作造反的軍餉！」

傅雨生道：「盧家的家財不是已收入庫房麼？」

「細軟的落在將軍手內，粗賤的入庫房！」何不倒道：「老夫只是想利用那些屍體來攝取液汁而已！」

「爲什麼不殺羅大福？」

何不倒嘆了一口氣，道：「他是郭天威脅迫利誘之下，背叛盧漢的，事後受不住自己良心的譴責，便變成痴呆了，本來郭天威堅持要殺他，是老夫不忍，警告他不要亂說！」

「沈鈞呢？」

「沈鈞燒死在地窖內！」

「對，盧家爲何會做了那個地窖？」

「當然是爲了逃避仇家，以及擺放貴重的財物才建的！」

紫雲插腔問道：「爲何那天咱們不見你離開火場？」

何不倒哈哈笑道：「那地窖極大，共有三條出路，其中一條遠離盧家三里，由於極爲隱蔽，是以老夫才決定在裏面作研究藥物的地方！」

傅雨生道：「也因此不斷弄些怪事以及扮鬼來嚇人，使外人不敢接近？那個老丐又因何死的？」

「他是因爲發現沈鈞而被嚇死的！」

「傅某只是去借一宿而已，又碍了你什麼，要使你下毒手？」

「老夫以爲你是崑崙派的人，欲來替白羽報仇，」何不倒道：「你那聲大叫顯示了深厚的內功，老夫不得不謹慎點！」

傅雨生沉吟了一下，又問：「件工王七與祝老二都是你們殺死的？」

「祝老二的事，老夫不知道，不過王七確是鎮遠將軍派人殺死他的！他是翻倫老手，精明得很，生怕讓他看出蹊蹺，傳將出去！」

傅雨生冷笑一聲，道：「怡香院的百合姑娘，半夜被殺，料是郭天威派人做的好事！」

「百合被殺老夫也不知道！不過老夫却知道她是盧漢的大兒子盧峻的姘頭……她是什麼時候被殺的？」

「幾日之前！」傅雨生道：「一定是郭天威知道傅某來找她，他怕百合知道盧家的秘密，把此秘密透露出來，到頭來，會拉扯到他的頭上，所以必須滅口！」

何不倒道：「郭天威乃強盜出身，殺人不眨眼，殺死一個妓女，根本算不了一回事，何況他還帶了一批綠林朋友投入將軍府！」

傅雨生忽又想起一件事：「你怎會與郭天威來往？」

「說來話長，那已是將近二十年了，有一次，老夫急需一條『金脚帶』毒蛇來合藥，到一座大山裏找尋，剛找到一條，却讓郭天威先捉到了，老夫便以兩項藥粉與他交換，便是他藏在戟杆內的，後來咱們便開始來往了！」

何不倒頓了一頓，續道：「這種來往，也可說是一種交易！」

紫雲道：「什麼交易？」

「他不時送上一些罕見的毒物，來換取一些淬暗器用的毒藥以及解毒之藥！」

「這次也是他邀你合伙的？」

何不倒嘆了一口氣。「他投到將軍府內，老夫根本不知道！年多前，老夫因爲採藥，路過此處，在酒樓碰到他，才知道一切！當時他問老夫最近在煉什麼厲害的藥物，老夫正因『金剛藥』的初步成功，而沾沾自喜，當下便告訴了他，他却興緻勃勃地問東問西，又問老夫藥物是否已備齊。」

何不倒說至此，吸了一口氣，才續說下去：「老夫這種藥，根本無方可配，全是自己摸索出來的，憑一些經驗，先合了幾十種藥，不料却有了成就，但仍有缺點，却苦思無法有所突破，也是合當有事，剛在那日之前，老夫在城外看到一具死了多日的屍體，那具屍體滲出一種黃色的液汁，這才觸發老夫的靈機，決定用藥使人體產生變化而死，然後再抽取其液汁，製煉新藥。兩日後他到客棧找老夫，說出他的計劃，老夫只想早日成功，便一口應允了！」

紫雲又插腔問道：「郭天威的師兄『修羅煞』上官休，爲[illegible]要殺死家師兄的父母？」

「這一點老夫也不知道！」何不倒道：「那次令師兄來借宿時，恰好郭天威來催促老夫交『金剛藥』，無意中發現了他……事後老夫才聽他提及的！」

傅雨生道：「此藥不研究也罷！落在奸人手上，可要害死了許多生靈！」

「水能載舟，也能覆舟，是好是壞，見仁見智！」何不倒抬頭望一望天色，道：「你要解藥便跟老夫去吧！」

傅雨生默默跟在他後面，忽聽背後有脚步聲，回頭一望，見紫雲亦跟在後面。

紫雲一雙妙目與傅雨生的目光相觸時，發出一片異光，傅雨生心頭一跳，忙道：「紫姑娘，你趕快回山召集同門，去找上官休爲白羽兄之父母報仇吧！」

紫雲臉色一黯，住脚低頭，半晌再抬起頭來，只見何不倒與傅雨生的身影，只剩鴿蛋般大小……

（全文完）

老翁惡鬥虎熊派高手

日本第一流武林高手決鬥，天崩地裂，雷電門第九代掌門人一生的轟烈史蹟長埋黃土，化作九州孤墳，令人感嘆不已。

× × ×

日本的本州以北，有兩個地方是漁民獵戶聚居之處，一個是「青森」，乃是大森林的前哨，另外一個是「八戶」，緊靠「奧羽山脈」，奇峯突出，彷彿龍飛鳳舞，認眞出色的武林高手，多數隱居在青森八戶之間。



日本歷史宮幃武士揭秘錄　勞力士・文　丁岡・圖

八戶係日本海的一隅，前面是千葉羣島，俄國捕鯨船有時從堪察加半島南下，在八戶城添購食水燃料以及水菓肉類，故此八戶的食店特別多，另一方面，練武的道場亦是相當蓬勃，年輕人喜歡練武，即使是食店裏面的人，亦無例外。

初春之夜，江心波在「小泉八館」道場練習摔角，接二連三擊退五段高手，站着休息，體重二百磅的胖子「山中一郎」走近，向他打個招呼，說道：「江心波，你只有二十二歲，已經進入五段，前程無限，目前日本武林有硬有軟，硬功首推空手道，軟功係剛柔流，更軟的是柔道，摔角每成一派，將來你有機會把四派功夫混合精研，另創一格，能夠很有把握擊敗幾派的掌門人，唯我獨尊，那就令我樂極忘形，希望你能夠把日本武功發揮到極限，有如失傳了一百年的雷電手。」

江心波知道他是小泉八館的柔道教練，一時高興，說：「老師，我沒有學習過柔道，在摔角場中，所有五段的朋友都鬥不過我，如果我不自量力，向你請教，你是否有把握出手立刻把我擊退呢？」

「山中一郎」笑了笑，說：「我是柔道八段，你只是五段，其實柔道等於摔角，不過招式略有變化而已，五段鬥八段，你是必輸的，如果你有興趣，不妨落場玩玩。」

如果這番話從另外一個道場的教練說出來，等於接受對方挑戰，相當嚴重，可是，兩人俱是小泉八館的人，即使落場交手，不過互相切磋，故此江心波聽了喜出望外，立刻拱手稱謝，先後走向柔道的練武廳那邊，分東西位站定，展開凌厲的衝刺。

摔角有許多派別，正宗的希臘摔角不准發拳出脚，羅馬摔角准用拳或用掌出擊，不准用脚，雙膊貼地的人算輸，被對方用絕招制服的人也算輸，不過，日本摔角准許雙方用拳兼用脚，故此日本摔角比較猛烈，儘管如此，仍有許多禁忌，不准採用中國功夫的撩陰腿斬頸鎖挖眼之類的絕招，至於柔道，目的是避過來勢把對方撻開，或者運用鎖臂術，使對方無法動彈，因爲鎖臂術以及猴擊熊抱等招式，在日本的摔角以及柔道兩大門派同是看做重要的招式，故此「山中一郎」認爲兩派同源。

他是館中教練，且是八段高手，跟江心波交手，只許勝，不許敗，當時兩人沒有發招，他對江心波顯然是存了輕敵之心了，可是，過了幾招，他就覺得對方的出手極端靈活，不易取勝，微微吃驚，趕快沉着應戰，把他最擅長的「山風招」施展出來，突然倒地一滾，背脊貼地，手脚提高，看來有如一個「元寶」，讓江心波進攻。

江心波相當機智，緩步走過去，向着他的頭部走，十分靠近，雙手齊出，所以打算抓住對方的頭髮把他扯起來，怎料「山中一郎」擺出這個陣勢，只是想誘敵進攻，江心波這樣做，正合他的心意，他的頭髮也是有感覺的，對方的手指只是抓到髮絲，他立刻知道，整個身體向對方標過去，左右手同時出擊，剛剛捉住對方的一雙手，跟着起脚，那一脚叫做仰臥穿心腿，如果他的一雙手不放鬆，江心波即時給

他踢到嘔血，那一場比武只是友誼競技，他當然不會這樣做，一脚踢上去，脚趾接觸江心波的胸部，他立刻鬆手，而且順勢向上一推，江心波整個人有如斷綫風箏似的飛出去，在一丈過外的地方跌下來。

他戰勝了江心波，鬆一口氣，江心波知道自己並非他的對手，心悦誠服說：「老師柔道發招十分精湛，佩服之至。」

山中一郎嘆息了一聲，說：「雖然我是八段的柔道高手，仍然鬥不過俄國的虎熊功，實在是一生的憾事，我已經是中年了，你如此年輕就打得這樣的出色，希望有一天你能夠跟莫斯科的虎熊高手打個平手。」

江心波頗爲驚異，說：「你認爲我窮一生的精力去練習摔角或柔道仍然鬥不過他們嗎？」

「可以這樣說，他們沒有學習角力或摔擊之前，先要捱打三年，渾身肌肉一條條突起，有如繩索，兼又堅實如鐵，同樣的武功精湛，你就鬥不過他們，想戰勝他們，除非懂得失傳已久的雷電手。」

「山中一郎」雖然是寥寥數語，已經使江心波的腦海中對雷電手有一個深刻的印象。但有機會接觸武林高手，他必然向對方打聽當代的拳師當中是否有人擅長這種拳技，相當可惜，被他們詢問的人，總是搖搖頭。

虎熊功的拳技究竟是怎樣的？江心波茫無所知，不過，山中一郎打贏他，輸給虎熊高手，虎熊高手鬥不過雷電手，可見雷電手的威力十分強大。

他很想學習這一派失傳的武功，打贏俄國拳師，替日本人爭一口氣。

江心波只有二十五歲，沒有結婚，甚至沒有女友，根本上他是個孤兒，親友全無，故此他沒有任何牽掛，只是有空就向銀城食店附近的武館走動，許多人覺得他簡直是走火入魔，他却毫不在乎。

他不單是沒有女友，男友也沒有。白天或晚上，他必須有一段時間工作，在銀城食店做「場面安排」，那個職位當然高過侍役，可是，責任也重大得多，碰上了醉貓賴着不走，他就要把這傢伙抓起來，放在肩膊，好像托起一袋東西似的扛着走出戶外，找個地方放下來，這個職位不容易做得好，往往開罪了食客，不過，他向對方說出了「山泉八館」道場的名字，那一場打架就打不起來，稍爲對武藝有些認識的人都知道，「山泉八館」是全國摔角冠軍，即使是黑底人馬也會讓步。

他能夠站得穩，跟他手上的功夫有關，他心知肚明，總有一天他會碰着眞眞正正的武林高手，他被對手打到一敗塗地，難道山中一郎談及的俄國人眞是那麽可怕嗎？他的心裏升起了一層霧。

他担心的戰鬥場面終於出現了，「八戶」那一座城緊貼着海洋，往往有些捕鯨船的漁夫三五成羣的進來喝酒，特別高大的「飛叉手」，負責把鋼叉飛入鯨魚身上，使牠在海中游泳到筋疲力竭，然後捉牠，叉尾有繩子，放盡了繩子就是大纜，只要鯨魚被鋼叉插中，一定逃不了，每一個飛叉手都是特別精壯的，六呎多高，雙臂如鐵，站起來就像是一座山，喝醉了就搖搖擺擺，不管是誰，必然讓步，日本、荷蘭、挪威都有捕鯨船，船上必有飛叉手，沒有一個國家的飛叉手能夠比得上俄國人，因此之故，銀城食店的高級職員看見俄國飛叉手進來喝酒，必然把他們帶到特別闊大的枱子那邊，另備一格，竭誠欵待，免得他們滋事，那一晚氣溫突降，銀城食店的醉貓特別多，不知如何，一個很普通的食客微醉，走路不小心，跌了一跤，整個人向俄國漁夫轟飲的一張枱子撞過去，有一個高大漢子抓住他拋向空中，在他沒有墮地的時候，雙手接住，後來野性發作，竟然把那個冒失鬼拋向另外一張枱子去，對方接過拋回來，有如打籃球，互相拋擲，哈哈大笑。

被拋擲的食客尖聲喊救，江心波覺得這件事情勢必鬧大，密切注意它。他不會親自出馬，因爲食店裏面有侍役，也有打手，當他發覺所有走出來勸告俄國人罷手的侍役以及打手都被撻個半死的時候，他就挺身而出，站在一個飛叉手面前，理直氣壯的說：「先生，請你把喝醉了的食客放下來，想拋一個人上天，拋我好了。」

綽號「鐵索」的飛叉手，果然依了他，把那個幾乎没法動彈的人球向一堆侍役那邊拋過去，大喝一聲：「接住！」然後向他打量一眼，說：「小兄弟，你練過虎熊功嗎？」

江心波微微一震，說：「我沒有練過這種武功，不過，稍爲聽見過，難道練習俄國虎熊功要被人拋來拋去嗎？」

「正是如此！」鐵索嘴上那麽說，他的一雙手已經發癢，不受節制，突然像蟹鉗似的向他攔腰合抱，江心波早有防備，退後一步，跟着發招，雙手抓住對方一條粗壯的大腿，想把他扳到，料不到鐵索站着紋風不動，江心波大吃一驚，立刻改變目標，雙手鬥他的左手，打算用鎖臂的招式屈曲對方的肘腕各處，鐵索勃然大怒，不再逗着他玩了，於是身形一閃，便即卸開對方的攻勢，順便一拳，凌空而下，打中了江心波的右肩，隨即抓住他向空中拋去。

這一拳剛剛打中江心波的肩上琵琶筋，他痛徹心肺，右臂沒法提起來，突然，他覺得整個軀體被人抓住拋起來，又再跌下，一拋一接，代替了醉貓，變成另外一個「人球」，雖然他忍受痛楚一聲不响，那是没用，許多次拋擲當中只要一次他的頭部首先跌在地上，便即腦爆身亡。

他的感覺逐漸模糊，眞的有一次他被人拋到空中，整體姿勢改變，脚向天，頭向地，倒撞下來，不過，他命不該絕，有一雙手接住他。

接他的一個人是晚晚必到吃吃喝喝的熟客，已經是六七十歲的老翁了，頭髮花白，鬍子也白，一向坐在牆邊的一張枱子獨酌，沒有人理會他，想不到他及時伸手出來，救了江心波一命。

江心波被他放下來，鐵索怒吼一聲，向白髮老翁衝過去，只見那個瘦如竹竿的老翁，把一枝好像晒衫竹那麽細小的手杖，看做武器，向鐵索的心窩戳去，鐵索大叫一聲暈倒，同來的俄國漁夫趕快走來扶起他，另有三四個人圍攻，老翁不慌不忙的用手杖作戰，彷彿蜻蜓點水，杖尾對準攻他的人膝蓋骨刺去，對方雖然人多勢衆

，眼見四個漁夫被刺倒地，抱着膝頭呻吟，懷疑老翁是妖道，不敢鬥下去，呼嘯一聲，保護傷者一窩蜂走開，沒有人付賬，還搗毀了一些枱椅和酒器。

老翁孤軍作戰，把十多個威風凜凜的俄國人殺退，如此英勇，曠世難逢，座上客齊聲喝采，銀城食店的侍役紛紛走過去，一睹風采，反而把江心波忘了，江心波忍痛掙扎站起來，說：「老伯，我的右肩很痛，你可否替我治療？」

老翁伸手摸摸他的後腦玉枕骨，微微一笑，說：「好的，我們走吧！」

店裏有人走出來，問他住在甚麽地方，他隨口說了一句：「天門洞」，便即急步離去。

他的右手仍然抓住手杖，只用左手，把江心波提起來，步履不亂，只是這種本領已經使江心波佩服不已，遠遠的離開銀城食店，他忽然停步，說：「江心波，這樣行走，走得太慢了，我先行醫你的肩膊，再把你帶到天門洞。」說完，他伸手向江心波的右肩，拍了一拍，眞是奇妙，江心波登時全無痛苦，能够自行走動，到了那時，他才知道鐵索不單是拳擊他的琵琶筋，那種震盪力還使他右邊的肩膊骨脫臼，痛上加痛，老翁運用內勁使他脫臼的肩膊恢復原狀，無怪他的痛楚化爲烏有。

他頻頻道謝，老翁說：「天門洞距離八戶城有幾十哩，如此行走，恐怕天亮也走不到那裏去，你還是雙手緊握我的手杖吧，它雖然細小，却是萬年籐，不會折斷的！」

江心波雙手握着手杖，只見老翁把它放在肩上，只用一隻手往下一沉，他就被老翁挑起來，老翁開始疾走，他覺得雙脚離地，老翁越走越快，他整體凌空，就像是騰雲駕霧似的馭風而行，驚喜交集，索性把雜念拋開，雙手緊握手杖，任由老翁把他帶到任何一個地方去。

江心波如在夢中，不知道走了多少時間，老翁的脚步慢下來，跟着以飛躍姿態從山脚走上去，連走帶跳的走了另外一程，然後停步，把江心波放下來。

江心波放眼一望，他們三人立脚的地方雖是一塊岩石，但已置身於谷頂，下面黑沉沉，身邊有一個岩洞，料想它是老翁棲身之處，略爲活動，鬆一鬆筋骨，他猝然跪下來，很虔誠的說：「師傅，請你接受弟子一拜！」

後枕骨有如方形酒壺

老翁傲然站着，讓他三跪九叩。

江心波好像進香客參神似的，拜了又拜，認爲够了，才站起來，老翁說：「江心波，你不知道我是誰，也不知道我是那一派的武功，胡亂拜師，豈非太過輕舉妄動？」

江心波說：「師傅，我雖然不知道你的大名，但却看得出你的功夫是雷電手，你必然是這一個門派的掌門人。」

老翁哈哈大笑，內勁極強，聲震山岳，說：「賢徒，你怎樣看得出我施展的拳技是雷電手？」

江心波把「山中一郎」說過的話講述，補充一句：「既然他打輸給虎熊派的高手，還說世界上只是雷電手然後有本領戰勝虎熊門的人，故此我知道你是用雷電手出擊的，這一派出手快如閃電，敵人根本無法接招，又準又快，名不虛傳，看來你是雷電手的掌門人了，是也不是呢？」

老翁很鄭重的說：「我叫做騰雲，人老了，眞正認識我的人，叫我做騰雲老叟，我很喜歡這稱呼，你這樣稱呼我好了，至於雷電手的掌門人，是你，不是我！」

江心波愕然，說：「我對雷電門的功夫一竅不通，入室弟子的資格也沒有，怎配做掌門呢？師傅，不要向我取笑了。」

老翁更加鄭重的說：「江心波，我並非向你取笑的，雷電手從第一代開始已經是父傳子子傳孫的了，只有江家的子孫才有資格做掌門人，我千方百計到處游蕩，就是想找你，你係第九代雷電門的掌門，因爲你的玉枕骨是方形的，十分突出，有如方形酒壺的角。」

江心波聽了，心上一震，衝口而出的問：「照這樣看，你一定認識我爸爸了，他是否戰死，由你把我送入孤兒院？」

老翁凄然說：「關於令尊的事，說來話長了，你好好的練武，到了最適當的時機，我才把他一生的事蹟對你說知，由你報仇雪恨，兼做雷電門的掌門人，重振聲威，現時你的功夫太過嫩，根本上沒有力量報仇，不必多問！」

江心波急於學習超卓武功，沒有再問，索性把一切雜念拋開，留在騰雲老叟的身邊，朝夕相隨，苦心練武。

有時老叟下山採購糧食和日用品，他仍然留在天門山的石洞裏面，一天天的過去，他逐漸瞭解雷電手的眞意，這一派盡可能的做得到一出即勝，不單是出手快如閃電，還要懂得人體的穴道，更加重要的還是指掌腕堅如鐵石，甚至脚趾也要堅硬無比。

兩年之後，騰雲老叟才放他下山，說：「看來你大概有資格做掌門人了，不過，世上的武林高手極多，切勿自大，關於令尊的事，我實在無可奉告，你自行查訪好了，皇天不負苦心人，總有一天你會打聽得到的，我們今天分手好了，我到甚麽地方去你不要管，石洞裏面還有多少糧食，吃完了你就要離開這個地方，希望我下次到來不會看見你。」想不到騰雲老叟如此決絕，江心波只好硬着心腸走開。

他沒有親友，就像是海上浮萍，飄到甚麽地方去都可以，他沒有固定的目標，迷迷惘惘的走，不自覺的沿着海岸走回「八戶」，那是兩年前他學習拳脚的地方，此外，他工作的「銀城食店」也在該處，他總是有些依戀，眞想不到，一別兩年，景象大變，他沒法找到銀城食店，甚至「小泉八館」也去得無影無踪。

他認爲自己沒有走錯路，街巷沒有甚麽改變，只是他想找的房屋失了踪，他不由自主的站着發呆，突然，有一個小童走近，說：「先生，你好像從遙遠的地方走來，是否想買狗？」

他笑了笑，說：「小朋友，你好像很懂事，看來你有十一二歲了，可否回答我幾個問題呢？」

「如果我懂得，我一定回答你，你叫我做小雁好了。」

「好，小雁，我並非想買狗，只是想找尋兩座房子，一座房子是兩年前的道場，叫做『小泉八館』，另外一座房子是食店，叫做『銀城』，爲甚麽我舊地重遊，它却去得無影無踪呢？」

小雁聽了，臉色一變，說：「我們到山上走走，好不好？那邊地勢較高，也許看得見你說的房屋。」

看來那個大孩子好像有些顧忌開口，江心坡會意，跟隨他由小路登山。

靠近黃昏，斜陽如血，小雁找到了一個特別僻靜的山崗，伸手向右邊指了指，說：「那個地方就是沙佛開的狗場，非常闊大，經常養活二三百頭大狗，你說的甚麽道場食店，都被他折掉，變成養狗的平房，如果你是小泉八館的人，千萬不要走近。」

一團怒火在心上湧起，江心波沉着氣說：「照情形看，小泉八館裏面的人一定給他趕盡殺絕了，沙佛這個名字我倒沒有聽見過，他是否武功蓋世呢？」

「不，小泉八館裏面的人，一夜之間，被俄國的漁夫殺個清光，帶刀闖入，火光四起，遍地是血，似乎沒有一個逃出來，俄國人走了，由沙佛接管那個地方，負責替俄國人養狗，他是否武功特別好呢？不得而知。」

江心波氣湧如山，抓住小雁向上一提，雙脚離地，說：「小雁，快點說，是否沙佛把俄國人帶來的？」

小雁顫聲說：「我不知道，我眞的不知道。」

江心波再問一句：「那晚一場大火，是否把銀城食店也燒到變成一堆炭？」

「是的，先生，請你原諒我，我並非替俄國人做事，請你把我放下來。」

聽了這句話，江心波忽然醒悟起來，這件事情跟小雁全無關係，把他放下，怎料雙手一鬆，小雁就一陣風似的溜走。

他們立脚之處，正是荒林的邊緣，林深草密，江心波發脚，追入林中，小童已不知去向，草長過膝，任何一堆野草都可以讓小雁躲着，別人看不出來，江心波搜索一會，不再找他了，踏着沉重的脚步走下山崗。

「沙佛狗場」有些燈光，偶然聽到狗吠聲，沒有弄清楚眼前的形勢之前，他不會貿然闖入狗場尋仇。

他有點餓，順着脚步走，打算找個地方歇脚，吃些東西，再行定奪。

他像一片葉子飄來飄去，突然發覺前面有一間食店，比較以前他工作的食店大得多，外邊燈火輝煌，在燈光照映之下，看見巨大的招牌：「金城」，陡覺心上一震。

金城跟銀城不是很接近嗎？那招牌金光閃閃，深深的吸引他，使他自遠而近。

他走了進去，揀一個座位落坐。

金城食店不單是食客如雲，川流不息，在它中央留空的一處，有一個正方形木台，高七八呎，顯然是作爲表演之用的，他猜不透那是怎樣子的表演，不理會它，吃吃喝喝，塡飽了肚子再算。

突然有一個嬌艷如花的少女走到臉前，點了點頭，說：「先生，你是否等候朋友？」

他搖了搖頭。

「我可以坐下來嗎？」

他點了點頭。

那個少女嫣然一笑，說：「先生，你不認識我，我却認識你，我是小雁的姐姐，叫做新墉花間月。」

他向她打量了一眼，問：「花間月小姐，你究竟是今天才認識我呢？抑或兩年前你已經認識我？」

「兩年前我已經認識你，不過，沒有甚麽交情，那時你喚做江心波。」

他吃了一驚，說：「花間月小姐，你千萬不要說出我的眞姓名。」

「你怕俄國的飛叉手嗎？」

「當然不怕，不過，我報仇之前先要弄清楚誰是我的仇人，故此我不想胡亂打鬥，你懂得很多，可否告訴我當年那一個人縱火屠殺嗎？」

她想說，却又不敢開口。

「是鐵索嗎？」

「不，他沒有那麽兇。」

「究竟是誰呢？」

「這個人叫做黑霸王卡薩巴多夫，住在海邊的漁船上面，如果你能够跟鐵索打個平手，他會帶你到那邊去。」

「鐵索大概是座鎭金城食店的人了，他有沒有開設武館授徒呢？」

「沒有。」

「我怎樣做才可以把他引出來？」江心波說時，臉色一沉。

「你想引他出來，說易不易，說難不難，這座木台是表演艷舞以及表演武功的地方，一共有十八個飛叉手，輪流表演拗鐵斬石之類的絕技，有時雙人搏鬥，有一個懸賞，不管是誰，都可以報名跟他們當中任何一個交手，輸了也可以飽餐一頓，只要他能够支持五分鐘沒有倒下來，就可以得到十兩銀子的賞賜，還有資格問鼎十兩黃金，那一場搏鬥當然是升一級了，對手是鐵索，這是你跟鐵索交手的捷徑，似乎很易，却又很難。」

「一點也不難，你替我報名好了，別說江心波，說是天涯浪子。還有一點，今晚既然有人請客，我就借花敬佛，請你大吃一餐。」他很有把握的說。

戰勝屠夫再向台主挑戰

金城食店當中屹立的木台，很有氣勢，聽到有人報名挑戰，雙方還沒有打起來，木台附近已經密層層的站滿了人。

台主就是鐵索，他當衆宣佈這一場搏鬥先由他的門人交手，還說清楚挑戰的人並非拳師，沒有門派，叫做「天涯浪子」，凡是浪子型的陌生人，有胆向台主挑戰，必然是身懷絕技，大部份食客想一矚丰采，爭先恐後的擠向木台。

江心波出場了，看來平平無奇，兼且年齡太輕，似乎不是甚麽高手，觀衆有點失望，竊竊私語，有些人認爲他可能身上沒有銀兩，吃飽了無法脫身，只好捱打。

江心波絕不向人叢那邊投下一眼，他偶然向台下望了望，總是把目光投在花間月的身上，相當奇怪，他發覺花間月沒有半點慌張，似乎她對他這一場龍虎鬥很有信心。

對手是個彪形大漢，一條條肌肉從赤裸的上半身露出，有人介紹，說是「屠夫」，兩人分東西位站定，一經吹笛，便即交手。

屠夫搶攻，江心波知道正面作戰太過吃虧，只是逗引他出擊，身形一閃，立刻轉到他的背後，他給對方弄到團團轉，有如走馬燈，觀衆齊聲喝采。

十多個飛叉手站在台下第一排圍觀，替屠夫不值，鐵索冷眼旁觀，一聲不响。

屠夫打了三十多拳，有幾拳還是用手踭向背後撞擊再又變成穿插的，他以爲對方沒法躲閃，太過樂觀了，他渾身是汗，越是焦躁，越加無法取勝。

五分鐘的時間並非太長，江心波沒有出擊一拳，已經捱過，公證人宣佈他符合條件，可得十兩銀子，同時任由他飽餐一頓。

這一場比武是很公正的，屠夫不服氣，向公證人提出一個請求，希望對方眞眞正正的跟他交手，一定要出手打他，他才可以在對方發招之際出擊，倘若對方能夠打贏他，他願意拿出五兩金子爲酬，希望黃澄澄的金子打動這個浪子的心！

江心波明白他的意思，點了點頭，還對公證人說知，如果他輸了，戰死在木台上面，剛才他賺來的十兩銀子正好買一副棺材，連屍帶木一起焚掉，他沒有親友，死了也沒有人追究！

鐵索哈哈大笑，衝口而出的說：「朋友，你眞是爽快！」

第二次交手並非競技，而是生死鬥，屠夫爲了本身的名譽而戰，不敢怠慢，他並非落場搶攻，只是向對方逐步逼近，打算逼住對方難以躲閃，退到木台的一個角落，然後眞眞正正的發招。

這一層道理叫做「逼字訣」，乃是摔角招式當中的一種，江心波怎會不明白，他不慌不忙的逐步退後，可是，對方還沒有存心出擊的一瞬，他先行發招，雙手齊出，分別封住對方的左右兩手，同時一個膝撞，向對方的胸部撞擊，只是一招，屠夫就眼睛翻白，頹然倒下來。

顯然是他獲勝了，台下歡聲雷動，只有一個人沒有做聲，但却把讚美的目光投向他的身上。

她就是花間子。

鐵索走近，扶起了屠夫，伸手在屠夫的肩膊使勁一拍，屠夫的眼睛不再翻白了，呆呆的站着，看來他已脫離危險時期。

鐵索叫兩個飛叉手走上木台，把屠夫抬下去，向江心波細心打量了一眼，說：「我好像在甚麽地方看見過你。」

江心波很冷靜的說：「台主，我也有這種感覺，我們好像交過手，那時我絕對不是你的對手，現時不同了，我有機會跟你一決雌雄，高手過招，非生即死，我可能交手第一招就死在你的腳下，在我未死之前，渴望你回答一個問題，兩年前縱火屠殺，小泉八館的人是誰？」

「是黑霸王！」

「爲甚麽他要這樣做？」

「他想名揚天下，坦白說，我也不是他的對手，故此我不敢惹他。」

「你沒有跟他交過手，怎樣知道你鬥不過他！」

「因爲我的兩個師兄，金索和銀索，先後跟他決鬥身亡，故此我認爲虎熊派拳師中已經沒有人鬥得過他。」

「難道日本拳師也沒人鬥得過他？」

「可以這樣說，柔道高手山中一郎當晚燒死了，不必說，全日本獲得最高榮譽的摔角之王小泉也死在他的手上，十條肋骨同時折開慘死，空手道冠軍長門勇，跟他在衆目睽睽之下展開生死鬥，只有機會劈他一掌，就給他打到嘔血，倒地喪生，此後再也沒有人斗胆向他挑戰。」

「多謝你提供的資料，我盼望我們能夠打個平手，再由你引導，今晚就向他挑戰。」

「好的，你很有志氣，我們就打個平手吧！」

鐵索說時，微微一笑。

江心波以天涯浪子的身份向台主挑戰，居然闖過兩關，那是第三關，如果他打贏台主，就可以獲得十兩黃澄澄的金子，反之，他輸了就性命難保，憑着當前形勢忖測，他實在是凶多吉少，圍觀的日本人都替他揑一把汗。

十兩金子放在銀盆上面，燦然生輝，金子旁邊另有五兩金子以及十兩銀子全是他的戰利品，他憑什麽本領跟台主鐵索過招呢？這個疑問，挑起了觀衆莫大的興趣，有些人趁勢打賭，誰勝誰負，盤口是二比一，多數人認爲台主獲勝，也有人一口咬定那浪子必然拆骨，慘死在木台之上。

公證人一聲吹笛，台上兩個武林高手開始交手了，這一次搏鬥比較悅目，眞眞正正的高手，有幾次纏在一起，自動分開，最後，江心波展開決定勝負的一招，飛躍而起，整個的身體離開木台，飛到對方的頭部之外，然後用脚去踢對方的胸膛。

鐵索一直是站着交手的，雙脚沒有片刻離開木台，可是，對方飛躍出掌，他突然整個飛起來，雙手齊出，捉住對方的一雙脚，然後降落。

在空中無法發力，他想把對方拋擲仍要一雙脚站在木台之上，看來他只要雙脚接觸木台，立刻發力，把對方拋到半天高，然後跌下來，摔個半死，殊不料他的一雙脚，剛剛站穩，對方已經伸手抓住他的頭，同時兩隻脚分別踏在他的膝頭上面。

他再也沒法把這個蠻橫的敵人拋開，不過，他的一雙手緊緊的揑在對方腿彎，只要他使勁一握，十指如鐵，敵人的脚筋就此折斷，永遠殘廢，可是，他沒有下毒手。

江心波的一雙手捧着他的頭顱，假如他用力一壓，他不死也受重傷，兩個人的處境都是極端危險的，公證人趕快吹笛，表示這一場決鬥歸和，應該分手。

兩人聽到笛聲，不約而同的分開，鐵索向他望了一眼，說：「今晚我們打和，明天再戰，我想邀請你喝杯酒談談，十五兩金子和十兩銀子，都是你的，收了它再說。」

江心波伸手向花間月打個招呼，她走過去，江心波對她說：「今晚我要跟黑霸王交手，死定了，這些金子銀子全部送給你，我只要一副薄薄的棺木承住屍體火化，就行了！」

說完，她沒有再向她多看一眼，伴着

鐵索走入內進。

空中發招惡狗倒臥血階

兩個武林高手在台上決鬥的時候，雙方都有機會搶先下毒手，爭取勝利，但是，他們二人都沒有這樣做，顯然各有各的打算。

江心波在密室坐下喝酒，說：「台主說過打和，果然和，多謝手下留情！」

鐵索哈哈大笑，說：「你手下留情才是眞的，不管怎樣，你如果有勇氣喝了酒就向黑霸王挑戰，我必然盡力協助，你要不要休息一會再去？」

「不必休息了，喝到半醉，打得更爲出色。」江心波很冷靜的說。

喝酒的時候，鐵索說：「浪子，你有沒有聽見過沙佛這個的名字呢？」

「聽見過，他是狗場的場主。」

「眞正的場主係黑霸王，任何人想找黑霸王，先要找他，我也不會例外，我們喝過酒找他好不好？」

「好！」

此後他們沒有再談了，喝了幾杯，鐵索就帶他到狗場去。

原有的「小泉八館」改稱「八戶狗場」，江心波只是看見這個招牌，已經怒火攻心。

鐵索在門外大聲說：「買狗的人來了，場主沙佛，請你開門！」

沙佛叫人開門，兩人入內，沙佛笑臉相迎，說：「鐵索先生，原來是你，歡迎之至，這位是……」

鐵索替他介紹給江心波認識，說到江心波那邊，仍是稱做「天涯浪子」。

沙佛說：「兩位深夜駕臨，一定有重要的事，並非買狗，究竟爲些甚麽，敬祈賜告。」

鐵索說：「場主，你一方面要討好我虎熊派的人，另一方面，還要討好黑霸王，夾在當中是很難受的，我今晚拜訪就是想解開這一個結，我派浪子向黑霸王挑戰，他死了，狗場是你的，你不必理會他那邊人，反之浪子死了，我們虎熊派的人全部撤退，八戶的漁夫以及食店全部由你控制，在你這方面說，有百利而無一害，你是否願意合作？」

沙佛呆了半晌，說：「論理我是應該協助的，不過，黑霸王勇武異常，金索銀索這兩位高手以及小泉長門勇都死他的手上，天涯浪子憑甚麽跟他交手呢？」

鐵索說：「你可以試試他的本領。」

「那麽，恕我唐突了，希望你把兩隻大狗狼殺掉。」只是那麽一句，他拍了拍掌，立刻有兩隻碩大無朋的狼狗搶攻。

黑影一幌，兩隻狗已經竄到大堂，分左右兩邊飛撲過去，極爲敏捷，想不到江心波大喝一聲，飛躍而起，整個身體留在空中，翻了一個筋斗，才跌下來，頭向地，脚朝天，兩隻手掌向狼狗頭上拍了拍，他雙脚落地的一瞬，狼狗已經倒在血泊裏面打滾，身手靈活如此，沙佛臉露微笑，說道：「浪子先生，你有資格跟黑霸王一戰，只就可惜你們並非在擂台交手。」

鐵索哼了一聲，說：「在沙灘交手以及在擂台交手有甚麽分別呢？」

「大有分別，如果兩人在擂台交手，雙方只穿短褲，浪子先生憑着超卓的輕功以及沉重的掌勁，的確是有力取勝的，不過，夜幕低沉，在沙灘上交手黑霸王担心別人暗算，躲在暗處放箭，必穿盔甲，手握寶刀，恍如一個鐵人，浪子先生連盔甲也沒有怎能相鬥呢？我始終有些担心。」

聽了這句話，鐵索點了點頭，說：「浪子，你不能够赤手空掌跟他搏殺的，你沒有盔甲，也沒有寶刀，怎能抵擋呢？」

江心波說：「我並非沒有武器，請兩位留步，我到山上把自己用慣了的武器拿出來，相信它絕對不會打不過寶刀。」

鐵索說：「好極了，我跟場主沙佛留在這裏喝酒，你快些去，快些回來。」

江心波飄然而去，只是喝了兩杯他已經像燕子似的飛過大堂，手上多了一條細長的手杖。

鐵索看了一眼，立刻記得起來，喊了一聲：「騰雲老叟的萬年籐手杖落在你的手上，你必然是他的首徒，失敬之至。」

江心波說：「鐵索先生，你對他懂得比我更多，我倒想聽聽師傅的身世，你可以賜告嗎？」

鐵索說：「兩年之前，我在八戶的銀城食店喝醉了大鬧一頓之後，逢人便打，似乎你也被我拋到空中跌個半死，幸虧一個老翁相救，當晚我被他用手杖向心窩截了一下，立刻暈倒，很不服氣，事後多方面調查才知道他是雷電派的高手，因他替大春王岳龍出擊，放走了一帮人，被岳龍到處追殺，然後從九州逃到八戶，你入山苦練，得到名師指點，居然在短短的兩年，有這樣高的成就，佩服之至！外邊的武林高手都認爲整個日本各大門派去挑戰的人都死在黑霸王的手上，只就剩下雷電派的高手，沒有跟他過招，希望你能够把他殺掉！萬年籐又滑又韌，寶刀也沒法斬斷它，用它做武器，再好也沒有了，不過，盔甲呢？」

江心波說：「正是因爲我沒有盔甲才有把握戰勝他！事不宜遲，敬請場主沙佛先生引路。」

沙佛看見兩人一團興緻，他也振奮了許多。

三個人默默的向前走，離開狗場只是兩里，就看見海和沙灘，遠遠近近都是石，十分荒涼。

沙佛站定脚步，說：「兩位走慢一點，我先去通報，很快黑霸王就會走到沙灘，你們圍攻抑或一個人出擊，任由你們決定，這種搏鬥不妨想盡辦法求勝，怎樣陰險毒辣的招式都可以施展出來，不必找公證人。」

鐵索傲然說：「沙佛，你怕事，走開好了，我是公證人，由浪子一人交手。」

江心波險勝黑霸王

晚濤初漲，一陣陣濤聲打在沙岸的岩石，恍如戰鼓齊鳴，不必交鋒，岸上已經籠罩着一團殺氣。

鐵索跟江心波緩步而行，站在特別空曠的海岸上面，等候厮殺，過了一會，有人大聲叫喊，走到眼前來，只見黑色一團，果然不出所料，此人正是黑霸王。

黑霸王說：「你們是誰？想跟我決鬥，必須有些名氣。」

鐵索迎上去，說：「我是座鎮金城食店的虎熊派鐵索，另外一個是天涯浪子，他認爲不穿盔甲也可以殺你。」

黑霸王哈哈大笑，說：「不穿盔甲，手上也沒有刀，只有一枝竹竿，居然妄想打贏我，簡直是做夢！鐵索，你聽着，金索銀索都死在我的刀下，你顯然不是我的對手，快些滾開，至於天涯浪子，看來是個日本人，他代表甚麼門派出戰的？我刀下不斬無名小卒。」

鐵索說：「他代表雷電派。」

「是的，所有日本各大門派的高手，我都趕盡殺絕，只是沒有跟雷電派的人交過手，大家玩玩也是好的，不過，你完全沒有戰鬥力，怎能跟我決鬥？」

江心波說：「黑霸王，你太過自大了，我並非沒有戰鬥力，還很有把握殺你！先說盔甲，我的輕功卓越，沒有盔甲，靈活得多，反而佔了上風，再說武器，我的手杖並非竹竿，而是萬年籐，寶刀也斬不斷，我能夠在你收刀的一瞬像飛鳥般飛過去，把手杖的尖端向你頭盔的眼罩鐵條與鐵條之間刺過去，把你的眼睛刺盲，你就倒下來，你該看清楚點，這一條手杖的尖端又細又長，專門爲了攻破盔甲護眼的部位而設的，如果你不怕的話，立刻可以交鋒。」

黑霸王怒火如焚，大喝一聲，如飛殺上，一口氣施展十多種刀法，橫劈斜劈上斬下割，全部刀法出齊，只見一團刀光捲住江心波，鐵索看了也覺心寒，奇怪得很，江心波只是頻頻躲閃，沒有反擊，黑霸王始終無法傷害他，累到氣喘如牛，突然收刀，站着休息。

江心波沒有走近，說：「黑霸王，十分明顯，如果你沒法殺我，相反過來，我就一定可以殺你，你休息夠了，我才動手，只是飛燕穿簾加上天門一箭這一招，你就變成瞎子，不過，我先行戳破你一隻眼睛，如果你立刻卸甲跪下來，我仍可饒你一死！」

黑霸王忍不住飛奔過來，雙手握刀，展開更凌厲的刀法，可惜他穿了八十磅重的盔甲，轉動不夠靈活，任由他怎樣急攻，仍是白費氣力。

他逐漸覺得形勢不妙，抓住寶刀，說：「浪子，你的確有些本領，輪到你攻我了，我手上有刀，眞是沒法估計你怎樣能夠用手杖插盲我的眼睛。」

「好，你小心應戰！」江心波果然出擊，不過，他只用右手握杖撲攻，左手却是握拳的，直到他連續出擊了三次，然後把左手的拳鬆開，手心有一撮沙，向對方的眼睛拋出，跟着再度狂攻。

黑霸王驟然覺得眼睛一痛，不由自主的閉合，暗呼不妙，連忙把護眼的鐵片拉下來，那柄寶刀盡快揮舞，掩護自己，急退十多步，然後死裏逃生。

儘管如此，他仍是屈居下風，沙灘上面有的是沙，對方可以連續抓一把沙拋向他的頭，如果他沒有把鋼片扯下來，無法保護一雙眼，反之，他的視綫被鋼片擋住，甚麼都看不出來，那是很危險的，故此他十分憤恨的喝了一聲，說道：「好小子，詭計多端，我不想跟你搏殺了，明天再見！」

說完，他握刀在手，大踏步向漁船那邊走過去。

他穿了八十磅的鋼盔甲，還把鋼片拉下來，有眼等於沒有眼，走得慢了許多，江心波偷偷的走到鐵索身邊，說清楚剛才發生的遭遇，補加一句：「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們兩人合作，包管殺掉那個魔頭。」

跟着把他想好了的妙計說出來，鐵索喜出望外，趕快施展輕功，走向黑霸王必須向前走的一截路，而且搬了一塊重達百磅的石頭，待機出擊。

江心波一直緊隨在黑霸王的背後，不時用手杖敲打他的肩背，使他轉身揮刀亂劈。

黑霸王始終不敢把罩眼的鋼片拉高，走了一些路，他聽到背後有人講話，忍不住轉身再度砍劈，不提防鐵索捧起那塊石頭直衝過去，撞擊他的身體，他倒在地上，逼不得已，扯開了護眼的鋼片。

沙粒有如蛇虫般撒向他的顏臉，他逼於再度用鋼片遮眼，石頭突然撞擊，他再倒下。

他受了輕傷，仍然有力揮刀作戰，但却迷失了方向，他急急忙忙的逃走，可惜走向波濤洶濤的一邊，他驟然發覺不對勁，想站起來，已經遲了，萬年籐手杖纏住他的寶刀，鐵索頻頻用石頭撞擊，終於站不穩，一個大浪捲過來，很快把他捲走，去得無影無踪。

鋼盔甲太過沉重了，沉入水中就會越墜越深，他沒法浮起來，遲早葬身在波浪深處，鐵索及時在他溺斃之前奪取了寶刀，縱聲狂笑。

在歸途中，鐵索問江心波道：「我跟沙佛沒有好感，也沒有仇，浪子，你要不要殺他？」

江心波說：「我不想跟他再晤，現時我急於找一個人，渡過了這一晚，我要離開八戶。」

「你想找誰？」

「找大春王岳龍。」

「浪子，你是否聽見我講述關於騰雲老叟的身世就急於找他？」

「是的，確是如此。」

「你貿然走到九州的千峯山陰寒大殿求見，大春王未必肯見你，反過來說，如果你得到花間月引見，他就很高興跟你見面，一切坦然相告。」

「花間月是大春王的探子？」江心波大感詫異。

「不，她並非探子，只是替大春王招聘武林高手，凡是有人跟我打過沒有死的人，她都想要，既然她是你的心上人，再好也沒有了，我把黑霸王手上奪取的寶刀送給你，你見了大春王的面，立刻跪下獻刀，大春王一定很喜歡你的，必然加以重用。還有一點，她並非大春王的妃嬪，你儘可以永遠佔有她，最後，我提醒你一句，這種女人就像是一條蛇，她不會咬人的，如果她咬你，只要是咬了一口，你就完了。」

「鐵索，多謝你指點迷津。」江心波由衷的說。

勇闖魔谷血戰鳥飛絕

鐵索所講的話，確是事實，花間月帶他到陰寒大殿拜見大春王岳龍，他跪下獻刀，大春王很高興，說：「江心波，雖然我沒有看見過你的本領，手裏握着這一把寶刀的人，也會死在你的手上，你必然是很出色的武林高手，今後你是陰寒大殿的人了，金銀珠寶，醇酒美人，應有盡有，你想要些甚麼？」

江心波鄭重說：「我想要花間月。」

「她不是你的人嗎？」

「她雖然是我的人，却非整個屬於我，我要娶她做妻子，今後任何人不能够碰她，王爺也不要碰她。」

大春王哈哈大笑，說：「我根本沒有碰過她！」

大春王十分豪氣，大排筵席，設宴欵待江心波，還替他倆證婚，十分重視他。

陰寒大殿的武士有六十多人，全是武林高手，他們知道江心波殺了黑霸王，看見寒氣逼人的寶刀，望而生畏，反映出他不是好惹的傢伙，況且無寃無仇，沒有人向他挑戰，因此他能够安享清福，夜間還有佳人伴寢，連帶艷福也享到了，不知不覺，渡過了半年。

有一晚，大春王單獨召江心波見，說：「江心波，有些武士太過閒就覺得悶，不單是想找高手過招，對手越高，他越加高興，不知道你是否這種人？」

江心波跪下禀告：「啓奏王爺，小的正是這種武士。」

「起來，坐下來跟我喝酒，我有話對你說。」

江心波坐下喝酒。

大春王想了想，說：「日本有許多王爺，俱是世襲的，單是我這個王爺例外。我只是自己封自己，甚至皇帝也是對我無可奈何，別的王爺更加不必說了，他們都怕我，只有一個王爺例外。他是誰呢？我不想告訴你，那是無關重要的，你不必問。那個王爺恃勢橫行，最有份量的一個武士叫做鳥飛絕，擅長鐵傘車輪刀，沒有一個人向他挑戰仍然活下去的，他是九州一流絕頂的高手，如果陰寒大殿有人把他殺掉，那個王爺就要向我拱手稱臣，聽說你的輕功很好，而且是雷電門的高手，你願不願意代表我向他挑戰呢？」

江心波笑容滿臉，說：「我早就想過，必須殺死一些以爲是殺不死的一流高手，然後揚名於世，今天我有機會一顯身手了，多麼的高興呢！啓奏王爺，我極願意奉命出擊。」

大春王沉思了一會，說：「你很有志氣，可喜可賀，儘管你的武功蓋世，仍要知道敵人的本領，然後出擊。稱做鳥飛絕的武士，住在雪山第一峯，他有一把鐵傘，旋轉如飛的時候，可以從高處飛下來，就用鐵傘出擊，此外，他有兩把不長不短的刀，配合步法，雙刀齊出，有如車輪，你打算用甚麼武器出擊？」

「當年我用萬年籐手杖戰勝黑霸王，這一場決鬪，我也打算用它出擊，我是必操勝券的，希望我割了他的首級回來，獻上王爺，王爺有些賞賜。」

「當然，當然，到時你必有重賞！」大春王似乎對他的武功深信不疑。

在九州雄關鎮的一邊，有一列高山，一重又一重的伸展到高處，那是較爲寒涼的一處，只是半山，已經積雪盈尺，再往上走，全是雪山，却又不是白雪罩住岩石，有些地方雪多石少，另外一些地方只有少量積雪，不過，露出來的岩石全是懸崖，比較積雪之處更加難走，當地人士把第三重雪山開始，稱做覓谷，人跡罕至，靠近歲晚，更加沒有人在險峻無比的山徑之上，只有一個人孤單單的走動，他就是江心波。

攀登第三座的雪山，再往上走，便是「絕世碑」，乃是著名的古蹟，傳說有一個高僧在此歸隱。

絕世碑前面是一塊空地，有石也有雪，王爺對江心波說知，他已經下了戰書，只要他在絕世碑前面靜坐，「鳥飛絕」自然走出來。江心波依照王爺的說話去做，靠近黃昏才走到那個地方，從行囊拿出酒肉，自管自的吃吃喝喝，夜色漸深，他仍然靜坐，直到晨曦耀眼，才着見雪地的另外一邊也有人靜坐，頗覺驚奇，站起來冒着雪花片片，走過去打個招呼，說：「你大概是鳥飛絕了，是也不是呢？」

「不，我只是鳥飛絕的門人，師傅在第一峯恭候，你想要跟他決鬪，還要走上去。」

「好，你引路好了。」江心波漫不經心的說。

到了第一峯，一個門人說：「師傅快要走出來了，你在這裏等候他好不好？」

「好的，我帶了糧食在身，你不必招待我，勞煩你替我通報一聲。」十多歲的青年轉身走開，只有江心波，單獨留在雪岩之上。

很久，雪花越來越密。

他半點不敢鬆懈，雖然靜坐，却是全神貫注傾聽的，突然，飛雪之聲夾着一種凌亂的金屬振動聲，敵人已經殺到。

他沒有看見鳥飛絕這個人，所看見的只是一團黑影，他的坐姿有了改變，飛躍到空中，落地的時候，已經握着手杖。

鳥飛絕偷襲失手，索性把鐵傘旋轉，有如車輪，等於幾十把刀向他襲擊，江心波絕無所懼，不斷的縱跳，對方所握的是鐵傘，太過沉重了，自動放棄它，改用雙刀出擊。

那種刀又短又闊，正是中國武林中的闊邊刀，雙刀齊出，步闊如輪，實在不易應付，再又加上了在雪地與岩石之上交鋒，對方佔了地形之利，贏面更大，可惜他碰上了萬年籐，反而屈居下風，原因是江心波握住手杖使勁一震，憑空抖出了斗大的圈子，擋住每一把刀，本來是打個平手的，由於雙刀比較一條手杖沉重得多，越是拖延時間，他越加吃虧。

江心波始終沒有發招，已經令到對方心慌意亂，突然飛出兩把刀子來，乘機檢回鐵傘，疾走到岩石邊緣，向下面的雪山飛躍。

他習慣了這一招，鐵傘轉動得快，馭風而行，能够支持他，使他飛下去，可是，江心波避過雙刀，走得比他更快，而且倒轉飛躍，頭向地，脚朝天，身體仍在空

中，只是把手杖插入鐵傘的鐵格之下，這樣做使對方增加一倍的重壓，還令到鐵傘無法轉動，慘叫一聲，跌在石角，又再跌下幾丈深的雪地，奄奄一息。

江心波借力向下飛躍，反而沒有受傷，他緩步走近，拔出腰間的佩刀，還打開行囊。

鳥飛絕忽然開口：「我能夠死在你的刀下，十分高興，不過，王爺能夠殺我，立即可以殺你，世界上只有我一個人知道如何可以把他殺掉，你聽聽也好，說不定有一天你用得着這一招。」

江心波吃了一驚，沉住氣說：「原來你是知道這種秘密才被王爺追殺的，大概你以前也是陰寒大殿一級的殺手。」

「是的，你聽準了，任何一個自稱是王爺對你講話的人，都是他的替身，經過整容，一模一樣，眞的王爺永不露臉，躲在陰寒大殿的地下迷宮，你走到殿內左邊第三個神像旁邊，用力壓它的肩膊，便有方形的洞穴露出，你走進去，自然着見他和妖姬尋歡作樂，把那些人統統殺掉，放一把火燒個清光，搜掠迷宮之內所有金銀珠寶，遠走高飛，你就可以一輩子舒舒服服的過活，言盡於此了，割頭吧！」

江心波把心一橫，眞的割了他的首級，用革囊收藏緊密，外邊一點着不出來，盡快回到九州千峯山，向王爺禀告，獻上人頭。

王爺喜形於色，問：「江心波，你說過希望得到我的賞賜，你想要些甚麽？」

「我不要金銀珠寶，只是想知道我親生的父親是誰？他現時是否活在世上？」

「好，明天你再到大殿來，我必然很詳細的告訴你，你太過辛苦了，回到賓館休息吧。」

那時花間月只是住在賓館，兩人相見，如慶更生，樂不可支。

大春王不能夠當面回答他提出來的問題，顯然眞是假王爺了，這種景象證實了殺手鳥飛絕所說的話，江心波加倍提高警惕。

翌日他叩見大春王，王爺賜他平身，說：「你的父親是雷電手第八代的掌門人，叫做騰雲老叟。」

他心上一震，說：「此人現時死了抑或活着？」

「死活不知，以前他也是陰寒大殿一級殺手，有一次他奉命出擊，事成之後，不告而別，此後王府裏面上上下下的人，沒有一個再看見過他。」

江心波沉住氣說：「王爺，可否賜給我一年的期限，讓我帶了花間月走遍國內各處，查訪他的下落了。」

「你有此孝心，實在難得，我不單是允准你的請求，還賜給你黃金百両，記得這一點，一年之後，你必須同來見我，我不想再見騰雲老叟了，請你帶個口訊，叫他不必遠遠的避開我，我決不會派人追殺他。」

江心波跪下，叩頭謝恩，三日後，他就跟花間月遠赴八戸，再到「青森」天門山石洞，尋找闊別多時的父親。

他不單是帶了酒肉以及禦寒衣物，還帶了一個喜訊，對騰雲老叟說明他是長子，並非孤兒，還對父親說知，他已結了婚，妻子花間月，帶了五十両金子前來孝敬她家翁，此外，她還有了孕，如果那個胎兒係男嬰，就可以繼承江家的血脈，還是第十代雷電手的掌門。

一連串的喜訊使騰雲老叟樂得眉花眼笑，說：「有了兒媳，我多麽欣慰呢？當日我只是因爲一念之善，放走了丁氏一家十八口，觸犯了大春王岳龍，被他不斷的派人追殺，我才把雷電手第八代掌門人江中舟的名字毀掉，改稱騰雲孤客，遠走天涯，還把年僅三歲的男童送到八戸孤兒院寄養，想不到今生今世，仍有晤聚之期，你的媽媽梅仙如果泉下有知，她也會樂極忘形。」

江心波問：「媽媽梅仙子是怎樣死的呢？」

「她只是病逝。但却間接受害於大春王岳龍，因爲他天天派人向她追查我的下落，弄到她鬱鬱而終，此仇非報不可！」

「是否大春王身懷絕技，無人能夠殺死他呢？」

聽了這一句，騰雲老叟看見花間月在旁，只是含糊地點了點頭，可是，當晚僅得他跟江心波兩父子在座，他就把誅殺大春王最惡毒的一招說出來，還叫江心波緊記在心。

他對花間月始終有些疑處，多次趁着她不在身邊，向江心波追問，江心波盡力把眞相隱藏，只是說她係八戸的村女，不懂武功。

騰雲老叟所担心的恐怖遭遇終於爆發了，有一晚，他在夜半覺醒，有一連串呻吟，花間月走到床口，他沉住氣說：「江心波是否酣睡？」

「是的，他已經熟睡，絕對不會聽到我們的說話。」

「那就好了，花間月，你扶我到石洞外，我有話對你說。」

他的武功這樣好，居然需要別人扶持，顯然有些不尋常的災禍發生在他身上。

花間月很小心的扶他到外邊。

洞外有些岩石比較平坦，彷彿石台，騰雲老叟坐下，還叫她坐下來緩緩的說：「我大概不久於人世，有生必有死，我不會悲痛，所有雷電派練功的秘笈都藏在石床之下，將來你可以把它敎給兒子，如果第一胎是個女兒，一直要生到看見兒子爲止，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你的孫子後枕肯定是方形的，命中註定繼承雷電手的武功，是第十代掌門人，不過，江心波跟你好好的活着，你何必想得那麽遠呢？」

「不，我死定了，相信阿波也活得不久，你眞是忍心。」

「老爺，你說的是夢話嗎？」她陡震心上一震。

「我並非說夢話，今晚三個人一起喝酒，夜半我的心臟虛弱到極點，寸步難移，武功盡失，料想阿波也是逃不了的，你却走動如常，顯然你喝酒之前已經吃了解藥，別瞞我，你是大春王派出來追殺我的超級殺手！」

她沉住氣說：「不錯，我確是大春王的殺手，不過，我今晚下毒手，却不是因爲大春王的差遣，花家十多個兄弟，死於血手丁家的斷腸指之下，你放走了丁少村

一家，等於帮助他行兇，花家死剩我和小雁，我當然要替一家人報仇，死的只是你，跟江心波無關，我把你推下懸崖埋葬之後，冒名寫了一封決絕書，當作你雲遊四海，永不相見，阿波一定相信，他仍是跟我千恩萬愛的，我不會殺他，此後我比羔羊更加馴服，一生照料他。」

「這也好，快些動手吧。」騰雲老叟連聲慘笑。

他不會笑得很長久的，轉瞬之間，他就從百丈懸崖飛下深淵，變了厲鬼。

一聲巨响同歸於盡

這一宗慘劇雖然發生在石洞之內，因爲花間月很會做作，把丈夫瞞得緊緊，江心波絕無所疑，只是慨嘆父親的行爲怪異，出世的思想太過深。

重返九州千峯山，在陰寒大殿謁見大春王岳龍，他把此行經過叩禀，大春王嘆息了一聲，說：「令尊生下來就是一派方外人的氣質，尋仙證道，乃係他一生的抱負，無人可以挽留他，你今後長居賓館好了，將來有緣，父子仍可再見，不必太過傷心。」

江心波無法可想，只好照常過活。

他經過這一次巨變，心灰意冷，本來他的酒量很好，喝得更多，不容易喝醉的人，偏要喝醉，當然是更加痛苦了，一住三月，有一晚，他實在醉得太過厲害，凌晨三時，他在外邊喝醉了歪歪斜斜的順着脚步走，走到陰寒大殿戸外，不知如何，想起鳥飛絕死前所講的話，突然勇氣勃發，弄開了機關，從半掩門闖入大殿，又再踏脚到木製神像那邊去。

找到了左邊第三個神像，他伸手按在神像肩背，用勁往下一沉，突然聽到一陣微細音响，定眼看時，神像之前的祭台竟然自動移開，露出五呎長的地穴，隱約着見下邊有些燈光。

他沉住氣走入地穴。

他只知道走向燈光吐出之處，後來，脚步加緊了些，燈光也明亮起來，他忽然看見燈光和燭光照映之下，有一個男人擁抱着一個女人，男的是大春王，女的却是花間月。

只是看了一眼，他就覺得怒火攻心，血液發燙，熱氣升騰，酒意跟隨汗水沁出，整個人清醒了許多。

大春王說道：「江心波，你已經犯了死罪，不久就要滅亡，還是坐下來喝杯酒吧。」

他很冷靜的走過去，舉杯一飲而盡。

向花間月望了一眼之後，他有點迷惘，說：「俄國第一流高手鐵索巳經警告過我，任何美女都是一條蛇，花間月果然是一條毒蛇，照情形看，她沒有跟我結婚之前，以及跟我結婚之後，都是王爺的妃子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確是如此！」

江心波恍然大悟，說道：「原來王爺讓她跟我到天門山叩見家翁，就是想追殺他！」

「是的，你說對了，花間月不單是我的妃子，還是我的狙擊手！」

「好，王爺，我想在臨終之前，提出一個請求，盼望你允准花間月立刻回到迎賓館，向我的列代祖宗神位叩拜，然後到來收屍，可否獲准？」

「你大概是不想她看見你喪生的這副悲慘臉相，這個請求合理，我允准了，花間月，你走吧。」

花間月好像變成木偶，毫無表情，低頭走了出去。

地下迷宮之內，剩下大春王岳龍以及江心波，那是眞的大春王，臉肉横生，似是活閻羅，江心波少不免向他多望幾眼。

江心波突然站起來，退後七步。

大春王笑了笑，說：「你大概想死前拚一拚了，你有沒有聽到別人說過我有金剛氣護體，無人能夠接近我嗎，你快死了，不妨試試看！」

江心波眞的聽見過，一向他就不信武功當中有所謂金剛氣，聽了這句話，說：「我向你發招了，當心！」

他疾衝過去，飛躍在空中，以旋風掌出擊，料不到那一掌好像打在棉花上面，跟住拳打脚踼，果然在對方身體一尺之處有一層氣體擋住，無法闖入，他却感到手脚痳痹，顯然他不是敵手了，呆若木鷄。

大春王說：「任何人冒死闖入地下迷宮，只是想奪寶，可惜沒人能够破得我的金剛氣，入一個，死一個，你的年紀輕輕，如此收塲，眞是可惜！難道你有本領擊破我身體的金剛氣嗎？」

江心波說：「有一個絕妙的方法，那是雷電門最後的一招，利用雷鳴之聲把你震死，房屋也會倒塌。」

大春王哈哈大笑說：「好小子，你的武功不過從父親江中舟學習，如果他眞的有本領把我殺死，爲甚麽他不動手？」

「因爲這一聲雷鳴是本人的眞氣激發，只發一聲，此人便即五臟六臟一齊炸裂，倒地喪生，他沒有子孫之前，不想跟你同歸於盡，故此遠走高飛，現時花間月有了我的骨肉，我不怕死，立刻要施展最威猛的一招了，你就用金剛氣接招吧。」

大春王不敢怠慢，閉目靜坐，護體的金剛氣越來越濃，望去有如白霧。

江心波提起全身的眞氣，突然怒吼一聲，地下迷宮响了個暴雷，整個宮殿震塌，他的內臟寸寸碎裂，死於非命。

大春王的金剛氣果然厲害，他聽到暴雷破頂之聲，只是微微一震而巳，可是，他畢竟作惡多端，大難難逃，他沒有死，却因整個陰寒大殿震裂倒塌，石塊木柱紛紛倒下，片刻之間，他就跟江心波一起埋葬在磚瓦木石之下。

花間月聞聲飛奔陰寒大殿去，原來的一座宮殿化爲烏有，她所看見的只是一座荒涼的大塚。

她傷心欲絕，不自覺的跪下來，從黑夜到黎明，沒有移動過。

她沒有進去，只是熱淚滾滾而下，跪了三晝夜，然後站起來，那時大春王的妃子以及殺手紛紛逃去，只有她一個收拾殘局。她從廢墟中檢回多少金銀財寶，就用那些財物變賣，葬了兩人，把那座山改變爲一個大塚，遍植梅花，豎起了五十呎的碑，寫明：「九州孤塚」，供後人憑吊。

她就此遠走天涯，沒有人再聽到她的音訊，雷電門自此失傳。（全文完）

搜神新記

成業·文
可飛·圖

風伯

「搜神記」：「風伯？飛廉是也。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身似鹿，頭似爵，有角，尾似蛇，大如豹。」

「成語考」：「飛廉箕伯，悉是風神。」

「文苑」：「風伯名方道彰。一曰即箕星。」

× × ×

我國地域廣大，古代各族對風神的信仰，不盡相同，有的民族發現鳥翼展搏生風的現象，而把某種鳥類化為風神，有的民族經驗到風來自山谷和洞穴，而把風神和山谷與洞穴聯系起來，有的民族看到風吹雲動，星辰和月亮時隱時現，於是又把風神和某個星體和月亮攀上關係。我國古代風神迷信內容的多樣性，只因各個民族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環境裏。

古人對於利用風力的知識和技能還沒發達，在社會生活中，仰賴風力造福社會的事情不多，多數場合經驗到風力給人造成的損害，例如吹倒牆屋，刮毀莊稼，而且還有「風動虫生」的概念，因此，風神神性的主要面是屬於凶神、惡神。在殷契裏，只有祈求息風和卜問風是否會停，風會不會給人帶來災害的卜辭，而沒有人會祈求來風，或者賜風，可以想見，所謂「甲戌卜，其寧風，三羊三犬三豕。」意思就是：「甲戌之日卜問，若能停風，則以三羊三犬三豕獻祭。」古人對於風神，多少是帶着「敬而遠之」的態度的。

「中國古代某教初探」：「風的自然力會給社會生活帶來損害或某些好處，而人力又無法左右它，這是古人崇拜風神的根本原因，而風的自然特性，是人們幻想風神的面貌，神性和引起種種神秘感的根據。中國古代的風神迷信的形成，有如下的特點，因為風吹來的方向是不固定的，由此就幻想有各個風向的風神，或幻想風神的居處是不固定的，風的形體看不見，也摸不着，可是它確實存在，這使古人對風神的實體，產生種種幻想，而把風神的實體歸諸於其他自然對象——星、月、山、動物等。不同的風力給人不同的感覺，微風使人爽快，暴風，龍捲風能摧毀一切，使人感覺恐怖，因此使古人幻想它像是大自然的氣息，又像是神靈的動靜和喜怒感情的表露。由於風力的自然特性引起古人這些神秘感，就給中國古代風神迷信，塑造了不同神格和神性的風神。

「迷信具有地方性神格的風神，就是由不同方向的風引起的。古人地理知識不多，各民族祇是以自己居住地方為中心，來判定別個民族的居住地和山河的方位的，因此，人們在崇拜自然神時，也給神加上了方位和地域的因素。古人認為來自某一個方向的風，是對其所來的地區具有管轄權威的神靈，當人們的活動牽涉到該地區時，就要祭祀該地區的風神，請其允許，求其不要發怒，或祈求保護。……」

每一個方向有一位風神這種迷信，却不是自中國始的，在「希臘神話」中，連風勢的強弱，也有一位神靈之主持。例如丘芬神，主司狂風，同時也管理火山的噴火力，祂的名字是「吹管」的意思。哈爾皮神，却是暴風神，祂有着把人畜判定的能力，祂是陶瑪斯和哀勒庫特拉的女兒，

是一頭半人半馬的怪物，在海上經常抓船員吃，所以祂的後代都變成了吸血惡鬼，被打入最下層的地獄受罪。此外，包雷亞斯神，普通風神的神性，和丘芬神，哈爾皮神完全不同，祂們的家就住在所吹來的風的方向。包雷亞斯風神因為是從北方吹來，所以祂的家就住在包雷斯。這個很囂詐的風神，最愛披肩，是一個壯年男子的模樣，兩臂長有強力的翅膀。在荷馬史詩「奧德賽」裏，伊俄拉斯被視為風王，不過希臘人却認為包雷亞斯是風王。包雷亞斯風神能在海上掀起巨浪，也能把山上的樹吹倒，並且施放寒風侵襲人類。以前波斯大軍遠征希臘時，就是給這位風神刮得全軍覆沒，結果使希臘軍隊獲得最後勝利，從此之後，希臘人特別崇拜這位風神。這位風神的妻子柯家昊伊亞，就是祂從阿替加硬搶來的，所以祂的搶人本領，在希臘也很有名，塞菲羅神，是西風的神格化，祂能帶來很大的濕氣，有助於草木的生長，是大地不可或缺的一位風神，就因為這樣，這位風神便成了青綠神克麗絲的丈夫，同時也是果實神卡爾波的父親，諾特斯神，是北風的神格化，而攸羅斯神，則是東風的神格化。

希臘人所迷信的風神，幾乎都是男性的，就只有微風神哀歐斯是女性，同時，他們都把風神擬人化，但是，中國古代，却把風神和某種鳥類結合在一起的。「國語·魯語」就有臧文仲祭海鳥爰居的故事。當時迷信海鳥爰居出現「海多大風」，海鳥爰居可能就是一種風神，所以人們向牠祭祀。祭祀的方式如何？似乎又會因地，因風向而異，在殷契中，有祭祀地方性風神的刻辭：例如：「四牛，四羊，南四，卯於東方，析。三牛，三羊，南三……」在這截刻辭中，「南」指居於殷人南方的異族南人，即苗人。「南四」、「南三」指祭東方風神——析時，用四個南人或用三個南人獻祭。用三、四隻牛羊和三、四個人獻祭風神，看來不是經常有的一般祭祀，而是帶有重要迷信內容的祭祀了。

絕對可以肯定的就是，中外的先民，對於風神就只有懼怕的迷信。

人們由風源的幻想而迷信具有起風的神性的對象還有山谷和洞穴。「山海經·南次三經」：「曰令丘之山，……其南有谷焉，曰中谷，條風自是出。」又「至於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多怪鳥，凱風自是出。」條風是東北風，凱風是南風，前者迷信「中谷」是南風的風源，後者迷信「育遺」是東北風的風源，二者都有起風的神性，因此，當人們對這兩種風力有某種要求時，就會把這兩個山谷當做風神崇拜。「淮南子，覽冥訓」裏有：鳳凰「暮宿風穴」的說法，許慎也說：「風穴，風所從出也。」這說明古代還有一種迷信，認為風神是住宿在洞穴的，或是把某個洞穴當做風神崇拜。

總之，古人從關於風源於鳥，風源於山谷，風源於洞穴等片面的判斷中，幻想出了不同的風神。這種風神迷信的多元性，是中國土地廣大，各民族生活於不同環境所造成的。

儘管風神的神性是如何的「暴燥」或「器量狹隘」，但總是「一山還有一山高」的，所以祂的一切，還是要聽命於天帝，這種迷信在殷時已經存在，甲骨文裏有這種迷信的紀錄：「於帝史（使）風。二犬。」又「貞，羽（翌）癸卯，帝其令風。」、「羽（翌）癸卯，帝不令風。」具見風神仍舊是帝的下屬神。祂的任務有二：一是接受天帝的命令刮風或息風，一是發揮其能迅速飛跑的能力，充當天帝的信使，風神是天帝信使的迷信，流行範圍相當廣泛，殷契以外的古籍中也有記載。「太平御覽」卷九引「河圖地通紀」說：「風者，天地之使也。」又引「龍魚河圖」說：「風者，天之使也！」

祭風神用犬，可能是從殷代一直流傳到漢代還盛行的風俗。「爾雅·釋天」：「祭風曰磔。」郭璞注：「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周禮，大宗伯」的鄭玄「注」有：「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又「黑犬皮毛燒灰，揚之以止風。」這些記載說明殺狗祭風神的迷信，廣泛深入漢代以後的民間。

是則風神又是嗜血的了。但希臘人則認為風神是多疑善妒的。「希臘神話」：「有一個名叫塞法盧斯的青年獵人，受到微風女神哀歐斯的寵愛，哀歐斯把這個青年帶回家，成為自己的禁臠，可是塞法盧斯却不愛哀歐斯，女神就氣憤的說：『你滾，好一個不識抬舉的凡人。你回家愛你的妻子吧，但是，當你見到你妻子時，你就會感到後悔。』

「塞法盧斯回到家裏一看，妻子普羅克麗絲仍然像以前那樣幸福。因為他妻子受到阿媞密斯女神的照顧，所以他才能從女神那裏得到獵犬和弓箭。每當塞法盧斯打獵疲倦時，他就會躺在樹蔭下休息，這時他用響亮的聲音叫喚：『啊！來啊，慈祥的微風女神哀歐斯，請你來消除我的暑熱吧！』

「但是，恰巧走來一個傻瓜，認為塞法盧斯是在呼喚自己的情婦，便偷偷把事情告訴他妻子普羅克麗絲。

「普羅克麗絲當然覺得不是味道，翌日早晨，便悄悄地尾隨丈夫，躲在昨天那個地方的附近。塞法盧斯打獵又打累了，於是就躺在河堤的草地上休息，同時如常那樣呼喚微風女神哀歐斯。不料這時突然從樹叢中發出一陣聲音，塞法盧斯還以為來了野獸，立刻便拉弓搭箭瞄準草叢射過去，射中的目標應聲而倒。他趕緊跑到草叢去看個究竟。原來根本不是什麼野獸，而是自己的愛妻普羅克麗絲，她中箭倒在血泊中，塞法盧斯連忙把她抱起，她用很痛苦的聲音呻吟着說：『我親愛的夫君，假如你還愛我，並且認為我還有資格當你的妻子，就請你答應我今生的最後一個願望，這就是你要為我守節，永遠不要和那可恨的微風結婚。』說完就氣絕身死。原來向普羅克麗絲告密的那個傻瓜，就是微風女神哀歐斯的化身，首先引起了普羅克麗絲對她的丈夫懷疑，後來普羅克麗絲在草叢裏聽到丈夫對哀歐斯的呼喚，知道這實在是沒有什麼含意的，不料哀歐斯却把草叢吹動，使到塞法盧斯射箭過來，這完全是微風女神惡意的報復，以便獨佔塞法盧斯。」

（完）



古代軍事家軼事趣聞

石冲·文
可飛·圖

吳起

魯國都城曲阜一條小巷中，有一座古老的瓦房。大門左邊掛着一塊木牌，上面寫着「曾寓」兩個字。

房子裏傳出琅琅的讀書聲。

房主人曾參，是儒家創始人孔子的弟子。孔子死後，曾參成了魯國最有學問的人，大家都把他看作孔子的繼承人，尊稱他爲曾子。除了魯國，其他各國仰慕他的人，也都遠遠地帶着舖蓋和書箱，送上作爲學費的肉乾，到這裏來拜師求學。

廳堂裏整齊地排放着幾十張書几，書几上堆滿了一捆捆的竹簡。是孔子生前親手刪訂過的『詩』、『書』、『禮』、『易』和弟子們記錄孔子言行的『論語』。

一張書几旁坐着一位三十開外年紀的人。他手捧竹簡，正在大聲朗讀着。他名叫吳起，是幾年前離開家鄉衛國左氏（曹縣北），到這裏來求學的。在同學們當中，他被公認是一位最勤奮好學的學生。

這時，大門那邊傳來「砰砰」的敲門聲，但它被琅琅的書聲掩蓋了。正在聚精會神讀書的吳起，一點也沒有聽到。

一會兒，一個學生領着一位鬢髮花白的長者，來到吳起的身邊，長者風塵僕僕，看來是從老遠的地方趕來的。

吳起放下手中的竹簡，抬頭一看不免吃了一驚。他認出長者就是他家的鄰居。

「你的母親去世了！我特地找到這裏來告訴你。」長者說明了來意。

淚水湧出了眼眶，吳起邊痛哭邊對長者說：「我出門時，母親還很好，怎麼就一病不起了呢？」

長者說明了情況，焦急地說：「你家裏人等着你回去，快點收拾東西，跟我一起走吧！」

吳起猶豫了一陣，對長者說：「我正在這裏專心求學，學習可不能半途而廢。我辭別母親的時候，曾經在她老人家面前發過誓：學業不成，就堅決不回去。何況，母親已經去世，喪事自有家裏人料理。就請你回去向我家裏轉達我的意思吧！」

長者堅持不肯。兩個人正在爭執，曾參聽到聲音，從後房踱着方步出來了。

儒家對所謂「孝道」特別重視。父母死了，做兒子的，一定要按儒家的禮節，趕回去奔喪，還得住在父母墳旁，守孝三年。這被認爲是天經地義的大事。曾參自己就是一位遠近聞名的孝子，他聽說吳起竟然拒絕回家奔喪，立即動了氣。他把臉孔一板，嚴厲地斥責說：「孝是做人的根本。流水沒有本源，就會枯竭；林木離開樹根，就會枯萎。一個人如果忘了根本，還配得上當一個『君子』嗎？」

誰料吳起是一個固執的人，他既然下了決心不回去，曾參那一套冠冕堂皇的儒家大道理，他根本聽不進去。

曾參看到自己的學生竟然不聽教誨，氣得渾身發抖。他憤憤地說：「你不遵守我們儒家的禮節，就不配做我的弟子！」

不容吳起分辯，他當場向學生們大聲宣佈：「吳起蔑視禮教，不近人情。從現在起，他已經不是我的弟子了。大家今後不准跟他來往！」

吳起追求的是有用的學問。他對儒家脫離實際、沒有實用價值的那一套，幾年來已經逐漸產生懷疑。他平日對老師很尊敬，但既然老師下了逐客令，他也沒有什麼留戀。他把牙根一咬，收拾了衣物圖書，放開腳步，倔強地離開曾參的寓所。

「什麼學問才是當今最有用處的學問呢？」吳起在心裏思索着。

那時候正是戰國初期，中國逐漸朝着統一的方向發展。春秋時期幾百個諸侯國，通過頻繁的兼並戰爭，已經合併成十幾個國家。這種兼並戰爭，客觀上還是有進步意義的。

吳起決心拋開儒家，改弦易轍，轉而學習對當前有實際用處的「兵家」之學。

就在魯國，吳起找到一個僻靜的處所，專心致志地學習起兵書來。

曾子趕走吳起的事，在社會上流傳着。除了「不孝」，好事的儒生們還給吳起加上了許多莫須有的罪名。把有志好學的吳起說得一無是處。吳起並沒有把這些謠傳放在心裏。他聽到後只是淡淡地一笑。

他到處搜集，總算被他尋到了一批著名軍事家姜尚、田穰苴和孫武等人寫的兵書。

吳起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研讀着。他不僅把這些兵書背得滾瓜爛熟還能夠獨立思考，融會貫通，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

二

時間過得眞快，三年過去了。

老天不負苦心人。經過三年多的勤學苦讀，刻苦鑽研，吳起已經成爲一位精通兵法，學識淵博的人了。

鋒利的寶劍不願長留鞘裏，閃光的珠寶不願永處匣中。吳起等待着時機，要把自己學到的東西，應用到實際中去，準備建立一番轟轟烈烈的功業。

不久，機會來了。原來這時齊國的相國田和，勢力不斷發展。他一心想奪取齊國的政權，但害怕緊靠齊國的魯國會出來干涉，便先發制人，出兵威脅魯國。

魯穆公準備發兵抵禦，正在物色一位合適的大將。吳起知道後，便親自去找魯國的相國公儀休。

在老相國面前，吳起談古說今，滔滔不絕，公儀休聽得又驚訝又佩服。他心裏想：「這麼一位傑出的人才，就在魯國，怎麼過去一直沒有發現！得趕快告訴國君才是」。

就在公儀休的引荐下，魯穆公任命吳起爲大將，整頓兵馬，迎擊齊軍侵犯。

齊國是當時東方的大國，國富兵強。魯國地小兵弱，要抗拒強敵，是十分困難的，但吳起毫不猶豫地接受了任命。他一接到任命，馬上趕向軍營。路上，吳起在心裏琢磨着：「要以弱勝強，首先得依靠將士們的齊心合力，這就要充分調動大伙兒抗敵衛國的熱情」。

這時候軍營裏的將士正在談論紛紛：

「聽說新任大將是個沒打過仗的書生。」

「聽說這位大將名聲很不好，不知道對我們的態度怎麼樣？」

「……」

大伙兒在談論，吳起邁着大步來了。

過去大將到來，總要帶着大批隨從，排着堂皇的儀仗。吆吆喝喝，聲勢顯赫。今天來的卻只是一個人，並且穿着又是那麼樸素，簡直不像個大將的樣子。

在大營裏，吳起接了大將的印信，立即找到士兵們住宿的地方來了。士兵們的住宿條件很差，地上鋪了一屋雜草，人就睡在上面。吳起在那裏找到一個舖位，跟大伙兒一起睡。

晚飯的時間到了，吳起拿了碗筷，夾在士兵們當中一起吃。士兵們吃什麼，他也吃什麼。

士兵們沒有車乘，沒有馬騎。吳起也同樣不乘車，不騎馬。一點大將的架子也沒有。

士兵們生了病，吳起親自送湯送藥，細心照料。

一個士兵背上生了一個太癰瘡，痛得滿地打滾。吳起看到後，心裏多着急呀！他聽人家說，癰瘡裏的濃血不排出來，癰瘡就好不了。

古時候醫學不發達，要排出濃血，只能用嘴巴去吮吸。爲了解除患者的痛苦，吳起竟不顧癰瘡有多髒、有多臭，親自用嘴巴給他吮吸。感動得那個士兵直掉眼淚。士兵的母親知道這件事以後，也感嘆地說：「吳將軍眞好！這就是自己家裏人，也做不到啊！」

當時，將軍和士兵當中，隔着一道厚厚的牆。將軍不尅扣軍餉，不打罵士兵，已經是很不錯了。大伙兒哪裏見到過像吳起這樣好的將軍哪！

將軍對待士兵像親人，士兵當然也把將軍看成親人。他們當中的隔閡很快消除了，彼此相處得那麼融洽。大伙兒原來聽到的那些有關吳起的流言蜚語，已經在事實面前得到了澄清。大伙兒都願意聽從吳起指揮。

吳起還抓住一切機會，耐心地向大家講解保衛國家，英勇殺敵的道理，並且講得很親切，很動人。大伙兒聽了以後，個個磨拳擦掌，恨不得馬上拿起武器，跟敵人拚個你死我活。

三

正在這時，前綫傳來消息，田和統率的齊軍，已經氣勢洶洶地打進魯國南方的邊境。吳起立即帶領士氣高昂的魯軍，前往迎敵。

探子回來報告田和：「魯國派吳起當大將，率軍開到離我軍不遠的地方。」

田和早已風聞關於吳起的一些謠傳，他冷笑一聲，對周圍的將領們說：「吳起名聲這麼壞，又從來沒有領兵打過仗。魯君派他當大將，我看魯國非斷送在他手裏不可！」

田和把軍隊開到魯軍軍營的附近，扎下營寨。他看着魯軍毫無動靜，便派探子混進魯營，先探探魯軍的虛實。

探子回來向田和報告：「魯軍一點沒有準備打仗的樣子。大將吳起在軍營裏，跟士兵一起，圍坐在地上，談得很起勁，還跟那些士兵一起吃飯！」

田和聽了，鄙夷地說：「將軍嘛，總得有將軍的威嚴和體統。這樣士兵們才會敬畏他，他的命令才有人聽從。吳起這麼低三下四，簡直不像個將軍的樣子。臨陣作戰的時候，還有誰肯聽從他的指揮！」

田和心裏瞧不起吳起，便想把吳起愚

弄一番。他安排了一個詭計，派出一個名叫張丑的將領當使者，到魯軍那裏去，假說要跟魯軍講和談判，想使吳起更加麻痹大意，不作戒備。

吳起知道這是敵人使用的計謀，便將計就計，把精銳的士兵全部隱蔽起來，軍營裏只留下一些老弱生病的士兵。

吳起在營門口，恭恭敬敬地把張丑迎了進來，接着就在營裏大擺筵席，招待貴賓。

酒席上，張丑擺出一副大國使臣的架子，傲慢地對吳起說：「魯國和齊國是近隣，但你們一直不聽我們齊國的話，我們不得已才出兵。不過，我們田將軍素來寬宏大量。只要你們肯與我軍結盟通好，彼此還是有商量的餘地的！」

「對啊，對啊！」吳起裝着一副謙卑的神態說，「張將軍，敝國國小民貧，那裏敢跟貴國對抗！我是一個沒用的書生，更不敢跟你們齊軍作戰了！貴國肯答應同我們談判，這眞是求之不得的事啊！」

聽了吳起的話，張丑更加得意忘形。吳起留張丑住在營中，用好酒好肉熱情招待，一留就留了三天。

張丑回去覆命的時候，吳起送給他不少禮物，再三請求他在田和面前，轉達自己講和通好的誠意。

張丑回到齊營，一見到田和就說：「吳起胆小怕事，根本不敢跟我們打仗，他已經中了我們的計，答應跟我們談判了。至於他手下的士兵，更是老的老，小的小，生病的生病，全都不成樣子，簡直不堪一擊！」

「我早料到吳起這小子沒有什麽能耐。」聽了張丑的話，田和更加驕傲了，他說，「讓我們先痛痛快快地休息幾天，再一下子將魯軍消滅乾淨吧！」

田和的話剛說完，忽然軍營外傳來了一陣急促的戰鼓聲。

田和豎起耳朵，正想弄清楚是怎麽一囘事，只見一個軍官跌跌撞撞地闖進軍營來，高叫：「不得了！魯軍殺過來了！」

「什麽，你說什麽？」田和從座位上一躍而起，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戰鼓聲就在附近，還夾雜着陣陣喊殺聲。眞的是魯軍殺過來了。

魯軍怎麽來得這麽快？

原來吳起等張丑一動身，便率領早已布置好的軍隊，偃旗息鼓，分三路偷偷尾隨而至。等齊軍發現，已經晚了。

齊軍從大將到士兵，思想上都很麻痹輕敵，一點沒有防備。魯軍將士經過吳起的教育，同仇敵愾，日夜盼望着衝鋒陷陣的機會。現在機會到了，大家奮不顧身地往前衝去。

潮水般的魯軍衝進齊營，明幌幌的大刀，一齊朝齊軍頭上砍去。

齊軍驚慌失措，拚命朝營外逃命。

田和找自己的馬兒，可是在慌亂中，那裏還找得到！只好光着脚，同張丑一起，混在敗兵中亂竄亂跑。

魯軍很快佔領了齊軍軍營，繳獲了齊軍的全部軍用物資。

吳起指揮得勝之軍，繼續前進，一直把齊軍全部趕出魯國國境。

四

吳起打了勝仗回來，魯穆公非常高興，便提拔他担任魯國的上卿。

田和敗回齊國，把張丑叫到面前，責問說：「你說吳起不敢跟我們打仗，爲甚麽來得這麽神速？你把魯軍說得這般沒用，怎麽打起仗來却這麽厲害？我叫你去摸摸魯軍的底子，你瞎了眼睛不成！」

張丑搭拉着腦袋，結結巴巴地說：「我……我親眼看……看得清清楚楚，誰料得到却上了吳起的當。請將軍恕罪！」

「唉——！」田和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吳起用兵的本領，眞是神出鬼沒，跟田穰苴和孫武也差不了多少。這個人在魯國得到重用，終究是齊國的心腹大患，總得想個辦法除掉他才好。」

張丑滴溜溜的眼睛轉動了一下，凑到田和的耳邊獻計說：「我受騙上當，貽誤軍機，請讓我將功折罪。我倒想到了一個除掉吳起軍的妙計，就是請將軍派我到魯國去，散播吳起的謠言。聽說魯國國君的耳朵軟，疑心病又重。只要他對吳起產生了懷疑，吳起在魯國就站不住脚跟啦！」

田和聽從了張丑的話，便叫他化裝成客商，到魯國去活動。

不久，魯國到處沸沸揚揚，流傳着吳起接受齊國賄賂，要勾結齊國反叛朝廷的謠言。

謠言傳到魯穆公耳中。這些說得有枝有葉的謠言，果然使魯穆公信以爲眞。他心裏想：「吳起到底是衞國人，他肯眞心實意替魯國出力嗎？外面早就傳說吳起不是好人，現在他手握兵權，又深得士兵們的愛戴。得提防點才對。」

吳起看到魯穆公的態度變了，心裏十分氣憤。他知道再留下去也不會受重用，而且可能連自己的生命也難保。他聽說魏文侯正在勵精圖治，到處招攬天下奇才，便離開魯國，來到了魏國。

魏文侯早就知道吳起的才能。他熱情地接待了吳起，並任命他爲將軍，派他到魏國的西部，防禦秦國。

跟在魯國的時候一樣，吳起和士兵們一起修城牆，練人馬。不久，他統率的魏軍，就成爲一支精銳的部隊。

吳起領兵打敗秦軍，乘勝奪取了黃河西面的五座城池。魏文侯就請他担任西河太守，坐鎭黃河西岸。

吳起不僅是一位軍事家，在政治上也有一套本領。他在西河整頓吏治，嚴格執行法紀。誰犯了法，不管地位多高，都要嚴肅處理。不多久，便把西河地區治理得井井有條。

魏文侯死了，魏武侯即了位。他聽說西河地區治理得很不錯，便帶領隨從，親自到這裏來巡視。

吳起陪同武侯，乘船沿着黃河，順流而下。

魏武侯倚着船欄，極目遠眺，不禁心曠神怡。他回過頭來，對站在身旁的吳起說：「多麽壯麗的景色呀！我們魏國有這樣險要的河山，這眞是國家最寶貴的財富啊！」

吳起却語重心長地對魏武侯說：「您的話很對。不過據臣看來，河山的險固還是靠不住的，主要還得看鎭守河山的人，能不能推行德政，取得老百姓的擁護。如

果失掉民心，河山誠然美好，地勢誠然險要，也是保不住的。歷史上這方面的教訓多得很。夏朝的東西南北都是險固的山河，但是夏桀專制暴虐，百姓紛起反抗，結果亡了國，夏桀也被商湯流放了。商朝的四面八方，同樣有險要的河山，也由于紂王殘暴不仁，最後衆叛親離，身死國亡。大王如果不推行德政，不要說全國的老百姓都會反對您，就是這隻船上的人，也都會成了您的仇敵。那麽，險要的山河，精銳的軍隊，不是毫無用處了嗎？」

聽了吳起的一番話，魏武侯頻頻點頭，贊嘆地說：「你說得多好呀！我一定不會忘記你的勸諫。」

魏武侯請吳起繼續担任西河太守，把治理這一地區的全權交給他。過了幾年，西河治理得越來越好，吳起的威望也越來越高了。

威望高了，妒嫉的人也多了。加上吳起執法鐵面無私，也得罪了不少魏國的貴族。他們在魏武侯前面不斷訴說關于吳起的壞話。眞是人言可畏，衆口鑠金，日子一久，連本來那麽信任吳起的魏武侯，也開始動搖起來了。

吳起立脚不住，又不得不離開魏國，到達楚國。

五

楚悼王正要下决心鏟除舊勢力，改革楚國的政治經濟。吳起來了不久，便把令尹的印信交給他，請他主持楚國的變法活動。

在魯國和魏國連續遭到無情的排擠以後，吳起終于又得到了發揮才能的機會，心裏非常激動。他對楚悼王說：「楚國領土幾千里，軍隊一百多萬，眞算得上地大人衆。照理說，應該壓倒諸侯，受到各國的尊敬。現在爲甚麽却連跟別國競爭的力量也沒有，原因就在于缺乏一支強大的軍隊。士兵人數雖多，但是沒有戰鬥力，也毫無用處。強大的軍隊，一定要有強大的財力做基礎。現在楚國朝廷上布滿了派不了用場的官員；大王的宗族，不管親疏，一律享受優厚的待遇。這些人大量浪費公家的錢財，而戰士們的待遇却很差，經常吃不飽，穿不暖。你要他們爲國家出力，這不是很困難的事嗎？因此，目前的當務之急是：裁減多餘的官吏，罷免疏遠的王族，把節省下來的錢財糧食，拿來改善戰士的待遇，獎勵勇敢作戰的人。這樣，就不怕楚國不會強大了。」

吳起的話，句句說到要害上，句句打動楚悼王的心弦。楚悼王改革政治的决心更大了。

吳起的改革計劃，關係到貴族官員們的切身利益。他們大爲恐慌，紛紛跑到楚悼王面前，用最惡毒的語言攻擊吳起，勸楚悼王不要聽信吳起的話。但各種讒言毁語，都動搖不了楚悼王的决心。

有了楚悼王的支持，吳起大刀闊斧地幹了起來。他根據實際的情況，對官員們進行了一次考核，一下削掉了一批只領薪俸、不幹事情的官員。

接着，他制定法令，規定大臣的子弟，不許依靠父兄担任官職和享受特權。國王的親族，相隔五代以上的，一律取消俸祿。跟百姓一樣，叫他們參加生產勞動，自食其力。五代以內的親族，也斟酌具體情況，作了一定的裁減。

這一來，平日養尊處優，憑空耗費資財的寄生虫，大大地減少了。國家節省大批錢財和糧食。

接着，吳起選拔精銳的將士，加緊訓練。在訓練中，他根據將士們的實際才能，分成幾個等級。就拿國家節省出來的錢財糧食，按等級增加他們的待遇，獎勵優秀的人才。才能出衆的，一下可以增加好幾倍薪俸。

經過這一番整頓和改革，將士們人人踴躍，個個爭先。士氣大大提高了。

吳起帶領這支經過整頓的軍隊，南面平定了福建、廣東一帶的百越，擴大了楚國的疆土；北面兼並了河南。安徽一帶的陳國和蔡國，擊敗了韓、趙、魏三國的軍隊；西面還出兵一直打到秦國。

吳起主持的改革，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楚國在諸侯國中的威望大大提高了。但是那些失去了權勢的貴族、官員們，却恨死了吳起。他們暗中策劃，四處串連，陰謀害死吳起。但吳起受到楚悼王的信任，他們的陰謀，一直沒法得逞。

過了幾年，楚悼王不幸生病去世。楚悼王的屍首還停放在王宮裏，沒有安葬，那些貴族、官員們，便迫不及待地發動了一次叛亂。

他們利用楚悼王死了之後，情況比較混亂的當兒，糾集了一批人馬，手持刀槍弓箭，殺死守門的衞士們，一直闖進了王宮。

吳起正在王宮裏，跟大臣們商量楚悼王出喪和太子繼位的大事。聽到一片吆喝聲，抬頭一看，只見那批貴族、官員們正朝他疾奔而來。他猝不及防，趕快跑入停放楚悼王屍首的內宮。

「不要放走吳起！」那批人哪裏肯罷休。他們一面高聲呼叫，一面咬牙切齒地緊緊追趕上來。

情況緊急，吳起來不及調集軍隊鎭壓叛亂。在寡不敵衆的情況下，他只得躲藏在楚悼王屍首的後面。心想：他們總不會瘋狂到敢向王屍射箭的地步吧！

誰知對吳起恨之入骨的叛亂者，像一羣發了狂的惡狼。他們一闖入內宮，飛蝗般的利箭，就朝吳起猛射過來。

吳起身上和楚悼王的屍首上，一連中了好幾箭。

鮮血濕透衣衫，從吳起身上一直往下流。吳起感到一陣暈眩，倒在地上。

爲了實現平日的理想，爲了同頑固落後的舊勢力作鬥爭，吳起終於被仇人們殺害了。

楚悼王安葬後，楚肅王繼承了王位。他派人調查了不久前發生的這起叛亂，以「箭射王屍」的罪名，逮捕和處死了發動叛亂的貴族和官員。

由于仇敵的造謠誹謗，吳起一生中蒙受了種種惡名。那些誣陷不實之詞，在古代的史書上也流傳了下來。但透過重重迷霧，他那熱愛士卒、堅持改革、敢與同舊思想舊傳統作鬥爭的精神，還是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

（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空淩雲被秦景明、馬沛貞圍鬥，二人不敵，邊戰邊退，孟七郎趕至，展開劇鬥，神刀破浪，軟劍騰空，殺得難解難分，旁邊的彭承業，阮小鳳觀戰，馬沛貞乘機將阮小鳳脅持住，威脅司空淩雲投降，他只好被逼接受，孟七郎將他點了穴道，扛着他便離去。彭承業不知是阮小鳳的詭計，還聽她擺佈救師父之計，來到金華城投宿，用迷酒將彭承業灌醉，交給馬沛貞準備將他殺害，因驚動客棧住客，被馬沛貞的師叔蕭鳳聲制止，說出發現有人跟踪，恐怕是天魔門的人，暫時將彭承業放走，利用他將那跟踪的人誘出來，一幷殲殺……

患難見眞情　肝胆來相照

新派脫俗俠情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道與魔

這剎那，那老者臉上泛上一個詭異的笑容。彭承業忙道：「對不起老丈，小可因身有急事，一時魯莽撞倒了您，請您原諒！」

老者睜開雙眼，端詳了彭承業幾眼，

彭承業耳際忽然聽見一個細微的聲音：「小子，快跟老朽進房！」說罷直起身來，找着彭承業向內面走去。

彭承業要想掙扎，奈何半邊身子酸痲無力，任由他拽行，心頭大吃一驚，尋思道：「這老丈看來老態龍鍾，却料不到是個不露面的高人！」

正待說話，又聽見那個細微的聲音道：「小子不必多問，包有你好處。」

須臾，老者便推開一扇房門，拉着彭承業走進去，隨即把門關上。「孩子，你知道老夫為何要帶你來這裏麽？」

彭承業正想問他，聞言不由一呆，忽然想起剛才老丈的話來，福至心靈地道：「老丈帶小可來此，既然有好處，自然是要為小子指點迷津！」

老者呵呵而笑。「算你靈俐，昨夜你的遭遇老夫都看在眼內，他們尚留在客棧內監視你，你這樣出去，不怕他們跟踪你麽？」

彭承業臉上一熱，訕訕地道：「晚輩心急家師的安危，也顧不得這許多了！」

老者又一陣呵呵大笑。「老夫且問你，你這樣去便能救出令師麽？」

「家師待我恩重如山，晚輩焉能坐視？雖明知山有虎，也得上山割草香！」

老者豎起一隻拇指，讚道：「好好！老夫最欣賞你這種娃兒！」

彭承業抱拳道：「老丈有何指教，尚請儘速，晚輩尚要趕路！」

「孺子不可教！」老者臉上忽生不悅之色。「老夫剛才已把話說清楚，人家幾個人在等你，只怕你一出去，自己便完蛋了，還奢談要救令師！」

彭承業不服氣地道：「他們如果要殺晚輩，在客棧也可動手，何須等晚輩離開呢？」

老者道：「看來你還不知道，昨夜若非老夫驚動他們，你昨夜已死了，還等待今日？他們自詡名門正派，在大庭廣衆殺人，始終有所顧忌！明白了沒有？」

彭承業臉上一紅，連忙跪下，道：「原來老丈是晚輩的救命恩人，老丈不說，小可仍在夢中，多謝老丈大恩，小可沒齒難忘！」

老者道：「起來，別作磕頭虫！」

彭承業道：「請問老丈仙號……」

老者呵呵笑道：「老夫的名字早已忘記了，唔，令師叫什麽名字？」

家師複姓司空，雙名淩雲，是『鐵劍門』的第四位掌門人！」

「哦？」老者沉吟起來。

彭承業忙問道：「老丈認識家師？」

老者搖搖頭：「老夫不問世事已三十多年！近來靜極思動，下山解解悶，見與你有緣才伸手救你一次！」一頓又道：「孩子，老夫救你一命，你如何報答我？」

彭承業一怔，囁嚅地道：「晚輩但憑老丈吩咐，不過老丈武功出神入化，晚輩只怕不能報答你的恩德了！」

老者雙眼一睜，不悅地道：「你沒讀過聖賢書乎？難道武功高才能報恩？」

「那麽請老丈吩咐，小可赴湯蹈火就是！」

老者又笑了一陣。「這又不必！」說着自身上取出兩隻小布袋來，把之傾落桌上，却是黑白兩色的棋子。「你陪老夫下一局棋如何？贏我便讓你離開……」

「假如小可終年也勝不了您老一局，那又如何？」

「少則陪老夫三日，多則五日，你認為如何？」

司空淩雲所學甚雜，對棋道甚有研究，彭承業久跟名師，亦頗有所得，當下欣然答應。

豈知一局下來，只花一炷香工夫，彭承業已大敗虧輸。老者道：「唉，老夫棋藝太高，這些年來未逢敵手，眞是沒趣之至！一個人若至無敵的階段，實在是一件莫大的痛苦！」

彭承業一怔，他實在想不到一個人在某方面有無敵之能，不但不高興，反而是件痛苦的事！當下立即打蛇隨棍上。「既然如此，請老丈放晚輩……」

老者把臉一沉，叱道：「沒出息！再來，這次老夫讓你三子！」

雖如此，彭承業仍然輸，老者再讓他四子，結果敗的仍是彭承業。

至第四局，老者再讓他五子，這一局雙方互有爭奪，戰情激烈，最後計算，彭承業仍輸了幾子，他不由失望地一嘆！

老者道：「夜深了，明早再來，明日你可得賣點精神，老夫再多讓你一子，你若還不行，便要讓老夫失望了！」說罷和衣往床上一躺，忽又道：「老夫好心指點你，想不到你竟白白錯過這機會，眞要辜負我老人家一番心意了！」

彭承業正想問他何時指點他什麽迷津，腦內靈光一閃，驀地發覺老者的棋路隱含武學之道，可是要想再作深思，印象却反模糊了！想起老者的話來，更感後悔，又不敢叫醒老者，急得抓腮搔頭，徹夜苦思，略有所得。

次日老者醒來，見彭承業怔怔地坐在桌前，望着棋局苦思，呵呵一笑，伸手攪弄棋局，道：「快去歇一下，等下才有精神！」

彭承業道：「前輩，小可不睏，現在便開始吧！」

老者搖搖頭，道：「孩子，你不明欲速則不達之理麽？可別走火入魔！」

彭承業心頭一震，這才坐回床上，打坐調息起來。吃過午飯，兩人重開戰局，這次直殺至二更才結束，細數之下，却是平分秋色，老者呵呵地笑道：「孺子可教也！明早再來一局，這次老夫只讓你四子了！」

第三日一早，兩人戰火重燃，彭承業自他棋局中得到啓發不但棋藝大進，連對武學的理解，也更深一層，一局既終，又是平手。

老者興趣索然地把棋子收拾起來，反而彭承業興緻勃勃地道：「前輩再來一局吧！」

老者道：「老夫已無雅興，以後有緣再說吧！你陪老夫三日，老夫有點小小的禮物答謝你……」

彭承業惶恐地說道：「前輩不但救了晚輩，而且指點良多，使晚輩受益不淺，粉身碎骨無以為報，豈敢再接受前輩的禮物？」

老者笑道：「禮物雖小，對你去救令師却有莫大的裨益！」

彭承業精神一振，問道：「是什麽神兵利器？」

老者哈哈笑道：「世上的寶劍寶刀都是死物一件而已，任何兵器都敵不過人的

智慧!你且等等,老夫出去一下便回來!」言畢開門出去。

彭承業猜不出老者葫蘆裏面賣什麽藥,心中發癢,又搔不着,幸而不久老者便回來了。只見他手上拿着一隻小炭爐,尚有一隻小鍋,身上又背着一隻布袋。「把門關上?」

彭承業唯唯喏喏,一直依老者的吩咐去辦。一忽,炭火便燒紅了,老者解開布袋,倒出一些不知名的藥物,加上水,放在鍋內煮。

「老夫煉幾種易容藥送給你,將來你行走江湖便不怕被人認出身份了!老夫這種易容藥膏,只需薄薄地擦上一層,便有面目全非之感!」

彭承業大喜,連聲致謝。老者又道:「別人煉製的易容藥雖能改容易貌,但因搽後面目呆板,易被人看出破綻,老夫這種易容藥效果比別人好多了!」說罷又教他如何配藥,如何煉製,如何洗刷之法,彭承業一一記在心頭。

到了半夜,一共煉成三種不同顏色的易容藥,一樽洗刷的藥水,老者又替他易了容,指點他如何因勢導利,如何開山劈石,如何只作小改變,便有大不相同的竅門,彭承業既興奮又驚奇。

第四日早上,彭承業便與老者揮手而別,也不知是老者的易容藥效果好,還是阮小鳳和馬沛貞因找不到人而先他離店,總之他直至到了金華城仍不覺有人跟梢。

他買了一匹馬,扮作中年客商,向西挺進,這樣走了好幾日,都平安無事。

這天來至新安江畔,正想找船過渡,忽見江邊有兩乘人馬馳來,馬上乘客是兩個虎背熊腰的大漢,一望便知是武林中人,一個雙腮尖削的道:「楚大哥,怎地此處無船,別趕不及才好!」

另一個圓臉的漢子不慌不忙地道:「別急,還來得及!今日才初八哩!」

尖腮的道:「小弟平生尚未碰上這種盛會,假如錯過,可要抱憾終生了!」

姓楚的道:「像這種盛會,小弟也未曾參與過!韓兄,船來了!」

姓韓的一邊揮手一邊道:「咱就是不相信孟大俠爲何會私下放掉司空凌雲!」

姓楚的嘆了一口氣,道:「莫說你,連小弟也百思不得其解!」

彭承業聽得心頭大振,忍不住拱手問道:「兩位大俠請了,請問兩位說的可是『神刀破浪』孟七郎孟大俠?」

姓韓的上下看了他一眼,覺得這商人有點奇怪,淡淡地說道:「不錯,閣下是誰?」

彭承業忙道:「在下是名行商,只因小時候身體不好,也曾學過幾年武,所以對孟大俠的名頭也曾有過耳聞,一向對他欽佩得緊,剛才聽兩位提及,好像孟大俠犯了什麽錯般!」

姓韓的嘿嘿一笑。「何止犯了錯,簡直是犯下滔天大罪。」

彭承業滿臉都是驚詫之色,問道:「反正船尚未泊岸,願聞其詳!」

姓楚的道:「孟大俠不知因何放走了武林魔頭司空凌雲,如今已被副盟主扣押起來!」

彭承業再問:「哎呀!當眞奇怪之至!未知盟主有何指示?」心中却暗道:「原來除了一個連盟主之外,尚有一個副盟主,却不知是誰!」

姓韓的冷笑一聲。「七月十五日,在護義莊召開公審大會,看來姓孟的是無命渡過中秋了!」

彭承業暗自尋思:「孟七郎義釋師父,自己却遭了難,無論如何也得去看看!」心念未了,還未動問護義莊在那裏,那兩個漢子已牽馬下船了,彭承業見那船給兩人兩馬一載,經已塞得滿滿的,心頭一動,便另生一計。

小船慢慢離岸而去,彭承業策馬入林,先洗掉臉上的易容藥,再另換上一副面孔,變成一個皮膚黝黑的壯漢,一望而知是個閱歷甚豐的老江湖,他把佩劍懸在腰上,重新牽馬出林。

過了一陣,那船又回來了,彭承業牽馬落船,過了江,躍上岸邊的一棵大樹瞻望,只見右前向北那條路,塵頭飛揚,估計那兩個漢子是由那條路去,便也跟了上去。他沿途不斷揮鞭催馬,過了幾盞茶工夫,果然遠遠見到那兩個漢子了。

他把速度稍微放緩,到黃昏便追了上去,那兩個漢子見背後馬蹄聲響,回頭一望,却無讓路之意。

彭承業叫道:「前頭兩位大俠可是要去護義莊麽?」

姓韓的唔了一聲,彭承業又道:「在下也是!」

日落後,到了一座小集,那兩個漢子勒馬停在一爿酒肆前,彭承業也翻身下馬,道:「兩位既然是同道,便由在下作個東道如何?」

姓楚的冷冷地道:「無功不受祿!」

彭承業哈哈一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何況小弟尚有些事要向兩位請教!」

姓韓轉頭問道:「閣下是誰?面生得緊。」

彭承業道:「小弟姓楚,雙名和韓,是閩北人氏,甚少到江南走動,賤名卑微,兩位自然不識!」

那兩個漢子互望一眼,却覺得他名字甚是奇怪,又見彭承業抱拳問道:「尚未請教兩位大俠的名號!」

姓韓的道:「在下韓茂樹!」

姓楚的道:「在下楚大江!」

彭承業哈哈大笑:「在下楚和韓,與兩位倒眞巧合!來來,請坐!」

韓茂樹與楚大江見他盛意拳拳,稍一遲疑,便坐了下來。

彭承業道:「兩位要吃什麽東西,喝什麽酒,請隨便!」

韓茂樹點了酒菜便問道:「楚兄找咱們有什麽指教?」

彭承業抱拳道:「在下久處偏僻之地,初到貴境,一切生疏,連護義莊在那裏也不知道,是故要請兩位指點。」

楚大江微微一怔。「楚兄連護義莊在蕪湖城也不知道麽?」

彭承業訕訕地道:「前兩天在路上聽人提及,生怕有錯,所以……」

韓茂樹道:「反正咱們也是要去護義莊,便同道而行吧,一切有咱!」

彭承業大喜道:「如此最好,小弟先謝了!」

楚大江道:「楚兄因何去護義莊?」

彭承業故意裝出驚詫之色,反問:「難道兩位不知道孟大俠私放武林魔頭司空凌雲的事?聽說正要去公審他呢,唉,孟大俠怎會這般糊塗!」

「咱倆也正是爲此而去!」韓茂樹道:「別說你,連我也是莫明其妙!」

彭承業道:「也許是司空凌雲逃脫的,這可怪不了孟大俠!須知那司空凌雲可厲害得多!」

楚大江道:「小弟聽到一個消息,說孟大俠自承是放走司空凌雲的,不過是否屬實,尚待七月十五才知道!」

彭承業心中對孟七郎大是感激,嘴上却道:「但願不是才好!」

說着酒菜經已送了上來,三人邊吃邊談,竟然甚是投機,彭承業因自己路途不熟,有心巴結,說了些奉承的話,韓茂樹喜得連聲叫乾杯。

這夜,三人便在小集過夜,次日便起程北上蕪湖,沿途上吃住全由彭承業負責,那兩個都道出門遇着貴人,便與彭承業稱兄道弟起來。

七月十四日,三人便到了蕪湖城,放眼望去,街上來往的,都是些三山五嶽的人馬,不問而知也是爲了孟七郎而來的。

三人先找了一家客棧歇脚,只因這兩天旅客增多,好的客棧固然客滿,就連這家小客棧,也只剩下兩間小房,彭承業獨住一間,韓茂樹與楚大江合住一間。

彭承業剛洗了澡,便聽見房門聲響,連忙披衣開門,原來敲門的是韓茂樹。「韓兄有何指教?」

韓茂樹道:「楚兄,不瞞你說,咱們兩個也是末學後進。跟郭副盟主也沒什麽交情……」

彭承業讓他進房,問道:「韓兄的意見是咱們不能去參觀公審大會?」

「不不,既然是公審大會,咱們又不是什麽魔頭,怎有不准之理?」

彭承業訝然說道:「那麽又是什麽原因?」

韓茂樹道:「小弟認爲咱們該帶點禮物去,好歹也比較好說話,但小弟又……」

彭承業截口道:「應該應該,禮物便是買路錢,什麽地方都省不得的……」他取出兩錠銀子來。「這裏一錠五兩,够不够?」

韓茂樹臉色一變,道:「楚兄眞是未出過門吶!這十兩銀子只够給護義莊那些守門的兄弟吃酒!」

彭承業心中暗哼一聲,道:「小弟的確未出過門,當眞好笑!呶,再加三張金葉,怕够買三份見面禮了吧?」

韓茂樹道:「也該差不多啦!」接過金葉銀子:「小弟順便替你一齊辦吧!」

「如此有勞韓兄了!」彭承業關上房門,心中暗罵:「什麽副盟主,倒會歛財!唉,如今這武林當眞黑白不分,是非難明哪!」

七月十五日,剛交酉時,彭承業便跟韓茂樹和楚大江去護義莊,到了大門外,見韓茂樹取出一錠銀子塞在一個漢子的懷內,又輕聲說了幾句,彭承業微微一笑,也不揭破他私自留下一錠。

護義莊莊主「摘星手」郭覺恩,今年六十多歲,在江湖上名頭極响,被「義薄雲天」連雲天委爲副盟主,協助處理一些武林大事。

正副盟主合作無間,相處甚是融洽,不過江湖上却有了些風聲,說郭覺恩年紀已大,理該讓位給年輕一點的人,郭覺恩却表現出一副爲武林公義,至死不休的氣概,因此也有人讚他老當益壯,雄心不減少年。

不論今日來此的江湖人物,武林英豪,抱的是什麽目的,總之,一早便已把這座大廳和庭院塞得滿滿的!

彭承業、楚大江和韓茂樹自忖身份不够,不敢上廳,只見庭院內擺滿了酒席,已坐得七七八八,三人找了個位子坐下。

彭承業見羣豪仍三三兩兩而來,人人手上均携着大包小包的禮物,不由尋思道:「想不到孟大俠這次反而替郭覺恩賺了一筆!」

院子中有幾棵筆直的棗樹,樹上掛着燈籠,護義莊的人見天色漸暗,便紛紛把燈點亮,擾攘了好一陣,忽聞大門外傳來一陣喧騰之聲,彭承業循聲望去,原來進來的是神劍堡「神機妙算」余先知等人。

彭承業精神一振,料想大會即將開始,果然過了一忽,大廳內便傳出武林副盟主郭覺恩的聲音:「多承諸位千里而來,諸位關心武林大事之心,令人感動,如今老朽先敬諸位三杯,聊表感動之情!」

剎那間,大廳內外羣豪齊聲轟叫起來,都齊舉酒盅。這些粗豪漢子,酒量大多極豪,三杯下肚,臉不改容,只彭承業淺嚐即止。

韓茂樹如牛飲水,人家才乾三杯,他已一口氣喝了五六杯,一張臉立時如同紅棉,話也多了起來,彭承業此刻那裏尚有心情聽他胡吹,轉頭他望。

只聽郭覺恩又道:「有關武林公敵司空凌雲以及孟大俠失職之事,稍後再處理!現在請讓老朽略盡地主之誼!」

接着郭覺恩的弟子道:「諸位遠來,料都未進膳,本莊也因時間匆促,無法多作準備,酒劣菜疏,尚請原諒!上菜!」

庭院中的羣豪聞聲首先叫起來,須知今日來此的,不是抱着看熱鬧的心情,便是因好奇心之驅使,眞正爲了武林公義而來,也不知有幾個,最好便是先把肚子塡飽,其他的再慢慢來。

莊丁們把飯菜端了上來,賓客雖多,但一切井井有條,顯然他們都訓練有素。

酒菜的確不好,幸而羣豪志不在此,只求能飽,上了五、六道菜,又聽「摘星手」郭覺恩道:「諸位,如今請『連環飛刀』秦大俠,把逮獲武林公敵司空凌雲的經過詳述一下!」

霎時間,莊內又暴起一陣如雷的掌聲,秦景明乾咳幾聲,道:「老朽與盟主座下的馬少俠在途中與司空凌雲那魔頭狹路相逢,老朽不自量力,先向司空凌雲求戰,馬少俠却認爲以一對一太便宜了那魔頭,便與老朽聯手制敵了!」

說到此,他又咳了一陣,大概因爲當時的情況,狼狽之至,實在不宜當衆宣佈,所以乘機思索一下。「戰了一半,姓孟的突然出現,要來分一杯羹,老朽年紀已

一大把，只求捉住司空凌雲，讓武林能有幾天平靜的日子過，了却多年來的心願，也不與姓孟的爭名奪利……」

莊內又响起一陣喝采聲，秦景明續道：「後來余堡主率衆經過，那厮吃了一驚，被姓孟的磕飛了他的長劍，司空凌雲自知插翅難飛，便放棄抵抗，不料姓孟的竟然藉此說他的功勞最大，要由他把司空凌雲交給盟主，咱們又怎會跟他爭，便答應了，誰知這厮表面俠義，骨子裏……咳咳，其實數功勞，是余堡主跟馬少俠最大，老朽與姓孟的只是在旁搖旗吶喊而已！堡主，老朽可有說漏！」

余先知尖聲一笑：「諸位英雄，情況大概如此，余某也不敢多說，免得別人以爲余某自吹自擂，其實當日秦大俠，面對惡賊，心中只有公義兩個字，完全捨棄了自己的安危，拚命搶攻，他的功勞最大！秦大俠爲此而受了傷，事後又不敢居功，這份胸襟，敎余某好生欽佩！」

秦景明待大廳內外的喝采聲過後才道：「余堡主給老朽臉上貼金，敎老朽好生慚愧！當日司空凌雲兇性大發，十年苦修，武功比前又精進不少，若非余堡主一口長劍如神龍乍現，拚命壓下他的鋒芒，說不定老朽不死也已殘廢了！」

彭承業無恥兩字幾乎脫口而出，當日他也在場，過程清清楚楚，別說秦景明與馬沛貞一派狼狽相，那余先知連屁劍也不敢亮出來，只在場邊出壞主意，今日竟敢當衆互相吹捧起來，以爲可以瞞盡天下人，當眞辱沒俠義這兩字！

當下掌聲再起，又聽廳內傳來一個聲音宏亮的道：「余堡主與秦大俠一心爲公，風某敬佩萬分！」

余先知道：「風莊主謬讚，使余某汗顏，將來敢不再爲武林公義稍盡一分棉力乎？其實風莊主對武林公義又何嘗甘于後人！」

那姓風的便是一劍二堡三莊的風家莊莊主風震雷，聞言哈哈一笑，續道：「依堡主之見，姓孟的是不小心被司空凌雲逃脫，或是他私自放走的？」

余先知沉吟道：「當時司空凌雲已爲姓孟的獨門點穴手法制住了穴道，若非姓孟的……咳咳，此事與孟大俠聲譽有關，余某不便多作忖測！」

彭承業覺得此人心機甚是深沉，明明已數落了孟七郎，囘口又故意留下一手，此表示自己的清高。

廳院內的羣豪立時交頭接耳起來，分成兩派，一派認爲人是孟七郎放的，另一派則認爲司空凌雲爲其同黨救走。

忽然有人叫道：「副盟主，到底眞相如何，何不叫孟大俠當衆交代一下？」

郭覺恩道：「既然諸位都有此意，老朽也有點急不及待了！來人，把孟大俠請出來！」

庭院內的羣衆看不到廳內的情形，都紛紛站立起來，有人叫道：「請副盟主請孟大俠立于台階上，讓咱們也能見到他，以示公允！」

廳內一靜，大概是在商量，須臾，郭覺恩道：「諸位，請相信廳內各方高人，他們都會秉公處理。若把孟大俠置于廳前的台階上，萬一人羣中有與孟大俠有私怨的，在暗中加以相害，這樣不但對孟大俠不公，也使在場之人，難向武林交代！」

院子內的羣豪，都大感失望。彭承業尋思道：「這些人口口聲聲武林公義，說話盡是爲別人着想，骨子裏只顧着他們幾個人的利益！」

過了一忽，大概孟七郎已被「請」了出來，只聽余先知道：「孟大俠，當日你說若不見了司空凌雲便唯你是問，如今司空凌雲不幸不見了，請大俠向天下英雄交代一下，以正視聽！」

院子內羣豪一聽，都湧到台階前，引頸向廳內望去。只見大廳內排了三四席八仙桌，孟七郎神情萎頓，坐在四席之間的地上。

彭承業見羣雄都屏神而觀，沒人注意他，便走至一棵棗樹下，雙脚輕輕一頓，拔身而起，藏在樹上，燈光向下，樹上光綫反而較暗，竟沒人發覺。

低頭望去，只見孟七郎神情木然，對廳上羣豪不瞅不理，彭承業暗暗喝采。

一忽，一個乾瘦如猴的老頭道：「孟大俠，你若不把話說清楚，難使天下英雄釋疑，老朽要助你也有心無力了！」

彭承業自聲音上，認出此人便是武林副盟主「摘星手」郭覺恩。只聽孟七郎長一嘆道：「司空凌雲並沒有同黨……」

他聲音雖小，但在場之人，個個却屏息視聽，自然都聽得到，霎時間，天地間似乎一靜，無論誰都想不到他會說出一句對他極不利的話來，有幾個受過他恩惠的，忍不住輕啊一聲，暗暗替他担心。

余先知冷笑一聲：「孟七郎不愧是個敢作敢爲的好漢！如此說來，人是你放的了？」

秦景明接道：「快答，你與武林公敵司空凌雲是不是有私情？」

孟七郎冷笑一聲：「孟某縱使不肖，但也還輪不到你來審問我！」

秦景明氣得哇哇大叫，廳內氣氛立時一緊，彭承業心中大讚：「孟七郎的爲人如何，我雖然不知，但憑他這身硬骨頭，已勝過秦景明多多矣！」

秦景明臉色一陣靑一陣白，僵在那裏，說不出話來，要想罵他幾句，又怕被他揭開眞相，事情更糟，要想下手，又衆目睽睽。

只聽余先知長笑一聲，斜看了他一眼，存心要看他如何下台，其他武林太豪亦都轉頭望着秦景明，郭覺恩乾咳一聲道：「孟大俠，不知老朽是否有資格問你？」

「是的，孟某與他有私情！」

此言一出，羣豪更是一驚，連彭承業都甚覺詫異。

只聽孟七郎又道：「孟某與他有私情，是在他被擒之後……」

郭覺恩急問：「這是什麽原因？」

余先知哈哈一笑。「副盟主何必替他遮掩？他正是因爲正義之心不堅，才會爲魔所侵呀！」

孟七郎輕哼一聲。「道理很簡單，當時咱們之中有人用卑鄙的手段，拿阮家莊的一個丫頭的生命威脅他，迫使司空凌雲放棄抵抗，孟某敬他是一條好漢，所以事後解開他的穴道，放心與他一鬥，事先雙方訂明，假如孟某僥勝，他便跟我上摩天

嶺，假如他贏得孟某一招半式，孟某便放他離開，但說明將來若再聽到他爲惡的消息，即使不敵，也要再與他一戰！」

刹那，廳內廳外又是一靜，羣豪都料不到事情如此複雜，只聽桂如龍哈哈笑道：「孟七郎，你不要胡謅，剛才秦大俠講述經過時，並無說及此節，九成是你故意要陷害他的！」

孟七郎淡淡地道：「是否如此孟某也不想與你們分辯，當時在場尚有神劍堡的人與盟主弟子馬少俠，唉！其實孟某也不希望當日所見是眞實的！」

余先知長笑一聲：「孟七郎呀孟七郎，今日余某才知道你竟然是個如此聰明的人，還懂得以退爲進，如今余某當衆宣佈，當日根本沒有一個什麽小丫頭在場，孟七郎，做人應該光棍一點，豈可臨死拉人陪葬！」

秦景明接道：「不錯！咱們是這種人麽？說出來也沒人相信！」

彭承業幾乎想挺身而出，爲孟七郎作證，又怕反而累了孟七郎，只得沉下氣來，靜待事態發展。

郭覺恩道：「就算秦大俠等人的手段有點欠缺光明，但比起司空凌雲令人髮指的手段來也只不過是小巫見大巫而已！」

余先知道：「副盟主此言差矣，天下英雄在此，豈能說說就算，而且根本沒有這囘事。」

郭覺恩心中暗想，忖道：「你們德性如何，老夫不會不知，有心讓你們下台，你却反要老夫好看，好，老夫便看你如何處理！」當下道：「當日情況如何，老朽因不在場，自然不甚了了，看來還是由堡主親自問吧！」

余先知心中暗暗冷笑，却道：「副盟主處事果然與衆不同！」轉頭道：「孟七郎，咱們無需再在枝節上喋喋不休，余某且問你，那一戰的結果如何？」

孟七郎臉上泛起悠然神往的神情，道：「那一戰是孟某更痛快的一戰，雖然孟某輸了，但技不如人，無話可說，而這一戰將永誌孟某心中！」

余先知心頭一震，忖道：「莫非司空凌雲眞的這般厲害？令他敗得心服口服？」問道：「你與他一共換了多少招？」

孟七郎道：「此點似乎是枝節。」

余先知冷哼一聲。「孟七郎，你要做好漢，咱們也不會管你，奈何你放走的是一個大魔頭，萬一他將來又殺了人，害了人，這責任應由誰負責？」

風震雷冷笑道：「人家孟大俠是『淸高』的嘛，他要做名符其實的大俠哩！」

孟七郎淡淡地道：「有什麽事由孟某負責就是！」

秦景明哈哈大笑道：「你已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了，還敢奢言什麽負責，當眞是不自量力！」

郭覺恩道：「看來孟大俠此次的確是因私廢公了！」

余先知冷笑一聲：「如此重大的責任，豈能就以因私廢公一句而輕輕卸去！」

郭覺恩不悅地道：「依堡主之見又如何？」

「照余某看，孟七郎一心只爲個人的『淸高』，心眼中早已沒了武林公義，這大俠兩個字加在他身上，簡直汚辱盡天下的大俠！」余先知一副慷慨激昂的神情。

話音一落，又暴起一陣掌聲，孟七郎淡淡地道：「孟某素來不似你們，整日把大俠兩字掛在嘴上！一個人是否俠義，是要用行動表示，而非靠嘴！」

風震雷怒喝一聲：「閉嘴，如今你已形同邪魔，還敢批論咱們？」

郭覺恩輕咳一聲。「孟七郎，你知罪否？」

孟七郎忽然仰天長笑起來，笑聲一止，高聲問道：「請問孟某犯了什麽罪？」

秦景明喝道：「你至此尚不知罪，當眞冥頑不靈，跟司空凌雲有何分別？」

孟七郎又一聲冷笑：「孟某却認爲你們用卑鄙的手段與邪魔妖孽沒有分別！」

郭覺恩長嘆一聲：「反了反了！孟……你敎老朽好生失望！」

孟七郎轉頭望向郭覺恩。「副盟主，孟某想請問您一句：司空凌雲到底做了什麽傷天害理之事，而被目爲大魔頭？」

彭承業更加凝神而聽，這問題在他心中已轉過千百遍，可惜又不敢問師父。

郭覺恩大吃一驚：「孟七郎，你不是跟老朽開玩笑吧？司空凌雲做出什麽令人髮指的事，老朽不信你不知道！」

孟七郎冷笑一聲：「殺死義兄，與義嫂私通，偷走侄兒，還有……」

余先知快口道：「還有他殺死殺傷了不少武林同道！」

「但是這是他們糊塗迫司空凌雲出劍抵擋，死傷與人無尤！」

風震雷宏聲道：「不算這一筆，就說他殺死義兄和與義嫂私通的事吧，這還不令人髮指？」

孟七郎冷笑一聲：「可有證據？」

「盟主親眼所見，難道還會錯？」

「既然是盟主親眼所見，爲何不制止他？」

「這個……當時相隔太遠，盟主制止不及！」

「那麽私通之事又如何？也是盟主親眼所見麽？」

風震雷臉色一變，一時間說不出話來。余先知冷笑一聲：「此人已無可救藥，莊主又何須跟他枉費口舌！」

郭覺恩道：「司空凌雲之事，早已有武林公論，幾個跳樑小醜，憑三幾句歪理，便想替他平反，豈眞笑話！」

余先知道：「如今他已受司空凌雲蠱惑，也就是甘願與武林白道爲敵！像這種人，已不必再審問了！」

孟七郎哈哈大笑。「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秦檜若泉下有知，當眞多了幾個信徒而瞑目矣！」

余先知臉色大變，倏地走了過去，舉起一指在孟七郎後頸一戮，郭覺恩忙道：「余堡主且慢……」

余先知哈哈一笑，輕聲道：「孟七郎已與司空凌雲一道，怎能再讓他胡言亂語，他罵我，余某只當作被瘋犬吠一場，但萬一辱及盟主，咱們可難向他交代！」

郭覺恩神情一懍，忙道：「余堡主心思縝密，令人佩服！」隨即轉身步向廳門，「各位英雄，各位同道，孟七郎自甘墮落，自絕于同道面前，如今已查明司空凌

雲是他親自放走的，罪同殺人，與武林公敵無異！」

孟七郎心頭恚怒，苦于啞穴被制，說不出話來，但雙眼如同噴火，心中激憤之情，表露無遺！

庭院內的羣豪雖有不少人覺得此罪過重，却懾于余先知等人的淫威，是以也沒人敢爲孟七郎辯護！

彭承業見孟七郎放走自己的師父，又是一條光明磊落的漢子，一時忘了處境險惡，忘了身份，忍不住叫道：「荒謬！」

余先知倏地自廳內衝了出來，立在石階上，喝道：「誰在此大放厥詞？眼中尚有天下英雄否？」

彭承業話出了口才後悔起來，但他不肯示弱，自樹上溜了下來，挺胸道：「話是在下說的，却自信沒有說錯！」

秦景明喝道：「你是什麽東西？也敢在此放肆！快報上名來！」

「在下叫什麽名跟孟大俠之事根本無關，只想問你一句，這件事既然與連盟主的高足有關，何不等他來了才定奪！否則又置盟主於何地？」

這幾句一落，幾個同情孟七郎以及與秦景明、余先知等人有嫌隙的，都齊聲讚同起來。

余先知冷笑一聲：「副盟主的確把罪名訂得太早了，這件事好歹得問過連盟主或者馬少俠！」

郭覺恩心頭大怒，道：「好一條老狐狸，這分明是你的意思，却反來擠老夫！」當下道：「連盟主因分身不暇，已把此事全權交由老朽處理，至於馬少俠一事，更是沒關係，難道馬少俠會學人因私廢公，包庇孟七郎麽？堡主這樣說，教人好生難明！」

余先知心頭一沉，但他心思玲瓏，立即發出一陣長笑，笑聲未已，已想好應對之詞。「副盟主說到那裏去了？余某對馬少俠自然相信得過，但盟主素來主張公平以及以理服人，這就該把事情辦得妥善一點，何況現在已有人反對哩！嗯，還是請副盟主向大家解釋一下！」

郭覺恩一張老臉忽青忽白，目光一掠，隨即停在彭承業的臉上，彭承業見他目光凌厲如同刀鋒，不期然把目光挪開。

郭覺恩立即道：「這廝有古怪，說不定是司空凌雲易的容！」

話音未落，秦景明雙脚一軟，身子如離弦之箭，向彭承業射去！

彭承業吃了一驚，連忙竄入人羣中，叫道：「有人因爲被人揭開假面具，要殺人滅口！」

秦景明喝道：「讓開！」飛入人羣，伸手入懷摸出三柄飛鏢，揚手拋射出去！

彭承業抓起板櫈一掄，只聞「篤篤篤」三聲，三柄飛鏢全部釘在板櫈上。

秦景明左掌再一揚，又三柄飛鏢緊接出手，彭承業那時胸膛空門已露，來不及迴臂揮櫈抵擋，只得向地上一伏，滾了開去！

秦景明喝聲道：「那裏逃！」急掠過去。

彭承業正想抽劍應戰，忽聞門公高聲喝道：「連盟主座下馬少俠駕到！」

羣豪都是一怔，料不到馬沛貞來得這般巧，彭承業乘機叫道：「余先知目中沒有盟主，擅自越權定孟大俠之罪！」

馬沛貞眉頭一皺，輕唔一聲，沉聲道：「余堡主，可有這回事？」

余先知心中大怒，却涎着臉道：「馬少俠英明智慧，怎會相信這小子的胡言亂語？這裏的人，個個對盟主都佩服得五體投地，唯盟主馬首是瞻，少俠若不信的，可問問副盟主！」說罷走至馬沛貞耳邊輕語一陣。

馬沛貞臉上晴陰不定，驀地輕笑一聲：「原來如此，大家都沒錯，爲了武林公義，爲了使大家都能過幾天平靜的日子，對司空凌雲及孟七郎這種人過份一點，算得了什麽？盟主一向教導晚輩等，辦大事只重大義，不須爲了些枝節而縛手縛脚，如此豈不反益了那些惡魔？副盟主認爲晚輩之見如何？」

郭覺恩連聲道：「馬少俠說得有理，連盟主之見更是英明過人，光耀千古，老朽等人是望塵莫及的了！」

刹那間，廳內廳外全是一片令人汗管直豎的諛詞，那些諛詞各有特色，蔚爲奇觀，什麽「武功天下莫敵，智慧聖賢難及萬一」、「一人頂得一萬人」、「自盤古開天劈地以來第一個聖人」，什麽連盟主一出現，觀音菩薩，如來佛祖，太上老君都要退避三舍，還有什麽比聖賢更加聖賢，比神仙更加神仙的話，都聞未所聞，見未所見之詞句，若詩仙詩聖等人猶在世，只怕都要自認不如！

彭承業也忘記了逃跑，生似是着了諸魔的咀咒般，挺立不能動。

馬沛貞待訣詞漸竭才輕喝一聲，道：「今日大家都沒錯，錯的只是他！」說着伸手向彭承業一指！

郭覺恩立即道：「快抓住他 」

話音一落，忽見人羣中射出一人，兩個起落，便已躍上台階，右手五指如鈎，向馬沛貞手臂抓去。

這下變化突生，羣衆心理沒有準備，却齊聲發出一聲輕呼。

余先知喝道：「這是孟七郎的同黨，少俠快下令處死孟七郎。」他來不及抽劍，左手抓住馬沛貞的衣領，向後一拉，這才堪堪避過來人的那一爪。

那人也不追趕，左掌一圈，「呼」的一聲拍出一掌，把郭覺恩迫開一步，同時擧足向大廳射去！

馬沛貞驚魂稍定，立即叫道：「攔住他！殺死孟七郎！」

那人驀地大吼一聲：「誰敢！」聲如霹靂，震得衆人心頭都是一跳！

餘音未了，來人已至孟七郎身前，桂如龍離孟七郎最近，身子自椅上飛起，雙掌挾風望對方擊去！

那人冷笑一聲：「手下敗將，猶敢言勇！」也是雙掌齊出，迎了上去。

只聽「蓬蓬」兩聲，四掌未曾接實，掌風相觸，桂如龍半空沒處着力，如斷綫風箏般向後飛去！

波濤似的罡風在大廳內激盪，風震雷拔刀撲前，刀如猛虎下山，直劈來人的後肩！

那人反應極快，連忙偏身一讓 不料風震雷正要他如此，手臂一掄，刀鋒改削

孟七郎的項頸！

那人大吃一驚，奮不顧身，一掌擊向風震雷的脅下！

風震雷雖有幾分把握，可以殺了孟七郎再閃避，可是生命寶貴，他豈有爲了撈什子的虛名而冒險？電光石火之間，立即抽身後退。

來人一矮身，伏地向孟七郎讓去，食指在他背後連戳數指，孟七郎身子一震，長身而起，那人也及時躍起。

這些事說來雖慢，但實際上都在一瞬間發生，待得孟七郎解禁，其他人才圍了過來。

孟七郎道：「多謝俠士相救之情，只是連累了你，怎叫孟某安心！」

那人哈哈一笑，伸手抹去臉上的灰泥，露出一張大麻子臉來，孟七郎苦笑一聲：「司空兄，你又何苦來此！」

那人果然是司空凌雲，只見他哈哈一笑，道：「孟兄爲小弟而罹難，司空某若不來救，便豬狗不如了！」

孟七郎嘆息道：「你寃未雪，怎可再來！」

司空凌雲說道：「兄弟，你是我平生第二個知己，我自己久受寃屈，深知其苦，所以才來救你，只要留得靑山在，那怕沒柴燒？你今日若被殺，豈不又是一件寃案！」

余先知冷笑一聲：「眞是一丘之貉，臭味相投，遺言交代清楚了沒有？」

司空凌雲解下身上的長劍，抬頭望向衆人，羣豪只覺他目光比刀還利，給它掃過，都忍不住心頭發寒，有幾個還忍不住把眼挪開。

司空凌雲輕笑一聲：「兄弟，待我替你取柄刀來，就怕你不趁手！」

孟七郎聽得意氣激昂，大笑道：「能殺得人便趁手，就怕刀鋒太鈍，殺人太費勁！」

兩人相顧大笑，目無餘子，那裏有點遇險的氣氛，就像在酒樓把盞言歡。

余先知目光一凝，冷冷地道：「好做夢之人，夢醒之時，往往更覺痛苦！」

語音未落，司空凌雲經已標了出去，長劍一圈，斜削余先知的肩膊！

余先知臉色微微一變，喝聲道：「司空凌雲，本座久已想領敎你的劍法了！」翻臂振腕，雙腿一曲，針尖指處，寒芒乍現！

司空凌雲雙脚一踏，使出師門絕藝「天魔舞步」，輕輕巧巧地閃開，手臂一翻已改刺秦景明的胸膛！

秦景明早已是驚弓之鳥，見狀忙不迭後退，伸手入懷去取飛刀，風震雷寶刀一捲，斜砍過去，喝道：「諸位，對付這種人，還跟他談什麽武林規矩？並肩子一齊上吧！」

司空凌雲後背似長了眼睛般，長劍倏地一收，劍柄敲在刀鋒上，只聞「噹」的一聲，風震雷的刀已被震開，他心頭一懍，尋思道：「這魔頭確有過人之能，難怪十年前那麽多高手折在他劍下！」

心念未了，寶刀在半空劃了個弧圈，再度攻去，他眼前一閃，司空凌雲已橫掠一丈，長劍刺向桂如龍。

與此同時，郭覺恩長嘆一聲：「孟七郎，你自甘墮落，今日別怪老朽心狠手辣！」欺前幾步，左手半曲，右手暴長，五指如同鋼鈎般，向孟七郎臉門抓去。

孟七郎知道他「摘星手」厲害，不敢怠慢，左臂一翻，把對方右臂格開，右拳當胸擊去！

這一拳雖無變化，但力蘊千鈞，氣勢不凡，跟他的刀法一樣，紮實沉穩。

郭覺恩在江湖上混了數十年，一雙眼睛比刀還要利，焉有看不出之理？這時把身向後一縮，左手翻動處，直抓對方的手腕！

這兩人一個勝在爪法變化多端，經驗豐富，一個勝在年富力強，拳法嚴密，一時之間，難分勝負。

尤大通在旁磨拳擦掌，道：「副盟主，這廝已非我族類，恕晚輩放恣，也要向他討敎一番了！」言畢揮掌上前，與郭覺恩一前一後，夾攻起來。

孟七郎的外號是「神刀破浪」，可見他一身武學全在一柄刀上，以拳應敵，單只一個郭覺恩尚可以應付，再加一個尤大通，頓感吃力起來，十多個照面之後，便落于下風。

司空凌雲冷眼望及，有心助他，奈何自己這邊敵人更多，自顧尚且無暇，那裏尚有餘力助他？他心頭暗暗焦急，尋思道：「孟兄弟爲我而遇難，我司空凌雲一條命不足惜，好歹也得救他出去！」話雖如此，却苦思無計。

當司空凌雲突然出現，彭承業尚不知來者是自己的師父，但他爲人頗爲機智，見衆人的目光都被吸引過去，立即飛入暗處，躲了起來。

他先用藥水洗掉臉上的易容藥，再換上第三種易容藥膏，一張臉立即雪也似白，高鼻朱唇，話活像是潘安再世，然後再大着胆子出去，此刻衆人都堵在大廳門外，踮足而觀，沒人留意他。

廳內的呼喝聲，以及兵器碰撞聲，不時傳出來，彭承業看了着，心頭更是焦慮，忽聽孟七郎叫道：「郭覺恩，你平日自詡做事公平，可否借一柄刀與我？」

尤大通冷笑，道：「簡直是痴人說夢話！」

彭承業心頭一動，忖道：「我何不取一柄刀給孟大俠，也許他跟師父聯手，可以殺出重圍也未定！」

主意一定立即擠入人羣中，眼見身旁一個漢子腰懸鋼刀，便乘亂點了他的麻穴，接着又戮了啞穴，然後悄悄解下他的鋼刀，除了那人之外，其他只顧觀着廳內的激戰，也沒有人注意他。

彭承業趁機向內擠去，道：「大伙兒一齊衝進去吧！」

廳外那些人見司空凌雲與孟七郎形勢險惡，聽彭承業這一叫，都興起去沾沾功勞的念頭，便一齊衝了進去。

馬沛貞喝道：「你們幹什麽？都讓我出去！」

羣豪都不由止了步，彭承業道：「馬少俠，你這話便不對了，所謂除惡揚義，人人有責，難道馬少俠不許咱們做好事？」同時趁着羣豪走動而露出的空隙，竄了出去。

馬沛貞怒道：「你是那一派的？我的

話你沒聽見麽？」

彭承業心頭一動，忽然心生一計，倏地竄至，拔刀而起，向馬沛貞撲去！

道一着大出羣豪意料，馬沛貞更料不着有人敢虎口拔牙，待得他發覺不對，已經閃避不及，被彭承業一刀架在頸上，馬沛貞啊的叫了一聲，不敢妄動。

彭承業大喝道：「都住手，否則殺了他！」

廳內羣豪都不由停下手來，余先知問道：「小子，你是誰？可知這樣做的後果麽？」

彭承業道：「不要多說，快放人？」

余先知眼珠子一轉，故意問道：「放誰？」

「司空凌雲及孟七郎？」

「你是他倆什麽人？」

由於彭承業臉上塗了易容藥，司空凌雲一時間也認不出來，與孟七郎都露出驚異之色。

彭承業道：「別多問，不放人我便殺人！」

馬沛貞忙道：「余堡主，請看在家師份上救小侄則個……何況這兩人仇家遍天下，也跑不掉多遠！」

郭覺恩道：「賢侄不必害怕，他只是恫嚇你而已，不敢眞的殺你！」

彭承業抽出長劍來，架在馬沛貞頸上，隨即把鋼刀向孟七郎抛去。「孟大俠接住！」他抛出鋼刀之後，又伸手入懷，解開軟劍扣子，抽了出來，又向司空凌雲抛去。「師父接住！」

司空凌雲輕嘆一聲，心頭又驚又喜，一手接住軟劍，與此同時，秦景明已繞至彭承業的背後，脫手飛出三枝飛鏢，直奔彭承業的後背！

司空凌雲吃了一驚，急叫：「業兒小心飛鏢！」

彭承業聞聲立即向橫掠開，那三柄飛鏢便改射向馬師貞！

說時遲，那時快！郭覺恩早知秦景明的用意，飛鏢一出手，立即標前了一步，右袖一拂，把呆若木鷄的馬沛貞彈開了三尺！

飛鏢射向風震雷，却被風震雷翻刀磕飛。

刹那間，羣豪見馬沛貞脫險，又一齊動起手來。孟七郎暗叫一聲可惜，司空凌雲脫手把長劍向秦景明抛去，揮動軟劍，向彭承業靠去：「業兒，快過來！」

彭承業江湖經驗雖淺，但到底是個聰明人，自己因考慮不周，無法挾持馬師貞而達到目的，事敗之後，便知道危險，未待司空凌雲出聲，便已飛了過去。

兩人會合在一起，司空凌雲憐惜地道：「業兒，誰叫你來的！」

彭承業毫不因危險而害怕，道：「師父，待咱們脫了困再詳細說吧！」

余先知長劍捲了過來，說道：「小子別做夢了！你來得正好，省得咱們再去找你！」

說時遲，那時快！風震雷的刀以及梁佐善的硃砂掌已至，另外尚有一個單獨老人的短槍，四件兵器齊發，疾如閃電。

司空凌雲大喝一聲，軟劍挑開余先知的長劍，手腕一翻，又指向風震雷持刀的手腕，左掌猛吐，迎向梁佐善！

梁佐善自恃勝券在握，如何肯跟他硬拚？立即閃身變招！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余先知與風震雷更是成精的狐狸，也不肯拚命，這倒益了司空凌雲。

彭承業是初生之犢，見獨臂老人的短槍刺來，也不害怕，劍刃一格，隨即翻刃沿桿削下。

那老人手腕一振，抖起一團槍花，把劍彈開，手背一落，槍尖如毒蛇出洞般，改刺彭承業脅下空門！

司空凌雲接戰幾招之後，暗思脫身之計，知道今日不殺幾個人，絕難脫身，目光一及，忽然虛幌一劍，雙脚一錯，軟劍改刺梁佐善。

梁佐善拍開一掌，司空凌雲乘機變招，軟劍一圈，改削獨臂老人的肩膊，同時叫道：「太祖斬蛇！」

獨臂老人短槍連忙來架，彭承業毫不猶疑，應聲便出一招「太祖斬蛇」，只聞「噗」的一聲，獨臂老人連僅有的一隻手臂也斷了，槍杆「篤」的一聲，跌落在地上。

司空凌雲左腿蹬一蹬，把獨臂老人的身軀踢起來，飛向急刺過來的余先知的長劍！

余先知忙不迭變招，只因事出突然，饒得他武功高強，也有點手忙脚亂，彭承業乘機刺了過去，余先知生怕司空凌雲乘機夾攻，不敢應戰，向後彈退兩步。

就在此刻，忽聞外面有人叫道：「天網堡關堡主及風家莊雷四俠駕到！」

（未完·五）

千門奇俠故事

馬雲·文　可飛·圖

高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一個繁榮自由的都市，有一個藝術節的籌備委員會會議，會議主席是洗東昌夫人——利咪咪，在座的留法歸來的畫家胡慶安提議向法國政府借用名畫「蒙娜麗莎」來本市展覽，以壯聲勢，籌備委員全不贊成，利咪咪認爲可行，遂與胡慶安展開工作，更徵得市長的同意，成立一個「訪法團」，準備向法國政府商借名畫之事，因爲她是名流的夫人，儘管她想保密籌辦，但當地報章已爲她報導這方面的消息，由於洗夫人不但出錢出力，又是主席身份，既得到市長的承諾，所以舉行全體會議時，很順利的通過議決案，正式開展借名畫的工作。

眞情表露　計劃偸畫

利咪咪忽然又激動地把手伸過去，捉住了洗東昌的手：「我們已經有了財富，你可以暫時放下一切，與我再度蜜月麽？」

「再渡蜜月？」洗東昌忽然感到事情來得似乎有些突然，在此之前，他從來未聽過她有這種提議，因此他難免訥訥地問：「我們是否有此須要？」

「是的，我的確覺得有此須要。」利咪咪瞪住他：「我總覺得，這些日子以來，我們各有各忙，相對太少。要維繫住夫妻間的感情，就必須把一切暫時放下，讓我們再渡蜜月。」

「親愛的，我明白你一定是感覺得納悶，因爲那些工作不但浪費了你很多精力和時間，而且也沒有任何代價，好容易做到悶，但正如你所說，這社會是須要名譽地位，然後才可以進一步獲得大利的，趁我們年青，拚命賺多一些錢，那麼我們老來就不必担心。如果你做得太倦，就推掉一部份工作吧，目前我實在忙得無法分身，你想去旅行，等到農曆年年假再說好嗎？暫時我怕走不開啊。」

「嗯——」利咪咪也不知道剛才自己爲什麼會有此提議，也許她對自己的感情方面的「防守力」失去了信心，也許她要試試自己的丈夫吧！

她早知他忙，否則就不會見面的機會越來越少，現在既然聽到洗東昌這麼說，她也只好苦笑：「算了，那就等到農曆年假再說吧。」接着她又說道：「其實我也明知你忙，可惜我却帮不了你什麼。」

「不，你已帮了我太多太多，你處處熱心公益，這已經等於帮了我。」

傭人由內綫通話機中傳聲出來，晚飯已經準備好了，於是他們一齊離開了客廳，進入後面餐廳去。

這一個家，有時的確顯得太寂寞，除了他們夫婦二人之外，就只有女傭人，厨師，司機以及花王等。

晚上，利咪咪有時會很早回來，但洗東昌可能非過了午夜，難見一面，甚至她睡了，他才回家。

他們的生活就是這樣子。

毫無疑問，他們十分有錢，物質享受非常豐富，但對利咪咪來說，精神却是相當空虛的，也許就是因爲這樣，所以她才如此熱心於社會工作。

然而工作並不可以代替一切的。

她的心靈漸漸感到空虛，有時想找個人來傾訴，可惜沒有對象。

本來她的丈夫就是她最好的傾訴對象，可惜他太過着重他的事業。

像今晚這樣，能聚在一起吃一頓晚飯，已經是非常難得的事，記憶中已是數個月以來的第一次，下一次又不知要等到何時了。

其實利咪咪已經不是頭一次提醒丈丈的，可惜他太不重視。

那晚，她感到悶悶不樂，但他一點也不發覺。

回到睡房裏，關上了房門之後，他就十分愼重地把公事包取出，神神秘秘的笑了笑：「我要讓你驚奇一下，試猜猜這是什麼東西？」

利咪咪心裏想：一定又是什麼鑽戒、鑽錶之類的名貴飾物、禮品，這些東西，她已接受過不少，所以根本就不值得驚奇。

以洗東昌今時今日的家財，要買什麼做禮物送給她也是輕而易舉的事。

「名貴禮物」對某些人來說，也許會引起了極大的刺激作用，但是對利咪咪來說，似乎所起的作用已不太大，也許她已感到平凡而痲木。

「物以罕為貴」，人的思想感受，往往就是這樣的。未必就是因為它的價值太高，太貴，更高貴的，太多了就會變得平凡。

所以洗東昌的說話，對利咪咪來說，反應平淡。

但是，洗東昌由他的公事包取出來的，並非什麼名貴禮物，只是一盒錄映帶而已，利咪咪幾乎忍不住笑了起來。

洗東昌却興趣勃勃地，把那盒錄映帶放進了電視機旁邊的錄映機中。

利咪咪當然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洗東昌按下了錄映機的機掣之後，電視機的螢光幕上果然出現了一些歐美的性感女郎，那是一些十分色情的小電影。

「這是朋友由歐洲大陸帶回來送給我的。」洗東昌坐到利咪咪的身邊來，突然攔腰摟抱着她。

利咪咪的反應十分冷淡，本來這是閨房之樂，難得洗東昌有這種心情，但是她反而覺得：難道夫妻之間除了那回事之外，就無事可為麼？

利咪咪又覺得：洗東昌這麼早回來，也只不過為了那回事而已。其實他應該多對她一些時間，更加應該注重對她的愛情方面，而非肉慾方面。

不過她看見他這麼興緻勃勃，却又不想令他掃興，惟有敷衍他。至於電視錄映機正在放映一些什麼，她反而視若無睹。

× × ×

那是一卷非常猥褻的歐陸小電影的錄映帶，螢光幕出現的的裸女，絕無美感可言，相反，只會覺得她們的動作下流而已。

利咪咪偶然也會瞥它一眼，只覺得眼前螢幕所見與胡慶安筆下的裸女比較之下，實在相差太遠了。

胡慶安筆觸下描繪的裸女，充滿了美感，在視覺方面，的確是一種享受，任何人見了也只會以一種欣賞的目光去看那些美妙的綫條。

但是錄映帶播出的鏡頭實在充滿了色情的挑逗意味，那些反傳統的方式，甚至令到利咪咪感到有些作嘔。

利咪咪不知道她丈夫洗東昌為什麼會安排這種「特備節目」，她不但引不起興趣，反而有些反感，只是說不出口而已。

凡事最怕有得比較，眼前所見的裸女與胡慶安所畫的裸女，同樣是赤條條的一絲不掛，但一個令人見了心噁，一個却充滿了美感，這大概就是藝術與猥褻之分吧！

那一晚，她想得份外多。

丈夫不知道她另有心事，還以為她諉果回甘，於是又諸多騷擾，令她更加覺得他只是把她視作洩慾工具而已，心裏十分反感。

× × ×

翌日當利咪咪醒來時，已經不見了她的丈夫洗東昌。

洗東昌是個事業心很重的男人，利咪咪當然清楚，正因為她太清楚了，所以她才覺得他們之間的婚姻充滿了危機。

婚姻生活是關乎到男女雙方的，但是現在這情形，他們到底為了什麼？

他為了賺更多更多的錢而忙個不了，她則為他爭取社會地位而不斷以「洗夫人」的身份出現於人前，人家只知道她是「洗東昌的妻子」，而且知道「她丈夫很有錢」，除此之外，似乎沒有人會知道她姓利，叫利咪咪。

她獃在床上，呆呆地想着：到底他是否愛她？洗東昌只會叫她早日養個孩子，以解除心靈上的寂寞，這是什麼意思？難道孩子就可以代替了丈夫的愛麼？

她由心底裏苦笑出來！洗東昌到底要那麼多的錢幹嗎？他到底明不明白生活究竟又是為了什麼？

利咪咪忽然之間也覺得她自己也變得太過俗氣，太過市儈了。

當她再次睜大了雙眼時，看見了一幅掛在牆上的西洋裸女油畫，於是她又想起了要同法國政府借畫的事，同時亦不期而然的想起了胡慶安。

她立刻撥了一個電話給胡慶安。

「起來了吧？」利咪咪利用床頭電話分機，所以她仍臥在床上，又溫柔地招呼了一聲：「早晨！」

「你早！洗夫人。」

「……」她在電話的極端沉默下來。

「你在那裏？」

「……」她還是不作聲！

「喂，喂喂！」他以為她掛斷了。「怎麼啦？」

「為什麼一定要稱我洗夫人？我沒有名字的嗎？」

「嗯——」他感到愕然！「對不起，那麼，我應該怎麼樣稱呼你才好？」

「叫我名字好了，私底下我們是朋友，你只可以在公衆場合叫我洗夫人。」

「我叫你咪咪，似乎太大胆吧？」

「你當然可以不依我，但我也有權不理睬你！」

「嗯——」

「當然，我是沒有理由不理睬你的。」她忽然怕他誤會，所以她又說：「最低限度，我也要等你為我完成那幅畫像啊！」她忍不住笑了。

他可以聽出她那甜美的笑聲，也明知她在說笑。

於是他也開玩笑地說：「讓我們從頭來過好嗎？咪咪，你早啊！」

「慶安，今天你覺得怎麼啦？」

「精神好得多了，彷彿注射了一支興奮劑；雖然昨夜我睡得不大好，宵來又失眠，但是，今天我比以前任何一天都更加精神百倍。」

「為什麼？」

「嗯！我也不知道。」他在電話中傻笑：「也許，我找到了生命的意義吧！以前，我眞的不知道生活到底為了什麼。」

「現在呢？」

「現在我終於明白了！」

「那麼，生活到底是為了什麼？」

「為了追求我們的理想。」

「是的，每個人都應該有他自己的理想！」她感慨地輕輕嘆息！忽然她又問：「然則，你的理想又是什麼？」

「嗯——」胡慶安故意頓了頓：「這是個秘密，可否容許我暫時保留？」

「眞的有這種必要嗎？」

「絕對必要！」

「好吧！那麼我不迫你說了。」她又關心地問：「吃過了東西嗎？」

「還沒有啊。你呢？」

「我還在床上。」

「做夢？」

「不！傻想！」

「洗先生呢？」他忽然警覺地問。

「怎麼你會問起他？」

「這是一種禮貌嘛。」

「他上班去了。」她淡淡地說：「在他的心目中，金錢比一切都重要。」

「這也難怪，洗先生是個典型的成功人仕，你眞有福氣，也有眼光，揀到一個這麼好的丈夫。」

「好與壞完全是觀點與角度，我並不因此而覺得有甚麼值得驕傲。」利咪咪在電話中輕輕嘆息：「如果你也認為金錢可以代表一切，我反而覺得自己看錯了人。」

「你完全誤會了，對於金錢的看法，我認為夠用就算，所以我永不受金錢支配。」胡慶安又說：「要是我肯不擇手段去賺錢，我才不會選擇做一個沒有出息的畫家；我甚至可以將賭國皇妃的謝函複印以作招徠，擺個爛攤子賣畫，相信也有不少名門、豪富光顧。可惜我絕對不是那種擅於奉承的人，我喜歡的只是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

「是的，金錢應該受人支配，但偏偏有許多人却受到金錢的支配，太可笑了！」利咪咪又問胡慶安：「吃過了東西沒有？」

「還沒有啊！」

「那麼自己動手弄點東西吃吧，回頭我會給你帶來好消息。我已經約好了史蒂拉小姐，等會兒我們一道兒去法國領事館談談。」利咪咪說。

「我預祝你馬到功成！」

「謝謝你。下午，我會再給你電話。」

「好的，再見！」

電話掛斷了，然而利咪咪並沒有立即離床，她怔怔地躺在床上，胡思亂想。

她想得很遠，也想得很奇怪，但是她心裏想的，却又絕對不可以對別人提及。尤其是對於一個已婚婦人來說，許多人會認為是很不應該的。不過利咪咪却私底下認為：時代已經不同了。

她翻身下床，跑進洗手間去。

她對鏡自照，發覺自己老了。雖然她才不過三十歲左右，但女人的青春易逝，再過得幾年，她就會變了人老珠黃。

想到這事，她心裏更加忐忑不安，更加認為自己的想法絕不過份。

她匆匆梳洗後，稍為化粧，就離家外出。

利咪咪約好了史蒂拉一齊去拜訪法國總領事。

她們約好了，先在一間高貴餐室見面，然後一起往領事館去。

利咪咪去到約好的地方時，史蒂拉已經坐在其中一個卡位上等着她。

史蒂拉打扮成一個貴婦的樣子，穿的都是法國名廠貨，連噴的香水也是巴黎的出品。利咪咪當然也懂得欣賞。

利咪咪坐下來就聽到史蒂拉說：「我已約好了法國領事賈梅樂先生。」

利咪咪順口問道：「他怎麼說呢？」

「賈梅樂先生說：很歡迎我們的拜訪，同時亦早已聞夫人之大名。」

「你有沒有提及我們借畫的事？」

「沒有。」

「為什麼不先探探他的口風？」

「夫人，這件事必須當面交代才可以，如果在電話裏說，只怕他為了避免尷尬，反而推得一乾二淨呢。」史蒂拉又說：「俗語說得好，見面三分親，我們應該先爭取他接見，到時解釋清楚，問題可能會簡單得多呢。」

利咪咪想想也覺得很有道理。

她們進食了少許茶點，也沒有花太多時間，便雙雙離去。

外國人都習慣了準時，所以史蒂拉把時間掌握得十分好。

法國領事賈梅樂約了她們中午十二時見面，她們就準時來到了法國領事館，一分鐘也不會遲。

透過副官秘書，利咪咪終於見到了法國總領事賈梅樂。

賈梅樂官腔十足，他只用法語交談，幸好利咪咪早有了準備，帶了一個法語翻譯史蒂拉同來，才不致弄成「牛頭不對馬嘴」的局面。

利咪咪開門見山地，道明了來意。

透過了史蒂拉的譯述，利咪咪知道賈梅樂很欣賞她熱心公益，但是他又說：「蒙娜麗莎」那幅名畫乃「法國國寶」，所以他必須先向法國政府請示，故此不可以立刻答覆她。

由於利咪咪不懂法語，一字一句也須依靠史蒂拉譯述，所以他們之間的交談也不可能拖得太長；大概十分鐘不夠，利咪咪她們就匆匆告辭了。

利咪咪離開法國領事館之後，就對史蒂拉道：「我們在等候他的答覆之前，繼續保持連絡吧！」

史蒂拉臨別時又對利咪咪說：「這件事，我以為你不要存厚望。」

利咪咪一怔！立即問道：「為什麼你會這樣說？」

史蒂拉道：「你眞的一句法語也不懂麼？夫人。」

利咪咪苦笑：「史小姐，如果我懂法語，又何必找你？」

「據我剛才聽賈梅樂的口氣，這件事成功的機會十分微。」史蒂拉又說：「我在法國住過一段時間，所以比較了解法國人的性格，如果他們認為可行的，一定會十分爽快的告訴你『可以』，要是說了一些敷衍的說話，幾乎十之八九不成！」

「嗯——」利咪咪顯得失望地瞪住史蒂拉：「妳認為我們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說服法國政府？」

「我自問已盡力而為了。」史蒂拉無可奈何地聳聳肩：「也許我的口才不大好吧，說句坦白話，如果有可能的話，我倒贊成你另聘高明。」

利咪咪想了想，又很大方地笑了笑：「一切順其自然吧，希望你也不要介意，我相信你已經盡了全力就是。回頭我們再連絡好嗎？」

她們互相揮手，就此告別。

× × ×

胡慶安正在廚房弄午膳，外面就有人按响了門鈴。

來者並非別人，正是洗夫人利咪咪。

利咪咪入屋後發覺胡慶安的「午膳」只是「即食麵」，幾乎就忍不住笑了起來：「這就算是午餐了？」

胡慶安道：「是的，簡單、快捷，而且味道還不錯。」

她走過去：「請不請我吃一碗，我還未吃過午餐呢。」

「只怕你會嫌它太粗賤。」

「怎麼會呢？」她也老實不客氣，搶過了握在胡慶安手上的筷子：「讓我試一試，在此之前，我的確從未試過呢。」

她用筷子夾起了碗中弄好了的「即食麵」，吃了一口，立即讚不絕口：「唏！味道眞的不錯啊！」

胡慶安笑道：「那妳先吃了這一碗，讓我再弄一碗吧。」說着，他便從厨房的儲物櫃再取出了另外一包「即食麵」。

利咪咪也不跟他客套了，捧起那碗煮好了的「即食麵」，狼吞虎嚥起來。因爲她事實上也餓了。

她站在厨房門口，邊吃，一邊看着胡慶安用煮滾了的開水沖入碗中，「即食麵」立即溶解，然後再剪開一包包的香料，麻油等配料，好容易又是另一碗可口的食物。

「你經常吃這種『即食麵』麼？」利咪咪問道。

「是的，這麵方便又簡單快捷嘛。」胡慶安說。

「長期吃這些東西似乎不大好的，其實像你這種王老五生涯，早該置家才對。長此以往的下去，到底不是辦法啊。」

「置家？」胡慶安苦笑了一下：「誰要我呢？」

「你有什麼不好，我覺得藝術家、畫家，都是相當高尙的職業，何況你這個人倒也不錯吧！」

「你太過獎了，講眞的，一方面是機緣未到，另一方面是我習慣了自由自在，如果身邊多了一個女人，那時一切生活習慣都非改變不可。」

「但是，人總是不可以單獨生活的。」她忍不住又問道：「難道你連一個女朋友也沒有嗎？」

「當然有，而且不祇一個，只是沒有一個適合我。」

「是你要求太高吧？」

「那又未必，可能是緣份未到而已。」

「是的，我倒同意你的說法，人與人之間，有時的確要講究緣份。」利咪咪感慨地說：「所謂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見面不相識。即使能聚在一起喝一杯茶，也絕對是一種緣份來的。」

「正因爲我太過相信機緣這回事，所以我一點也不焦急，反正一切自有上天的安排。」

胡慶安這時已捧住另一碗弄好了的即食麵，由厨房走出了客廳。

他又問道：「借畫的事，今天進行成怎麼樣？」

「照史蒂拉說，機會很微，所以我希望你快些康復，由你去攪。」

「如果以你的大名亦無法達到目的，我更加沒有辦法。」胡慶安又說：「但是，假如有政府作後台，我們又肯付足保險費，在情理上，法國政府似乎沒有理由拒絕的，只是不知道史蒂拉怎麼說而已。」

利咪咪道：「照我感覺，史蒂拉的法語說得十分流利，應對也得體，法國領事館對我們也很客氣，但事後史蒂拉覺得機會甚微，主要是費梅樂似乎在敷衍我們，他說要向巴黎當局請示。」

「哦！那是理所當然的事，因爲那是法國國寶啊！」胡慶安道：「他有沒有說過，幾時才可以給我們答覆？」

「沒有，所以我很希望你親自出馬。」

「成功與失敗，目前似乎言之過早，倒不如先等他們的答覆，然後再作決定吧。」胡慶安又說：「其實以你目前的社會地位，再加上有市長做後台，看來機會一定很高才對。」

「社會地位？嘿！」利咪咪感慨地說：「其實我如何努力，如何拚命掙扎所得來的社會地位，也不是屬於我的，只是屬於洗東昌的，所有一切榮譽盡歸『洗夫人』所有，而不是利咪咪的。」她又苦笑聳肩：「所以，我[illegible]不喜歡有人叫我洗夫人，也就是這道理。」

「其實洗夫人不就是利咪咪嗎？」

「不！洗夫人就是洗夫人，利咪咪就是利咪咪，兩者之間，絕對有分別。」

「嗯——但是，無可否認，兩者同是一個人啊！」

「那只是表面上的事，在一般人的感受上，都與你剛才所說的一樣，其實，事實上並非如此，利咪咪是個喜歡自由自在的女性，洗夫人只會像機器一樣，替她丈夫爭取名譽和地位，但內心却沒有快樂，也沒有自由。」利咪咪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兩者之間的分別，實在太大了。」

「這情形大概正如俗語所說：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每個人總難免會有一些難言之隱。好像夫人這麼樣，相信當今許多女性都夢寢難求，她們都認爲夫人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誰也難以相信夫人心裏不快樂。」

「這正是所謂『一家不知一家事』，所以我以爲：凡事都不可以單看表面的。」

「好了，我們還是不要再談那些令你不快樂的事好嗎？」胡慶安道：「今天，你有些什麼節目？」

「沒有。」利咪咪反問道：「你呢？」

胡慶安苦笑聳肩：「沒有啊。我以爲最好的節目，還是繪畫。」

「是的，我也這樣想，所以我今天打算在這兒留下來陪住你，你不會反對吧？」

「怎麼會反對呢？我高興還來不及啊！不過——」

「別不過不過了，你答應過我的事，至今仍未做到，今天正好開始。」

「什麼事？」

「你曾經答應過我給一幅畫像的，可不是嗎？」

「嗯——」

「至於代價方面，你不必担心。」

「不！你又錯估了我，我只怕你嫌棄，絕對不計較酬勞的。」胡慶安道。

「如果我不欣賞你，又怎麼會毛遂自荐，做你的模特兒？」利咪咪嫣然一笑，就順手把外衣脫下。

裏面是一些緊身的衣服，利咪咪那美妙的身段，盡顯眼前，胡慶安看得目定口呆，頓時不知所措。

利咪咪又笑道：「我從未做過模特兒，應該如何擺好姿勢，請你等會兒敎我吧！」

不知怎的，胡慶安總覺得她熱力迫人，他甚至不敢再瞪住她，借故去找畫布，暫時溜開了。

本來一切進行得不但出乎意料之外的順利，利咪咪的反應，還足以令到他半帶驚喜，甚至還有些受寵若驚！對胡慶安來說，他應該高興才是。

但是不知怎的，胡慶安反而因此感到有些忐忑不安。

爲什麼會這樣？連他自己也無法解釋。

胡慶安終於找出了一幅已經釘好在木框之上的畫布，但是，當他重新進入他的畫室裏面去的時候，他當堂又呆住了！

利咪咪此刻已是渾身赤裸裸地，斜倚在一張高櫈之上，瞪住他問道：「這姿勢可像維納絲女神？」

胡慶安全身的血脈在急急地流動，他的心臟差些兒就要停頓下來。

他獃在那兒好一會兒，也不知道應該怎麼樣說才好。最後他只好用命令式的語調對利咪咪說：「快些把你的衣服穿好。」

利咪咪一怔！反問道：「爲什麼？」

胡慶安道：「我不畫了！」

她仍然覺得迷惘地問：「爲什麼呢？」

「你……你這樣子，我畫不下去！」

「嗯——」她怔了一怔，終於又忍不住苦笑：「你是畫家，也是藝術家，我是爲藝術而犧牲，你應該覺得高興才對。」

他垂下頭來，訥訥地說：「是的，本來是的。而且在我的記憶之中，從未試過今天這般心情，就是不知怎的，我會對你例外。也許……因爲我覺得你太尊貴了。」

她終於也忍不住走過來，面對着他！

儘管他不敢望她一眼，她還是說道：「其實，我只是還我清白，由娘胎出來，我就是這麼樣的，那些花花綠綠的外衣，只是一種掩飾，但那不是眞我，現在你所面對的才是眞正的我；我要求你畫的正是眞正的我！」

他瞪住她，但只望住她雙眼。

他彷彿感覺得到：她那雙眼充滿了血絲，又似是燃燒着愛情的火花。

他不敢望向她身體的其他部份，因爲他担心自己按捺不住慾火的衝動，因而失去了控制，那時候，後果就難以想像了。

雖然那正是他最後的目的，而在眼前的進展比預期中要來得早，但是不知怎的，他對她竟然有了不同的看法。

他對她動了眞情，所以他不想汚辱了她。

愛情是十分聖潔的，絕不可以沾染到慾方面去、如果涉及情慾，那就跡近骯髒了。

利咪咪反而因爲這樣，對胡慶安更加敬愛了。

她把雙手搭在他的肩膊之上，盯實他，含情脈脈地說道：「你怕？」

「是的，我怕。」胡慶安道：「我從未試過這麼怕。」他避開了她的視綫。

「你怕什麼？」

「我不知道。」

她忍不住笑了：「你的年紀已經不細了，難道……你從來未接觸過女人？」

「不！我不但接觸過，而且還與各種各式的女人發生過關係。但是——」

「那你就不應該怕我了。」

「我不想沾污你。」

「如果這是我自願的呢？」

胡慶安瞪住她，訥訥地說：「我們又何必自尋煩惱呢？夫人。」

「我不想再聽到你叫我夫人，我要你叫我咪咪。」

「但是——」

他想說下去，但她用咀巴封閉住他——兩瓣熱烘烘的咀唇，已吻得他喘不過氣來。

他已失去了反抗的能力，也失去了理智。

兩具胴體在厮磨，一股慾火在燃燒，燒得兩個腦袋都糊糊塗塗的，暫時他們什麼都不去想了。

室內靜得連心臟的跳動聲也可以聽見，他們不再說話，以動作代替了咀巴。

她彷彿有一種十分迫切的需要，有如火山爆發一樣，熾烈得令胡慶安幾乎也吃不消那熱力。

刹那間，胡慶安心裏覺得難過，他只覺得利咪咪太過單純，從另一角度看，也可以說太過可憐了。

他覺得自己已經愛上了她，所以他非常投入，因爲他已當正她是自己心愛的女人，同時也暫時忘記了她的眞正身份——她原是人家的老婆啊！

但是這時候，他只當她是利咪咪，不當她是洗夫人。

她也感覺得到他很愛她，所以她彷彿正在享受着幸福——無比的幸福。

她從未試過如此滿足，也從來沒有試過這麼快樂和刺激。這是她有生以來的第一次，但她絕不希望這是最後一次。

也不知過了多久——因爲在這段時間之內，他們都不約而同，希望時、空沒有限制，盡量讓他們過着這甜蜜的二人世界。

「生命是那麼短促，我們又何必爲名和利而浪費了寶貴的時間？」她依偎在他的懷抱中，輕輕地吻着他——那柔情似水的吻，有如巨浪過後的平靜。

「我們到底是否做錯了。」

「沒有錯，我們沒有做錯啊！」

「但是——」他難過地，想哭。

她柔情地撫摸着他，像哄孩子一樣：「你何必難過呢？即使做錯了，也只是我的錯，你根本沒有錯啊！」

「不要再說了。」他竟然淌下了熱淚。

她動了眞情，也感應得到他愛她。所以她也想哭。但是很奇怪，這個時候，她如果也流淚，那豈不是變了「流淚眼看流淚眼」？所以她忽然又變得堅強起來。

她把胡慶安當作情人，也把他當作孩子一樣。

她緊緊地擁抱着他，吻他，舐着他臉上的熱淚。

他閉上了雙目，像是懺悔，又似在享受着那似水的柔情，是甜還是苦？他分不出。

她內心儘管充滿了矛盾，却又無可否認地，充滿了快樂，甚至諫果回甘。

她不知道以後如何發展。不過無論如何，她也要面對現實，怎麼樣她也要維持着這一段情感——她不知道這是否也算是愛情。

她忽然之間把情和慾都混淆了，情是憑着靈性的感應，慾是肉體上的享受與滿足。她彷彿感到兩者俱備。

那麼，她應該是眞眞正正的愛上了他吧？因此，他們靈慾一致。

她決定不屈不撓，鼓起勇氣去面對現實。

雖然此刻她心底裏有一種犯罪感，尤其是她目前的社會地位——她是名流夫人，萬一鬧出了事，不但影響她個人的聲譽和地位，也影響她丈夫洗東昌。

但從另一角度看，這已經是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年代，不再是十八世紀的封建社會了。生命既是那麼的短促，人生得意須盡歡，又何必太過認眞？

只要相對時兩情能相悅，後果方面也只不過見仁見智而已。這純粹就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

想到了這裏，利咪咪也不再去想了。

她依偎在胡慶安的懷抱中，甜蜜地進入夢鄉。

胡慶安反而無法入睡。她的腦海中擠塞着太多太多的問題，令他睡不闔眼。

他的確是個畫家，但却從未替賭國皇妃繪過畫；至於女明星花花，他是認識的，但花花從未脫得赤條條的讓他繪畫裸體畫。

一切都有幕後人安排、策動，包括法語女翻譯的史蒂拉在內，都是老千集團的成員。胡慶安只是新加入的，因爲他外表英俊，氣宇不凡，比起許多電影男明星更加容易吸引女性，所以老千集團就看中了他。剛巧他當時十分潦倒，故此便有點「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老千集團的目的，自然是利用他去騙財騙色，但憑他的直覺，這班人可能還有更大的陰謀。

當初他什麼都不管，反正每一個步驟都有「導演」在幕後指點一切。包括他被遴選加入了什麼委員會等等，完全是有人小心策劃、安排的。

但事情發展到現在，情況又不同了。

胡慶安發覺到利咪咪是個好女子，他已經不由自主地愛上了她。倘若依足老千集團的計劃行事，只怕利咪咪最後可能會自殺。因為他也可以感覺得到：她也愛上了自己。

但是無論實情怎麼樣都好，胡慶安也不可以讓老千集團的人知道他的心事。

想到以後的局面和發展，胡慶安就有些心煩意亂。

他盡管有些倦，却是無法入睡。

突然間他聽到外面有些聲响傳了入來，好像有人偷偷開了大門入來。

他又聽到有人輕輕推開了房門。

果然是老千集團的人，他們帶了攝影機入來，拍攝利咪咪的裸照。

胡慶安看見那人向他做了一個「切勿張聲」的手勢，在這剎那間，胡慶安眞想阻止他，但囘心一想：如此一來，老千集團的人一定不會放過他的。

因此，他只有任憑他們拍照。

那個入來偷拍照片的「攝影師」，又打手勢叫胡慶安把他的頭部稍為偏側，讓他可以攝得利咪咪面孔的多個角度。胡慶安也只好照做了。

那位「攝影師」也十分小心，因為他要防止利咪咪突然之間醒來。

其實比他更担心的，還有胡慶安。

胡慶安心裏很不舒服，因為這種後果是他老早已預料得到的。所以他才不想利咪咪上當。豈料人的心理反應往往就是如此奇妙，越不希望她上當，她就偏偏更易上當，甚至輕易就上了床。

那位「攝影師」終於順利完成了任務，悄悄地撤退出去。房門依然半掩着。

原來房外還有人接應，那人先把客廳的電話筒擱起，如此一來，在這一段時間之內，就連萬一有人打電話到這兒來，也肯定不通了。

也眞虧他們想得到，連門匙也帶齊，所以他們撤出屋外時，連一點兒關門聲也聽不到。

胡慶安有些痳木，然而他的感情却是無法痳木下來的。他是個感情豐富的人。

他想到以後當利咪咪和她的丈夫被人勒索，她一定恨透了他。他眞想叫醒她，然後把實情都原原本本的告訴她。但是，那樣子後果又將會怎麼樣？

胡慶安心亂如痳，忍不住嘆了一口氣，豈料如此一來，却把利咪咪吵醒了。

她像個撒嬌的女孩，枕着父親的手臂在發嗲似的：「唔——你怎麼啦？」她伸了一個懶腰，睡眼惺松地瞪了他一眼微笑說：「你不喜歡我？」

「不！怎麼會呢？」他輕輕地吻了她的額角一下，「如果我不是非常愛你，我們就不會有這快樂的片刻。」

「是的。」她也在嘆氣：「我也不是個隨隨便便的女人，我這樣子跟丈夫以外的男人上床，你是第一個。」

「本來我應該感到幸運，但事實上我心裏反而很不舒服。」他怔怔地說。

「為什麼？」

「我覺得有一種犯罪感。」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不過，我覺得一切責任只在我，而不是在你，所以你也無須太難過。」

「無論如何，事到如今，我們亦須面對現實。」胡慶安情不自禁地吻着她。

「是的，所以我打算與你一齊到巴黎去渡蜜月。」利咪咪輕輕地撫摸着他的胸肌，無限陶醉地說。

胡慶安反而給她嚇得一跳：「渡蜜月？」

「對啊！我要跟你結婚。」

「你——」他訥訥地說不出話來。

「你怕？」

「你別傻氣！我根本配不上你，何況你還有丈夫呢。」

「時代不同了，除非你嫌棄我，否則，我們結婚只是遲早的事。」

「你的說話會令我窒息，希望你不要再開玩笑了。」

「你可以當我開玩笑，只有我自己知道心裏想些什麼。」她很認眞地倒抽了一口氣！「我對愛情一向很認眞，當我發覺我已經愛上了你之後，我便不顧一切；當然，你可以逃避我，如果你良心上過得去的話。」

胡慶安十分感動，他呆住了好一會兒。然後他才怔怔地說：「你會因為我而失去了一切，你有沒有想過？」

「我不會計較。為了你，我是願意失去一切的。」

「當你由名流夫人變為窮畫家的妻子時，我怕你會後悔莫及呢。」

「除非你是存心騙我，否則，我絕不會後悔。」

「嗯——」這剎那間，他不由自主地怔了一怔！

只有胡慶安才心裏明白，他開始時的確是存心騙她的；他受到人操縱，佈下了這個「愛情的騙局」，目的正是要向她動腦筋，騙財騙色！

可是時到如今，他竟然發覺自己身不由己地，愛上了她；至於以後如何收場，操縱着他的老千集團如何來對付他？他實在不敢再想下去。

胡慶安不知道應該怎麼樣對她說才好。

利咪咪不知他心裏正在想着那個非常敏感的「騙」字，她仍然陶醉地問：「慶安，你是否也愛我？」

「當然，我當然也愛你。」

「那麼，你不要胡思亂想了，只要你依我計劃去做，我們共同生活的目的，一定可以達到的。」

「我的確有些迷迷惘惘。」胡慶安又反問道：「你會有些什麼計劃？」

「我的計劃分三部份：第一步『假公濟私』，第二步『順手牽羊』，第三步就是『遠走高飛』——」她似乎胸有成竹地說。而且還說得非常有系統。

胡慶安也覺得她的作風不但大胆，同時從剛才她那一番說話之中，還可以看出她似乎很有頭腦。

他忍不住問道：「可否進一步解釋你剛才所講的計劃詳情？」

「當然可以，不但可以，而且必要，因為你是我的拍檔啊！」她開始抬起頭來，望住胡慶安，很認眞地說：「我所講的『假公濟私』，就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這正是我要你陪我到巴黎去的主要原因之一。現在相信你大致上也總明白了吧？」

「你的意思可是：我們表面為公事，一齊到巴黎去，其實却是『偷渡蜜月』？」

「對了，你眞聰明！」

「至於公事方面，可是『借畫』？」

「不錯，所以說句眞話，我倒希望法國領

事方面拒絕，然後我才有藉口邀請你陪我一齊到巴黎去。」

「但是，我也沒有把握。」

「到時我們再想辦法吧。」

「那麼，第二步又如何？」

「順手牽羊啊！」

「你的意思難道是：偷畫？」

「是的。」利咪咪道：「偷了那幅名畫之後，我們就遠走高飛！」

「嗯——我不大明白，我們如何能將那幅『蒙娜麗莎』名畫偷去？」胡慶安道。

「只要你有辦法說服法國政府借出那名畫，我會用洗東昌的金錢和名譽去買保險，但那幅名畫則屬於我和你。至於詳細步驟，我會慢慢再想。」

「你眞的不顧一切後果？」

「是的，我只要你一個就夠了，其他我可不管。」她又萬縷柔情地，吻着胡慶安。

胡慶安心裏想：她也動了眞情，但是他們如何能逃得過那老千集團的控制？

想到了這裏，胡慶安就不禁有些心煩意亂了。

他一直在想，如何令到老千集團的人相信他？但到了最後又可以和利咪咪達到他們的目的？

這是需要好好的動腦筋，進行十分縝密的安排才可以；否則，老千集團的人就會令到利咪咪身敗名裂，甚至會殺死他。

利咪咪抬頭發覺他怔怔地想得入了神，忍不住說道：「你自己另有心事麼？」

「不！我只想着你剛才那一番說話。」胡慶安道：「你肯為我而犧牲一切，會不會是臨時決定的？」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我並非不相信你，只是怕你出於一時衝動，到時你可能後悔而已！」

「除非你不愛我，否則我絕不會後悔。」

「有些事情你可能還未完全弄清楚，我雖然是個畫家，也替不少名女人繪過畫，但我很窮。」

「你担心以後我們的生活，是不？」

「嗯——」胡慶安點點頭：「聽你剛才所說，我們既然要遠走高飛，當然不會留在這裏吧？」

「當然，我們會到老遠的地方去生活，只與你長相厮守。」利咪咪陶醉地說。

「那當然需要很多很多的錢。雖然屆時我們可能已經盜得了名畫，但却未必可以立即脫手。」他担憂地說。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利咪咪又說：「你担心我們逃到外國之後，生活成問題，是不？其實你這担心是多餘的，我手上有很多積蓄，更有不少名貴首飾，即使無法盜得名畫，相信亦可以供養我你兩個下半世。」

胡慶安却說道：「不！我實在不想用你的錢，我要自己去想想辦法。」

「你又來了，如果你是眞誠相愛，何必分彼此？我以為金錢主要是用來維持我們生活的，並不可以代表一切；最重要的，還是我們之間，是否相愛。」

「關於商借名畫，你有什麼具體計劃？」

「這要看你了。我只可以挾着目前的名譽和地位，與你同時到巴黎去，你可以盡量利用我和我丈夫的聲譽，再加上本市之政府的支持，與法國政府商量一下。」

「我想我的能力其實有限，一切仍須靠你了。」

「我們都不必客氣了，既然這件事關乎我與你二人的未來，我倆一定要同心合力，然後才會有收穫呢。」

利咪咪說着，又側過身子去，把手伸到胡慶安背後的床頭几去，取過了一支香烟，放到咀邊，胡慶安為她扳着了打火機，將香烟燃着了。利咪咪吸了一口之後，又將香烟遞給胡慶安，然後又將烟霧噴向他的臉：「我們現在就像在霧中做人一樣，一切都變得朦朦朧朧。」

「有時做人不可以太清醒，如果把事情都看得清楚，太透徹的話，反而沒有意思了！」

「是的，我之所以喜歡你，也許就是因為我們有着許多共同的觀點，包括做人處世在內呢。」

「我眞的要感謝上帝，把你賜給我。」胡慶安又一次情不自禁地吻了她！

那一天，他們的心情無可否認，都十分之矛盾，却又無可否認，非常之快樂。

利咪咪後來回到了家中，洗東昌照例未回來。她心裏在計劃着以後應該做的事；她要好好利用洗東昌，協助她到巴黎商借名畫。因為「蒙娜麗莎」這幅名畫太大名氣，法國政府肯定要他們買重保險，這一筆可觀的保險費，本市政府以及籌委會肯定不會支付。所以就只有依靠洗東昌的支持。

利咪咪正浸在浴缸裏胡思亂想之際，她的丈夫洗東昌就在這時候回來了。

「怎麼你會這樣早回來？」洗東昌這時候也正在脫去了內衣褲，準備走進浴缸裏來。

洗東昌一邊又說道：「你不是也正在準備出席慈善大會的酒會麼？」

利咪咪一怔！這些日子以來，她的確有些失魂落魄，怎麼連今夕是個重要的日子她也忘記了？

所謂重要的日子，是對當地的上流社會而言。因為當地政府十分聰明，他們為了節省社會福利的開支，經常想出一些花樣來，讓那些既有錢，又想出風頭的人掏腰包。

因此，當地社會經常會有許多什麼慈善籌款晚會，以及名堂多多的勸捐大會。但最重要的，還是一年一度的慈善籌欵大會。

這一次的慈善大會，他們一班上流社會人仕都紛紛出席，出錢出力。出錢越多的，亮相機會也越大。所以有錢人若要爭取社會地位，這正是一個大好的機會。

但是這些日子以來，利咪咪為了胡慶安，她可以說是顛顛倒倒，什麼都忘記了。要不是洗東昌提醒她，她就會連這麼重要的日子也抛諸腦後，腦子裏只會想着胡慶安。

「酒會須要這麼早嗎？」利咪咪只有這樣掩飾一下她的窘態，「我以為你只會出席晚會，不會出席酒會呢。」

「不！酒會在下午五時開始，市長也來，我們怎麼可以不參加？」洗東昌說着，已走進了浴缸去。

洗東昌瞪住她那迷人的體態，有些情不自禁地吻了她一下。她竟然下意識地伸手掩護着自己身體上面的重要部位。

洗東昌幾乎忍不住笑了起來：「哎唷，怎麼你竟然對我陌生起來啦？」

利咪咪也無法解釋，她苦笑了一下：「怎麼你不等我洗完澡才進來？」

「我叫人將浴缸改大，正是為了方便我們一齊洗澡，何況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也許是你迫我對你陌生的。」她輕輕嘆了一口氣：「我們已經很久沒有接近過了。」

「我不是每晚都回來麼？」

「但是，每天晚上，當你回來時，我都入睡了。」

「嗯——是的，我的確太忙，看來我必須好好的改善一下我的生活方式。」洗東昌內疚地把雙臂伸了過去，然後將她擁抱起來。

在水中他們肌膚相接，自然很容易引起衝

動，冼東昌在擁吻中又想有進一步行動，但却被利咪咪一手推開了！

冼東昌感到有些意外地怔了一怔：「你怎麼了？」

利咪咪道：「時候無多，快些洗澡吧，我們還要參加酒會呢，你忘了麼？」

冼東昌苦笑一下。

× × ×

慈善大會是一年一度的盛會，目的是向當地的有錢人挖腰包，交換條件自然就是讓他們大出風頭。

大會分三個部份進行，那就是酒會，晚宴和舞會。

酒會是方便一些外國貴賓的，大家分別捧住酒杯，到處交談，應酬。每年，市長和當地政府的長官們，都一定會前來參加，以鼓勵士氣。

準備出錢出力爲社會做點事的富有人家，即使肯出錢，也要當局默許；有些身家不大清白的，例如過去有過什麼案底，或者錢財來歷不明的，都會被摒出局。反正當地的有錢人委實太多了。

第二部份的晚宴，應該是整個集會的最高潮，因爲在晚宴進行中，有市長講話，有名人演講，有人把古董名畫拿出來拍賣，亦有數以萬計的善款捐出。當然，一切都只不過爲了做善事，造福當地的貧民。同時電視台亦作即場轉播，讓廣大市民都有機會看見當時的情形。

至於最後部份的舞會，雖屬餘慶節目，但却是上流社會每年一度的最重要交際場合之一。他們會利用這場合拉關係，結識比自己更富有的人。更有不少商人在此掛成大生意、大合約。

至於那些富有人家的太太們，更可以乘機在此顯一下顏色——將她們身上的名貴珠寶珍飾，盡量炫耀出來，以示富有！

因此這一天晚上，自然也是當地警方最感頭痛的，因爲單是保安方面，就要出動不少的人手，萬一有事發生，那就更加頭痛了。

冼東昌和利咪咪夫婦盛裝赴會，難免又與到會的名流巨賈寒暄一番。以前利咪咪可能由於丈夫的關係，對此亦頗感興趣，否則她也不會被人加上了這許多銜頭來。

但是今天晚上，利咪咪却好像看破了紅塵似的，對身邊的人都變得有些痲木了。她似乎對於追逐名與利方面，不再像以前那麼熱衷。是誰令她變了？

不知是否幻覺，利咪咪正想着胡慶安之際，就好像見到了他的影像在前面不遠處出現。

她彷彿看見胡慶安身邊還帶着一個千嬌百媚的女人，正周旋於賓客之間。

如果她沒有看錯的話，那女人正是當今電影界最紅的女明星花花。

花花不但得過「影后」榮銜，更以身裁、樣貌兼備而馳名於時。

不知怎的，利咪咪忽然之間有一種酸溜溜的感覺。

她不動聲色，趁住她丈夫忙着應酬朋友時，走了過去，希望可以看得清楚一些。

坦白說，她希望自己剛才眼花看錯了；因爲她實在不想胡慶安變得那麼花心，貶眼之間又有了另外一個女人，而且還是既美艷，又有名氣的女明星。

雖然她自問比起花花來，絕不遜色，包括了樣貌和身裁在內。但講到年齡方面，她畢竟是稍大了一些。

也正因爲這樣，她才變得更加緊張。

參加今夕盛會的男女賓客實在太多了，只見到處人頭湧湧，要找人可眞不容易。

但是，利咪咪終於也再次發現了胡慶安。不過這時候他只有一個人，捧着一杯鷄尾酒到處行，却不見了花花。

於是她乘機走過去：「眞巧啊！又見到了你。」

她的目光眼神之中，充滿了責難，連胡慶安也可以感覺得到。

他苦笑地對她低聲說：「是給朋友臨時拉夫的，事前我一點也沒有準備。」他又以社交的禮貌去問：「冼先生呢？」

「他可能比你更忙，但未必會有你這麼好艷福。」她的語氣之中充滿了嘲諷。

胡慶安故意左張右望，又說道：「花花是我朋友，她臨時跑上來，說沒有人陪她，硬把我拉來了。」他又低聲道：「有機會我會向你解釋。」

利咪咪在這刹那之間，心裏又是一陣酸時一陣甜。

他們眉來眼去，却又担心被旁人發覺，尤其是更加担心被冼東昌見到。

胡慶安主動走開了。

臨分開之前，他又低聲對利咪咪道：「明天早上，我在家中等你。」

利咪咪沒有答話，胡慶安已經跑開了。

利咪咪目睹他的背影在人叢中消失。只要她想起花花依偎着胡慶安的情形，她就妬忌；但想起剛才他主動地約她明早相會，心底裏又是甜絲絲的。

她正想得出神，却有人在旁叫她；她回轉身去，原來是她的丈夫冼東昌

冼東昌道：「朋友們見面都追問我，有關你借畫那件事究竟進行成怎麼樣了。」

利咪咪可能「心裏有事」，她正担心她丈夫瞥見剛才她與胡慶安低聲交談的事，所以趁此機會乘機說道：「爲了這件事，我正多方設法，希望名畫家胡慶安能助我一臂之力；我知道他與法國藝術界人仕很有交情。如果他肯答應親自出馬，成功的機會一定很大。」

「這件事關乎我倆在本市上流社會的聲譽，萬一失敗了，一定給他們取笑，我眞希望你加一把勁，無論如何，一定要成功。」

「我會盡力而爲的，只是錢可能化費不少，例如法國政府一旦答允借出名畫，我們必須負責運費，保險費以及押解的保安人員一切住宿費用等等，相信數目一定十分可觀。」利咪咪又故作後悔地呻了一口氣：「我早不該逞英雄，現在變了騎虎難下。」

「別這麼洩氣吧，錢不要緊的，只要成功，你可以作主，多多錢也由我支付，你何必担心？」

「我可能要親自到巴黎去一次，因爲我已見過了法國政府派駐本市的領事賈梅樂，他作不了主，假如由他輾轉傳達，我怕不易說服法國政府，倒不如讓我親自去一次，也許會有一些希望。」

冼東昌道：「但是，我商務太過繁忙，如何能抽出時間陪你到巴黎去呢？」

「你能陪我去固然最好，否則，我惟有自己去一次。」其實利咪咪正是求之不得。

但冼東昌却有些內疚地望着她說：「親愛的，你不會怪責我吧？你一定也明白，我每天的時間，根本是不夠分配的。」

「這也沒有辦法啊，誰叫我嫁了一個太有錢的丈夫？」她笑了笑，充滿了無可奈何的神氣。

冼東昌也瞪住她會心一笑，好像一切都身不由己似的。

很快又有人走過來跟他們招呼，所有話題都集中在「借畫」那件事上面。

那班上流社會的紳士們，都用一種極之羨慕的目光去看冼東昌，甚至有些說到出口，表

示十分欣賞他有個這麼漂亮而又能幹的妻子。

利咪咪表面上也故意在衆人面前，跟她丈夫顯得非常之恩愛；但她的內心此刻却想念着胡慶安。

有時她會用目光掃射眼前的人羣，看看胡慶安是否又與女明星花花走在一起。這種矛盾的感情變化，差些兒令她表面化。

利咪咪終於又發現了花花的踪跡。但是，胡慶安並未出現在花花的身邊，出現在花花身邊的，却是一班上流社會的公子哥兒們，他們對花花就像蜜蜂發現了花朶一樣，令到任何女人看見了亦會引起妬意。

從這點可以看出：花花是個十分迷人的女明星。那當然是由於她的名氣和姿色，再加上了那動人的身裁，才會這麼吸引住在場衆多的男人。

但是，任誰都看得出，花花對身邊那大羣奉承她的男人，都只不過採取了敷衍的態度，或者應該說，那只是社交的應酬和禮貌吧！

然而當利咪咪最後發現花花親親熱熱地拖住胡慶安的手臂入場時，又完全不是那一回事了。

由此可見：花花明顯地對胡慶安特別好。至於他們私底下的感情，又達到了什麼程度？

利咪咪想起了胡慶安曾向她解釋：他是被花花「臨時拉夫」的。花花有很多公子哥兒追求，也有圈中同樣具名氣的男明星，爲什麼她偏偏要選中胡慶安？很明顯地，她也喜歡這位年青藝術家。

想到了這裏，利咪咪很緊張，也充滿了妬意；於是她到處找尋着胡慶安的下落。

利咪咪終於在人羣中找到了胡慶安，當時他正捧住一杯鷄尾酒，與一班外國人用法語交談。那一班外國人之中，赫然就有着法國領事賈梅樂在場。

利咪咪由史蒂拉帶領拜會過賈梅樂，所以他們算是認識過了。

胡慶安談笑風生，看來他與那班外國人相處得很融洽。當他發現利咪咪走過來時，立刻替他們一一介紹。那些外國人都尊稱她爲「冼夫人」，同時用英語與她交談。但賈梅樂是說法語的，所以他們寒暄時，利咪咪要經過胡慶安的譯述。

胡慶安對利咪咪道：「賈梅樂領事告訴我，我們能否向法國借到名畫，就好像一張餐桌，必須把四隻枱脚做得平平穩穩，才可以供我們進餐之用。他的意思就是：第一，本市政府一定要支持我們的借畫計劃。第二，領事館方面要把我們的意見寫了一份報告，遞交到巴黎給法國政府。第三，要看你能否到巴黎說服法國政府和羅浮宮的管理當局。第四，就是保安問題了，是否百份之一百的安全可靠。這四點如果做得滿意，就等於四隻枱脚做得夠平穩，這一張餐桌，自然亦可以供我們作爲進餐之用了。」

利咪咪道：「這一次我們事在必行，請你先設法說服法國領使賈梅樂先生。」她又開玩笑地說：「要是這件事失敗，我們就沒有餐桌吃飯了。」

胡慶安也會心地笑了笑：「這點你大可以放心，不必你吩咐，剛才我已盡力而爲，因爲我也要吃飯啊！」

他們關照了一個眼色之後，就很有默契地，雙雙離開了那一班外國人。

利咪咪揀着沒有人注意他們的時候，對胡慶安說道：「如果你還尊重我的，等會兒就不跟花花那妖婦太過親熱，因爲我實在看不慣，也忍受不了。」

她的語氣很認眞，雖然表面上她必須裝成很平淡的樣子，但那只是她担心被人看出破綻，胡慶安自然也很明白。

本來剛才那一番說話，只可以出諸於情人之口，利咪咪是「有夫之婦」，又怎麼可以對胡慶安這麼說呢？由此可見，她對他已毫無保留。同時也把他當正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了。

胡慶安有些受寵若驚！只有他自己才最明白，他對她已「弄假成眞」——本來他只是被人利用，去欺騙她那一份感情，但他却發覺自己眞的愛上了她。

儘管如此，胡慶安也不敢表面化；他並非害怕利咪咪的丈夫冼東昌，也不是担心旁人發現了他與利咪咪之間的戀情，而是提防另外一些人——那些人正是他的幕後操縱者。也就是老千集團的人。

胡慶安所以如此小心提防是有理由的，因爲老千集團的人神通廣大，他們不但有辦法令他成爲「縉委」，更可以令到紅透半邊天的女明星花花，把他視作「最親密的男朋友」。也因此而令到他今夕成爲全場「衆所矚目」的男人。

而最令他感到意外驚奇的，還是利咪咪竟然爲此而看不過眼，立刻就有了反應。

對於利咪咪這種反應，胡慶安一方面是驚，另一方面則是喜。驚的是她終於墮入了這個陷阱來，以後如何發展，以後她所受的打擊達到何種情度，實在難以估計。

喜的却是她對自己動了眞情，竟然眞的愛上了自己。到底是禍還是福？他眞的不敢再想下去。胡慶安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忽然有個人走過來跟他招呼，那男子正是游天虹。

胡慶安與游天虹只見過一面，那是在餐室裏由利咪咪從中介紹的。

游天虹這個人向來就是神神化化，面對着上流社會的紳士淑女們，也習慣了嘻哈大笑，所以當他見到胡慶安時，也是同樣的說笑：「聽說你和冼夫人計劃向巴黎羅浮宮借來名畫『蒙娜麗莎』，是不？」

胡慶安苦笑一下：「是的，我們確有這構思。」

「你以爲成功的機會如何？」

「我正想請教你，計劃是由我提出來的，我當然認爲機會很大才有此建議。」

「如果你想我奉承你，我一定讚不絕口，而且說必然成功，但事實上却等於向和尚借梳——不可能的。」游天虹呷了一口酒，又左張右望地道：「不過，我可以教你一個辦法。」

「請問有些什麼好辦法？」

「聽說閣下是一位著名的名畫家，何不照畫一幅？」

「別開玩笑了，誰不知道『蒙娜麗莎』乃舉世知名的名畫！」胡慶安又說：「即使我有本事模仿，亦難瞞天過海，本市乃國際城市之一，屆時有新聞發出去，必然引起羅浮宮方面的否認。」

「我的意思，你可能還滲不透，」游天虹說，「老兄可知道目前世界上究竟有幾幅『蒙娜麗莎』？你既是一位畫家，一定知道甚至連目前收藏法國在羅浮宮的這一幅，也不是眞正的『蒙娜麗莎』，最多我們只可以這麼說：這是達文西的眞蹟而已；眞正的『蒙娜麗莎』，是落在英國一位收藏家手中。」

「是的，眞想不到閣下對畫也這麼了解。」胡慶安讚他說。

「過獎了。」游天虹道：「我不清楚你們是否志在揚名，抑或另有企圖，總之以本市市民對藝術方面的冷感，眞與假，對他們根本算不了怎麼一回事。所以只要你們有辦法說服羅浮宮，『目的』同樣可以輕易『達到』。」

（未完・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五毒天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秦玉驄在高鎮脫出重圍來到蘇州，在留園內找到三絕書生，請他去為師父治療毒傷，他一口答應，並擬好了如何離開蘇州趕去天武牧場，分三批人馬出發：第一批由秦玉驄先行；第二批由牧場弟子趙安易容喬裝為三絕書生，坐轎子由正門出發，二批人馬都配帶療傷藥物，誰先到就先將藥物為場主治療；第三批便是三絕書生自己一人出發。打發各人離去之後，自己易容喬裝為老蒼頭，準備出發，此時郭勝和月香也來到留園，知道秦玉驄已出發，二人亦連忙趕同去……排教雙獅堂的人早已在附近監視，首先便向坐轎子假扮三絕書生的趙安截擊……

截擊假書生　踴躍跳懸崖

月香、郭勝的出現顯然在他們意料之外，三絕書生的出現也顯然在阻止月香郭勝暫時走入涵碧山房，以便他們有時間處置那個銅箱子。

也所以才會有那個黑衣人的監視，發現月香竟然跑到了這裏來。

那個黑衣人絕無疑問是天武牧場的忠心弟子，所以才會關心月香的安全，三絕書生也絕無疑問與樓天豪有深厚的關係，却權衡輕重，寧可將月香犧牲。

那個銅箱子載的到底是什麼東西，樓天豪三絕書生之間到底又是什麼關係？是否樓天豪所說的那樣？果眞是那樣，三絕書生又何以不珍惜月香的性命？

清楚這一切的當然不少，却顯然是不包括秦玉驄、月香在內，他們一個是樓天豪的女兒，一個是樓天豪的大徒弟，還是未來的女婿。

有什麼關係比這種關係更密切？

銅箱子被搬進那條秘密的地道中，夾壁那個牆洞中隨即又出現四個黑衣人，將一個同樣的箱子搬出來。

他們一樣是小心翼翼，唯恐銅箱子有什麼碰撞損壞的。

箱子內載的到底是什麼東西？

× × ×

天武牧場的弟子都有一身很不錯的武功，反應也非常敏銳，所以雙獅堂排教的人才出現，他們立即便發覺將轎子停下。

他們已出城五里，來到了荒野，雙獅堂排教的人四方八面的出現，已將他們包圍起來，不由他們不停下。

易容成三絕書生模樣的趙安，掀起轎簾子望去，只是問：「我們有沒有可能突圍？」

一個天武牧場的弟子應聲道：「他們的人數十倍於我們，要突圍是沒有可能的了。」

趙安輕撫着那個錦布包裹着的盒子，道：「我們就是拚命相信也沒有用，但是不拚命也不成。」

那個弟子奇怪道：「師兄要我們怎麼樣？」

趙安道：「落在排教的人手上，生不如死，我們只有跟他們拚一個死活，殺一個够本，兩個有賺。」

其他弟子不由笑起來，一個道：「一夫拚命，萬夫莫敵，我們一定賺一個眉飛色舞。」

趙安道：「只可惜這箱藥物。」一頓目光突然一亮。「這地方東面不遠不是有一個懸崖？」

「那個懸崖高逾百丈下臨急流，也是一條絕路，師兄──」

趙安道：「就因為是絕路，我們才要走，排教雙獅堂的人絕不會想到我們走那個方向，我們就從絕路中求生。」

一個弟子道：「跳下那個懸崖？」

趙安道：「能够跳得下多少個便多少個，我們拿繩子串連在一起，箱子也縛在繩子上，只要有一個活下來，就能够將箱子帶回去。」

「好──」一衆嘩然齊應。

趙安隨即從轎子裏走出來，將箱子以繩子縛一個結實，再連結其他繩子，其他人隨亦將繩子縛在自己的腰上，他們的動作非常快，兵器也隨着出鞘。

趙安仍然將箱子捧着，接道：「他們暫時不能够肯定我們的身份，對我一定會有所避忌，我們就趁這個機會衝過去。」

一個弟子道：「你叫動身，我們便動身！」

趙安四顧一眼，終於道：「動身！」

率先往前行出，腳步不徐不疾，倒有點三絕書生不可一世，目無餘子的氣概。

向他們迫近的排教雙獅堂的人看見他們那樣子用繩子縛在一起，無不大感詫異，不知道他們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迎着他們的那一撥看見趙安這個假的三絕書生迫近來，不由得倒退開去。

三絕書生暗器的厲害江湖上早巳有傳說，而且上面有話下來，盡可能不傷害這個人。

與之同時，金銀雙獅與排教教主木天行並騎從相反的方向奔出來，一齊向三絕書生那邊奔過去，也不怎樣快。

對三絕書生他們一樣有所避忌，而更避忌的，就是三絕書生懷抱着的箱子，他們也一樣看不出這個三絕書生是假的。

趙安回頭看一眼，道：「不要管，我們只管往前闖！」

金獅洪亮的聲音即時傳來：「三絕書生，我們有話跟你說！」

趙安只是看一眼又往前行，金銀雙獅木天行還有所有排教雙獅堂的弟子跟着移動，金獅又叫道：「樓天豪給你什麼好處，我們給你三倍，四倍！」

銀獅接呼道：「要是你不答應，我們便要你的命！」

金獅要阻止也來不及，瞪了銀獅一眼，忙接道：「你朋友這樣做不為錢又是為什麼？錢財身外物，我們是絕不會跟你朋友計較的。」

木天行接道：「雙獅堂排教合作，勢力絕對在天武牧場之上，什麼事幹不來，你朋友不妨考慮清楚。」

趙安一面前行一面回頭望，金銀雙獅木天行的話他大都聽不懂，倒是銀獅的話令他的反應最大，忍不住應道：「我早巳考慮清楚──」

銀獅立即道：「那你是答應的了。」

趙安振吭道：「不答應。」

「你這個書生有多少條命？」銀獅叫起來。

「只有一條命，你們喜歡要便要。」

「你這是敬酒不吃吃罰酒，我們要取你的命，易如反掌。」銀獅用力的打了三個「哈哈」。

趙安冷笑道：「那要看看你們的手掌能否輕易的接下我的暗器了。」

他居然沒有忘記，三絕書生的暗器，金銀雙獅木天行也沒有，銀獅大笑着接道：「我們這裏有多少人，你又是有多少暗器？」

趙安道：「我們是殺一個够本，兩個有賺。」

銀獅道：「你喜歡跟他們死在一起，我們一定成全你。」

金獅却轉向木天行，道：「這似乎不是三絕書生說的話。」

木天行頷首，道：「我聽也不像，難道──」

「易容！」金獅的面色沉下來。「看來我們是上當了。」

木天行道：「城中有消息傳來，郭勝跟樓月香才進去留園便出來……」

金獅道：「不錯那是表示留園的人已經走光，却並非表示都向這邊跑。」

木天行道：「留下只有兩條路。」

金獅道：「這條路我們走來並沒有發現可疑的人，亦沒有任何消息傳來。」

木天行道：「秦玉驄走的是另一條路，難道三絕書生走的……」

金獅沉吟道：「我甚至懷疑那個秦玉驄的眞正身份。」

木天行歎息道：「懷疑他其實就是三絕書生？」

金獅道：「進去一個秦玉驄，出來一個秦玉驄，我們當然不會懷疑到這一個與那一個是兩個人。」

木天行搖頭。「果眞是這樣，這個三絕書生的心計未免太可怕了。」

金獅道：「易容原就是一種欺騙，我們早就應該考慮到這方面。」

木天行道：「那現在這個三絕書生很可能就是秦玉驄易容的了？」

金獅苦笑道：「我若是能够肯定，也不會要大家追到這裏來。」

木天行道：「不過我們目前也未能够肯定。」

金獅道：「要肯定還不容易？」

銀獅聽到這裏，再也忍不住，追問：「你們說那個三絕書生可能是秦玉驄。」

金獅道：「你別胡言亂語就是了。」

說話間，趙安等一夥匕經又走了一段路，他們並沒有考慮到這許多，只以為金銀雙獅木天行他們在商量如何處置自己這個假三絕書生。

然後金獅的呼喝聲傳來：「秦玉驄！」非獨趙安，其他人也為之一怔，下意識東張西望起來，金銀雙獅木天行看在眼內，立即肯定了一點。

——這個三絕書生不是秦玉驄。

銀獅叫起來道：「你不是秦玉驄。」

趙安到底也不是一個笨人，立即想到對方匕經懷疑到自己的身份，大笑道：「我當然不是秦玉驄，却是貨眞價實的三絕書生！」接一聲暴喝：「看暗器！」空着的右手疾揮。

包圍着他們的排敎雙獅堂弟子一直跟着他們移動，未有命令，當然不敢妄動，之前却都匕被警告小心兩件事，其一就是三絕書生的暗器！

那些排敎雙獅堂的弟子也早匕準備好，雙獅堂的弟子立即讓開，排敎的弟子迅速補上，每一個的手中挽着一個木箱子。

那個木箱子刹那張開，變成了一個盾牌，他們隨即拿盾牌擋在身前，擋住了要害。

絕無疑問，他們都經過訓練，動作迅速，那些盾牌當然也絕無疑問是為了對付三絕書生而準備。

盾牌上顯然化過一些心思，携帶方便，也能夠迅速張開，他們的訓練却顯然未足夠，這一動立即出現擠撞，幾個人驚呼中手脚大亂，倒栽了下去。

金銀雙獅木天行那邊看不清楚，只道倒下去的人都是中了暗器，不由得齊皆怔住。

銀獅道：「那是眞的三絕書生。」

金獅有些狼狽的說道：「這可就痲煩了。」

木天行苦笑道：「我們其實沒有準備眞的三絕書生竟然會冒這個險。」

金獅搖頭道：「東西是他弄出來的，現在在他的手上，一個迫得他太緊，他拚着同歸於盡將東西放出來如何是好？」

木天行沉吟不語。銀獅嘟喃道：「以我的意思遠遠的用暗器將他射殺算了。」

金獅說道：「這也好，最低限度斷了那種東西的來源，我們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

木天行點頭道：「我們就是沒有那種東西，只要同心協力，一樣可以擊倒天武牧場。」

銀獅大笑道：「難道這個時候你還懷疑我們的誠意？」

木天行帶笑搖頭，道：「我只是說我們不一定要那種東西。」

銀獅對木天行一豎大姆指。「我也是這個意思。」

金獅道：「當然有那種東西更好，但目前這種情形，我們總不能夠讓他活着離開到天武牧場與樓天豪會合。」

「那只有一個辦法——」木天行手掌作勢一切。「殺！」

× × ×

非獨金銀雙獅木天行，就是那些排敎雙獅堂的弟子那刹那也以為那些栽倒的是中了三絕書生的暗器，無不都震驚，立時亂起來。

趙安也一樣意外，當然不會錯過這機會，一聲「闖！」空着的手接着連揮，也連聲暴喝：「着！着——」

排敎雙獅堂的弟子不由得左閃右避，擠撞中，又有幾個人栽倒，可是之前栽倒的那幾個却匕爬起來，那看在眼內，有些已明白，有些却只是驚訝。

趙安也知道騙不了多久，手抱那個錦布包袱，配劍接出鞘，殺奔前去。

那些排敎雙獅堂的弟子看見他衝來，不由自主的退開，目光都落在那個包袱上，他們被警告的另一件事就是不要以兵器接觸破壞三絕書生或者追隨他的人，身上携帶的任何箱子盒子。

木天行金銀雙獅到現在也仍然沒有命令下來，這也是他們退避的一個原因。

× × ×

木天行金銀雙獅正要下命令，一個他們的弟子匕奔過來，大呼道：「那個三絕書生並沒有暗器發出來，倒下去的兄弟都是混亂中擠撞摔倒。」

金獅三個不禁有些啼笑皆非的感覺。

木天行不由搖頭。「眼見為實，還是要看清楚。」

金獅道：「人是假的，那個箱子……」

那個弟子應道：「箱子他們顯然看得比性命還重要，相信沒有問題？」

銀獅道：「那將箱子搶過來，將他們殺掉就是了。」

「這是最理想的。」金獅搖頭道：「可是不能強迫，否則他們一怒之下將箱子弄破，我們非獨得不到東西，而且還會很痲煩。」

木天行道：「那個不是眞的三絕書生，你又改變主意了。」

金獅打着「哈哈」道：「三絕書生暗器江湖一絕，天知道他身上有多少暗器，要在他的手上將箱子搶過來談何容易，我們也犯不着犧牲那麼多人命。」

木天行點頭道：「現在痲煩的只是那個箱子。」

金獅嘟喃道：「可惜我們的暗器都不太好，否則遠遠的將那個假書生射倒，再阻止其他的人接近箱子，事情便輕易解決了。」

銀獅着急地問：「那我們現在到底怎樣做才是？」

金獅目光一掃。「有誰知道那邊什麼環境？」

一個弟子道：「再過不遠便是一個懸崖。」

「懸崖？」金獅大笑。「那他們是自尋絕路，到他們發現絕路要回頭走，我們再個別擊破，那個箱子還不手到拿來？」

木天行沉吟着道：「會不會他們亦早匕知道那邊是一個懸崖？」

金獅道：「那是說他們都準備不要活，我們再迫便全都跳下去殉死的了。」

銀獅搖頭道：「那有人不想活的。」

木天行沉吟着又道：「會不會懸崖那邊有問題？」

金獅說道：「你是担心有埋伏接應什麼？」

那個弟子即時應道：「那個懸崖有百丈高下，掉下去勢必粉身碎骨。」

銀獅笑接道：「難道他們竟然是要自陷絕境，然後與我們決一死戰？」

木天行乾笑幾聲。「憑他們？」

金獅道：「不管怎樣，先過去看看環境，然後才決定應該取什麼行動。」

三人隨即策騎疾衝了過去。

趙安天武牧場一夥這時候距離懸崖匕沒有多遠，看見金銀雙獅木天行飛騎趕來，脚步亦加快。

沒有人阻止他們，到他們接近懸崖，在他們後面的排敎雙獅堂弟子更就不由完全散開，恐防被他們迫下懸崖去。」

三騎迅速奔到，衝開了一條路，金獅當先滾鞍下馬，喝問道：「你這個三絕書生到底是那一個。」

趙安大笑：「三絕書生只得一個，那個還問什麼的，誰曉得你在胡說什麼。」

木天行悠然馬上躍下，道：「三絕書生易容雖然是一絕，却不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教會你其餘兩絕，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趙安道：「你在胡說什麼？」

木天行道：「若是你能夠讓我們看你的暗器，我們就是不承認胡說也不成。」

趙安說道：「我的暗器不是給別人看的。」

木天行道：「那只是用來殺人的了，啱，我們就站在這裏等你的暗器。」

趙安冷然道：「憑你們還不配接我的暗器。」

木天行搖頭。「你應該說，需要用暗器的時候你自然會用暗器。」

趙安道：「這話是根本不用說的。」

木天行道：「無論如何比方才的話要動聽得多，排敎雙獅堂的頭兒就是天武牧場的場主樓天豪也要避忌三分，你這個天武牧場的弟子，又算得是什麼東西？」

趙安道：「天武牧場的弟子武功也許沒有你們的好，但在江湖上的氣派肯定在你們之上。」

木天行大笑道：「你終於承認是天武牧場的弟子了。」

趙安冷笑道：「我也沒有承認並不是三絕書生。」

木天行大笑不絕。金獅道：「說是沒用的，何不給我們看看你的暗器？」

趙安道：「你們只要迫近來，我的暗器不出手也不成。」

木天行看看金銀雙獅道：「上——」

銀獅身形正要動，金獅突然道：「一起上！」

木天行一怔，道：「當然是一起上的了。」

說話間，趙安等人已倒退至懸崖的邊緣，金獅目光閃動，突然叫起來：「他們要退下去，快阻止！」

語聲未落，一個身子已然飛出，與之同時，趙安已一聲：「跳——」率先往懸崖疾跳了下去。

其餘天武牧場的弟子亦一齊往下跳，毫不猶疑，眞的一個個視死如歸，絕不畏縮，就是這一份豪氣，已不是雙獅堂排敎的人所能够望其項背。

金獅凌空落在懸崖邊緣，探手及時一把抄住了一個天武牧場弟子的足踝，他雖然一身內功，雙臂力擧千斤，可是趙安那許多人跳下去的衝力亦非同小可，金獅的身形也不由被牽得往前一栽。

銀獅及時掠至，探手抓住了金獅的臂膀，兄弟二人齊喝一聲，便要將那個天武牧場的弟子拉上來。

這一拉，其餘的人是必亦會被拉上，木天行同時探手過來，要加一把勁。

匹練也似的一道刀光即時斬至，那個天武牧場的弟子竟然反手一刀砍向自己被抓住的那隻脚。

這一刀也是大出金銀雙獅木天行的意料之外，一怔那刹那，那個天武牧場的弟子匕然將自己被抓住的脚齊膝斬下來。

刀固然鋒利，這一斬也絕無疑問匕盡全力，那個天武牧場的弟子是全力施為，是不惜犧牲那隻脚來解除金獅的威脅。

金獅的判斷可以說很準確，所以才能够肯定刀絕不會砍在自己的手上，但刀光閃過之後，仍然不由得把手一縮，那刹那的血影刀光還是令他生出了一種恐懼的感覺。

他也就抓着那截斷脚怔在那裏，其他人連隨奔到懸崖邊緣，探頭往下望，只見趙安與天武牧場的弟子連串往下墮，其中三個撞在石上，一個身子立時變了形狀，血肉橫飛，但沒有影響其餘那些的下墮之勢，水花激濺中，墮進了激流之內。

所有人看着無不魄動心驚，就是那懸崖的高度巳令人為之心寒。

金獅亦探頭看了一眼，將斷脚往下一丢，嘟喃着罵道：「都是瘋子，不知道死活。」

木天行一旁插口道：「他們也就只有這條死路可走。」

金獅道：「我們却想不到他們跑到這兒，是要跳下去。」一頓接問：「那麼高跳下去你以為他們生存的機會有多少？」

銀獅搶着道：「我看沒有多少了。」

木天行道：「多少還是有的，倒是江流急激，我們不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上岸，能够將他們截下來的機會可以說絕無僅有。」

金獅道：「他們這樣做，當然有他們的原因，應該就是為了要將那個箱子送回去。」

木天行道：「看方才的情形，他們顯然是要全力保護那個三絕書生與箱子，三絕書生應該是假的了……」

金獅說道：「當然，若是眞的三絕書生又怎會不用暗器，又怎肯這樣跳下懸崖，好像一個他這樣的活寶，就是不能夠殺出重圍，只與他不動，我們也不會傷害他的。」

木天行接道：「那個箱子則絕無疑問是我們需要的東西。」

銀獅道：「早該不管那許多，將他們暗器射殺算了。」

木天行搖頭道：「事情到這個局面我們還是不要再說那些，乾脆商量下一個步驟……」

金獅道：「順流沿岸追下去？」

木天行道：「那要花很多人力，而且

未必有結果，我看還是在秦玉驄那邊動腦筋。」

金獅道：「這邊的箱子若是眞的載着東西，秦玉驄那邊……」

木天行道：「我看三絕書生未必會孤注一擲，那些箱子只怕都是載着……」

金獅目光陡亮，道：「那個秦玉驄也未必眞的是秦玉驄。」

木天行點頭道：「不錯，三絕書生旣然能够隨便將一個人易容變成自己那樣子，當然亦能够將自己易容變成是任何一個人。」

「我就是這個意思，」金獅想了想，接道：「說不定爲了安全起見，他將東西分成幾個箱子，由不同的人帶走。」

木天行道：「你是說秦玉驄可能是眞的，三絕書生帶着同樣的東西可能正在以另一種身份離開？」

金獅道：「除了秦玉驄與這一夥天武牧場的弟子外，可能還有其他人。」

「這倒是防不勝防。」木天行皺眉道：「你以爲我們應該怎樣做才是？」

金獅道：「那樣的箱子我以爲一個已經足够，就是不能够拿來對付天武牧場，必要時連人帶箱子送到武林盟，召集天下武林一齊對付天武牧場就是了。」

木天行笑笑。「那最低限度，不會只是我們麻煩，我們也用不着整天在提心吊胆。」

金獅道：「那現在我們留一些人在附近監視，再分成兩路，一路沿岸追踪，一路抄捷徑往追秦玉驄。」

木天行道：「我們可以編織木排追下去，水路交給我們好了。」

金獅目光又落在懸崖下，沉吟着道：「也好。」

木天行道：「不管怎樣，我們都在約定時間趕回總壇，集合所有的弟子以準備跟天武牧場決一生死。」

金獅道：「我們這邊也一樣，到時候聚集，再商量計策。」

木天行也沒有再說什麽，揮手下令排敎的弟子動身，他們的行動也非常迅速，很快離開。

金獅目送去遠，沉吟着道：「木天行必然胸懷成竹，才會搶着追下去。」

銀獅道：「這倒是不錯，他們都精通水性，而且能够隨時將木排編成，做這件事沒有比他們更適當的了。」

金獅道：「他們應該找幾個我們的人同去以避嫌疑。」

銀獅道：「我們不是一直都不合作得很好？」

金獅道：「箱子若是落在他們手上你以爲會怎樣？」

銀獅道：「不是說好了大家一起用以雄霸天下？」

「說是說好了，到時候他們反悔，我們又能够怎樣？」金獅搖搖頭。

銀獅道：「諒他們也沒這個胆子。」

「箱子到手便有了，只怕他們到時候拿箱子往我們的總壇一掉，我們也不知有多少人死亡，如何再跟他們論高低。」

銀獅道：「那我們應該怎樣？暗中追上去，看機會將他們拿到手的箱子再搶過來？」

金獅搖頭道：「木天行做事一向非常小心，若是他眞的心懷異志，一定會在附近留下人暗中監視我們，現在還不是拆夥的適當時候。」

「看來你已經有了計劃。」

「我們分成兩撥，你立即帶人去追截秦玉驄，最好能够將那個箱子搶過來。」金獅目光轉向來路那邊。「我則帶人暗中偷進留園搜查一遍，不管有沒有收穫也會隨後到來接應你。」

銀獅立即道：「我那邊你放心好了，秦玉驄不過一個人，要將他抓起來還不簡單。」

金獅歎了一口氣，他担心的其實銀獅這種自負，因爲銀獅一向都粗心大意，其實並沒有這份自負的條件，可是留園方面，去的人更加要小心。

× × ×

樓月香郭勝趕到來的時候所有排敎雙獅堂的人都已走光，他們都不難打聽到銀獅一夥的動向。

銀獅並不懂得掩飾，而他們那麽多人，要掩飾也不是一件易事。

秦玉驄也知道會有人追來，只是不知道什麽時候追到，也不知道趙安他們的情形。

他是完全孤立，由於對環境的陌生，更不知道如何去抄捷徑，所以雖然馬快却走了不少寃枉路，到底還是給銀獅追上。

銀獅看見秦玉驄一騎走來，笑得合不攏嘴，他雖然來不及在樹林中設置陷阱，却自信秦玉驄走來後，以他們人數的衆多，不難將秦玉驄生擒，將他揹着的箱子搶過來。

銀獅也不是一個怎樣笨的人，早已經安排好了絆馬索，而雖然在笑，却控制着不將笑聲發出來，他也懂得什麽地方才適合動手。

眼看着秦玉驄在樹林外勒住坐騎，打量了一遍後便要催騎奔進來，那知道後面突然一陣蹄聲急响，追來了樓月香郭勝兩騎。

樓月香遠遠看見便大呼叫道：「大師兄——」

秦玉驄一聽這聲音，當場怔住，勒住坐騎，回頭望去，看清楚眞的是月香，不由傻瓜也似，但看到隨後追來的郭勝，便突然清醒過來，叱喝一聲，催騎迎前！

銀獅在樹林中只恨得咬牙切齒，一時間也不知道如何才是好。

秦玉驄那邊迅速迎上月香，道：「師妹，你怎跑到這裏來？」

月香勒住坐騎，舒了一口氣，才道：「我是跟着你出來的。」

「師父不知道。」

「三阿姨也一樣不知道，你以爲她眞的能够看穩我？」月香皺着鼻子淘氣的一笑。

秦玉驄搖搖頭，正要說什麽，月香已接道：「這個時候你也不用說這些的了，我離開牧場到現在仍然活得好好的，可見得我雖然第一次走江湖，却是可以照顧自己。」

秦玉驄搖頭，歎了一口氣。「算了，我就替你先解决這個小子。」

月香目光轉向郭勝問：「你說他？」

秦玉驄道：「這個是他們一夥，沒有拿毒烟對付你，也不知你走了什麽運。」

月香忙道：「你們是有些誤會了。」

秦玉驄一聽這話已知道事情有變化，道：「他不是追着你來的。」

「當然不是了，他其實是個好人，不過很市儈，一切都講錢。」

郭勝道：「講錢有什麽不好，你只要給我錢，便可以完全放心我這個人。」

月香接道：「現在他是我的保鏢。」

「每擊倒一個排敎雙獅堂的弟子，我只收她一兩銀子，價錢很便宜。」郭勝打了一個「哈哈」，接補充。「高手當然要另議。」

秦玉驄以懷疑的目光盯着月香。「他是眞的這樣做。」

月香點頭道：「是眞的，不是他，我早已墮進排敎雙獅堂的陷阱。」

秦玉驄沉吟道：「這麽說，他應該不是排敎雙獅堂的人，否則便該將你抓起來，可是在百家集……」

郭勝道：「我不過在發死人財，根本不知道什麽回事，難道你竟然以爲我是施放毒烟的人？」

秦玉驄正要回話，郭勝已接道：「我若是懂得用那種毒烟，又狠得起心腸，早便拿到大城鎭的有錢人家施放，金銀珠寶還不手到拿來？」

秦玉驄上下打量着郭勝。「看你的身手，也不是一個無名小子，可是到現在，我還想不起有什麽人提過郭勝兩個字。」

月香插口問：「那兎眼兒呢？」

「兎眼兒？」秦玉驄一怔，盯着郭勝的眼睛。「你就是那個兎眼兒？」

郭勝打了一個「哈哈」。「什麽這個那個，難道竟然還有第二個兎眼兒？」

秦玉驄忽然一笑，道：「當日你早該說出來，那我們那一次打架相信也不會打成功。」

郭勝搖頭道：「想不到提起郭勝沒有多少人認識，兎眼兒却是人盡皆知。」

秦玉驄沉吟着道：「你當日說的話意思我現在都明白了。」

郭勝瞪眼。「你這是記性好還是心胸狹隘，那麽多天的事還記得那麽清楚。」

秦玉驄道：「當然是記性好。」

郭勝再伸出手來道：「那我們交個朋友。」

秦玉驄毫不猶豫的伸出手來，一面道：「江湖上傳說，兎眼兒雖然見錢開眼，但也是俠義中人，不交這種朋友，交那種朋友？」

二人互抓着對方的肩膀一齊放聲大笑起來，月香看得直眨眼睛，到他們將手放開，忍不住問：「你們不再打架的了？」

郭勝道：「姓郭的兎眼兒見過不少人，是好是壞一看便分明，所以早在百家集便要交他這個朋友，現在事情弄清楚，朋友交定了，當然不會再動手。」

月香吁一口氣道：「這我才放心。」

郭勝接道：「但我們雖然是朋友，錢還是要分清楚的。」

月香搖頭苦笑，秦玉驄接道：「若是我錢沒有了，是個窮光蛋。」

郭勝道：「錢沒有了那還講什麽錢，你以爲姓郭的是那種只知道錢的小人？」

月香又搖頭。「莫明其妙。」

郭勝轉問秦玉驄。「你怎會從這邊走的？」

秦玉驄道：「往天武牧場沒有第二條路更加快的了。」

郭勝大笑道：「可知你平日甚少在江湖上行走，這條才不是捷徑。」

秦玉驄一怔反問：「那該如何走？」

郭勝道：「你跟着我走便是。」一勒韁繩，催騎往東走。

月香、秦玉驄跟了上去，樹林中的銀獅看到現在，再也忍不住，大吼道：「都給我站着。」

秦玉驄三人應聲不由勒住韁繩，回頭望去，只見銀獅帶着二十多個雙獅堂的弟子從樹林中衝出。

郭勝目光立時一亮，抬手指一動，大笑。「一兩的二十七個，合共二十七兩，銀衫的得要五十兩銀子。」

秦玉驄苦笑道：「你要一個人將他們完全吃掉。」

郭勝道：「一個人我看足够的了。」

秦玉驄道：「可惜我們方才已决定要離開這兒，另找捷徑趕路。」

郭勝道：「最可惜的却還是我們不幸將坐騎勒住。」語聲未落，一個身子便已倒翻出去。

月香不由的一怔，秦玉驄那邊已探手一把摟住她的纖腰，離鞍倒縱了出去。

與之同時機簧聲响，無數弩箭從樹林中射出來。郭勝到底是老江湖，一見樹叢中人影寒光暴閃，便知道是什麽回事，立即倒翻閃避。

秦玉驄的反應也不慢，與月香雙雙落在一大石後，月香這才知道是什麽回事，嚶嚀聲中，一個身子藏進了秦玉驄懷中。

他們那三匹坐騎却不懂得閃避，飛蝗也似的弩箭中悲嘶連聲，終於被射成刺蝟也似浴血倒下。

那刹那的弩箭破空聲，馬嘶聲，當眞是令人爲之心驚魄動。

郭勝騎的只是一匹普通馬，隨便買來的，秦玉驄月香的却是天武牧場千中選一的千里龍駒，也都已騎了多年，有一份感情，看見給這樣射殺難免有些難過，却也愛莫能助。

不少弩箭射在石上，到底是機簧發射，在這個距離仍然是那麽強勁，他們若不是及時躲到石後，後果不堪設想，如何去救坐騎。

銀獅也知道三人身手不比尋常，身手一定會相當敏捷，弩箭未必能够將之射殺，一待射過，立即就跳起來揮手大喝：「上，兒郎們，上！」

雙獅堂那些弟子立即從樹林中蜂湧出來，這邊郭勝亦已然跳回石上，打了一個「哈哈」，道：「我這次是交了什麽好運，三四百兩銀子着來是少不了。」

秦玉驄那邊亦站起身子，月香這才省起在他懷中，紅着臉脫出來，拔劍在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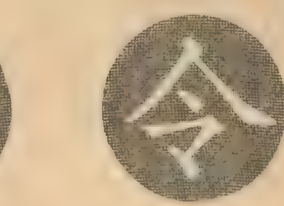
銀獅目光轉向秦玉驄，突然停留在他揹着的包袱上，一聲：「慢着！」

雙獅堂的人忙都停下，郭勝已經在雙手互搓，等候出擊，看見雙獅堂的人給銀獅喝住，不由叫起來：「你們怎樣了，快快過來，吃我一頓拳脚。」（未完・六）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金劍令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薛慕蘭和柳飛燕比劍，寒芒閃動，銀蛇亂舞，柳飛燕漸走下坡，霍從雲將她凌空救出，正想上前迎戰，忽然竄來薛慕蘭的大師兄用紫煞掌出擊，霍從雲用出雲掌硬接，將她的師兄推退幾步，突然傳來一縷簫聲，把衆俠迷住，恍如進入忘我之境。丁、方二人在暗中窺視，怕衆俠受害，嚴密戒備，此時又傳來笑聲，把衆俠從迷境中驚醒，萬啓岳率領衆人引退，原來笑聲是丁、方二人在酒樓見過的小老頭發出的，這次出現是來解救衆俠離去。丁、方二人跟薛慕蘭、卓雲和同迷仙岩，拜見她們的師尊，懇求谷主收他們爲入門弟子……

試劍認師門　指月情纏綣

丁劍南道：「看妳又多心了。」

方如蘋道：「我多什麽心？我們在這裏，有她會關心你，對我們總是好事。」

丁劍南道：「妳知道就好。」

方如蘋道：「我當然知道，你是個多情種子！」

丁劍南要待伸手去抱她。

方如蘋後退一步，忙道：「你怎麽忘了她剛才說的話？在這裏，別以爲沒有人監視我們，你給我老實些，萬一露了行藏，不但前功盡棄，只怕還有性命之憂呢，我們且坐下來，說些心裏喜歡的話，否則如果一句話也不說，也是有悖常情之事，也會引起他們懷疑的。」

丁劍南會意的點點頭，接着長長吁了口氣道：「表弟，你現在可以安心了。」

方如蘋道：「表哥這話怎麽說呢？」

丁劍南笑道：「咱們在江湖上尋求名師，現在終於找到了。」

方如蘋道：「我正在担心呢？」

丁劍南問道：「你担心什麽？」

方如蘋道：「谷主是不是肯收我們做徒弟？」

丁劍南哈的笑道：「我們頭也磕了，谷主不是也答應了？」

方如蘋道：「那谷主爲什麽不讓我們叫她老人家師傅？」

丁劍南道：「谷主自然要考考我們，看我們有沒有誠意？是不是能吃苦耐勞？拜師父有這麽容易？」

方如蘋道：「所以嘛，萬一谷主不肯收，我們怎麽辦？」

丁劍南道：「我從前聽王師爺給我說的故事，有一個人想去求仙學道，在一位仙人的洞府門口，足足跪了七天七夜，他向道心誠，終於感動了那位仙人，收他爲徒，谷主不答應，我們就跪到她老人家的山前去。」

方如蘋笑道：「這是老法子，我們去找永慶鏢局老總鏢頭的時候你也說過，他不肯收徒，我們就跪在他面前不起來。」

丁劍南也笑道：「當時在我們想來，



張老鏢頭是武當派的人，人家能夠當上總鏢頭，武功一定很高，名頭也一定很响，我們能夠拜他爲師，不就可以學到武當派的武功了。」

方如蘋道：「唉，我們學的不知是不是九宮門的武學？方才薛兄說明天他要帶我們去見的那位常長老，是九宮門的高手，他要我們練給他瞧瞧，如果我們練的只是三脚貓，那眞是丟人了，所以我們不該說練過武的。」

丁劍南說道：「我們練過七八年武功，谷主早就試出來了，再說，谷主答應收我們做徒弟，她就是我們的師父了，一日爲師，終身爲父，做徒弟的，豈可欺瞞師父？」

方如蘋道：「誰說要欺瞞師父了？」

丁劍南話聲方落，耳中隱隱有人說了聲：「好！」

這「好」字，方如蘋也依稀聽到了，他們練習洗髓經，已經有了七八成火候，聽來當然十分清晰，一聽就知這是谷主的聲音了，兩人相互看了一眼，發出會心的微笑！

身也幸虧薛慕蘭先透了口氣，若是不知內情，說錯了話，那就糟了。

天色漸漸昏暗下來，門外有了脚步聲，只見一名身穿黑衣漢子手提着食盒走進來，把食盒往中間桌上一放，然後打着火摺子，點起油燈，說道：「二位請用飯了，用過之後，請仍把碗筷放入盒中，明日一朝，小的會來收的。」

丁劍南道：「多謝老哥。」

黑衣漢子說了聲：「不用謝。」返身退出。

方如蘋道：「表哥，我們快些吃吧，今晚該早些睡了，明天一早，薛兄要來帶我們去見常長老呢！」

兩人對面坐下，從食盒中取出兩副碗筷，四菜一湯，一籮白飯，就各自吃了起來。

一面却以「傳音入密」，商量明天去見常長老時應該怎麽說法？他如果問起內功修爲如何答覆，好在白衣仙子那册九宮劍掌圖解上，也載有內功口訣，兩人看過只是沒有練習而已，（他們練成達摩洗髓經乃是佛門無上心法，自然用不着再練九宮門的內功）這時經兩人仔細的就記憶所及，互相作了一番補充，已可把口訣完全唸出來，大概明天可以應付得過去了。

吃過飯，把盤碗一起收入食盒之中，兩人也就各自回房。

丁劍南因谷主練成了「天耳通」，隨時可以查聽自己兩人的動靜，自然不敢再和方如蘋糾纏，回到房中也就上床運功。

第二天，天色才亮，兩人就已起床，後院果然有一條溪流，掬水洗了把臉。（人是經公孫先生易的容，不怕用水洗的）兩不多一回，晨旭已經照到階上，那黑衣漢子提着食盒走入，放下食盒，取起昨晚的食盒，退了出去。

早餐是稀飯和饅頭，還有四碟小菜。兩人用過早餐，收入食盒之中。

過沒多久，只見薛慕蘭悄然從樹林中行來。

丁劍南早就站在院前佇候，看到她就欣然迎了上去，說道：「薛兄早。」

薛慕蘭霎着一雙明亮的美眸，低低問道：「方兄呢？」

丁劍南道：「表弟在裏面，在下想來，妳應該來了，所以特地出來看看的。」

薛慕蘭臉上微微一紅，深深注視了他一眼，問道：「昨晚還睡得好嗎？」

丁劍南笑笑道：「太興奮了，沒有睡好，所以天一亮就起來了。」

薛慕蘭咬着嘴唇，偏頭輕聲道：「幹麽太興奮？」

丁劍南故意囁嚅道：「因爲……因爲……」他俊臉忽然紅了起來。

薛慕蘭瞟了他一眼，幽幽的說道：「你不用說啦！」不用說，是她知道了。

這時方如蘋也從屋中跑了出來，喜道：「薛兄來了，快到裏面坐。」

薛慕蘭道：「我是來帶你們去見常長老的，不用坐了。」

「啊！」方如蘋道：「小弟眞有些怕去見常長老呢！」

薛慕蘭奇道：「爲什麽？」

丁劍南笑道：「表弟說，萬一我們練的是三脚貓，會被常長老笑掉大牙。」

薛慕蘭笑道：「這有什麽關係？他是成名多年的人物，你們練不好也是應該的，他會指點你們。」

方如蘋聳聳肩道：「好吧，這叫做醜媳婦總要見婆婆的，躱也躱不過的事。」

這話聽得薛慕蘭笑了，說道：「那就走吧！」當下就領着兩人走去。

這話聽得薛慕蘭笑了，說道：「那就走吧！」當下就領着兩人走去。

谷中到處都是一片森林，但林間有許多叉路，不到地頭，是看不到房屋的。

常長老住的地方，並不太遠，那是一幢精緻的小樓房，前面也有一個小小的花圃。

薛慕蘭領着兩人，剛走近花圃，只見一名青衣少女迎了出來，躬身道：「小婢見過二姑娘。」

丁劍南心中暗道：「看來薛慕蘭在谷中地位果然不低！」

薛慕蘭問道：「常老起來了嗎？」

青衣少女道：「早就起來了，在書房裏抽烟呢！」

薛慕蘭道：「好，妳去通報一聲。」

青衣少女應了聲「是」，立即返身進去，不大工夫，就翩然回來，說道：「常長老請二姑娘到書房裏坐。」

薛慕蘭朝身後二人說道：「妳們隨我進去。」她走在前面，跨上石階，走入屋中，進門是一間寬敞的客室，書房是在左首。

青衣少女在書房門口站停，側身道：「二姑娘請進。」

薛慕蘭領着兩人跨進書房，只見一個身穿青布長衫的瘦高老者放下旱烟管，站起身來，呵呵笑道：「二姑娘今天怎麽有空來看老夫？」

他目光一抬，看到薛慕蘭身後兩人，接着笑道：「二姑娘還帶來了二位客人，歡迎歡迎！」

薛慕蘭朝瘦高老者抱拳一禮，說道：「我有好久沒來向常老問候了，今天是奉家師之命，帶他們來晉見常老的。」

說着，回身道：「這位就是常長老。」又指着丁、方二人，說道：「這是丁南強，這是方仲平，因爲他們學的是九宮武學，你老是九宮名宿，所以特地來見見你老的。」

丁劍南，方如蘋運忙抱拳施禮道：「後學丁南强，方仲平見過常長老。」

常長老聽說兩人是九宮門的弟子，不覺目光一注，口中哦了一聲，抬手道：「二姑娘，兩位老弟請坐。」

薛慕蘭在旁邊一張椅子落坐，一面說道：「丁兄、方兄也請坐下來。」

兩人跟着坐下。青衣少女端上三盞香茗。

常長老目光炯炯，朝兩人問道：「二位老弟的尊師是那一位？」

丁劍南欠身道：「在下和表弟是在先父黃安任上的時候，有一天去逛九眞山，在茅篷裏遇上一位老道長，和先父談得很投契，老道長說在下二人資質不錯，要收我們做徒弟，先父看他相貌古樸，頗有道氣，就要我們拜他爲師……」

常長老聽得很仔細，這時問道：「令師是怎麽樣子的一個人？」

這點，丁劍南二人昨晚早就商量好了，不假思索的道：「師傅頭簪一支白玉如意，眉毛很長，差不多遮到眼睛，雙目細長，臉色紅潤，頷下留着黑鬚……」

常長老問：「是不是瘦瘦高高的？」

丁劍南本待說中等身材的；但經他一問，不覺心中一動，連忙點頭說道：「是的。」

常長老又道：「說話聲音很洪亮？」

丁劍南面有喜色說道：「是的，原來常長老認得他老人家？」

常長老道：「你再說下去。」

丁劍南道：「此後每隔幾天，在下和表弟就到山上茅篷去一次，師傅要我們坐功練氣，早晨練一套掌法，後來又教了我們一套劍法，這樣過了五年多，有一天，師傅送了我們每人一口長劍，過幾天再去，他老人家已經不在了，後來就一直沒有見到過他老人家了。」

常長老道：「是令師告訴你們，他是九宮門的人？」

丁劍南道：「沒有，師傅一直沒有說過什麽門派？」

常長老又道：「令師道號叫什麽？」

丁劍南道：「在下兄弟問過他幾次，師傅都沒有說，只是朝我們笑笑。」

常長老道：「那麽你們怎麽知道是九宮門的弟子？」

丁劍南道：「在下兄弟一直都不知道，昨天是谷主問我們的。」

「唔！」常長老口中唔了一聲，朝丁劍南道：「你們練的是一套掌法，和一套劍法？你把掌法練給老夫瞧瞧？」

這是早在預料中的事，丁劍南應了聲「是」，站起身來。

薛慕蘭道：「常老，要不要他到院子裏去練？」

常長老道：「不用，在這裏練就可以了。」

他是存心考考丁劍南九宮掌法，脚踩九宮，但練純熟了，進退之間，有三步廻旋，就可以施展，因爲九宮身法，是可以隨時變換的。

丁劍南朝常長老拱拱手道：「在下練不到之處，務望長老多多指教。」

常長老道：「你只管練好了。」

丁劍南擺了一個起手式，就接着把二十一式掌法，源源使出。他不敢使勁，這趟掌法，只用了三成功力，但身法廻旋，掌勢開闔，身子不住的飛旋，進退輕靈，掌勢却凝而不吐，雖然只有數步方圓的空地，他練得十分純熟，如流水行雲，極爲自然。

常長老目不瞬的看着他每一個細節，却不住的點頭。

丁劍南練完一套掌法，氣不喘，臉不紅，依然身在原地，拱拱手道：「在下練得不好，常長老多加指點。」

常長老道：「你練得很好，練了幾年工夫，已有五成以上火候，足見你平日如何勤練了。」

丁劍南臉上一紅，欠身道：「常長老誇獎。」

常長老正容道：「練武一道，不能絲毫勉強，是好就好，是壞就壞，不用老夫誇獎。」

丁劍南心中暗道：「此老倒是個心口如一，爽直的人。」口中應了聲「是」。

常長老一指方如蘋，說道：「現在該你了，你練劍好了。」

這回，他站了起來，說道：「二姑娘，咱們把椅子移開些，有四五步光景，也差不多了。」

薛慕蘭跟着站起，大家把椅子移開，站到邊上，中間就空出了五六步見方的空地。

方如蘋走到中間，鏘的一聲抽出長劍，抱劍道：「常老多加指點。」

常老目光一注，說道：「好劍！」

方如蘋也擺開了起手式，然後一劍接一劍的練出。她當然也只敢使出三成功力，但劍法展開，劍勢愈演愈快，寒光飛閃，刷刷有聲，一丈方圓，都是激盪成風的森寒劍氣，但她身形飄動，前後不出三步，同樣使得像行雲流水，揮洒自如，絲毫不受場地限制的影響。

九宮劍法九九八十一劍，她足足使了一盞茶的工夫，才演練完畢，劍光乍歛，她也毫無面紅氣喘的現象，躬身道：「在下不知練得如何，要請常長老點撥。」

「哈哈！」常長老大笑一聲道：「好極，你這手劍法，至少也有五成以上火候了，差不多練了十年了吧？」

方如蘋道：「只有七八年，常老，在下眞的沒有錯的地方嗎？」

常長老捋鬚笑道：「你們果然是九宮門下，正宗劍掌，哈哈，兩位老弟資質果然不錯！」

說到這裏，面容一正，問道：「你們可知道遇上的這位老道長是什麽人嗎？」

丁劍南方如蘋同聲道：「不知道。」

常長老道：「九宮門，老夫已是碩果僅存的一個，但據老夫所知，上一代還有一個，那就是老夫的師叔一瓢子，他老人家中年慕道，雲遊四海，有如閑雲野鶴，老夫還是二十幾歲的時候見過幾次，此後就一直不曾見過他老人家，你們師父，就是老夫師叔一瓢子無疑，哈哈，老夫今年六十有九，居然在這裏遇上了二位小師弟，豈不可喜？」說完，忍不住又哈哈大笑起來。

他承認兩人是小師弟，那就證明兩人說的也沒有假了。

薛慕蘭聽得芳心大喜，慌忙站起身，拱手道：「恭喜常老，多了兩位小師弟，也恭喜丁兄，方兄，在這裏遇上了常老這樣一位同門師兄。」

丁劍南，方如蘋心裏當然明白，自己兩人是照着一本九宮劍譜練的，那有什麽茅篷老道的師傅，這不過是歪打正着，正好給自己說對了而已，但在此時此地，他們不能不裝作出又驚又喜的模樣，望着常長老，好像楞住了，一時不知怎麽說好？

過了半晌，丁劍南才道：「常長老說的是眞的？」

常長老呵呵笑道：「師門之事，老夫怎麽會騙你們？小師弟可是不相信嗎？」

他站起身，伸手從壁上取下一柄劍鞘，積塵甚厚的長劍，用口吹去灰塵，說道：「你們瞧瞧，老夫這柄劍上，不是也鐫了九宮門的標誌，和你們劍上鐫的不是一樣一樣的嗎？」

丁劍南、方如蘋仔細看了，果然和自己兩人劍上鐫的完全一樣，不覺點點頭喜形於色道：「這麽說，我們眞是九宮門的人了。」

兩人心中却暗暗佩服師叔，師父，果然設想週到，這一着可說完全成功了。

常長老仍然把長劍掛到壁上，笑道：「千眞萬確，你們兩人是師叔一瓢子的傳人，絕不會錯了，哈哈，你們還不叫老夫師兄嗎？」

丁劍南、方如蘋慌忙拜倒下去，口稱：「師兄在上，小弟丁南強，方仲平拜見師兄。」

常長老張大了口，呵呵大笑道：「二位小師弟快快請起，哈哈，老夫眞想不到咱們九宮門終於有了傳人，這是一件多麽可喜之事？老夫一向疏懶成性，沒收半個徒弟，也不想想九宮門的武學豈不要到老夫而失傳，老夫豈不是成了九宮門的罪人，老夫有時一念及此，不覺愴然淚下，如今好了，老夫惶恐的担子可以放下來了，待罪的心情，也可以平復了，以後……哈哈光大本門，是二位小師弟的事了。」

他越說越開心，伸手扶起兩人之時，連老淚也迸了出來。

丁劍南覺得此老眞情流露，心頭也極爲感動，一面說道：「若非師兄證明，小弟兩人連出身門派都不知道呢，師兄年齡比小弟二人大得很多，今後還要師兄多加指點才好。」

「這還用說？」常長老道：「你們有空時常到這裏來，老夫指點不敢說，不過老夫積幾十年練劍之功，稍有心得，可以和你們談談。」

薛慕蘭心知他們師兄弟要談的是本門劍法，自然不能當着自己說出來，這就站起身道：「難得丁兄，方兄是常老的同門師兄弟，師尊的意思，本來就因他們二位是九宮門下，要我帶來見見常老，就是想要常老點撥他們的，這樣就更好了，丁兄，方兄就留下來和常老談談，我就先告退啦！」

常老點頭道：「二姑娘請覆上師尊，

代老夫問好。」

薛慕蘭躬身一禮，就退了出去。

常長老叫道：「秋烟姑娘，妳去厨房裏關照一聲，中午老夫這裏有兩位小客人，要他們多添幾個菜。」

門外青衣少女答應一聲，轉身而去。

常長老忽然目注二人，以「傳音入密」說道：「二位小師弟注意，你們如果不會「傳音入密」，就以手沾着茶水，在桌上寫字，千萬不可出聲，而且一個在寫字的時候，一個必須和老夫說話，你們記住了。」

他這話的意思，丁劍南兩人自然懂，那是怕被谷主聽見了，他們却故意裝作不懂，目露驚奇，望着常長老。

常長老續以「傳音入密」說道：「老夫知道你們不懂我的意思，但目前很難和你們解釋，你們只要聽了老夫的話，同答老夫就好了。」

說到這裏，才緩緩說道：「二位小師弟一手劍法，已有相當根柢，不過本門還有三招救命絕招，不在普通劍法之中……」一面以「傳音入密」問道：「二位小師弟，你們到了這裏，可曾有人要你們服下什麼藥丸嗎？」

丁劍南依然臉有驚奇之色，用水沾着茶水，在桌上寫道：「沒有。」

常長老接着道：「這三招劍法，名為『一劍九乘』，『九劍歸一』和『九九還原』，這也可以說本門劍法中的精英所在，你們聽清楚了。」

接着仍以「傳音入密」說道：「還好，你們那是還沒被迷失神志了。」

丁劍南不知他的用心自然不敢寫字。

常長老仍以「傳音入密」說道：「你們兩個是我小師弟，也是本門的希望所寄，老夫和你們雖屬初次見面，但老夫實在不願你們在這裏躭下去，更不忍本門精英被迷失本性，受人利用，你們應該體會老夫這片苦心……唉，你們已經來到這裏，再要出去，那是談何容易？但你們只要不被迷失本性，總有生離此地之望，老夫……唉……老夫不是也坐困於此，一籌莫展嗎？」

丁劍南還是望着他沒有作聲，心中好生作難，看他情形，極似出於一片眞心，但焉知他是不是在套自己口氣？

常長老看他沒有作聲，接着又以「傳音入密」說道：「咱們且不談這些，以你兩人的劍法而論，可說已窺門徑，現在老夫傳你們三招劍法的口訣……」

接着仍以「傳音入密」傳了兩人口訣，一面又不厭其詳的逐句加以闡釋。

丁劍南、方如蘋對劍術已有極深的造詣，自可發覺這三招劍法果然非同小可，「一劍九乘」，是一招出手，九劍同發，「九劍歸一」是把九道劍光合併為一道匹練，追擊敵人，最難的是「九九還原」，練到上乘境界，一招之中，可以前後左右連發八十一劍，最多的敵人，也可以在一招之間悉數解決，這當然需要勤加練習，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臻此。

常長老已有很久沒有開口了，（「傳音入密」沒有聲音）他方才說過傳兩人口訣，所以谷主縱然查聽，也只當他是在傳兩人口訣了。直到此時，才開口說道：「你們都記住了嗎？」

丁劍南、方如蘋同聲道：「小弟記住了。」

「好！」常長老道：「你們抽出劍來，今天先練第一招，以十天為限，等練熟了，老夫再傳你們第二招。」

兩人依言抽出長劍。常長老從丁劍南手中取過長劍，把第一招「一劍九乘」先以極慢姿勢比劃着示範了一遍　然後要兩人跟着練習。

丁劍南、方如蘋依樣葫蘆練了一遍。

常長老看得大為驚喜，說道：「二位小師弟果然天資穎悟，這招劍法居然一練就會，很少錯誤，哈哈，老夫還說十天，看情形你們三天就可以練熟了。」

他只把兩人極少的不合之處略予糾正，就要兩人繼續練劍。

要知兩人練成洗髓經，一經演練，就氣注百脈，何況他們在練習九宮劍法之前，已經練會「五雲劍法」，這一招「一劍九乘」，雖然一招出手，九劍同發，只要懂得訣竅，無非一個「快」字，別無難處，不過練了頓飯工夫，就已練純熟了。

常長老是劍術大行家，他看你練劍，並不是看你劍招熟不熟，而是看你出劍之時，機勢順不順，只有氣勢順了，發劍就純出自然，毫無牽強之處。

他也是老江湖，身在迷仙岩，有些話不可能說，這兩位小師弟能在短短的頓飯工夫，就把「一劍九乘」練純熟了，這豈非練武的天才，自己說出來了，萬一給谷主聽到，她把兩人列入門牆，九宮門豈不失去了兩個精英？

他心中越是高興，也越感到沉重，這兩個小師弟，師叔調教不易，不知怎麼會投到迷仙岩來的？一面含笑道：「夠了，你們可以歇一囘了。」

兩人依言收起長劍。

不多一囘，只見兩個黑衣漢子送來酒菜，青衣使女擺好杯筷，就欠着身道：「常長老可以請二位少俠入座了。」

常長老點點頭道：「來，小師弟，咱們用飯了。」

三人坐下之後，青衣使女手捧銀壺，給三人面前斟滿了酒。

常長老興高采烈的笑道：「二位小師弟，來，今天是老夫最高興的日子，能在這裏遇上同門，咱們先乾一杯。」

丁劍南道：「老師兄，你老年紀比小弟二人長得很多，長兄為父，你老是同門先進，和我們師傅一樣，小弟二人應該先敬你老一杯。」

兩人舉杯一飲而盡，常長老看他們對自己如此尊敬，也自喜歡，同樣一飲而盡，呵呵笑道：「哈哈，你這老字加得好，老夫確實痴長你們幾十歲，稱得上老字，不過江湖後浪推前浪，你們前途無量，老夫已經是不中用的人了。」

青衣使女又給三人斟滿了酒。

常長老舉杯道：「二位小師弟，咱們再乾一杯。」

丁劍南道：「老師兄，小弟二人都不會喝酒，陪你老喝了這一杯，就不能喝了，下午我們還要練劍呢！」

常長老點點頭道：「好，好，你們那就隨意，多吃些菜。」

兩人還是陪他喝了一杯，青衣使女再給三人斟滿了酒。

常長老目光一抬說道：「二位小師弟，你們大概還不知道老師兄的名字吧？」

丁劍南道：「小弟正想請教。」

常長老一手摸着長髯，笑道：「老夫常千里，昔年人稱九劍追魂，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你們當然沒聽人說過了。」

九劍追魂常千里在三十年前，可說是名動天下的大劍客，已有三十年沒在江湖出現，浪淘盡千古英雄，三十年後，自然沒有人知道了。

常千里一面喝酒，一面和兩個小兄弟說着三十年前的江湖掌故，自然聽得兩人津津有味，常千里也在此時，趁機詢問兩人如何投到谷主門下來的？

丁劍南已把自己兩人只學了一套劍法，一套掌法，已經練了多年，因此動了尋師訪友之心，記得從前安慶永慶鏢局總鏢頭曾給先父保過鏢，自己認識他，而且他又是武當派的，所以和表弟結伴想去找他，能夠拜他為師……

常千里大笑道：「這些開鏢局的，那有什麼眞才實學？你們兩個雖然只練了一套劍法一套掌法，已經強過他太多了。」

丁劍南道：「那時小弟兩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學的是九宮門的武學，只當武功比人家還差得遠，才到安慶去的。」

他把在路上結識薛慕蘭，卓雲和二人，後來到了安慶，老鏢頭已經退休，失望而囘，蒙薛慕蘭二人引介，一同來此，詳細說了一遍。

常千里聽得不住點頭，呵呵笑道：「你們得蒙谷主恩准，列入門牆，這是天大的造化，普天之下，像谷主這樣功參造化的師傅，只怕也找不到第二個人了。」

飯後，略事休息，常千里又把第二招「九劍歸一」也傳給了兩人，他本來說要兩人三天之後再練第二招的，現在却在下午就教他們了，那是看出兩人已把第一招練純熟了，只是沒有說出口來而已。

這一招「九劍歸一」，如果練到上乘境界，和以氣馭劍也差不多，可以射出一道匹練般的劍光，取敵數丈以外，但若是只練到純熟，那只要接第一招「一劍九乘」，把九道劍光合而為一，縱身飛擊出八九尺遠就可以了。

比起第一招來，反而容易了許多　兩人自然不需太多時間，就練會了。

兩人縱然極盡掩飾，只用出三四成功力，但常千里目光何等犀利，看他們縱身刺劍之際，劍風嘶然，心頭止不住暗暗驚喜，照這情形看來，這兩個小師弟不出十年，定可在武林中大放異彩，只可惜他們明珠投暗，會投到迷仙岩來。

但繼而一想，他們若不是投到迷仙岩來，也就遇不到他們了，自己身為師兄，如何才能把兩人救出去呢？

他花白的眉頭，不覺緊緊的打起了結，一手撚着蒼髯，只是怔怔出神。

天色漸漸接近旁晚，常千里含笑道：「好了，你們可以囘去休息了，明天一早再來吧！」

說到這裏，又以「傳音入密」說道：「你們如果遇上二姑娘，只可說第一招還沒練熟，說老夫說的，要三天後才能教你們第二招切記。」

丁劍南點點頭。

常千里忽然哦了一聲，問道：「你們認不認識路？不認識就要由秋烟送你們囘去。」

丁劍南道：「小弟兩人住處離這裏極近，不用送了。」

常千里點頭道：「好，你們去吧！」

兩人別過常千里，一路上自然不敢多說，只說些想不到自己兩人果然會是九宮門下，常老師兄一見如故，對自己兩人居然如此愛護，言下流露出不勝欣喜之狀。

囘到住處，也只說些這一招劍法，自己兩人務必多加練習等話，這是為了怕谷主查聽之故。

沒有多久，黑衣漢子送來晚餐，飯後，丁劍南就以「傳音入密」討論這「老師兄」會不會故意套自己兩人口氣。

方如蘋認為從常千里教自己兩人劍法，和他關切的眼神看來，絕非虛假，那是他認定自己兩人是他小師弟之故。

正說之間，丁劍南耳中聽到門前七八丈外，似有極輕的腳步聲朝屋中走來，急忙以「傳音入密」說道：「有人來了，我們要裝不知道才好。」

方如蘋拿起茶碗，喝了一口，說道：「表哥，我現在該稱你二師兄了。」

丁劍南笑道：「對，我們投師學藝，就該排排師門，現在我也該叫你三師弟了，不過，我們如果蒙谷主收列門牆，可能要排到十幾名去了，那時，你又要改口稱我十幾師兄，我也要改口稱你十幾師弟的了。」

兩人說到高興，不覺笑了起來。

只聽一個淸脆的聲音說道：「你們什麼事，笑得這樣高興？」

一聽就知說話的是薛慕蘭了。丁劍南，方如蘋同時站了起來，轉過身去，只見薛慕蘭臉含甜笑，翩然從院外走入。

她今晚換了一身女裝，秀髮披肩，眉如春山，眼如秋水，穿一襲淺紫衣裙，越發出落得嫵媚秀逸，淸麗動人。

丁劍南只覺眼睛一亮，口中忍不住啊了一聲，等到「啊」聲出口，方知自己失態，忙道：「薛兄換了女裝，在下……差點認不得了。」

方如蘋看在眼裏，手肘輕輕碰了他一下，含笑道：「你呀，還不快請薛兄裏面坐？」

丁劍南被她手肘碰得不禁臉上一紅，說道：「對，對，薛兄請裏面坐。」

薛慕蘭粉臉微酡，嫣然一笑，舉步走入，說道：「我是跟二位賀喜來的，你們雖然由我和四師妹向師尊推薦，但師尊因你們說不出師門來歷，還不大相信，因為師尊試出丁兄內功已有相當火候，不可能連自己師門都還報不出來，方才常長老認了你們是師弟，我去囘報師尊，她老人家才含笑點頭，認為你們說的果然全是眞話，還誇獎你們確是練武上上之才，僅憑兩人自己修習，能練到四五成火候實在難能可貴，也足見你們對練武如何心切了。」

丁劍南道：「多謝薛兄，在下……」

薛慕蘭沒待他說下去，就截着道：「你們到了這裏，就是自己人了，幹麼還要說謝？」

她目光一抬，接着朝丁劍南道：「我昨天答應過你，要教你傳音入密的，以你們兩人的內功，只要稍加練習，就可以應用，以後我們說話就方便了，這時候是師尊入定的時間，我才溜出來的，丁兄，你隨我來，到較爲空曠的地方去練，你學會了，再敎給方兄好了。」

方如蘋心中暗道：「哼，妳不會在這裏敎，我們兩人不是都可以學了麽？妳這是藉口想約大哥出去罷了！」

儘管心裏打翻了醋缸，臉上却欣喜的道：「我們聽人說過傳音入密，我說出來了，只有一個人可以聽到，可惜沒有人敎我們，薛兄原來還會傳音入密，表哥快跟薛兄去練！」說着用手輕輕推了他一把。

薛慕蘭道：「你隨我來。」回身往外走出，丁劍南只好跟着她走去。

谷中到處都是密林，也有很多小徑可通。這時天色早已黑了，兩人默默的走了一段路。

薛慕蘭才回過身來，仍以「傳音入密」說道：「這時候是師尊入定的時間，才能敎你練習傳音入密，如果給師尊知道，她老人家會懷疑我有什麽存心了，因爲師尊練成了天耳通，平常我們在谷中都不敢說話，怕被師尊聽到了，所以我們平常都是用傳音入密的交談的，但在師尊面前，你就是用傳音入密說話，她老人家也可以發覺有人在說話了。」

丁劍南道：「眞是謝謝妳，處處都這樣照顧我們。」

薛慕蘭含情脈脈的看了他一眼，才幽幽的道：「我平日很少理人，就是師兄妹之間，我也不大理他們，不知怎的，和你丁兄却很談得來，這也許是緣……」

她說到「緣」字，聲音已經漸漸低了下來。

丁劍南當然聽得見，他連幾丈以外蚊子飛過的聲音都可以聽得到，他只好說道：「這是薛兄瞧得起在下。」

薛慕蘭道：「丁兄，我們再走過去些，那裏有塊大石，可以坐下來。」

她走在前面，不過一箭來路，一棵大樹下面，果然有一方橫臥的大石，石前大約有四五畝見方一片草坪，四面都是合抱大樹。

今晚正好是蛾眉月，細細彎彎的斜掛在天空。

薛慕蘭緩緩走近大石，坐了下來，她還留出左邊一半，抬頭道：「你也坐下來呀！」

丁劍南只好和她一起坐下，但却極爲拘束。

薛慕蘭偏着頭，低低的道：「你好像很拘束是不？這裏是師妹們白天練武的地方，晚上不會有人來的。」

丁劍南道：「但……但萬一給人看見了，總是不大好。」

薛慕蘭輕笑道：「我都不怕，你怕什麽？師尊門下，並不禁止男女同門交往，孔子說的，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我們交往，也只要思無邪就好了。」

丁劍南道：「薛兄說得是。」

薛慕蘭輕笑道：「我換了女裝，你還叫我薛兄嗎？」

丁劍南囁嚅的道：「那……」

薛慕蘭低低的說道：「你不會叫我名字？」

丁劍南道：「這個……」

薛慕蘭低垂粉頸，輕聲道：「丁兄，我們相識已非一天，難道你……還不知道我的心……」

丁劍南道：「人非草木，姑娘……」

薛慕蘭不待他說下去，紅着臉靦覥一笑道：「你知道就好了，不用說出來，我不是隨便動情的人，今晚我要說的話，都已說了，出我之口，入君之耳，有這一彎銀月可以作證。」

她這是指月爲證，剖心示愛！

丁劍南不忍堅拒，身在虎穴，更不能拒絕她，何況銀月當頭，夜涼如水，有花朶般清麗絕俗的佳人，並肩而坐，情話綿綿，此情此景，那一個男人會不動心？

他情不自禁伸過手去，輕輕握住了她柔荑般的纖手，說道：「薛姑娘，謝謝妳，在下……」

薛慕蘭任他握了手，身軀不自禁的有些輕顫，幽幽的道：「你又要說謝了，人之相知，貴在知心，你好像一直把謝字掛在咀上的。」

丁劍南道：「那妳要我說什麽呢？」

薛慕蘭甜甜一笑道：「什麽都不用說，就這樣靜靜的坐一回不好嗎？」

但求兩心相照，無言勝似有言！

丁劍南果然沒有說話，只是悄悄的又把手覆了上去，把她玉手合在自己兩手中間。

這樣過去了好一陣工夫，薛慕蘭身軀和他靠近了些，才低聲道：「我現在就敎你傳音入密的口訣，你要記住了。」

丁劍南點點頭，他鼻中隱隱可以聞到從她身上散發出來的幽香，一顆心早已迷迷糊糊，但薛慕蘭却認眞的把傳音入密的練法，輕聲在他耳邊解說着，她怕他記不住，自然要說得十分詳盡。

丁劍南本來就會，用不着聽，他只是領略着耳鬢廝磨，口脂微聞，已經陶然欲醉了。

就在此時，他忽然警覺有人欺近到五丈左右，心頭一懍，急忙輕輕捏了她纖手一下。

也就在此時，兩人同時聽到了一聲冷笑！

薛慕蘭驀然一驚，急忙縮回手去，倏地站起，叱道：「是什麽人？」

丁劍南也及時跟着站起，目光一抬，只見北側林間人影一閃，緩步走出一個錦袍少年，這人濃眉朗目，臉型瘦削，神情倨傲，咀角還噙着冷笑！

丁劍南兩天前的晚上，和方如蘋躲在樹林裏，曾經見過，他是她們的大師兄。

錦袍少年目光像利箭般盯注着丁劍南，冷冷的道：「二師妹雅興不淺，居然在這裏和這小子情話綿綿，說個沒完。」

薛慕蘭看清現身的會是大師兄，一張粉臉驟然紅了起來，但聽了他的話，心頭又羞又氣，幾乎窒住了，透了口氣，才冷聲道：「大師兄居然管敎起小妹來了。」

丁劍南看得出，錦袍少年的目光對自己好像怨毒甚深，心頭不期一懍，但馬上明白過來，薛慕蘭說過，她很少理人，敢情是他把自己當作了情敵。

錦袍少年哼道：「這小子果然是個小白臉，難怪妳要把他引進來，爲的是朝夕可以相處了。」

薛慕蘭氣得臉色由紅轉白，憤然道：「大師兄，我一向很尊重你，也希望你尊重自己，說話要有個分寸。」

錦袍少年道：「我說話怎麽了？妳把來歷不明的野小子引到迷仙岩來，這有分寸？妳是被這小子迷昏了頭。」

薛慕蘭道：「是我把他引到師尊門下來的沒錯，師尊也見過他了，他是九宮門下，常長老的小師弟，這有什麽不對，你身爲大師兄，怎好如此誣衊人家？」

丁劍南看兩人鬧翻了，自己究竟是初來，這就拱拱手道：「薛姑娘，好了，不用說了，這位兄台也許是誤會……」

錦袍少年聽得大怒，喝道：「小子，你是什麽東西，這裏也有你說話的餘地？」身形電閃般直欺過來，揮手一掌朝丁劍南臉上摑來。

這下可把丁劍南激怒了，偏頭轉身，讓過來勢，劍眉一軒，朗喝道：「閣下一再出言無狀，你是仗誰的勢？在下還未入門，才一再隱忍，你們是師兄妹，不可失了和氣，丁某好意相勸，你居然敢在迷仙岩出口傷人，出手打人，那是沒有把谷主放在眼裏了。」

錦袍少年出手被他讓開，心頭更怒，獰厲的道：「好小子，你說什麽？你還未入門，就敢用師尊的大帽子壓人，今晚不敎訓敎訓你，我就不叫公孫龍。」

丁劍南挺直身子，朗聲道：「在下犯了迷仙岩那一條？你要敎訓在下，可敢和在下去到谷主面前評理？」

「和你小子評什麽理？」錦袍少年口中喝着，揮手一掌，淩空直劈過來。

丁劍南身形向旁閃開，喝道：「你眞的要出手傷人？」心念忽然一動，暗道：「莫非是谷主有意要他出手相試的？」

丁劍南身形堪堪移開，薛慕蘭一下擋在他身前，急道：「大師兄，你怎好向他無故出手？」

錦袍少年目光森寒逼人，喝道：「二師妹，妳還不讓開，這小子今晚我非劈了他不可。」

丁劍南却在此時嗆的一聲撤出長劍，大聲道：「薛姑娘，妳只管讓開，士可殺，不可辱，他如此瞧不起在下，在下也不想拜師了，縱然打不過他，也要和他一拚，我眞想不到谷主門下的大弟子，竟是這樣不講理的人。」

薛慕蘭聽他說出這樣話來，已是粉臉變色，機伶一顫！

錦袍少年獰笑道：「好小子，你不想拜師，就能活着離開迷仙岩嗎？」

丁劍南道：「我是死是活，不用閣下操心，大丈夫威武不屈，你以爲死就能威脅我嗎？」

錦袍少年不屑的道：「你以爲有一支劍在手裏，就能和我一拚了？」

丁劍南道：「人爭一口氣，我即使拚不過你，也要一拚？」

剛說到這裏，突聽耳邊响起薛慕蘭「傳音入密」說道：「丁南強，這時我已無法勸解，不過不要緊，師尊運功快要醒了，你只要支持十招八招，師尊一定聽到，就會喝住大師兄了。」

丁劍南心中一動，暗道：「看來她倒是眞心向着我，從她口氣聽來，這句『我已無法勸解』，分明是得到谷主的暗示了，自己果然沒有料錯，這公孫龍要和自己動手，是谷主授意來的了，目的自然是要試試自己劍法路數了。」

錦衣少年神色獰厲，點頭道：「好，你果然有種，接招！」雙手倏地一翻，似掌似爪，當胸抓來。

這一抓就可看出他功力深厚，疾風颯然，如同有物。

丁劍南故意裝出十分緊張，長劍當胸，脚下滑出，展開九宮身法，長劍刷刷劈出兩劍，才把對方這一抓之勢，避了開去，目光一動，果見薛慕蘭雖是滿臉關切，但人却退了開去。

錦袍少年哼了一聲，右手未收，左手又是一掌迎面擊來。

丁劍南隱藏了六成功力，劍上只使出四成力道，身形閃避之際，長劍故意朝他劈來的掌風橫截過去。

但聽嗆然劍鳴，手腕劇震，他是故意試試對方力道的，發現自己雖然只運起四成功力，對方掌力雖猛，也不過自己五成力道而已！一面故意裝作被震得站立不穩，身子一歪，踉蹌後退了兩步。

耳中及時响起薛慕蘭焦急的聲音說道：「你不可和他力拚！」

錦袍少年一眼看到丁劍南被他掌力震得後退，機不可失，突然欺身撲來，雙手如鉤，一抓右肩，一抓左肋，他這一記原是拿捏得極準，那知丁劍南脚下後退了三步之後，已經施展九宮身法，及時遊走開去，右手長劍幻起三道劍光，斜削出去。

錦袍少年雙爪落空，已經激起怒火，心想：「自己堂堂迷仙岩大弟子，連一個未入門的小子，都不能把他三招兩式解決，還能行走江湖嗎？」

心念這一動，不覺殺心陡起，口中厲笑一聲，身形撲起，雙手揮舞，瞬息之間，一個人好像搖身一變，生出七八條手臂，每一隻手五指勾曲如爪朝丁劍南抓來。

封神榜上哪咤三太子有三頭六臂，也只有六條臂膀，他忽然生出八條手臂，豈不比哪咤還多了兩隻手？

而且八隻鋼鈎似的手爪，揮舞之際，發出來的招式竟然各不相同，手法各異，所取部位也包括了非傷即死的八處要害。

丁劍南目光何等敏銳，看出對方八爪同發，並非幻影，心頭也不禁大吃一驚，對方這一招，「九宮劍法」中實在沒有一招可以破解，八隻鋼爪，只要有一隻漏接，就可能非傷即殘。

他這一急，突然想起常師兄傳給自己的「一劍九乘」，豈非正好破解他這八爪同施，而且還有一劍空了出來。（「一劍九乘」一發有九道劍光）

心念電轉之際，錦袍少年八隻鋼爪已經襲到身前不足三尺！

薛慕蘭驟覩大師兄竟然使出「天龍八爪」，突下殺手，止不住心頭猛懍，急急叫道：「大師兄，不可傷人！」正待撲出。丁劍南已在此時身形倏然後退一步，長劍一振，推出一排九道劍光，錯落漾起！

（未完・十八）

俠義奇情中篇小説

無敵劍

金童·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劉稼、沈羽來到長江之畔，在臨江樓喝紹興名酒女兒香，品嚐活跳鮮蝦，隣座又來了「神鬼愁」丁坤山、「宇內丐仙」朱祖義，從他們的談話中，劉稼知道都是高手，尤其是丁坤山也聽過智通禪師提及，還有厲氏四雄，還將他本門的絕藝三神九鬼拳傳授，故情不自禁走過去向丁坤山打招呼，執弟子之禮拜見，沈羽藉拜見猝起掌向丁坤山劈出，被劉稼制止，丁坤山不作計較和朱祖義離去。劉稼對沈羽爲人渾然不知，還和他金蘭結義，二人來到江南投店，天南帮主陶冠常等人找沈羽算舊賬，將他擄走，劉稼四出找尋，循聲往竹林找去……

化妍爲醜覓仇踪　華堂顯技震羣雄

劉稼正在忖思之間，這團白光已然來到，他實在因爲置身之處甚爲狹窄，不能施出那巧妙深奧的「七步迷踪」，於是事非得已，唯有施出天元門的那招絕學「萬元歸宗」。

劉稼本性忠厚，發招之時，忽地腦中掠過了一個念頭，驚忖：「此人雖則迭發險招擊襲於我，可是我將這招集天下武學大成的萬元歸宗還擊過去，他勢必難以抵擋，倘若就此將他誤傷，我豈不是太過毒辣，何況是我擅入他的竹林，斷斷不能如此。」意念既動，劉稼雙手雖已發出，可是忙不迭收斂了右手那式「意馬已馳」實招，僅以左手那式「心猿未動」虛式朝那團白影探了過去。

劉稼僅發一式虛招，對方這團白光却頓時收斂，劉稼急忙循目望去，祇見三尺之前站着一個鬚長過腰的矮小老叟，手中持了一柄寒光四射的寶劍，面呈驚色朝着自己凝視不休。

劉稼既是迫老叟收劍斂招，忙不迭施了一禮，恭道：「在下劉稼，誤入貴竹林之中，但望老前輩海涵恕罪。」

這老叟忽地問道：「我且問你，適才那招是那門那派的絕學，你們又姓誰名甚？速速從實道來，倘有半點謊言，我管教你不能生出俺這紫竹林。」

劉稼聽見詢問自己師承與適才那半招一式，當下就從實而告道：「在下的師傅，她沒有姓，祇有名，喚作鳳生，適才我那招喚作萬元歸宗。不過僅是這招裏的兩式之一的虛式，喚作『心猿未動』。」

老叟不聞此言還則罷了，乍聞劉稼之言，不由更添三分驚容，忙問：「此招既稱萬元歸宗，定是集天下武學之長，適才那式你說僅是虛式，喚作心猿未動，如此說來那式實式可是喚作『意馬已馳』？」

劉稼點了點頭，說道：「那式確是喚作『意馬已馳』。」

老叟聞得劉稼頷首稱是，忽地讚道：「好招式，好名堂，敢情天下眞的還有比我武藝高深的人不成？」

劉稼聽他口氣，也不由暗暗詫異，心忖：「聽他的語氣，這老叟倒也自傲得很，以爲自己武藝冠甲天下，大概他如今見了我這式心猿未動，已然明白世上武藝比他猶有高深之人。」

老叟却又問道：「我且問你，適才你說師傅無姓有名，他今年有多大年紀？」

劉稼就率直回答，說道：「家師的年紀比我還小，今年祇不過一十八歲，而且還是一個女子。」

老叟又添了幾分驚色，劉稼就作了一揖說道：「老前輩尊姓大名。」

這老叟忽然微微一笑，說道：「你要知道我的姓名不難，可是我有一個條件在此，倘你能辦到，休說俺將姓名告訴你聽，還有一樣東西贈你。」

劉稼遂道：「在下擅入紫竹林已是罪大難辭此咎，焉敢得隴望蜀，再要老輩的恩賜，老前輩有什麽事儘管囑咐就是，在下雖則身爲武林末學之輩，可是也略知一二武林中的規矩，江湖上的道義，如蒙遣差，在下決然不辭。」

劉稼這幾句話說得理正言順，氣豪聲壯，老叟聽在耳中，不由被他這股豪氣驚得臉色陡變，心忖：「敢情端的英雄出少年，這年紀輕輕的少年竟通曉孔義！」

老叟忖至此間，就微微一笑說道：「適才你講還有那另一式意馬已馳乃是實招，你速施展出來給我觀看。」

劉稼聽他要自己施出那式意馬已馳，倒不由爲難了起來，忖道：「這是我天元門中的絕學，倘若施展給他觀看，雖則他不知招訣，無從學起，可是這招勁厲異常，他萬萬不能閃避，而因此傷了他，豈不無故的招來一個寃仇。」於是，忙不迭恭施一禮，說道：「老前輩容禀，這並非在下不遵命，祇因這式意馬已馳是我天元門中絕學，雖則在下也祇學了個大概，可是它非但變幻萬千，巧妙異常，而且招勢更勁厲無比，何況此招一出，在下連自己都不能控制，倘若有什麽意外發生，豈不傷了你我的和氣。」

劉稼此話，確是句句眞言，想不到聽在老叟的耳裏，却以爲他故意出言羞辱，不由怒忖：「我倒幾乎被他瞞過了，原來他是故作忠厚豪爽之狀。」老叟心中既然起了疑心，當下臉色一沉，說道：「你既不肯施出這式意馬已馳，我就不讓你走出這紫竹林了！」

老叟說着，手中寶劍一揮，頓時又是現出一個斗大的白光，朝劉稼擊發而去！

劉稼但見老叟揮劍發招而來，唯有將身閃避，焉知這老叟瞬又追來，其勢之快，劉稼剛避得幾避已經力不從心。

劉稼見得老叟步步緊迫，招招勁厲，知道他志在迫出自己這招「萬元歸宗」的那式「意馬已馳」奇學。

劉稼不由忖念：「隨你怎樣迫我，就算我打不過你，這式意馬已馳我也不會施展出來。」

這老叟一招緊逾一招，一招兇過一招，三招過後，手中又是一緊，邊道：「你敢情眞的不想活命了不成？倘你在這三招之中，不從速施出這式意馬已馳，我就不再饒你命了。」

老叟說至此間，祇見他手中寶劍舞起了斗大一個銀花，瞬已朝着劉稼滾滾襲來，人劍合一，端的劍招獨具巧妙深奧，令人目爲之眩。

劉稼早有戒備，見他劍花團團朝着自己襲來，鑒於所站之處太過窄小，不能施出那上官山的七步迷踪，驀的靈機一動，心忖：「我何不就借他這劍花朶朶，讓他將這紫竹削下，打闊了這地方再作計較。」主意既定，劉稼就欲避故進，左手一揉，發了一招虛式「心猿未動」，身子迅又暴退五尺，躲在竹後。

這老叟果然中了劉稼之計，揮劍就朝劉稼躲身之處削去，祇聞「喀嚓」一聲，應聲斷了十幾棵紫竹。

劉稼既見計已得售，連發虛招，果然逗得老叟暴跳如雷，揮劍連連劈來，瞬已削下了百餘棵紫竹，頓露空間。

竹雖削下幾有一丈空圓，竹根却依舊有三尺餘高，劉稼也顧不得紫竹被削之處尖銳異常，當下立刻施展出那式「臨空掠影」避去了老叟。

「七步迷踪」這式「臨空掠影」端的深奧異常，非但避去了這老叟「刷刷」接連兩招，而且瞬又竄至老叟的身後，使那老叟爲之無從捉摸。

老叟端的驚愕不已，心忖：「這年紀輕輕的少年怎地身負如許絕學，適才那招萬元歸宗祇露了半招虛式，如今又在這銳似刀尖的竹尖上縱跳自如，敢情我在這紫竹林中修煉了這麽一段冗長的歲月，白費心機不成？」

劉稼乘着這老叟驚愕之時，心忖：「此時不走尚待何時？」當下說道：「在下劉稼擅入寶竹林之中，有擾之處，日後當再謝罪，老前輩且容在下就此告辭了。」

說至此間，劉稼掉首就朝竹林之外縱了出去。

其實劉稼乃是一個忠厚之人，何況臨走向這老叟說出了這幾句辭別之語，也算盡了江湖規矩，焉知因爲劉稼太過忠厚，就由這幾句話却惹來了許許多多痲煩，這是後話，暫且一言表過不提。在下他日自當有一個明白交代，各位且勿心急。

且說劉稼竄到這座紫竹林，又不禁想起義兄「鐵扇書生」沈羽，於是急朝南邊奔了過去，焉知剛奔了十來里路程，祇見旁站着一個全身雪白掛劍的少女，見着自己擦身奔過之時，陡地輕喝一聲：「務農，你怎的連點一點頭都不屑嗎？」

劉稼聞聲不由停下脚步，但見這白衣少女竟然就是九玄門的那個白衣少女，當下忙不迭作了一揖說道：「原來是小姐在此，眞是幸會得緊，謝家堡一別瞬已一載時光，諒必小姐甚是安好。」

這白衣少女的臉頰之上，還是與洛陽客棧之時一般，始終在臉頰上似傢了一層霜雪那樣，露出冷漠無比的神色，就是說話，一個字宛如一團團冰塊那般，使人倍感寒慄。

劉稼雖則想起自己幾次三番被翠菊丫環欺侮辱罵，但不過也記得自己曾被九玄門中相救，何況在羅郡之時，要不是翠菊贈給兩顆「九玄神丹」，如今與秦萍兒早已成了泉下寃鬼，故而忙不迭踏上一步，恭恭敬敬的朝她恭揖到地，說道：「劉稼屢蒙翠菊姑娘照顧，並賜『九玄神丹』救

了我與秦家小姐的性命，我早已準備面謁小姐，當面申謝，想不到竟在這裏不期而遇，啫，務農在這裏拜謝了。」

焉知白衣少女聽了劉稼之言，見得劉稼作揖，臉頰之上還不變其容，又是冷漠地道：「你也不必謝我，可是如今却又有一樁你聽了會着急的事兒要告訴你聽。」

劉稼忙問：「未知小姐有何賜示？」

白衣少女遂道：「你要知道此事，其實也沒有什麽用處，倒不如讓我陪你一同前往。」

劉稼聽她欲言又止，不由暗下詫異，不知有什麽使自己聽了着急的事兒。

白衣少女道：「好在這地方距離不遠，大概你我的脚程，祇消化上四個時辰左右就可抵達，不過，我有話要說在前面，到了那個地方之後，倘若你見了那情景怒不自禁，未得我的同意却不許你出手。」

劉稼既知道白衣少女屢屢照顧自己，心忖：「除了那殺我父母的大仇，江湖之上再也沒有什麽能使我怒不自禁的事。」當下便將頭一點，說道：「在下遵命就是了。」

白衣少女忽地在她那冷漠一片的臉頰之上露出了一絲微笑，這一笑端的嬌艷，嫵媚絕倫，驀地這絲微笑已然收斂，又恢復了那種冷漠的容情，轉身就朝東南角那邊躍奔了過去。

劉稼自從打通任督兩脈，衝破生死玄關之後，武功已然今非昔比，可是用盡了生平力氣，却怎的也追趕不上前面距離一丈的那個白衣少女。

劉稼不由暗下氣憤，心忖：「敢情九玄門的武功冠甲天下，怎的我用盡了力氣却是追不上她。」

忖思之間，這白衣少女陡地放緩了脚步，回轉頭來，朝着自己一望，祇見她蛾眉皺了一皺，別轉頭去，又是迅朝前面奔了過去。

劉稼被她如此一望，份外感到氣憤，心忖：「就算你身負絕學，九玄門中的絕藝冠宇內，可是也不該如此蔑視別人，目中無人，我雖技遜一籌，却也要爭口氣給你看看。」

劉稼忖至此間，忙提一口眞氣，驀的想起了「七步迷踪」那式「臨空掠影」，轉念忖道：「我何不借這式絕學臨空掠影的縱躍之妙，向她追去。」

意念既動，劉稼當下就雙足一蹬，身子棄轉變竄，陡向前面縱去，一邊又忙提一口眞元之氣，竄前丈餘，身子甫飄落地，又是蹬足一躍，如此縱三縱，已然挨近這白衣少女的身後，祇差三尺，就能追得並肩。

白衣少女大概也發覺了劉稼漸漸迫近而來，回轉頭來一看，蛾眉雖則一皺，可是這一皺則露出了滿頰驚訝的容情。

劉稼見白衣少女面露驚訝之色，賣弄之心頓萌，當下猛提一口眞元之氣，忙又縱去，一邊暗忖：「這一番却要讓我顯些絕學給你瞧了。」

焉知劉稼忖意未竟，祇聞這白衣少女一聲嗤笑，陡見白光一道，猶如脫箭那般，朝前竄出三丈餘外，其勢之速，宛如飛燕一般。

劉稼頓時好似迎頭澆下一桶涼水，頓時冷了半截，至此始知九玄門武學端的冠絕宇寰，自己就算再練上十年廿載，也休想追及。

可是顏面有關，劉稼明知這白衣少女也故意在自己面前耀揚她的絕藝，而自己萬難追及，可是又急忙連竄連縱奮力追趕而去。

奔了一程，這白衣少女又放緩了脚步下來，與劉稼又是維持了一丈的距離。

劉稼被這白衣少女一快一慢戲弄，不由為之啼笑皆非，怒也不得，羞也不能，唯有咬緊牙關繼續奮力追去。

奔了大概又有個把時辰，祇見在這半輪殘月的微光之下，前面不遠之處，出現了一個甚是巨型的莊院，這白衣少女也漸漸地放緩脚步，讓劉稼追上並肩。

劉稼見得白衣少女放緩了脚步，剛剛追上，却見她已然停下身來，朝這前面不遠的那座莊院指了一指就道：「前面的莊院乃是江南一絕董棠華的望潮小築，在這望潮小築的後面就是名聞天下的錢塘江，董棠華今年，甫滿花甲，明天就是他的大壽，三月之前，他廣發請帖，遍邀天下英雄豪傑，武林中的名人，就算黑道上有幾個頂兒尖兒的人物也在被邀之列，你僕僕風塵無非就為了此事，故而我帶你前來，以便讓你知道究竟誰是殺害你父母的仇人，不過我必須言明在先，我陪你進入這莊院不難，可是你與我都定要易裝換貌，不然反被他們為難，我雖對這些人全不放在心上，可是你却難以寡敵衆招來麻煩。」

劉稼乍聞白衣少女說是殺害自己父母的仇人也在莊內，頓時大吃一驚，愕然站在白衣少女身邊，竟然說不出半言。

白衣少女彷彿看穿了劉稼的心事，一邊在袋裏摸出了兩隻玉脂小瓶，將其中一隻遞給劉稼說道：「這種九玄易容丹，其中有兩顆藥丸，一顆綠色的是易容，一顆白色的是還容，你可先將其中這粒綠色的丹丸服下，非但能將你的容貌全都易改，而且連你的聲音都變掉，日後你喜歡什麽時候恢復自己本來面目，祇消將這顆白色的還容丹服下，一個時辰之後，就可恢復本來面目。」

劉稼接過這瓶「九玄易容丹」。打開瓶蓋，將其中兩顆丹丸倒出在手中一看，果見一綠一白兩粒丹藥，當下就拈起了那粒綠色丹藥，正欲朝自己嘴裏送去，突聞白衣少女喝了一聲：「且慢。」劉稼忙不迭又縮手轉來。

白衣少女說道：「我先告訴你聽，你服了這顆易容丹。雖則日後你再服那顆還容丹，能恢復你的本來面目，可是所易顏容甚是可怕，你可怕醜？」

劉稼不由一笑，說道：「在下能找到殺我雙親的大仇，就算一生容貌醜怪也何足道哉。」說着遂將這粒易容丹送入口中，吞下肚去。

白衣少女微微一笑，將那隻握在自己手中的玉脂小瓶打了開來，也取了那粒綠色丹藥送入口中吞服，隔了片刻，劉稼突見她臉容之上漸漸地長出一塊塊似瘤非瘤的怪肉，未及頓飯工夫，白衣少女適才那美麗絕倫的臉貌一變成為醜怪無比的了，劉稼驚異之下，忙朝自己臉上摸去，祇感臉上也與她一般，長出滿臉似瘤非瘤的肉

塊出去。

劉稼端的驚愕無比，驚忖：「世上端的無奇不有，憑這一顆丹丸，竟然在一個時辰之中長出這既然不痛又不癢的肉瘤出來，不由驚向那白衣少女問：「怎的這九玄易容丹如此神速？」

白衣少女却冷冷一笑說道：「九玄門中那一樣東西不是天下第一，你又何必多此一問。」

劉稼觸了鼻子灰，心下甚是不滿，心忖：「這眞是田鷄跳在秤中，自秤自賣起來，雖則九玄門武學另創一格，有幾招絕學的確冠甲天下，可是也不能都稱樣樣第一。」可是轉念一忖，總算她出於一番好意，帶領自己進莊去找仇人，何況這九玄易容丹果然甚是了得，理應讓她幾句，於是劉稼就朝她作了一揖說道：「在下端的糊塗，連小姐尊姓芳名猶未請教。」

白衣少女却道：「我姓甚名甚，你知來何用？又是多此一問！」

劉稼又是撞了一鼻頭灰，心忖：「適才你自誇九玄門武學天下第一倒情有可原，如今我好好地問你，而你却反說我多此一問，我倒要跟你爭辯一個是非。」於是說道：「小姐既說要帶我入莊去，將在下的殺害父母的仇家找給我看，此恩此德如同再造，故而在下但願得知小姐尊姓高名，以便牢記在胸，銘感於懷，何況在下迭蒙小姐仗義相助而迄今連你的姓名都不知，故而斗胆詢問，敢情在下問錯不成？」

白衣少女被劉稼如此一說，臉上不由雙眉一皺，遂道：「我與你相逢陌路，何必問名道姓。」

劉稼雙手一攤，又道：「我隨小姐入莊而去，彼此間也理應有個稱呼。」

白衣少女就朝他看了一眼，說道：「如今你與我都易了容貌，你的面貌蒼老過我，不如假裝成兄妹，你就喚我一聲妹妹，我喚你一聲哥哥，這不是就行了麽。」

劉稼聽她堅持不肯將自己姓名說出，也不能強求，可是胸中突有所感，驀地苦笑了一下說道：「可惜我無福，生來沒有一個妹妹，如此稱呼你，豈不是……」

劉稼言未完，這白衣少女就朝莊院門口走了過去，彷彿不欲再聽他嚕嗦。

劉稼又是討了一個沒趣，這次却唯有怪自己多口，於是就跟在白衣少女的後面，朝莊口走去。兩人一先一後走到莊院門口，祇見莊院之前掛燈結綵，又聞莊內鑼鼓喧聲，端的甚是熱鬧。

兩人甫至莊口，祇見兩名莊丁各穿披紅錦服迎了出來，其中一位年老的莊丁朝白衣少女與劉稼打量了一眼，皺了皺眉問道：「請問兩位高姓大名，所接的是金帖，還是紅帖？」

劉稼聽着莊丁問姓名與所接的請帖，不由轉頭回來對白衣少女望了一眼，心忖：「這次我倒要將你難上一難，讓你去答覆這個莊丁的詢問。」當下就向白衣少女說道：「妹妹，怎的董華棠發了請帖還有這等麻煩，你去回答他吧。」

莊丁頓時一驚，臉上迅速地露出既憤怒而又詫異的神情，朝兩人仔細打量了一眼，祇是不發一言，不再招呼。

白衣少女神色自若，蓮步輕移，一邊踏上三步，一邊在懷中掏了兩張大紅請帖，遞給了那莊丁就道：「淮南毛金刀，毛銀刀兄妹前來祝壽。」

莊丁見她在懷中掏出了大紅請帖，巳然臉色一沉，如今聽她自稱是淮南毛氏兄妹，臉上又添三分不屑之容，後來拿過請帖就道：「我還以為你們兩人是什麽了不起的人物，原來不過如此，咱莊主給你們顏面發送請帖，怎的來到此間竟然將咱們莊主連名帶姓的喚叫，眞是無禮得緊！」

劉稼憶及昔日在少林戒持院中之時，也曾經聽得智通禪師提過「江南一絕」董棠華其人，並將本門「翻雲覆雨掌」絕學說給自己聽過，而也略諳幾成，智通禪師所言，江南一絕董棠華為人尚算不錯，在武林中也略具聲名，怎的這兩個莊丁却如此一味兇惡。

這時，白衣少女却微微一笑，遂道：「常言道得好，千錯萬錯，來者不錯，何況我們兄妹倆從那淮南走來替你家莊主祝嘏賀壽，就算說錯了一句，也不至於犯了什麽大罪，兩位貴家人也嫌太過慢客的了。」這個莊丁被她如此一說，倒也按下氣站起來，當下就回轉身去，朝站在莊口一個身穿黑衫的莊丁招了招手，那黑衫莊丁匆匆奔了過來，這年長的莊丁就道：「你帶這兩位到西邊客房去。」

這個黑衫莊丁就向劉稼與白衣少女作了一揖說道：「兩位請隨阿安來。」阿安說着，就領了兩位朝莊內西廂那邊走了進去，白衣少女昂首闊步走去，劉稼跟在後邊，覽目四顧，祇見這座「望潮小築」建得甚是宏偉，端的樓台亭閣，庭園池苑式式俱全，雖則比不上帝王之宮，可是與京中極品宦臣的府邸都不遑多讓，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不由心下暗覺驚異。

穿過庭院，那亭樓台閣猶在十丈餘外，阿安却將兩人帶至西邊偏屋廊中，推開了一間平房，朝兩人欠了欠身說道：「這就是兩位暫宿之處，請先小休一會，等待午夜子時，我家莊主自會設宴替來自各方的英雄豪傑洗塵，而來祝嘏賀壽的各路好漢也乘這時候為我們老爺暖壽。」

白衣少女就問：「你家莊主花甲大慶，未知到了那些武林中的成名人物？」

阿安聽得白衣少女詢問，臉上頓時露出驚慌的容情，輕道：「實不瞞兩位，這次專程來賀咱家老爺的花甲大慶的各路英雄豪傑可說巳到齊了，在武林之中噹噹響的成名人物像：謝家堡謝元龍，宇內丐仙朱祖義，沈家莊沈定源，東島、西嶽、南海、北塞、中少林寺內五秀，還有陰陽劍萬慕舜，武當派掌門玄璞子，就是黑道上的天南幫幫主陶冠常、青龍堂堂主陳亦明、白虎堂堂主章耀庭也親自來到這望潮小築賀壽，故而集天下武林英豪綠林好漢於一堂，可說是羣英大會。」

劉稼乍聞阿安說出謝沈兩老也在此間，而那天南幫幫主陶冠常與青龍白虎兩堂堂主偕同來到，不由暗下驚異，就問：「聽說天南幫與沈家莊曾結下怨仇，如今聚在一堂豈不是冤家相逢狹路，難免會火併了麽。」

阿安却笑了笑說：「這位好漢之言說得甚對，今日在莊中的恩怨何祇沈定源與天南幫兩人，咱家老爺也知道難免有所爭端，故而在請帖上寫明，踏入錢塘境內就

不能提起恩仇兩字，這位好漢也早該知道的了，怎的多此一問。」

劉稼聽得阿安之言，心下却暗驚服江南一絕董棠華的口氣甚豪，敢情這江南由他所統治不成。

回轉頭來，祇見白衣少女祇是默不出言，劉稼就朝阿安拱了拱手說道：「如此多勞貴家人了，如今時已不早，咱們兄妹日夜兼程趕來，不如乘這機會小休一番，屆時再勞貴家人前來呼喚我兄妹前去替董老前輩暖壽。」

阿安點了點頭，轉身離去，劉稼待阿安跨出房門，急忙將房門扃上，回轉身來，就向白衣少女問道：「適才阿安言道，在這錢塘境內不得爲個人恩仇爭鬥，如此說來，就是在下的大仇找出，我也不能殺他了不成？」

白衣少女就道：「我不是早巳告訴你了麼，隨我到這望潮小築來，倘未得到我的同意，你不能擅自出手。」

劉稼不由感到一陣難過，嘆道：「在下倘若知道了誰是我的仇人，屆時小姐可先退下，天大的事全由我一人担當，在下就算死在這望潮小築也不能眼看殺害我的雙親的大仇在這裏若無其事。」

白衣少女冷冷一笑就道：「我倒並非怪你不守諾言，怪的是：你也太不自量力，適才那家人所說的那些人，如今都巳不是你的對手，可是你不知在這望潮小築之中，尚有四個武藝絕世的高手，休說是你，就是我也不敢說能打得過他們，故而你爲了一時激動而去殺你的仇人，屆時恐怕非但報不到仇，而且還要賠上一命，這豈不是讓你死了也難以瞑目，飲恨九泉。」

劉稼聽罷，臉色頓時陡變，白衣少女却又冷笑一聲說道：「我與你非親非故，你既自願去送死，我也不會阻攔於你，不過我看在你年紀輕輕的份上，而感可惜！故而將這些事一一坦告你聽，你且自己去決定吧。」

說畢，祇見白衣少女走到西邊窗畔，朝窗縱眼向外望去，祇見窗外走廊中，有兩個頭戴黑帽的家人，各捧着一隻金漆木盤，盤中放着一盅熱氣騰騰的食物，朝內院走去。

劉稼見得白衣少女凝目從窗縫中向外窺望，不禁詫異問道：「小姐，你在看些什麼？」

白衣少女回轉頭來，就道：「我料得一些不錯，這回歸隱巳久的老魔頭，竟也被董棠華一一請來了。」

劉稼不知她所說的四個老魔頭究竟是誰？就問：「請問小姐，這四個老魔頭中可是其中有一個就是在下的仇人？」

白衣少女說道：「殺你父母的那人大概還未來到，或許他也喬裝改扮混在後輩之中也說不定，不過你的仇人就算他假扮得怎樣，也逃不出我的眼光之下。」

劉稼見她如此言說，心下不由更感焦急，正在此時，陡聞敲門之聲，阿安巳在門外喊道：「兩位請速出來，隨我到內廳去入席。」

白衣少女也不應聲答話，走到門口打開房門就走了出去，劉稼惟有跟隨在後，隨着阿安繞過一條長廊，祇見前面偌大的一個內廳，雕樑畫壁，四週高懸彩燈，廳外廊上坐着八八六十四個吹打，吆喝一聲，鑼鼓喧天，鏘鏘噹噹巳然奏起樂來，廳門之前分站一十六名頭戴紅帽，身穿錦衣的家丁，持帖迎賓，一一報名迎入。

劉稼緊隨白衣少女挨着次序，待家人報名迎入，祇見這偌大一個廳上放着五十餘桌酒席，正中紅燭高燃，廳中披紅掛綵，端的是一番吉慶景象。

阿安將兩人帶至廳西下首的那桌座上，劉稼與白衣少女雙雙並肩坐下，祇見這桌之上，巳經坐着八個男子，個個都是濃眉粗臂，一望而知都是些下三檻的綠林之徒。

白衣少女倒也不以爲嫌，坐下椅就朝在座衆人頷首說道：「淮南毛金刀毛銀刀兄妹見過各位。」

座上上首那個年長的大漢就也拱了拱手說道：「我等天南帮護帮八弟子見過毛氏兄妹。」

劉稼聽得這年長的漢子說是天南護帮八弟子，不由頓生惡感，索性隻字不言，正在此時，陡聞廳外鑼鼓聲歇，有一名莊丁高聲嚷道：「松柏長青，鶴龜長壽。」其聲甫畢，笙歌頓喧，所唱的無非都是吉慶的詞句。

而在笙歌聲喧之中，又聞幾名家丁齊聲叱喝，從內院頓時走出一個高大的老叟，見他身穿錦袍，頭戴員外帽，兩眼宛如銅鈴，雙額微隆，目光烱烱，一望而知是個內外兼修的武林高手。

不問而知，這老叟定是這望潮小築的「江南一絕」董棠華，廳中賓客見得他從內廳之內走出堂上，個個起立，有的打恭，有的作揖，甚至於有的竟然跪了下來，齊聲稱道：「董老英雄萬壽無疆。」聲如雷轟，直徹雲霄。「淮南一絕」董棠華微微一笑，也不答禮，一派尊長自居的態度，白衣少女不由側轉頭來，對着劉稼冷冷一笑。

劉稼見得這個「淮南一絕」董棠華十分自傲，却心冷了三分，心忖：「原來武林之中，都是些自傲自大之人，這個董棠華就算他身負絕學，瞧他這副自傲的神情諒他也不是個好人！」

忖思之間，陡聞東邊桌上，發出一陣冷笑，劉稼急忙循聲望去，祇見發出冷笑之處，竟是坐着一個老嫗，這老嫗並非是誰，竟是在羅郡城外茅舍中隱居三十餘載的簡慧芳，不由甚感驚奇，奇的是：她怎的也來了此間，驚的却是：她竟在這萬衆道賀聲中，獨自冷笑。

果然衆人聞此冷笑，個個都循目望去，陡地祇見坐在正中那桌鋪着紅綢的桌上「宇內丐仙」朱祖義忽地跳了起來，手中竹桿着地一點，頓時竄至廳中那塊空地之上，就朝簡慧芳說道：「原來你這老太婆也來了這裏，敢情存心來尋釁找事。」

簡慧芳身子就從椅上站起，微微一笑，緩步走了出來，手中烏木拐杖緊握在手，走到廳中空地，說道：「老身歸隱三十五載，那裏還有這份閒興與你們爭吵，不過老身不請自來，爲的是要乘着董棠華廣邀天下羣英在此聚會，要見一個人。」

「江南一絕」董棠華驀的臉色陡變，「宇內丐仙」朱祖義道：「明日是董老頭的六十花甲大慶，在這前三天後三天之中

，凡來這裏的天下武林豪傑皆不提恩仇兩字，你速速回座去吧，休得自討沒趣。」

簡慧芳聞言頓發一聲冷笑，遂道：「原來你這老叫化也被這老頭兒瞞欺了，如今武林之中有三大惡與四大兇之傳，你可曾知曉？」

「宇內丐仙」朱祖義也不答話，却道：「你快快回座去吧。倘再任性胡鬧，我這根竹桿可饒不得你。」

簡慧芳神色自若，說道：「我倘怕了你這根竹桿也不會千里迢迢趕來這裏的了。」正在此時，突聞遠處傳來一陣簫聲，說也奇怪，竟將廳外的笙歌之聲蓋盡，這簫聲越來越近，越來越響，劉稼正在看着「宇內丐仙」與簡慧芳在廳中起爭端，陡聞簫聲傳來，頓覺一陣心煩，忙朝白衣少女望去，祇見她蛾眉微微一皺，隨又恢復常態，眼觀鼻，鼻觀心，好似在那裏凝神練氣那般。

劉稼再朝廳中望去，祇見剎那之間巳然在這五十餘桌酒筵上祇剩下了中間一二桌寥寥數人，其餘倒的倒，仆的仆，都巳昏倒地下。

劉稼不由大驚，此時陡地又聽得這簫聲好似此起彼伏漸漸飄送進來，非但簫聲迴轉動人，似慕似訴那般令人不忍卒聽。

劉稼聞得簫聲心頭不由爲之煩惱不巳，好像有一股傷感莫名在心胸之中滋生，正欲向白衣少女詢問，却見那「江南一絕」董棠華面色蒼白，從那張桌匆匆奔了出來，踏出廳外，高聲嚷道：「原來是溫兄來了，小弟有失遠迎，還望恕罪，但願溫兄看在董某的薄面，收斂了寶簫，切莫再發簫聲。」

劉稼急忙回轉頭朝廳外望去，祇見那廳外走了進來八名素衣小僮，個個長得俊俏無比，手中各持一柄玉簫，正在此時，陡見藍影一幌，竟然跨步踏進一個年約二十一、二歲的英俊男子，見他面如冠玉，風度翩翩，手中拿了一柄碧綠翡翠簫，面帶笑容朝着董棠華作了一揖說道：「小侄奉了家嚴之命來此向董叔叔賀壽祝嘏。」

「江南一絕」董棠華頓時又添三分驚色，伸手攬住了這英俊男子，從頭到足仔仔細細打量了一眼，就道：「原來漢錦賢侄巳長得如此高大，老夫眞的年邁了。」

溫漢錦微微一笑，此時適才仆倒在地的衆人都紛紛甦醒了過來，個個面露驚色，不知爲什麼會突然之間昏迷過去，劉稼祇是朝着白衣少女凝望，祇見白衣少女僅是皺了皺眉，並不對自己說半句話。

劉稼心下暗覺驚異，又朝廳中瞧去，那簡慧芳與「宇內丐仙」朱祖義兩人皆目瞪口呆站在那裏，竟然不出一言。

簡慧芳突然掉身又朝適才所坐之處走了過去坐下，而那「江南一絕」董棠華巳然攙了溫漢錦朝着正中那席空桌上走了過去，一邊吩咐家丁從速欵待溫漢錦帶來的那八個素衣小僮。「宇內丐仙」朱祖義突然也面露驚喜之容迎了上去。

廳中衆人見溫漢錦一來，個個猶有餘悸，瞠目對着主桌上望去，祇見「江南一絕」董棠華巳將這英俊男子迎在上座，說道：「老夫與令尊巳然二十年未見，想不到小世兄巳然長得一表非凡，非但盡得令尊所傳，而且青出於藍勝於藍，老夫端的欽佩得緊。」

溫漢錦微微一笑，在這笑容之中，竟帶三分陰險之色，說道：「小侄奉了家嚴之命，一則前來向董伯伯祝壽，二則聽說武林之中出了一個比小侄尚輕三四歲的少年，聽說這個少年武藝別具一派，甚是了得，故而小侄意欲一會這少年，瞧瞧他究竟身負些什麼絕學？」

「宇內丐仙」朱祖義聽說，不待董棠華答話，就插口說道：「溫賢侄所說這少年，老叫化曾經會過，此人姓劉名稼，年紀輕輕，可是武藝端的甚是高強，老叫化曾經與他過招，這枝青竹桿棒，老叫化總算巳浸了五十餘年苦修，可是也討不得好，而少年的武藝端的高深莫測。」

溫漢錦臉頰之上不由更添幾分陰笑，說道：「我又聽得武林之中出了一個什麼九玄派的白衣少女，據說長得宛如天仙那般美麗，說到武藝更較劉稼勝過多多。」

「宇內丐仙」朱祖義說道：「這九玄門白衣少女，我尚未見過，可是也聽說她在洛陽客棧之中，祇遣隨身丫環，僅在一招之間就將那名聞武林的天南帮帮主陶冠常一根短鬚拔去。」

「江南一絕」董棠華哈哈一笑，說道：「如此看來，賢侄與九玄門的白衣少女倒是天成佳偶。」

董棠華此言一出，劉稼不由就向身邊的白衣少女看了一眼，祇見她雙眉一皺，臉上頓時露出微慍之色。

劉稼陡覺有一股莫名的怒火從胸中冒起，忽地一聲冷笑說道：「九玄武藝冠絕天下，白衣少女清樸絕世，就算她一世找不到婆家，焉會匹配這陰陽怪氣之人。」

劉稼此語一出，休說溫漢錦爲之勃然大怒，就是身爲主人的「江南一絕」董棠華，也不由臉色陡變。

溫漢錦當下陰陰一笑，朝着劉稼望去，見得說話之人竟是一個滿面生着肉瘤的醜怪少年，不由又露出了驚異之容，正欲叱駡，「江南一絕」董棠華却站起身來，朝劉稼那邊走了過去，一邊叱道：「老夫在這裏欵待嘉賓，你是什麼東西，敢在這裏開口。」

廳中被董棠華如此一說，頓時鴉雀無聲，劉稼正欲挺身而出，白衣少女陡地站立了起來，邊將劉稼按下，一邊就離座朝董棠華走了出去。

衆人見得一個滿面長着肉瘤，醜怪巳極的白衣少女走了出來，皆感驚異，董棠華却冷冷一笑，不待白衣少女開口先說：「老夫適才所說的白衣少女並非是你，何必自作多情，且回席去吧。」

董棠華這幾句話說得倒算當極，白衣少女紅暈暈的滿生肉瘤之上，又添了三分暈紅之色，而在座之人不由引起了一聲哄堂大笑，直將白衣少女羞得無地自容。

白衣少女敢情氣得說不出話來，呆立半晌，顫抖着說道：「毛銀刀自知長得甚是醜怪，可是天下男子都死光，我也不會看中這個陰陽怪氣的慘綠青年，像你年老昏庸，巳到壽限將終，故而口齒不清。」

白衣少女這幾句話說出口來，廳中頓時又爲之一片寂靜，幾百隻眼睛不約而同投在她的身上。

「江南一絕」董棠華身爲天下三絕之

一，霸業一方，何況今日是他暖壽之夕，那容得這白衣少女如此辱罵，不由怒極。正欲出手，祇見眼前藍影一幌，溫漢錦已然從那主桌上竄了出來。

溫漢錦手持碧簫，身子甫站穩於地，就望着白衣少女冷冷一笑，說道：「你這醜丫頭，未知天高地厚，竟敢來此望潮小築和董伯伯辱罵，倘若不略施些薄懲，焉能使你日後小心，快快自斷一臂，我就饒你一命。」

白衣少女滿肚憤怒正愁無處可洩，如今見得溫漢錦竄了出來，竟然要自己自斷一臂，氣極之下不由笑了出來，說道：「你要我自斷一臂，我可沒有這份勇氣毀我父母所賜之軀，倘若你定要我自斷一臂，不妨由你自斷一臂讓我照辦煮碗如何？」

溫漢錦自命高傲，聽得白衣少女此言，氣得手足冰冷，正欲揮簫擊去，陡見那在臉上長滿肉瘤的醜怪少年竄了出來，飄落在白衣少女的身邊說道：「妹妹，你別對這種輕浮之徒多說，有什麼事，讓我來教訓於他。」

白衣少女見得劉稼竄了過來，挺身說話，不由笑了一笑，說道：「哥哥，你說得甚是，我乃千金的身份，焉能與這輕浮之徒爭論，豈非有辱我的身份。」

說着，白衣少女連瞧都不瞧溫漢錦一眼，蓮步輕移，竟朝劉稼身後倒退三步。

溫漢錦怒不自禁，手中碧簫頓時探出，祇見綠花朵朵，宛如仙女散花那般，陡朝劉稼前腦罩來。

變起倉卒，劉稼未知溫漢錦出招竟然如此迅捷，眼前看見綠花朵朵，知道他已全力出擊，忙不迭身子一轉，瞬將「七步迷踪」那式「兔躍三窟」施在步中，只見他微微一幌，竟然繞過這朵朵綠花，搖身擰掠躍至一邊，雙脚甫着地，焉知溫漢錦亦已轉身揮簫又發招而來。

兩人一追一避，皆迅似閃電，廳中羣英莫不看得眼花撩亂，嘆為觀止，「江南一絕」董棠華怎也想不到坐在下邊席上的少年竟然身負絕學，頓時為之驚慄不已。

溫漢錦也不由面露驚色，暗忖：「這年紀輕輕長得如此醜樣的少年，想不到竟如此了得，適才自己這一招『地藏救母』雖則還祇不過用了七成功力，可是，休說這年紀輕輕的少年，就是廳中這幾個武林中數一數二的高手也難以這麼輕而易舉閃避過自己這招。」

忖思電轉之間，溫漢錦又連遞兩招，知道這醜貌少年並非好惹之輩。

劉稼迅避三招，心中也在思忖：「這男子的招式甚是勁厲，武藝端是不弱，我倒要小心應付，別被他所乘。」於是，雙脚循着「七步迷踪」的趨變之妙，見招閃避。

那邊廂「毒娘子」簡慧芳見得這醜貌的少年竟然與那天在自己茅舍之外閃避萬慕舜一十八招日月陰陽劍那個少年步法一樣，頓時「咦」地一聲，叫了出來。

廳中羣英却凝目對着溫漢錦與劉稼觀望，連大氣都不敢透一口，故而寂靜一片，可是，陡聞得「毒娘子」「咦」地一聲，幾百對眼睛皆不約而同朝她望去，祇見她面露驚異之色，却對着廳中與溫漢錦相搏的劉稼凝望不休。

就在這咦地一聲發出的一刹，溫漢錦也不由為之一驚，不知發生了什麼變故，好在他武藝已經修至心神兩用的境地，何況劉稼祇避而不還手，手中這柄碧簫不由略為一慢。

劉稼心地忠厚，雖見溫漢錦招勢滯慢，可以乘隙過招，可是轉念一忖：「我這一招萬元歸宗，乃是冠絕天下的絕學，而且發招之時，不能自控，萬一將他打傷，豈非平白結下了一個冤仇，何況此人與我無仇無怨，祇是嫌她輕薄而已。」故而心中不存傷害之意，當下祇是冷冷一笑，將身一忽，足踏「猛步天空」，陡從地上竄起，竟然飛躍過溫漢錦的頭頂，飄落至簡慧芳的身邊，瞬已雙足站穩。

劉稼這一躍，直將廳中羣英看得瞪目結舌，饒是溫漢錦自大不可一世而目中無人，也不由微微臉紅，手中碧簫頓垂，呆立在廳中央對着劉稼驚望了一眼。

簡慧芳見得劉稼竄落自己身邊，不由驚奇萬分，正欲開口，祇見劉稼將手移在背後朝自己搖了幾搖，簡慧芳當然會意，知道他易容而來，定然不肯讓廳中之人知道他就是近來威震武林的這個後起之秀。於是，將計就計，說道：「醜小子，你與他打架是你們兩人之事，到我身旁來作甚？你倘再站在我身邊，老身這柄烏木拐却不像他手中那柄碧簫膿包無能！」

簡慧芳指桑駡槐，劉稼連聲稱諾而退，可是溫漢錦却不能裝作聽不見，臉上頓時一塊紅一塊青，窘態為之畢露。

正在此時，白衣少女即朝劉稼走了過去，微微一笑說道：「哥哥，你敢情怕糟汚了手，故而不將他攔打，這樣也好，我們坐在下席之人倒反而比這些道貌岸然，端坐上座自稱俠義雙全的武林高手來得寬宏量大，被他們冤枉我們德薄能鮮了。」

白衣少女這幾句話更是令人刺耳，這十餘名武林高手不由個個面面相覷，為之窘慚不已。

劉稼聽得白衣少女之言，不由靈機一動，說道：「妹妹，我後悔適才不讓你去懲戒這輕浮之徒，你的武藝盡得爹媽之傳，我也知道說到武藝兩字，與你有天壤之別。」

白衣少女明白劉稼在言語之中替自己廣張聲勢，當下微微一笑說道：「誰叫你平日不專心學藝，如今祇學得些僅能打狗的。」

兩人一問一答，頓將廳中羣英聽得目瞪口呆，「江南一絕」董棠華忽地滿面笑容迎了上來，雙手一拱說道：「老朽敢情年邁眼花，未知賢兄妹兩位是那一派的後裔？適才有所誤會，老朽這廂告罪，萬望兩位小英雄海涵，如此請上首就座，待老朽謹敬一杯薄酒，忱謝兩位不請而來。」

劉稼見得「江南一絕」董棠華執禮恭敬，言語之中又是異常客套，好似換了一個人那般，不由朝白衣少女望了一眼，示意由她作主，該如何應付？

白衣少女却不朝董棠華觀望，微微朝着劉稼一笑，說道：「哥哥，我們前來向董莊主祝壽，全憑寸心敬意，上首全是有名的人物，咱們毛金刀毛銀刀的姓名，這裏沒有人知道，倘若等會再有比咱們武藝高強的人來到，這豈不是又要咱們打還原

形，一靜不如一動，依我之見，哥哥，咱們還是坐回那下首的席上去吧。」

劉稼點了點頭，連聲稱諾，當下就與白衣少女並肩走向適才所坐的那下首席上而去。

這一來，倒將「江南一絕」董棠華窘在廳中，動既不是，說又不對，眞是恨不得鑽下地去。

廳中羣英皆被劉稼與這白衣少女驚住，正在此時，陡聞廳外傳來一聲嬌笑，笑聲未歛，飄落了進來一個二十歲模樣的紅衣女子，見她猶如生得西子再生，妙目盼處，對着溫漢錦微微一笑說道：「弟弟，我知道你武藝畢竟未能登堂入室，故而在你南來之後，我就兼程趕來，適才我已將廳中此事看得一清二楚，想不到由你之禍却引來了我之福，被我溫倩筠找到了一個對手。」

溫漢錦見得姊姊溫倩筠及時趕到，不由為之又驚又喜，當下窘態盡歛，又在臉上堆起了陰笑。

劉稼見得這女子雖則貌美出衆，可是總感到這女子的美麗帶着三分邪氣，於是當廳中羣英目光都停在溫倩筠的臉上時候，劉稼故意側過頭來，避開了溫倩筠，面對白衣少女笑了笑說：「妹妹，咱們前來賀壽，滿以為藉此機會會些武林俊彥，見些江湖豪傑，怎的此間除了寥寥幾個清高之士，餘下的盡是些鼠類，如此說來，咱們有虛此行的了。」

白衣少女饒是臉頰之上長滿了肉瘤，其貌甚是醜陋，可是舉手投足之間風華依舊盎然，仍淹沒不掉她那種高貴絕倫的氣派，微微頷首說道：「哥哥，常言道得好，既來之，則安之，你瞧這廳上坐着這麼多其名噹噹响亮的武林高手，那一個不是獨霸一方的成名人物，咱們來此，好歹也要見識一下各門各派的絕學，如今咱們不如且先坐下再說，講不定尚有幾位世外高人正在途中未能趕到，等他們來了之後咱們再挑幾個來比劃比劃，如今在座的都是些浪得虛名的人物，倘若咱們將他們逐一打敗，也自覺良心不安而感勝之不武。」

白衣少女這番說話，講得極其輕描淡寫，然而其語却驚愕四座，其語甫畢，却見廳外踏進一雙男女，劉稼陡覺一陣心跳，祇見男的是「賽臥龍」謝智，女的竟是自己旦夕懸念的秦萍兒。

劉稼幾乎失聲呼叫了出來，可是秦萍兒與謝智雙雙來到，驀地記起在沈家莊沈定原所言，說是秦萍兒已由「金陵神君」秦子祺將其許配了謝智，名花已然有主，陡又覺得心頭一怔，於是祇能呆瞪瞪的對着秦萍兒凝望，頓將白衣少女冷落一旁。

謝智與秦萍兒雙雙進廳來，祇見董棠華離座迎了上去。說道：「謝賢侄遲遲而來，令尊等都已在此，快請就座。」謝智與秦萍兒雙雙見過謝文龍沈定源兩人，原來沈家莊遭南屍北殭浩刧後，謝文龍與沈定源携帶秦萍兒逃離，謝文龍又恐秦萍兒被劉稼纏住，乃囑謝家堡派出的暗卡將她送到謝家堡中，焉知秦萍兒日夕掛念仗義拯救的劉稼，身至謝家堡之後，却要謝智陪她尋訪「蓮花仙子」西門艷以報父仇，一邊也能藉此機會得能遇見劉稼一面。

謝智拗不過秦萍兒，終於帶她南下，為着知道天下武林英雄皆赴錢塘祝賀「江南一絕」董棠華花甲壽辰，而且自己的父親也在囑屬下將秦萍兒送來謝家堡之時帶信，說是前赴「江南一絕」祝嘏，因此渡過長江就逕來望潮小築，總算及時趕到。

劉稼見得秦萍兒臉頰之上蒼白一片，宛如大病初愈那般弱不禁風，看在眼中，不由更添傷感。

廳中衆人被「賽臥龍」謝智帶了秦萍兒而來，倒將適才一觸即發的爭端鬆懈了下來，溫氏姊弟與謝智極熟，遂將這一對醜貌兄妹的事略說一番，謝智為人謹愼，足智多謀，游目朝劉稼與白衣少女望了一眼，不由微微一驚，又為之冷冷一笑，心下已然有了數目。

劉稼雙目仍舊對着秦萍兒凝望不休，心頭又覺得有一種難以分辨的滋味，而作若苦又甜，若酸又澀。

白衣少女見得劉稼這副失魂落魄的樣子，不由眉尖微微一皺，顯得別具神傷的模樣，可是這愁容瞬即消歛，於是與劉稼並肩坐在下首的桌上，彼此皆不通說話。

那邊廂「毒娘子」却曾經在劉稼投宿之時聽到劉稼的心事，而且她適才在劉稼連避溫漢錦三簫之時，看到他那「七步迷踪」，已然知道劉稼易容而來，因此，頗對這位有為少女，性情忠厚的少年同情，於是就在這時候，陡地一聲冷笑，說道：「這眞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之中，秦子祺雖則慘遭西門艷毒手殺害，可是他更慘的却是將自己這個女兒許配非人。」

簡慧芳此言一出，饒是謝智素向謹愼，也不由大表驚怒，當下就朝簡慧芳怒瞪一眼，正欲發作，祇見「宇內丐仙」朱祖義就朝簡慧芳竄了過去，叱道：「毒妖婆，你在這嘮叨些什麼？」

簡慧芳並不還嘴，僅是一聲冷笑，劉稼看在眼中，頓覺不順，意欲挺身而出，又恐被人日後發覺自己的眞面目恥笑自己奪人之愛，於是唯有暗下發怒。

焉知白衣少女却在此時已從椅上站了起來，緩步朝簡慧芳走了過去，邊道：「你這個老叫化端的強蠻得很，竟然連人家的說話都要干涉不成？」

「宇內丐仙」朱祖義見得這面長肉瘤其貌甚醜的白衣少女又挺身出來，不由一楞，心忖：「怎的她如此多事？」當下就道：「我在駡這毒妖婆，又不是駡你，管你什麼事來？」

白衣少女冷冷一笑說道：「你這老叫化端的又臭又煩，來到這望潮小築，你的目的祇不過飽食一餐而已，何必為着這一餐連你自己的顏面都不顧了，敢情你吃了這一餐會長生不老不成？」

「宇內丐仙」朱祖義名列武林十大名宿，身份尊高，雖則明知這白衣少女武藝高強，可是也不能任她如此口舌便給，當下手中青竹桿棒一揮，丐家帮一十三招打狗棒法絕學頓時施展了出來，用了九成功力，就朝白衣少女上下左右，前前後後擊了過去。

爭端又起，朱祖義的這根青竹桿棒宛如滙成青光一道，而從這一道青光之中彷彿變出了千千萬萬的青色小蛇，漫漫無際的分從四面八方朝白衣少女圍襲而去。

（未完・十）

奇俠司馬洛故事

血蝶恩仇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却德想利用丁老太太引誘尹志堅的計劃既然失敗，郭天明的女兒郭安安又從精神病院走回來，原來她不是患精神病而是被父親將她困住，不使她和尹志堅聚會，却德將計就計，利用她去找尹志堅的機會，引尹志堅出來；或使尹志堅和她一起，使自己便於搜索，郭安安走到山上，拚命去找尹志堅，司馬洛和比提用望遠鏡看到此情況，二人分開偵察，比提監視着鎭上的動靜，司馬洛則跟踪郭安安的行動，見有人拋出野味食物給她吃，知道是尹志堅拋出來的，但又不見他出現，知道他可能發現自己在場於是立即走開……

猝起反擊　逃離險境

這誘惑的動作仍是沒有引起什麽反應，安安便踏進了水中，在那清澈的潭水裏慢慢地游着，洗着自己的身體。後來她又回到淺水中，站起來，拿了她的乳罩和三角褲，在水中洗了一遍，扭乾了，掛在潭邊的樹枝上，然後她就在潭邊的石上躺了下來，交叠着腿子，而抬高兩臂，把兩手枕在後腦的下面。看來她是要躺在那裏等待她的內衣褲吹乾了之後才再穿上，而這樣，她誘惑的時期就可以延得更長了！

太陽一到了黃昏就似乎落下得很快，天可以明顯地看到黑了下來。而假如今天晚上是有月亮的，月亮也仍未升起來。天上很快就沒有了光綫，又沒有月亮，她的裸體亦看不見了。似乎她的美人計還是不生效。

但是，就在天全黑了，她就聽到有人在樹林中移動的悉索之聲。她有點畏懼地把身子縮成一團，用兩臂抱着腿，低聲說：「志堅……志堅？」

「我在這裏！」尹志堅說。他終於出現了，或者是他的聲音終於出現了，因爲在這黑暗之中是看不到人的。

但郭安安認得他的聲音。她說：「你在什麽地方？」

「我在這裏！」尹志堅說。

「我——可以過來嗎？」她問。

「可以，」尹志堅說，「過來吧。」

「但是——」郭安安說，「我看不見，你在哪裏？」

「左邊！」尹志堅說，「就是正正在你的左手邊！」

郭安安在石上轉了一個身，轉向左邊，便小心地向前行。在黑暗之中，那裏地面很崎嶇，走起來好像盲人似的，很不容易，郭安安走了幾步便仆跌，連忙扶住地下的一塊石頭，站起來，小心地再走。再走了幾步之後，她又一脚踏空，她叫了一聲，這一次看來是會跌得很重了，不過在跌了一半的時候却有一隻手伸過來，一執執住了她的手臂，於是她就不跌了。

「志堅，是你嗎？」她問。

「是的！」尹志堅在黑暗之中回答。

「嗅！志堅！」郭安安向他的懷中挨過去。

強而有力的手臂把她推住。這手臂的氣力，不是她的氣力所能够抗拒的，然而這手臂的氣力，却又未必能够抗拒她的吸引力。吸引力和氣力爭持了一陣之後，還是吸引力戰勝了，那雙手臂慢慢放鬆，郭安安的身子貼到了他的身上，那雙手臂溫柔地摟着她，跟着就熱情地抱緊了。

「志堅，志堅，」郭安安呻吟着說：「我是來找你的！」

「爲什麽？」尹志堅的語氣仍是冷酷地問。

「你不要我了嗎？」郭安安問。

「也許——我是已經配不起你了！」尹志堅說。

「爲什麽呢？」郭安安問。

「我配不起你，你就來找我也沒有用了。」尹志堅說。

「我不明白你爲什麽會這樣說，」郭安安說：「不論發生了什麽，我要的還是你！愛我……愛我！證明吧！我要你證明你不是不要我！」

她的身子在他的身上揩着。她的身子是赤裸的，他看過而且現在也感覺到。他開始發力再推開她，但是顯然使不出力氣。他吶吶着說：「不要，安安，不要！」

「假如你是要我的，你現在就愛我！」郭安安說，「現在，現在就證明！」

在這件事情上，他們顯然是會經有過相當純熟的合作，郭安安懂得如何挑動他。她的嘴巴在他的耳朵上輕咬着，手則在他的胸膛上撫着，她可以感覺到他已有了一如鋼鐵似的反應。既然是兩體緊貼，她當然是可以感覺到的。

「你究竟要不要我？」郭安安呻吟着問。

尹志堅却沒有回答，祇是用行動表示，他把她抱了起來，進入林中，林中是更黑暗了，郭安安什麽都看不到，但是尹志堅走動起來却似乎並無困難。

後來，他把郭安安放下來，郭安安發覺自己是已經放在一片平坦而柔軟的草地上了。

尹志堅的身子壓下來，好像瘋狂似地吻着她，一面動手解除他身上那些並不多的衣服。郭安安呻吟着，手亦在他的身上動着，使尹志堅的狂熱更增了。

跟着尹志堅就佔有她。雄勁而順滑的貼合，郭安安發出一聲長長的呻吟。

也許事前的調情動作是少一點，但是久別和久曠在這個方面似乎是能夠滿足的，她早已變得那麽滑，所以並無困難。郭安安很快就達到了第一次高潮，跟着就是第二次……第三次……許多次。

終於，他亦好像水波似地爆發了，身子抽搐着，熱情傾注。郭安安把他擁得緊緊，也吸得緊緊的，好像要把每一點一滴都盡情吸收。由開始到結束，時間並不很長。其實這種事情也是不需要很長時間的，最重要的乃是量和質素。他們軟軟地躺在那裏。呼吸漸漸恢復了正常。

尹志堅說：「你來幹什麽？」

「找你！」郭安安說。

「這是個什麽詭計嗎？」尹志堅問。

「什麽詭計？」郭安安問，「難道你不會感覺的嗎？」

「你以前也對我使用過詭計了，」尹志堅說，「你騙走了我的血蝴蝶！」

「那是我爸爸的詭計，」郭安安說，「他利用我，這不關我的事。」

「但是你成功之後就走掉了！」尹志堅說。

「不是我走掉，」郭安安說，「是他把我捉走的。他把我關進精神病院，假如不是我逃出來，我也不能够回來見你！」

「老天！精神病院？」尹志堅說，「他喜歡把別人當是狂人。也許這是達到他的目的最佳手段！」

「他自己就是個狂人！」郭安安說。

「他到底是你的爸爸！」尹志堅說。

「你現在還是在勸我應該原諒他嗎？」郭安安說。

「你處境跟我是不同的。」尹志堅說。

「他是一個狂人，」郭安安說，「他本來就看不起你，但是他要謀你的東西，他就利用我，不反對我與你來往。他利用我像利用一個妓女，這算是什麽爸爸？」

「這件事情我不願意參加意見！」尹志堅說。

「但我是你的！」郭安安說。

尹志堅沒有做聲。她又說：「怎麽，你不願意接受我？」

「你以前一直都是很尊敬你的爸爸，」尹志堅說，「將來，也許你亦會後悔這樣反叛他！」

「人是有一個限度的，」郭安安說，「他做了這許多豈有此理的事情，他殺了這許多無辜的人，現在又請了這許多人殺你——這一切我都知道，因爲金伯伯都告訴了我。我現在祇是想忘記了有這個人，最好不要有人提起這是我的親人！」

「但是，」尹志堅說，「你現在跟着我也不是辦法。你會——你究竟是怎麽出來的？告訴我，爲什麽你能够溜出來？他們一定猜到你會出來，既然是你爸爸手下的人，他們應該會制止你的！」

郭安安把她與却德交手經過講出來。

尹志堅又沉默了一陣，然後說：「這個却德，不是一個笨人。這是他的計劃，你跟我在一起，我的行動就會很遲滯，他就很容易找到我！」

「這也是我爸爸的授意！」郭安安說，「他又在利用我了！」

「現在的問題就是，」尹志堅說，「我們不能中他的計。你跟我在一起，我們就會中計了！」

「這件事情，應該不是很難解決的。」郭安安說。

「是嗎？」尹志堅說，「你認爲應該如何解決呢？」

「很簡單，」郭安安說，「我們走！你帶我走，走到最遠最遠，他們找不到我的地方。我們不留在這裏，他們就找不到我們了！」

「但我還有些事情沒有做完！」尹志堅說。

「那隻血蝴蝶？」郭安安說，「你還是要把它找回來嗎？」

「那是我的東西，」尹志堅說，「我當然是要拿回的！」

「不過是一件珠寶吧了，」郭安安說，「這有什麽了不起呢？」

「這不是一件普通的珠寶！」尹志堅馬上更正道：「這件珠寶是特別有意義的，你也知道！」

「你！」郭安安忽然大聲尖叫起來，「你還是在想着那個女人！」

「這件事情，」尹志堅說，「我們已經談過了！」

「是的，」郭安安說，「我們已經談過了，你還是在想着那個女人！」

「她早已經死了！」尹志堅說。

「那個野女人！」郭安安嘶聲尖叫道：「你還是想着那個野女人——」

「閉嘴！」尹志堅忽然憤怒地喝道。

郭安安馬上閉上了嘴巴。

尹志堅嘆一口氣：「你不應該這樣講，她和你，是不同一段時間的人，而且她已經死了，我不需要在你們之間選擇，而她亦沒有什麽對不起我的地方，爲什麽我

要當她沒有存在過呢？」

郭安安沉默着，沒有出聲。

「我可以不要這隻血蝴蝶，」尹志堅說，「我可以把它送給博物院，或者甚至在泥土裏埋起來，但是我決不能讓它落在你爸爸的手中！」

郭安安還是沒有出聲。

「而且，」尹志堅說，「這件事情，也是不能就此算數的，你爸爸殺了許多無辜的人，又……又……總之現在我與你的處境是很困難的——」

尹志堅雖然在黑暗中的視力是比郭安安好的，但是他倒不是神眼，看不到郭安安臉上的表情，否則他就不會講下去。而且，他祇是想到，郭安安給她的父親硬送進精神病院的，却沒有想到，精神病院不會收容一個完全正常的人，既然肯收容，就一定是有其理由的。

「野女人！」郭安安嘶叫一聲，忽然跳起身就跑。

「唏！」尹志堅跳起身來就追。

郭安安不動的時候他可以過來抱住她，但是一跑起來就不是那麽容易追上了，因爲到底是很黑暗的。他祇有一面叫着一面追。

郭安安一面尖叫着一面跑。她實在也是亂跑一通的，她比尹志堅更難着到身邊的景物，也因此很快就碰了釘。面前有一棵大樹擋住去路她也不知道，她一撞就撞在這棵大樹上。這棵大樹使她反彈回來，她跌在地上，就不動了。尹志堅趕到她的身邊，把她抱起來。她已經暈過去了。

「安安！安安！」他抱歉地搖着她，好像快要哭出來似的。郭安安則是一點反應都沒有。

尹志堅小心地把她抱起來，再抱出林外，那座水潭的旁邊，露天的地方。那裏是略爲有點光綫的。

雖然也算是很黑暗的了。他看見郭安安的額皮擦破了一點，相信她祇是一震而震暈了而已，並沒有什麽大碍的——希望是沒有什麽大碍。

尹志堅用手把潭水捧起來，小心地舖在郭安安的臉上。郭安安終於漸漸醒過來了。她張開眼睛，惶惑地說：「這裏是什麽地方？你是誰？」

「是我！」尹志堅說。

「你是誰？」郭安安問。

「我是志堅！」

「誰是志堅？」郭安安問。

「安安！你——你不要嚇我！你是認得我的！」尹志堅說。

「我不知道你是誰！」郭安安說，「我……我……」她嘆息一聲，又軟倒了下來。

尹志堅又在她的臉上舖了一些冷水。她又再度稍爲恢復清醒了。她惶惑地說：

「你——我的衣服呢？」

「在這裏！」尹志堅慌忙替她把衣服拿回來。她晾在樹枝上的內褲也大致已經吹乾了。她馬上就動手穿回身上。

「你……你眞的不認得我嗎？」尹志堅問。

郭安安不回答，祇是整理她的衣服，尹志堅亦沒有制止。穿回衣服總是好些的，因爲夜間天氣較凉，也許她會受不住而病了。

當她穿好了衣服之後，尹志堅又輕輕按着她的肩。

他說：「你不要生氣，我們應該實際一點，把這個問題討論清楚。安安，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不明白，」郭安安說，「我現在要回家去了！」她這樣講的時候，語氣却是顯得頗爲迷惘的。

「安安，」尹志堅輕輕搖着她，「你沒有什麽吧？」

「我——要回家！」郭安安推開他的手，「你不要捉着我！我要回家……回家去……」

「但是你……」尹志堅煩惱地嘆一口氣，「也許你先回去也是好的！」

郭安安已經站了起來，摸索着向前頭走去。

她又要撞到一棵樹上了，尹志堅連忙衝上前去把她扶住，引導她走一條比較通爽的途徑。

他一面跟她講話，她却總是不回答。後來，他們便到達了樹林的邊緣，尹志堅就在還是很黑暗的地方停下來了。他說：

「你就這樣，直向前頭走，就可以到達了。小心一點，祇要不走進陰影中就不會有問題！」

「我會了，」郭安安說，「我就是最會回家，難道一個人連回家都不會嗎？」

尹志堅看着她在荒野中慢慢地步行而去，好像一個正在夢遊中的人，與剛才所見的她似乎是大有不同了。他很担心，不過他却是也祇好咬緊牙齒忍受着了。他的確不能够把她留在身邊，這是對他很不方便的。

尹志堅看着她遠去了之後，就回轉頭，向樹林的黑暗中走回去，走向樹林的另一頭。但是，在穿出樹林的邊緣之前，他就忽然停了下來。因爲他聽見，而且亦察覺到有人聲。有人在附近。他一動不動，也摒息靜氣，使對方聽不到他的聲音。不過，他亦可以猜得出來，對方這個人就是司馬洛。因爲他也早就知道司馬洛是在附近。

果然，司馬洛的聲音响起來了。他叫道：「尹志堅！你在那裏嗎？」

尹志堅沒有做聲，也沒有動。

司馬洛又叫道：「尹志堅，我知道你是在的，爲什麽你要避開我？」

「你走吧！」尹志堅說，「我不需要你了！」

「你怎麽了？」司馬洛說，「明明是你叫我來的！」

「你來得太遲了，」尹志堅叫道，「我需要你的時候你並沒有來！」

「我去了外地，」司馬洛說，「回來時才接到你的電報！」

「現在我用不着你了！」尹志堅叫道，「你走吧！」

「你是需要帮忙的！」司馬洛說，「否則你也不會再拍電報叫比提來了！」

「誰是比提？」尹志堅說，「我不認識她！」

「你拍電報給她的哥哥，」司馬洛說，「她的哥哥病在醫院，不能帮你，所以就派她來！」

「我不需要一個女人帮忙！」尹志堅說。

「她不是一個普通女人，」司馬洛說，「她救了我一命！我知道你這個人的確是一向都不喜歡別人帮忙的，不過，既然你兩次拍電報，情形一定對你不利了。我們也看得出情形對你很不利。既然你是需要有人支持的，那麽爲什麽又要硬下去呢？反正我們已經來了！」

「現在我已經改變了主意。」尹志堅說。

「改變了主意，我們起碼也可以談談，弄清楚這是怎麽回事吧？」司馬洛說，「我們不會強逼你什麽，你不願意我們做的事情，我們就不做好了！」

「不！」尹志堅說，「我不想與你見面！」

「你怎麽了？」司馬洛說，「難道你不當我是朋友嗎？跟我談談，對你是毫無損失的！」

「我不要談！」尹志堅又叫道。

「你避不了的，」司馬洛說，「我會追上你！」

就在此時他們聽見遠遠傳來一種奇異的聲音。兩個人都從他們躲藏的地方望過去，看見天邊有紅紅綠綠的燈光在閃着。

「一架直升飛機！」司馬洛叫道，「他們加派一架直升飛機來了，你的處境更不利了！」

尹志堅哈哈笑起來：「直升飛機最沒有用處，派直升飛機來搜索，我一槍就可以打下來。就是多來十架也是送死吧！」

那直升機漸漸飛近，在很近他們的上空掠過，向鎭上的方向飛去。司馬洛急促地在荒野中移動着，繞過一塊大石，一跳跳出去。但是，他以爲尹志堅是在那裏，原來已不在了。

司馬洛恨恨地咒駡起來。咒駡那架直升飛機。

是那架直升飛機壞了事，他是要靠聽覺才能够知道尹志堅在什麽地方的，飛機在頭上飛過，聲音太吵了，尹志堅離開那個原來的地方時司馬洛也沒有聽到，於是便撲了一個空。尹志堅既然走了，就是走得很遠了，他要再追上就不容易。

司馬洛廢然回身，向比提那邊走回去。他偶然擧起望遠鏡，希望從高處可以看到尹志堅的踪影，但是着不到。他祇是看到郭安安正在荒野中步行。他看得出郭安安是正在向着鎭上走回去，但不知道爲什麽她會肯回去。不過司馬洛是不會制止她的，因爲郭安安還是留在鎭上好些——對大家都好。

×　×　×

另一方面，却德的頭痛事來了，因爲那架直升機載來的不是別人，就是郭安安的父親郭天明。

郭天明還帶來了四個保鑣。

直升飛機在村中廣場中降落，却德却沒有出去歡迎。郭天明要帶着保鑣闖進却德的屋中。

却德正在那裏吸着香烟，兩脚在桌上高高地架起來。

郭天明是一個高大而強壯的男人，看上去使人有着看到一隻熊的感覺。那是因爲他既壯大而又多毛，手上毛茸茸，臉上也是毛茸茸，腮邊也有很多毛，他就讓腮邊這些毛留長了，而成爲鬍鬚。郭天明也是一個醜陋的男人。

他指着却德說：「你！你在這裏是王嗎？」

「是你把發號施令權交給我的！」却德說。

「我來了，你却祇是坐在這裏！」郭天明吼道。

「你請我不是作馬屁用的，」却德說，「拍馬屁的人，用我的酬勞隨便可以請到一百個。而且，你亦沒有告訴我你要來的！」

「我不高興你的態度！」郭天明說。

郭德把雙脚放下，站起來，說：「我希望你仍然信任我，郭先生，那麽，也許我們可以單獨談一談！」

郭天明回頭看着他的四個保鑣，揮揮手，他們出去了。却德把門關上了，轉過來說：「你這次來，是要革我的職嗎？你對我的一切都是那麽不滿意！」

「我祇是不滿意你的態度，」郭天明說，「而且我是關心我的女兒！」

「對於你和你的女兒的故事，」却德說，「我在這裏已經聽到了一些，比較有一個完整的概念了，這是你以前沒有對我講清楚的！」

「我用不着告訴你爲什麽做一件事情，」郭天明說，「我叫你做什麽，你就做什麽好了！」

「有時，知道是爲什麽，才能够知道用什麽方法去做是最好的！」却德說。

「你是說你不願意做這件事情了？」郭天明問。

「不，」却德搖搖頭，「我這個人，早就已經沒有了正義感了，是非黑白我是不管的，總之我是爲錢而賣力。不過我奇怪，爲什麽你忽然又對你的女兒那麽緊張了！」

「我不能够讓我的女兒落在那野人的手中！」郭天明說，「他不配！」

「配不配這個問題，我不參加意見，」却德說，「不過我不相信你的女兒在他的手中有危險，我們是一定可以把她安全地找回來的！」

「那你還不去找？」郭天明問。

「時機還未成熟！」却德說。

「你用不着等了，」郭天明說，「我已經帶來了一部直升飛機！你祇要開了這直升飛機出去，居高臨下，他躲在多麽遠也可以找到！你祇要給他一槍！」

「你看見我放在那邊那把槍嗎？」却德說。「這槍可以射中肉眼看不到那麽遠的地方的一條頭髮。你叫人把直升飛機開上天空，讓我把它打下來給你看！」

「我不是來跟你玩這種遊戲的！」郭天明說。

「你的敵人却會跟你玩這種遊戲！」却德說，「他也有這樣一把槍，在你看得到他之前，他已經可以把直升飛機打下來了！假如這個主意是行得通的，我早就用了！」

「那麽——」郭天明緊皺着眉頭，遲疑着。

「現在你的處境也是相當不利的，」却德說，「你手下的人連警長都殺掉了，

這件事情傳出去不得了！」

「照我所知，」郭天明說，「動手殺警長的人也已死去了！」

「但這還是你請回來的人！」却德說，「這件事情全鎭的人都知道，將來你也未必可以賴得掉！」

「你這是在審我嗎？」郭天明問道。

「不是，」却德說，「我祇是在爲你的利益着想吧了。其實，研究下來，問題根本是不大的。祇不過是爲了一件叫血蝴蝶的珠寶。你拿了他的，他要拿回，而你不肯給！」

「誰告訴你的？」郭天明瞪着他。

「這是不是事實？」却德問。

「我喜歡做什麽事情就做什麽事情！」郭天明說，「我有的是錢！」

「其實，」却德說，「你把血蝴蝶還他，不就沒事了？」

「我出這許多錢請你回來，」郭天明說，「你却給我這樣的意見？」

「你請我回來解決一個問題，」却德說，「我認爲這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所以就提出來給你吧了。」

「我不是請你回來解決問題，」郭天明說，「我是請你回來解決一個人！你聽清楚了沒有？我是請你回來解決一個人的！我用不着你教我做什麽和怎樣做！你替我解決這個人，而且我告訴你，從現在開始，我改變了主意了！我要捉到活的！」

「這樣難度就很高了！」却德說。

「你是要增加酬勞嗎？」郭天明問，「加倍？」

「不是這個問題，」却德說，「我祇是不能够肯定做到這一點。即使你叫我捉一隻狗，我也是不能肯定能够活捉回來給你的！」

「總之盡你的能力吧，」郭天明說，「假如捉到活的，酬勞就可以加倍！」

「我盡力好了！」却德說。

「現在的問題，還有這個精神病院的醫生，」郭天明說，「你把他弄成這個樣子——！」

「我不能讓他查出這裏發生甚麽事情，」却德說，「尤其是現在你的女兒也知道現在這裏是正在發生什麽事情了。你也不能再把女兒送回他的醫院去。難道你認爲我這樣做得不對？」

「唔——」郭天明說：「這一點我是贊成的。不過，這個人如何處置呢？」

「一會兒你把他帶走吧！」却德說。

「什麽？」郭天明說，「誰說我一會兒要走？」

「你來，是尹志堅求之不得的事情！」却德說，「因爲他之所以留在這裏，就是等你回來吧了。你當初爲什麽要走，就是因爲你知道他要找你是無從找起的，祇有他在這裏等你的人把他殺掉。現在你回來了，你知道危險性嗎？」

「我回來就是爲了要活捉他！」郭天明說，「我要使他活着來到我的面前，讓我親手殺死他！」

「你聽我講——」却德說。

「你聽我講！」郭天明說，「我的女兒要逃回來找他，這對我眞是奇恥大辱！我非要親手殺他不可！」

「你瘋了！」却德奇異地凝視着他，「你瘋了！」因爲他着郭天明的眼神乃是一個瘋狂的人的眼睛，可以看到郭天明的眼神乃是一個瘋狂的人的眼神。

「你說什麽？」郭天明說，「你不是要我殺死你吧？」

「算了，」却德說，「你也不要殺我。你還要我帮你做事，還要我保護你呢！你先聽我講，郭先生，你就是想活捉他，亦是不必留在這裏的，當我捉到他時，我再通知你，那時你才趕來不更好嗎？」

「但我是要活的！」郭天明說。

「你留在這裏，也是帮不了什麽忙呀！」却德說，「你在這裏亦不能保證可以能捉到活的。目前這個醫生的問題最令人頭痛，這個人又不能殺，所以你最好趁他未醒之前把他帶走，我已餵他吃了許多安眠藥，假如他不在這裏醒過來，他就不會知道這裏發生過一些什麽事情了。你是安安的爸爸，你可以有很多道理對他講，使他不再管這件事情。」

郭天明的眼珠閃動着。他也明白，却德這樣講的確是很有道理的。但他說：「我還是要等到我的女兒給找回來，等一天兩天，應該沒有危險吧？」

却德嘆一口氣。對郭天明這個人，他實在不知道應該如何說服。實在他也不敢保證郭天明今夜的安全的。

就在這個時候，他們忽然聽到屋外傳來「轟隆」一聲爆炸聲。兩個人都吃驚地跳了起來。

他們跑到窗前，亦有一些手下正在跑過來報告。不過用不着報告他們也看到了。是郭天明坐來的那架飛機發生爆炸，此時整架飛機，正在着火焚燒。幸而飛機能够降落必定的是空地，附近沒有屋子，所以沒有屋子會被波及。

有人在混亂之中叫道：「救火！」

「救熄了火又有什麽用？」却德不屑地說，「也不過剩下一堆廢鐵吧了，飛不起來的！」

郭天明的四個保鏢衝進來報告，却德的手下亦衝進來報告。

「怎會這樣的？」郭天明吼叫道，「這樣不小心？」

「我——我不明白！」其中一個顯然是負責駕駛直升飛機的保鏢說：「沒有道理會發生這樣的意外的！」

「這不是意外，」却德說，「我告訴你是怎樣弄的吧。祇要把油箱打開，透入一條棉繩之類，棉繩把汽油吸出來，把棉繩點着就行了！」

「你的意思是——」郭天明驚愕地說着。

「他已經來了，」却德吼道，「快去找！他是步行而來的，亦要步行而去，他應該逃得不遠的，救火的事算了！」

那些人匆匆出去了，呼喝着傳令。郭天明的四個保鏢則是留下來。

「對了！」却德說，「你們留下來保護着郭先生！我也出去找找他！」

「我要活的！」郭天明說。

却德沒好氣地瞪他一眼：「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够捉到他。他知道你來了，他不想你走，現在你走不成了！」

「我可以再找來一部直升飛機。」郭天明說。

「他可以射下來。」却德說。

「汽車呢？」郭天明問。

「除非你是有一部避彈汽車吧，」却德說，「否則，他祇要在路上任何一個地方守着，祇要一槍射中你就行了！」

「這個——」郭天明臉也青了。

「現在你想走了，」却德諷刺地說，「但你却不能走了！」

「你——」郭天明哽塞地吼叫道，「你出去找他！一定要找到他！」

却德說：「他是不會走得遠的，不過，你也得聽我講，你留在這裏，不要出去，你的四個保鏢在這裏保護着，也不要出去，我另外派一些人在附近看守着。」

郭天明顯然是不喜歡亦不習慣接受人家的命令的，但是到了此時亦是無可奈何了，祇有點點頭。却德則是拿了他那隻箱子，又向敎堂的方向走去。他一面在心中咒駡着。假如不是郭天明浪費了他這許多時間，要他勸導，他可能已經把尹志堅殺掉了。尹志堅趁黑暗摸進鎭上來，他的黑光望遠鏡是可以看到的。

不過現在也許還不遲，因爲尹志堅是步行而來的，亦一定要步行而去。步行是不會走得很快的，他的黑光望遠鏡一定還是可以追到尹志堅的。

他登上了敎堂的鐘樓，迅速地把他的黑光槍裝好了，便向周圍瞭望起來。直升飛機還是在燒着，鎭外周圍荒野中是黑暗的，但他還是能够通過黑光望遠鏡而看得很清楚。尹志堅要離開，的確是無所遁形的，問題祇是尹志堅向哪一個方向逃走吧了。

却德看了好一陣，還是沒有看到甚麽。以他的估計，尹志堅應該是在他們聽到飛機爆炸的那一刻開始逃離鎭上的，因此不會逃得很遠，不論跑得怎麽快，應該都是還沒有機會到達最接近的一座樹林。然而他又看不見尹志堅正在步行或者跑步。

尹志堅到什麽地万去了呢？他向較遠的地方望望，忽然看見樹林邊緣有一個人影掠過，一閃就進入了林內。他連忙把望遠鏡的焦點定住在這個人的所在之處。這個人顯然是挨在一棵樹上，黑光望遠鏡雖然可以看透樹林內的黑暗，却是看不透一棵固體的樹的。他祇有等着，一面奇怪，尹志堅怎麽可能這麽快就走到了這麽遠。不過，也許那是司馬洛或者比提，在遠處接應？

那人又從樹後出來了，却德並不急於放槍，因爲他知道他有的是機會。他先看清楚。

首先，他看到這個人的身形，看出這是一個女性。也許是比提？由於他沒有見過比提，而通過這黑光望遠鏡看人物有如看到彩色，彩片的底片，很難分辨面貌，所以看不清楚。不過，這個女人走起來步履蹣跚，應該不是比提了。

他雖看不清楚面貌，不過衣着及身形是看得出來的。他忽然低聲咒駡起來。因爲他看出了這個人就是郭安安。郭安安看樣子是正在向鎭上走回來。

他連忙放下槍，把頭伸出鐘樓的窗口外面，大聲叫道：「喂，通知他們，小心一點，不要亂開槍。郭小姐正在回來！」

那些人們又起了一陣忙亂。其中一人開了一部車子，去向大家通報這個消息。

却德又繼續用他那黑光望遠鏡向遠處瞭望。他仍然看不到尹志堅，因此忍不住不停地咒駡着。尹志堅做了這件事情，居然可以逃得不知所踪，而且他的心腸還硬到郭安安出走了也可以不加理會，就這樣讓她自己走回來。

他料不到的却是，尹志堅還胆大到根本並未逃走，他現在還是留在鎭上。尹志堅現在就坐在一家人家後園的黑暗之中。

尹志堅可以聽到却德在叫喊，他亦看着却德登上敎堂的鐘樓上的。他本來可以輕易地把却德殺死，但他沒有這樣做，就是爲了殺了却德之後也一樣會再有一個却德來的。他要的人乃是郭天明。此時他本來正在盤算着如何可以把郭天明殺掉而解決他這一場糾紛，但是聽見却德這樣叫，尹志堅就覺得很出奇了。

却德怎麽看得見呢？外面這樣黑暗。即使有望遠鏡也是無法看清楚的呀。

尹志堅是一個經驗豐富的人，而且戰場上的經驗尤其豐富，他馬上就看出了一定是却德伸出窗外那隻望遠鏡有古怪。一定是一種可以在黑暗之中可以看到的特殊武器。他不禁爲之汗毛直豎。他發覺自己以及司馬洛他們都是運氣很好，却德在夜間本來已可以把他們全部殺掉，而且在他來的時候亦可以把他殺掉。假如他不是留下來，而是匆匆逃出村外的話，他現在亦可能已經死掉了。

他必須消滅却德——或者是却德那把槍。

尹志堅摸看腰間的手槍。他是帶來了一把手槍的，但是他這槍是不够威力的，而他因爲需要行動迅速，亦不能够帶來太重的武器。

他小心地站起來，悄悄爬出了那座後園。

却德仍留下一些手下在鎭上戒備，這乃是聰明之擧，否則，尹志堅就可以爲所欲爲，甚至可以把却德殺死了之後再把郭天明亦殺掉了。但是因爲留下來的人多，尹志堅祇有一個人，就不敢妄動，尹志堅也是希望活着離開，而不想與他們同歸於盡的。不過，却德留下了這些人，亦是給了尹志堅可以利用的地方。因爲這些人持有犀利的武器。

人是有幸有不幸的，碰到了尹志堅的人，就是不幸的人。

其中一人繞過一間屋子，踏入屋子的黑影中時，忽然聽見左面有一塊小石子跌在地上的聲音。這其實是很古老的投石計，但是多數有效，此人馬上轉向左面，尹志堅就從右面閃出來了。

一根幼而韌的繩子在那人的頸上套住，迅速一勒，那人旣沒有機會叫喊，亦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便已經斷了氣管和頸骨而死去！

尹志堅一手接住他的屍體，另一手接住了他的槍，把屍體拖到一部汽車旁邊，推進了車底。

郭天明在那間屋子裏鐵靑着臉，依足却德指示，不敢妄動，而那四個保鏢一直留在他的身邊。這總算是他還聰明的地方。假如他出去，他就會爲尹志堅所算了。有四個保鏢近着身邊，屋外還有其他由却

德指揮的人，尹志堅一時是無法碰他的。

十五分鐘之後，卻德在教堂的頂上仍然看不到尹志堅在郊野中出現，他就覺得不妙了。他開始懷疑，也許尹志堅是根本未曾離開的，雖然他不相信尹志堅有這樣的胆量，然而他又覺得，這似乎是唯一可能的解釋。

不過他在這個時候想到卻是太遲了。

尹志堅已經在此時放槍了。尹志堅從那個人的手中取到了一挺半自動步槍，在上面加上了滅聲器，一排槍彈射過來，首先擊中的就是卻德的槍。那隻黑光望遠鏡碎掉了。卻德大聲叫了起來，連槍都飛出了窗外。

尹志堅跟着才是向卻德的人射擊。

因爲那槍是最重要的，即使卻德死了，還是可以由別人用那槍。

他的槍彈再一排又一排地射向鐘樓那木板的牆壁。

那鐘樓上的牆壁本來就是木的，又已年久霉腐，子彈很容易鑽進去，射擊的力度並沒有打多少折扣，假如裏面的人被射中了，也差不多是等於沒有木板阻擋了。

尹志堅放射了槍中的大部份槍彈。雖然沒有槍聲，但卻德那一叫已驚動了他的手下們，而且他的槍又跌了下來。也造成很響的聲音。那些手下們大爲忙亂，尹志堅則把最後幾顆槍彈向遠處一座屋子的頂上的儲物閣樓射去，閣樓上的窗子的玻璃「叮叮噹噹」地碎掉了，這就吸引了那些手下，向那邊屋子衝過去。另有一部份衝向鐘樓看看卻德的情形，而餘下的一部份則死守着郭天明所有的屋子，不肯離開。

那些衝向破窗的手下們當然是中了調虎離山之計，越衝就離開尹志堅越遠了。

尹志堅則開動了一部車子。就是他把屍體藏在車底的一部。他就開着這車子向鎮外疾馳而去。

那些追捕的手下們發覺車子開動，連忙要開車追，卻是沒有辦法。因爲就祇有這部車上有汽油，是他們剛才自己加入汽油，用以在鎮上的附近巡邏的。其餘的車子還是依從卻德所訂的規矩，夜間不充汽油。他們再在這些車子裏充進汽油而去追的時候，已不容易追上了。

那些趕向教堂的手下們爬到鐘樓上，看見卻德伏在地上，地板上有血。

不過他們祇是開始担心，還沒有機會說什麽，卻德就坐起來了。卻德是很機警的，他的槍一被擊中，他就知道還會有槍彈跟着來，便馬上飛身撲到最遠的一個角落，緊伏在地上。因爲角度的關係，尹志堅的掃射就不能擊中他。他祇是在槍被擊中的時候手部受了傷。

現在，既然那些手下也可以上來而安全，他就不怕爬起身了。他吼道：「你們讓他逃掉了！」

「這個……」「那個……」那些手下們都作不出一個比較令人滿意的回答，雖然，他們亦不敢指出卻德自己也是上了大當的。

「快把我的槍找上來！」卻德吼道。

那些手下們匆匆下去把他的槍拾回來了。假如他的黑光鏡是僥倖仍可以用的話，那尹志堅還是逃不了的。

很可惜，那把槍的黑光鏡已經破得不成樣子，就是修理也修理不好了。卻德氣結地把它在地上一擲。

「我這裏也有槍呀！」其中一個手下說。

「去你媽的！」卻德罵道。

「卻德先生，」另一個手下說，「你正在流血！」

「這不要緊，」卻德說，「不過是脫去了一些皮肉，但是！那傢伙，我一定要捉到他！」

現在，卻德對尹志堅也有個人的恩怨了。他的自尊心大受傷害。

而另一方面，尹志堅的車子離開了鎮上之後，卻德那些手下們雖然亦是用遠程步槍追射，但是因爲太黑暗了，而尹志堅又不開車頭燈，看都看不見，所以是不難射中的，而他們亦不敢亂放槍，因爲卻德說過郭安安正在回到這裏來的，假如一槍誤中郭安安，那就不妙之至了。

尹志堅把車子開入了樹林之後，他們就更不可能射中。而他們亦不敢開車出去追。今夜尹志堅又大開殺戒，開車出去追他，那是送死而已。

尹志堅的車子開進了樹林中，停下，他的人便跳下車而匆匆跑進樹林中。

她在黑暗中的眼力仍然相當好，不會亂碰亂撞。他跑到了一棵樹下，伸高一隻手，向那樹椏摸去，卻摸了一個空，不禁吃了一驚。他顯然是在那裏收藏了一些什麽的，現在卻不見了。

而他的手還未能縮回下來，就給一隻手一執執住了手腕，把他一拉，雙脚也離開了地面。

尹志堅迅速用另一隻手拔出腰間的刀子，向那隻手刺去，把持刀的手腕亦被另一隻手執住了。每個人都有兩隻手的。現在，兩手緊執，就兩個人都騰不出第三隻手來幹什麽了。

尹志堅不敢怠慢，馬上把身子擺動起來，好像在盪鞦韆似的。加上他的體重，這使樹上的人非常吃力，果然支持不下去，而給他從樹上拉下來了。

那人在跌下來時就放了尹志堅，一個觔斗翻到遠處。尹志堅落地便蹲了下來，刀子伸出對着前面。

此時，比提的聲音在另一邊說：「好了，別玩了！」

尹志堅還是蹲在那裏不動。既然比提開聲，那尹志堅的對手，顯然就是司馬洛了。司馬洛說：「現在，我找到你了，你還避得到什麽地方去？」

「媽的！」尹志堅說，「我也猜到是你了，假如不是的話，我已經就把你殺掉了！」

「多謝你救了我的命！」司馬洛說。

「我救了你們兩次命，」尹志堅說：「那裏有一個德國人，有一把黑光長距離步槍！」

「老天！」司馬洛說，「那麽他現在是可以看見我們了！」

「我已經把他的黑光望遠鏡打破了！」尹志堅說，「現在已經沒有用處了！」

「那麽我們眞是要多謝你了，」司馬洛說，「原來他有那麽犀利的武器。」

「不過，」比提說，「假如他們還有另外一把這樣的槍呢？」

「我看沒有了，」尹志堅說，「不然我也不能够把車子開到這裏來了。」

「你就用你的車子去試他們？」司馬洛問。

「不，」尹志堅說，「我看那傢伙是很神秘的，他對他的手下們叫着說看見郭安安正在走回去，證明祇是他看見，假如其他的人也有這樣的槍，他們就可以看見了。事實上這種黑光鏡十分難得，價錢亦是非常貴的，不是那麽容易可以拿到一把以上的。」

「這很好，」司馬洛說，「現在，他們的秘密武器是給我們破壞了。」

「我的東西你拿去了，」尹志堅說，「快拿回來，假如他們追來，我要給他們一點好處，把他們幾個送進墳墓裏去！」

「行了，」司馬洛說，「槍我們這裏也有！」他把一隻油布包裹向尹志堅一拋，尹志堅接住了。

尹志堅這隻油布包裹就是包裹着尹志堅的一批特別犀利的武器，他就是把這些東西收藏在那樹椏上，準備隨時取用的。現在他就把這隻油布包打開來，取出他的犀利武器。

他一面說：「好了，你們走吧，用不着管我了！」

「我們要弄清楚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司馬洛說，「就是走，也不能够就這樣走得不明不白呀！」

「你們——」尹志堅嘆一口氣，「就是不肯放過我！」

「媽的，」司馬洛說，「是你自己固執，有什麽事情是不能對我講的？」

「好吧，」尹志堅說，「我跟你們講，但是，我們得先佈好陣，提防他們會追來！」

「很好，」司馬洛說，「我們祇要到樹林邊緣去看着就行了！」

於是他們到樹林的邊緣去，舉起槍，用槍上的望遠瞄準鏡向鎮上望望。他們仍然沒有看見有人從鎮上開車出來，而照情形看，那些人是不會追出來的了。

尹志堅一面述說這件事情的經過情形。大致上是一如丁老太太在信上所講的。但是亦有些內幕則是連丁老太太都不知道的。譬如，尹志堅的血蝴蝶是如何會給郭天明弄到手。

原來起先郭天明是反對郭安安與尹志堅相戀的，然而郭安安却向尹志堅死纏，而尹志堅漸漸對她有了感情。這也許亦是一半是由於郭天明的反對而促成的。郭天明看不起尹志堅，而尹志堅則是不高興人家看不起他的。後來有一天，尹志堅在黃昏時把郭安安送回郭天明的巨宅，郭天明已經找了三個打手在等着了。

他聲言要把尹志堅教訓一頓。但是像尹志堅這樣一個慣於出生入死的人，却不是三個普通的打手能够對付的，於是結果就是那三個打手給尹志堅教訓了一頓，躺了下來。

這之後，郭天明就改變了主意。他說尹志堅是一個英雄，不反對女兒與他來往，甚至請尹志堅回家吃飯與他談得很好。

當他知道尹志堅的過去，以及知道尹志堅有這血蝴蝶的時候，他便求借欣賞。但是這一借就不還了。

跟着，他要求尹志堅到城市裏去爲他進行一件任務。原來他在生意上有一個對頭，他要尹志堅去殺掉。尹志堅是不肯做這種事情的，斷然拒絕，於是老羞成惱，就禁止安安再與尹志堅來往。

這些事情，尹志堅是沒有對丁老太太詳細講的，既然他不准尹志堅與安安來往，尹志堅便要他交還血蝴蝶，但是郭天明說尹志堅與他的女兒睡過，這是訂情之物，拒絕交還，他們之間的關係惡化起來，郭天明常常主使一個警長來騷擾尹志堅。

「他是要把我逼走，」尹志堅說：「但我偏偏不走，他又逼不出什麽樣子來，有時我追得他太緊，他便讓安安來與我會見一下。」

「這對安安一定有很壞的影響了。」比提說。

「是的，」尹志堅說：「一時禁止，一時放鬆，這使安安的心情太受刺激！」

「我知道安安是對你一往情深的了，」司馬洛說：「但你對她又如何？」

「這個——」尹志堅說：「我可以說，我還未曾結識過一個比他更可愛的女孩子，當然，死去了的不算。」

「既然如此，」司馬洛說：「難道你不可以放棄血蝴蝶嗎？當你祇要跟安安一起離開這裏就沒事了。」

「我不能够給任何人逼走！」尹志堅說：「而且我也不能够不拿回血蝴蝶！」

「還是舊人比新人好，是嗎？」比提說。

「不是這個問題，」尹志堅說：「他根本就看不起我，假如我把安安帶走了，他追到天涯海角都是要追殺我的！這樣解決不了問題，我也不明白他究竟是怎麽的，就像永遠都要把他的女兒霸佔着。世界上沒有一個男人是他的理想女婿，安安告訴我鎮上有不少年輕人對她表示有意也給打一頓，有過幾個條件很好的男人追求安安，雖然安安對他們是沒有意思的，亦給他趕走了，事實上，事情爆發就是爲了安安對我提出，要我帶她走，我沒有答應，安安一定對他講了，他就是爲了這件事情而下殺手，他連二個警長都殺掉了。」

「大致的情形，丁老太太在他那封信上也提過了，」司馬洛說：「但目前，你認爲怎樣才可以解決問題呢？」

「把郭天明殺掉，取回血蝴蝶！」尹志堅說。

「但他是安安的爸爸，」比提說：「即使你成功了，你也是殺了安安的爸爸，那你們以後如何呢？」

「沒有以後。」尹志堅說。

「這種男女之間的事情，」司馬洛說：「別人當然是不便參加意見的，不過，你與郭天明之間的問題，假如報警，是應該可以解決的，而且對你有利。」

「別開玩笑了，」尹志堅說：「他的咀巴比我大，他下令殺的人不容易證明，而我殺過那許多人，就是鎮上的人也不能否認！」

「我和比提都吃過他們的苦頭！」司馬洛說：「我們是可以作證明的。而且以我們的聯絡之廣，難道還辦不到這件事情嗎？」

（未完・四）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劍在江湖

朱雀・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天痴老人以及武林三傑在孤島上合力傳授武功給夏振華，希望他能成爲「天下第一劍」，而夏振華資質奇佳，小小年紀已練得一身功力……天痴老人獨自外出，探聽飛花仙子的死因以及江湖五惡的下落，夏振華就和武林三傑在島上繼續練功，天痴老人一去兩年，這天回到島上，把夏振華的母親慘死經過說出來，此後，夏振華更勤練武功，誓要爲母親報仇、爲師父雪忿，更要去奪回「五絕奇書」……這天，夏振華練成「行雲流水」第一曲之口訣，便自離開孤島，但武林三傑怕他初出江湖會誤入歧途，所以也隨後離島，追尋夏振華……

萬里長虹揮一劍　鐵鍋雲海頓消沉

在夏振華的先天觀念中，惡人、壞人太多了，而殺惡人是善念，也即是靖寰宇的先決條件。

他毫無目的，也不辨方向，祇是一味向前奔去，但覺得耳邊風聲呼呼，樹影倒退，雪花飛在臉上又倏地滑落。沒有人能從這身影中，辨識得清這風雪裏是誰恁地狂奔。

高山、平地、流水、惡林，在風雪中都成爲一個顯明的現象。那就是銀色一般。不論高、低、或者污穢，皆被這皚皚白雪掩飾得毫無玷污，啊！這銀色的大地，誰會想到未來的血雨腥風。

夏振華掃過眼前逝去的種種，雖然耳際不時响起天痴老人的慈音，但他却奔馳在這一望無際的原野。

他也曾想到有一日他報仇雪恨，奪回了五絕奇書之後，他將以絕世武功震懾天下武林。……

倏地，一陣冷冷暴喝，跟着是金鐵交鳴之聲。夏振華雖在奔馳之中，但耳力異常靈敏，心中登時一動。暗忖道：「哼！有我『天下第一劍』在此，你們竟敢此胡作非爲，看我饒你。」

這意念，有如電閃而逝，他自己也似長天飛燕，霍地拔高數丈，直向那暴喝聲中奔去。

何消半盞茶工夫，他立身在一座孤峯之上，這孤峯下一片森林。雖被皚皚白雪堆積成一座雪山，但左側那泓流水依然不停地流着，水面上浮上一層雪花，擊打得吱吱作响。

雖然天色甚黑，但映在皚皚白雪的身影却甚爲明顯，夏振華的目力，又有黑夜辨物之能，故略一打量，就看得十分清楚了。

但自兩帮拚鬥人服飾中來看，顯然兩帮人皆非正道人物，否則也就用不着爲此藏頭露尾。

而那一色皂黃色衣服的人數雖有九人，就武功看來都非弱者，三個蒙面漢子却仍縱躍如飛，以一敵三，毫無懼色。

夏振華鼻中又冷哼一聲道：「住手！不要臉的東西。」

這些人，此際拚鬥最烈，那裏會聽，何況夏振華還是一口童音未脫，更不易使人注意。

夏振華頓時氣衝牛斗，雙臂微微蓄勢，輕輕推出，兩股凌厲無儔的勁風，頓時形成兩縷無法遏止的狂濤。

祇聽得連聲巨响，幾聲冷哼，也震蕩在空際，拚鬥的人羣皆迅速躍開，楞楞地向夏振華望去。

當他們這羣自命爲江湖高手，竟被一個十數齡童子喝叱，而且暴襲時一個個面現驚容，但跟着是一連串冷笑，道：「小子，你是何人門下，說不定我們還……」

「還」字尚未說完，「啪」的一聲，那說話之人的臉上，立時現出五個指印來。「瞎眼的賊奴，『天下第一劍』也不認識，尚敢信口胡言。」

他這一掌如何出手，却無人看見，但

那身着皂黃色勁裝手持古劍的大漢，臉上被摑了這一掌，頓時火辣辣地頭上金星直冒。

人就是爭一口氣，何況這些江湖上成名露臉的人物。尤其當着如許衆多的人，要他們如何放得下臉來。

眞是祇要名存，那怕身死，那黃衣大漢頓時目露兇光，面含殺氣，一抖長劍，化作漫天劍影，直向夏振華刺到。「娃娃！你是找死！」

此人出言，好生冷酷，而且劍勢如虹，但右掌一翻，一縷微而不勁的罡風，緩緩吐出。剎那間，風聲呼呼，飛沙走石。一聲冷哼，那個黃衣大漢被震退七八步，瑲琅地連響，長劍亦竟脫手飛落。

這流雲掌是一招發，而二三招亦相繼而出，故連番掌風不竭于耳，人雖未動，掌却似流雲飄近，一掌連一掌，呼呼地撲到，又是連聲悶哼，那九個身着皂黃色勁裝大漢竟然躺下了七個，而且嘴角都噙着絲絲血漬。

羣雄正目一愕之際，夏振華的左手輕彈而出，三縷勁風直奔三個蒙面之人，任是他們應變快捷。「嗤」地連響，那三個蒙面之巾，皆被撕裂，立時露出他們的本來面目。

羣雄正目相顧愕然，因爲面前這個十餘歲的穉齡童子，竟已身懷絕技，且功力潛勁更自驚人，心中都不禁大駭。

夏振華的朗朗清音却已震蕩在耳際。「哼！藏頭露尾的，還稱得是什麽英雄人物。……」

雖然他祇是微微用指撥弄那流雲指，功力並世無儔。不僅蒙面黑布被指力撕破，面上痛得火辣辣地。還是夏振華手下留情，否則三個蒙面人的腦袋，怕不立時片片破碎。

就是如此，三人也都嚇得心胆俱裂，連連退後。

「哼！都是些廢料，爲什麽還在江湖上混充英雄。」夏振華的朗朗清音似自言自語，也似不屑地對剩下五人說着。

兩帮人雖然曾拚過死活，此際面對着這個自稱爲「天下第一劍」的少年，死亡的威脅逼得他們竟互相連手。

他們彼此對望了一眼，似已取得默契，劍掌齊出，身形邁立在五行方位之上，恰似一朶梅花。

夏振華淡淡地一笑，道：「原來你們都是江湖五惡中人物，那倒好，我今天就先給你們嚐一點厲害。」

三個蒙面大漢，既被他揭開本來面目，正是怒火中燒，此際又聽他一口指出江湖五惡之名來，心頭都覺微懍。因爲這個十餘歲的穉齡童子，江湖閱歷，竟有如此豐富。

他們雖然都面露驚容，但却同聲暴喝道：「小兒！我們再問你一句，姓甚名誰，出自何人門下。與我們江湖五惡……」

不待他們說完，早就是聽得啪、啪連响。幾個大漢臉上又各挨了一掌，那朗朗之聲，更震蕩在空際。「江湖五惡，爲害社會，誰不欲食其肉，而寢其皮。姑念你們皆是一個帮兇，暫留汝等活口，好去報信。……」

本來五人的劍光、掌影，早已如怒濤狂捲，疾奔而至。

却不料夏振華亦於此際指掌齊出，但聽得嗤嗤連响，慘呼聲此起彼落。五個大漢皆撲倒在地。他們不僅臉上血漬斑斑，臂、腿似亦皆已受傷。

這些平素視人命如草芥般的人物，那裏想到惡運也會臨到他們自己。而且是恁般奇慘無比。

原來這兩帮拚鬥的人物，那三個蒙面大漢，正是南嶽易劍客的爪牙，九個身着皂黃色勁裝大漢是西嶽余毒的手下。

自從江湖五惡合力擊傷了天痴老人之後，他們十五人雖也身負內傷，但是終於從天痴老人的身上，找出了那卷「五絕奇書」。

天痴老人當時也因武林三傑未至，自己傷勢甚重，這才以制衡之策，當着五惡之面，將五絕奇書各授一卷。

這個一代武林聖者，也曾奮不顧身地，衞護這卷奇書，但他發覺這事態之嚴重，又惟恐被其中任何一派所得，乃各分去一卷。

既可暫時使彼等銷聲歛跡，使江湖中即將形成的浩刦，亦可暫時避免。且料定五惡的年齡、資質有限，就是下十年苦功，其成就亦將可想見。

天痴老人當時雖屬不得已而爲之，亦屬冒武林成敗之險，但事後仔細想來，實爲明智之舉。

那日一尊子等十五人，每派都能獲取一卷奇書，雖然都已受傷，五絕奇書不知拚掉過多少武林高人性命。這一點微傷算得什麽。故一個個離去時面上都幌出勝利的微笑，或傲然的得色。

他們分別返抵五嶽後，才發覺傷勢嚴重，任是這些人魔有着神丹靈藥，也差不多費去大半載時光才算康復。

但開始練五絕奇書上武功時，又何如啓蒙童子，一切都當從頭做起，雖然他們的武功確是江湖中出類拔萃，數一數二的人物。這五絕奇書上皆係正統武學，玄武當年所遺。

江湖五惡武功雖高，欲去邪就正，或妄圖歸邪正於一爐，固可成功，又豈一朝一夕之功可以成就。所謂有志者事竟成。六七年過去，江湖五惡，雖然對五絕奇書上的武功，尚未入於化境，但亦有七八成工夫。

這些人魔，除武功之外，還得講求心計。否則以五惡各立門戶而論，當初竟運手對付天痴老人，其目的乃在爭奪五絕奇書。

但當他們一旦小有成就時，又會靜極思動，而魔頭們的貪心，則更是永遠毫無止境。

故不僅要明瞭各派之大勢，而對他們唯一的威脅還是武林三傑等人。雖然他們尚不悉那天痴老人已經物色到武學繼承之人，不僅傳授了五絕奇書上的全部武學，而他的遭遇，胆識，臂力，亦足以驚震武林。

尤其武林三傑，當日亦將其至精至微之絕技相與傳授。故此夏振華十五六歲之年，內力已得天痴老人百年眞元修爲，他自己在墓中又曾爲一股地極之氣所侵，故成就了這朶武林奇葩，前無古人，後無來

者。

易劍客的徐旺以狡詐聞名，這日同張強練完追雲劍法之後，在張強耳際嘀咕着。終於選拔出三個劍術名手，想打聽一下各派動靜。

西嶽的佘毒，爲人更是狠毒，他們早有眼綫在外。且成羣結伙，相互支援，彼此策應。

此次兩派相遇，雖屬偶然，但雙方亦各有準備，否則九個皂黃色勁裝大漢豈能連手。兩三個南嶽的蒙面大漢，也竟能以一敵三，竟無懼色。

却不知神差鬼使，夏振華適於此時出現，兩掌一出，竟劈傷了七人。佘毒手下的九個高手僅剩下兩人。

這幾個傢伙，如果識風轉舵，尚可保得性命，他們却欲混充英雄，且立時暴露其梅花陣式。

這正是天痴老人所言，夏振華頓時百脈賁漲，面前這些東西，雖非元兇主犯，但他們助紂爲虐，吃點苦頭，也是罪有應得。

他更欲藉這幾個人傳言，以激起那五惡之忿怒。故也不問眞相，迎着五人攻來的勁道，指掌齊出。

五個人，五隻眼珠，五條左臂，五條右腿，祇是在他一招半式之間全皆毀去。跟着是一聲冷冷清叱之聲，震蕩在空際。

「賊奴！快去傳言五惡知道，就說『天下第一劍』即日將分別來五嶽，掃蕩魔窟。最好叫五惡全皆聚集，免得小爺多費手脚。……」

夏振華望了他們一眼，又冷冷地喝道：「賊奴！聽見沒有。『天下第一劍』對你們說話，也恁般不識抬舉。」

其實這些人正痛得裂骨錐心，那裏還說得出話來。雖然他們對夏振華許多話未曾聽清，但「天下第一劍」五字，却印在心中。

這些傢伙都是南嶽和西嶽兩派萬中選一的高手，以他們闖蕩江湖的經驗和閱歷，對面前這個十餘歲的少年人，不僅內力潛勁，奇太無比，而武學更是詭異難測。以他身法之快，出手之狠，「天下第一劍」，却當之無愧。

他們閃着那隻僅存的失神眼睛，嘴角抽動了一下：「天下第一劍，你加諸於我們的恩惠，當加倍報答，祇要我們不死，一定返同本山，並將昭請東嶽、中嶽、北嶽諸高手。……」

一陣朗朗之笑聲震蕩在空際：「天下第一劍留你們性命，誰敢要你們死，我正是要江湖五惡齊集，試試五派連手羣攻的威力。……」

他說得鏗鏗鏘鏘，一股如虹豪氣，直衝霄漢，五個高手雖然淚眼模糊，心頭也不禁微懍。

暗忖道：「這小子全身是胆，豪氣干雲，武功竟是深不可測，他這十餘歲年紀竟有如許功力，却令人難以置信。」都不自覺地長長嘆出一口氣來。

夏振華掃過五人一眼，冷冷地喝道：「江湖五惡造孽多端，弄得天怒人怨，有多少人死在你們手中，今日這點懲罸，只是一個先聲。……」

說完，右臂微抬，一縷勁風撲出，一嘭」的一聲震天價響。丈許之外一棵合抱古松，應聲而折，頓時枝葉橫飛，長空中，迴音歷歷。

夏振華的身體也就在這一瞬之間，頓失所踪。

雪還在不停地飄落，這山林靜寂如水，躺在地上的七具屍體，已堆滿着雪花，五個傷殘者，間或發出一聲呻吟，使得這山林雪夜，倍增寂寞與悽凉之感。

夏振華離去之後，施展着「意會神功」，有時施展出「踏雪無痕」，有時竟凌空飛起，他武學既博且精潛力更是驚人。

當日在惡潭之中，他不敢肆無忌憚，而那孤島面積，亦僅數里，每次又有武林三傑相伴練功，雖然他的進境奇速，但對本身潛勁，却從未充分發揮。此際，他奔馳在這個海闊天空之原野，祇覺得自己潛力有如長江大河之激流，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倏地，一點黑影輕輕幌過，且宛聞一聲短喟，雖是黑夜，但皚皚白雪中，倒也反映得甚爲清楚。

尤其夏振華的目光如閃電，黑夜視物，可鑑毫髮。但那黑影却如魅如幻一般，祇是閃幌之間，就立時失去踪影。

夏振華心中一動，也即施展出意會神功，跟踪追去。任是他快逾飛鳥，疾逾飄風，仍然未曾追到。

這朶武林奇葩如何肯服。當下猛提一口眞氣，他時而踏着林梢，好快，身形飄幌，樹影倒退。差不多又追過一頓飯工夫，以夏振華輕功速度，怕不在百里以上，但仍然未曾發現任何跡象。

夏振華心頭也不覺微懍，暗忖道：「以輕功而論，武林三傑的追風叟尚且難及自己，師傅亦曾誇說自己武功，敢稱武林獨步，爲天下第一人。……」

想到天下第一劍之譽，此時明明發現黑影，竟然未能追及。顯然此人輕功又在自己之上。故一時之間，竟愕住了。他並非担心敵人，有何預謀，而是自己武功若眞不能勝過天下武林人時，如何能妄稱爲「天下第一劍」。

不僅不能妄稱「天下第一劍」，且如何能蕩羣魔，靖寰宇，雪父母之血海深仇，申雪師門的奇恥大辱。而奪回那卷「五絕奇書」，豈非痴人說夢。

夏振華武功既得自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之眞傳，以玄武篇之精華融合於一。故其成就，也就自非等閒可比。

即以在那山下林間，面對南嶽和西嶽的十二高手言，祇是牛刀小試，七人喪命，五人殘廢。而且都祇是一招半式之間。

「我的武功，究竟多高？我能否稱爲天下第一人武林第一劍？」他又自問着。

遠處又隱隱傳來一聲微微嘆息，這嘆息聲好熟，夏振華一時也愕住了。因爲這如泣如訴之聲，使得這朶奇葩精神倍振。當下身形霍地拔起，且循聲辨向，逕向那嘆息之聲處撲走。但却也奇怪，他越過一層層山巒，一片片平疇，那裏有什麽音響，靜、是唯一的特色，連自己心跳也能聽見。

「哼！難道有鬼不成？」他喃喃地自語着。

想到鬼，他又不覺好笑：「哼！天下

第一劍也怕鬼，豈非笑話。」但他放眼望去，四野皆現出幢幢鬼影，搖幌不定，實令人毛髮聳然。

他如何相信，昂首而立，手扶着劍柄，驀聞一聲嘯天龍吟之聲，那柄上古奇珍，斷金截玉的追雲劍已在握中。

他一劍在握，頓時豪氣如虹，虎嘯一聲，震得林木搖幌，枝葉和雪花飄飛，夜空中更是迴音不絕。

果然那些幢幢怪影，頓時踪跡杳然。夏振華任是武功高絕，豪氣干雲，全身也不禁直冒寒氣。

暗忖道：「難道眞的有鬼不成。」但臉上頓時又掠過一絲笑意，因爲他的虎吼之聲，幢幢怪影皆杳。

故不覺地振指彈劍，咚咚之聲，懾人肺腑，他並未想到，自己的功力，究竟達到何種境界。這彈劍代琴音，正彈出了「行雲流水」之曲。不僅冰雪震裂，枝葉橫飛，棲鳥亦皆驚起，振翅飛去。

這「行雲流水」之曲，雖是他興緻所之，但也正欲藉此吐出其胸中悶氣。

他這才打量四週，羣山環繞，雖然還是在一片雪景之中。自己則兀立在突出山峯之上。

他望着這羣山雪景，心中不由暗忖道：「爲何我登臨此峯時，未曾注意這名山景色。」

這意念一經幌過，脚下已向山峯上走去。這懸崖絕壁，高逾百丈，滑不留足，尤其冰雪中，更是奇險，下面更是萬丈深淵。本來那洶湧瀑布，平時會震起巨大响聲，但此時亦經冰凍，結成了合抱粗細的冰柱。

遠望去，恰成了一座玉柱銀山。蔚爲奇景。

夏振華不僅好奇之心大起，他更欲登臨這絕壁冰峯，一窺這雪中夜景。

他對任何事祇是想做就做，心中想過，早已提氣而起。肩頭未幌，白衣已經在微微擺動。有如一片白雲，冉冉而起。

夏振華這才注意到自己施出何種身法，因爲這數百丈絕壁懸崖，他事先並無準備。

當他已凌空而起，心頭也覺微懍，暗忖道：「不知我自已輕功，能否上去。」雖然他正在如是想，雙臂已在微微用勁。但聽得一縷銳風，破空而逝。白衣一幌，已昇高十數丈，就是恁般上下飛撲之間，宛似巧燕翻雲，摧花浪蝶一般。刹那間，就立在那奇峯之上。

舉目四顧，羣山皆被雲封，山高風勁，四野傳來冰裂石落之聲。聞之令人毛髮聳然。

夏振華心頭雖也爲之一緊，但能飛身騰上這數百丈崖峯，精神更是大振，臉上正綻着笑意。

倏地，一陣琴音劃長空而逝，夜靜，傳音也就更遠。這琴音，似行雲，若流水，如泣如訴。也宛若天馬行空，也好像長空萬里。而低吟淺訴，則又似春閨少婦，望斷雲山。高昂時，則錚錚鏘鏘，殺伐之聲，震耳欲聾。

夏振華精神大振，暗忖道：「此人好精湛內力，聽此琴音，其氣功造詣，固必爲武林之健者，如果與我練的古瑟相較，也相差無幾。……」

他心中頓時幌過天痴老人之戚容，尤其那朗朗清音：「華兒，這二十五弦彈夜月，所幻變之古瑟琴音。一般高深，一曲較一曲雄壯，也一曲較一曲令人無法忍受。即行雲流水第一曲，不僅可奪人壯志豪氣，亦可使人意冷心灰。甚至在輕撫一曲，更令人柔腸寸斷。「驚濤駭浪」第二曲，則又反其道而行。它似狂風駭浪，也似舟行惡水。有令人心胆俱裂，血塞氣閉，重傷致死。「魄動心驚」第三曲，祇要錚錚聲響，立時可使對方耳鳴心裂，肝臟震碎。咯血而死。……」

天痴老人雖然也曾練就古瑟琴三曲，但彈過第三曲時，本身眞力也將耗盡，故每遇勁敵，始終不敢輕易使用。唯恐其畫虎不成，反類其犬，也就是因爲如此才被江湖五惡十五人中連手所乘。

如果當時天痴老人彈出『魄動心驚』第三曲，拚着耗盡心力，或竟將江湖五惡除去，他也不致遺恨終天了。

故對夏振華練琴時，就大費週章，却不料這朶武林奇葩得天獨厚。尤其在墓中被一股百世難遇之地極之氣，侵入內體，且經天痴老人及武林三傑，代爲伐毛洗髓時將那股地極之氣，袪于各大經脈中，使之變爲純陽純罡之氣。……

夏振華有此奇遇，他練完「魄動驚心」第三曲時，不僅不必耗盡眞元之氣，對其湧塞在週身之一股熱流，更可藉琴聲發揮得淋漓盡致。……

夜靜，琴聲清銳，夜空中迴音歷歷，交織成一支「風雪念歸人」的悲壯曲，也似一支風雪交響曲。

夏振華不知是知音難遇還是英雄相惜的心情，他並未想到這琴音何來，是友？抑敵？他臉上綻着笑容，身形飄忽間倏地降落，且明知雲海下，即是一片萬丈深淵，且嶙嶙怪石，奇險無比。

夏振華兩臂交相揮起，衣袂飄飄，好似一隻大蝴蝶，他去勢奇速，有如銀丸飛瀉一般。降落之勢，倏地一緩，他的身形竟又斜身縱起，向那琴聲方向奔去，雖然在雲霧之中，其勢却疾逾奔馬。

且愈去愈速，倏起乍落，有時却故意借勢彈起，何消半盞熱茶工夫就越過那片萬丈深淵，立身在另一高峯上，而琴聲却仍是劃長空而來，隱約可聞，如夢如幻。

夏振華心頭也不禁微緊，暗忖道：「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何許人物，或者竟與東嶽一聋子有關。」

這一意念陡閃，敵友之念立明，雙目間也立現幾分殺氣。

因爲一聋子這個一代魔頭，在夏振華心目中，是一個百死莫贖的禍首罪魁，且隱藏奸詐，僞善其心，江湖五惡，以一聋子爲首，他已在武林三傑口中聽說過。

當下身形又倏地飄起，疾馳而去，祇是白影閃幌之間，那裏看得清人影。任是他快逾飛鳥，疾逾飄風。

一盞熱茶時間過去，一頓飯工夫又經過去，一片片山巒，一片片森林，皆一一逝去。不僅人跡杳然，連錚錚琴聲，再也未曾聽見。

夏振華有着羞辱的感覺，雙頰紅紅地雙目閃露着晶光。本來他的神光內蘊，這

些晶光，已不復發現。此際倏然顯出，可見心中岔怒。他掃了四週一眼，冷冷地傲然一笑：「哼！除非你就永遠龜縮了，否則下次遇上，看我會放過你否？……」

這雖然是他自語，但無異說出心中感觸，因為夏振華年紀輕輕，但所歷遭遇皆非常人所及，武功則更有過之。故一時間，愧、感、岔交集。使得這朶武林奇葩，幾乎又爆出一聲怒吼，以吐胸中鬱悶。但他却忍耐了，而且向那林中邁步走去。

這時天巳大亮，路上行人漸多，夏振華不知其立身何處，因為山上已無積雪，地上亦無冰裂之狀。

這林中，雖然有敗葉和枯枝，但其中所突出之松柏，仍然是一枝挺秀，隱藏着深綠色彩。

夏振華步入林中，陡頭一股微熱撲上雙頰，他的感觀，何本快捷，心頭一懍，驟然發出發一股罡氣，立時在全身上下撒出一層罡幕。

這祇是瞬息之間的事，也是練武之人的一種極為自然的反應。但這一件不平凡的遭遇，使得這天下第一人對江湖中又有新的看法。

當下身形微屈，倏地拔高四丈有餘，斜立在一株虬松之上，再放眼下望，林中正冒出陣陣白烟。

是晨霧？是奸人的詭謀？他一時無法辨認。但他必須再進入這林中，剛才所迫到的一股微熱還有那錚錚琴聲，他迄未忘懷。

他面露微笑，身形有如疾弩，逕向那白霧中射去。

但見那冉冉白氣，立時現出一條霧巷，夏振華從那霧巷中擠入，祇是一幌之間。跟着是一陣噤噤怪笑，震蕩在空際。

「小娃娃！你好大胆，大清早竟找上我老人家來。」說完一股暗勁潛流，汹湧奔到。逼得夏振華旁移三尺。因為這股力道奇猛，且有一股微熱，故此不敢硬接。

他這才注目望去，心中也不覺一陣駭然，因為是一個錦衣文士，從面色看去，似從棺材中出來一般，但從他額上深逾半寸的皺紋，年齡巳是不小了。尤其那隻左袖，虛飄飄，輕如無物，顯然那條臂似巳失去。

夏振華心頭正自一懍，那人噤噤之笑又起。「小娃娃，你是找死，別怨我心毒手辣。」

又是一股無窮潛力湧到，也未見他如何施展功力，祇是右臂輕抬，且漫不經心在意。

夏振華心頭雖也一緊，但一股好勝之心也激起怒火，暗忖道：「這厮好生無禮，兩次暗襲也未免欺人太甚。我若一味閃避，還以為天下第一劍如此怕事。」

這一意念電閃而逝，右掌護住前胸，左掌微微托起。

他是欲硬接過這招，試試究竟有多大功力，當他掌力尚未吐出之際，那獨臂人襲到的潛勁巳然撲到，祇覺得手心微熱。登時猛吃一驚，潛存于他內體的地極之氣，經巳融會成一股無邊無止的罡氣。

一種天性自衛的本能，竟將那股潛存罡氣，施展出來。

雖然他是出於自衛，却後人發而先人到。那獨臂人悶哼一聲，邁退一大步，始拿穩樁子。

而夏振華則氣定神閑，微笑自若，任是那獨臂人狂妄無加，此際面上也掠過一陣驚容，但雙目稜芒暴射，且隱含殺氣。

又是噤噤地一聲怪笑。「娃娃！你是誰人門下，說明了饒你一條生路。」此人說話與他面上表情一般冷酷。

夏振華雖然氣往上衝，但却冷冷地一笑道：「好不識羞，我要不看你又老又殘，就要你立時暴死荒山，流血五步，看你還如此狂妄。」

獨臂人臉上無任何表情，祇是嘴角抽動了一下也未說出話來。右臂一攤，倏起乍落，數十道水箭，猛向夏振華撲到。

一股狂飈，汹猛無儔地，夏振華心頭微懍，雙掌一翻，左取右合，一招「飛袖流雲」，疾變「扶桑花落」，不僅擋住了那股狂熱，化解那凌厲無比的罡勁，另一股潛勁暗流，却也向那獨臂人猛襲過去。

這兩招一式，其勢巧，其力猛，迫得那獨臂人身形霍地拔高三數尺。脚下有如輪轉。

夏振華這才看清林中景象，心頭不覺愕然。原來這獨臂人是在此練習一種怪異武功。從此人面上表情看來顯然定非善類，否則胸懷氣度，决無恁般狹窄，且絲毫不能容物。

夏振華暗忖道：「我雖然無懼于他任何武功，但天下第一劍要為武林社會維繫正氣，就不能容許這些邪魔外道，混雜其中。如果容許他練成這怪異武功之後，豈不又徒增天下蒼生之不幸……」

心中一面盤算，却不停地打量着四週，這林中巳被他闢為里許之廣場，一道小溪，寬約五尺，環繞林邊。中間有廿一座深坑，上置二十一大鐵鍋，皆滿盛清水，爐中正昇起熊熊烈火。

怪不得夏振華在林外所發現白烟，正是鍋中所冒熱氣，以及爐中昇起烟霧，但却也作怪，雖然以火煑水，林外却未發現火苗。

夏振華一時尚未忖度出來，這獨臂人恁般處置，究竟是玩什麽花樣。或者隱藏什麽奸謀。

就在他一愕之間，那噤噤怪笑又起，獨臂人似端立在那昇起之白氣之上。「小娃娃！少見多怪，老夫……。」

「哼！你以為有什麽了不起，『天下第一劍』，對你這些，連正眼也懶得一顧。」夏振華不待他說完，冷嘲着。

獨臂人口中，也唸了一聲「天下第一劍」，但跟着又爆起一陣噤噤怪笑：「不知死活的娃娃，夜郎自大，敢以『天下第一劍』自居，我倒要試試你，究有多大能耐。」

說完，身形微起，雙脚連番踢出，右掌也是猛地吐勁，一道白霧，倏地分開。但功力又驟然相聚，成為一面罡網，運當頭罩下。

夏振華一時還不大明白此種怪異武功，有何奇特之處。祇覺得威勢驚人，倒也不敢大意。

但他腦際却幌過天痴老人的慈音：「江湖中，詭詐重重，你要作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下第一劍，不僅要武功高

絕，且必須才智超人……」

這聲音好響，他立時轉回過頭，還以為天痴老人眞巳跟踪而來。

當他發覺是那獨臂人所震去的暴响時，心中不由微懍，但如果閃避却也輕而易舉。

夏振華一股好強的本能，他的意念中，要蕩羣魔，靖寰宇，豈可以偷生怕死，尤其遇此沒沒無聞之人，也竟不敢與之相搏，豈是天下第一劍高人所應為，他日傳揚開去，豈不貽為笑柄。

這意念閃過，立時激起如虹豪氣，冷冷地一笑道：「哼！你別以為了不起，我天下第一劍豈是你能嚇唬得住。」

語落，雙掌一翻，十指伸而復張，數十道潛勁暗流，有如電光石火般湧出，直向那獨臂人劈到的一片黑幕迎去。

但聽得嗖嗖連響，那獨臂人不進反退，腿掌齊收，斜身飄退七尺，睁着一雙眼，露出兩道厲芒。

夏振華見一招就逼退這兩怪物，精神大振，暗忖道：「此人欲練成此種武功，必有所為，我必得查清底細。」

當下冷冷地喝道：「我看你偌大年紀，既可樂享田園，亦可藉山水之勝，終年天養。怎地這般不知自愛，爭強鬥狠，視性命如兒戲……。」

這朗朗清音，震蕩在空際，那裏似出諸于一個十五六歲少年人之口，也那裏是面對着江湖之中一代人魔，簡直是逗小兒一般。

泥菩薩也有個土性兒，何況這個數一數二的魔頭，何曾受過如此惡氣。登時面孔鐵青，哇哇怪叫，兩道厲芒閃過，怒髮根根直竪。

夏振華也深覺此人有一種懾人威力，當下也就冷冷一笑道：「你不必這般咆哮如果有什麽本事，不妨施展出來，我『天下第一劍』决不皺一下眉頭……」

又是一聲「天下第一劍」而且說得豪氣如虹，任是那獨臂人挾奇異武學，也不禁心頭微懍。

但他仍然先是一聲噤噤怪笑，右掌一翻，一縷勁風，擊起數十道水花飛撲而至，那隻虛飄飄的左袖也振起一片銳嘯，十分駭人。

夏振華被他凌厲無儔的攻勢幾乎怔住，因為他還未看出此人是何來路，尤其那種詫異武功，更摸不出底細。

但迫于那劈到的狂熱，任是他身懷絕技也不敢有絲毫大意，右掌反手一勾，身形斜退半步。

雖然祇是隨意一擊，却施展出天痴老人百年所修為的「意會神功」，也無銳嘯無響聲，初期其軟若綿，毫不着力，但甫一接近，勁道陡然威猛無比，且逐漸擴展。刹那間，七尺之地，皆罩在這一股強勁之下。

逼得那獨臂人猛地收勢，先求自保，蹬、蹬、蹬，連退四五步，任是他眼高於頂，目空一切，也不由驚異不置。

心中暗忖道：「這娃娃小小年紀，何來如此深厚之功力。……」

這一意念，祇是電閃而逝。而夏振華的朗朗之聲又響在耳際：「你還有什麽本事祇管施出，否則。……」

他實在傲得可愛，任是獨臂人狂妄無比，此際也不由得不對面前這個少年，另眼相看，且深深地嘆出一口氣來。

「娃娃！我不以你剛才對我無禮為忤，憑你這股傲勁，就很對我老人家味口，你願意拜在我們下。……」

夏振華一聽，頓時怒火高昇：「呸，不要臉，憑你這三手毛拳，連我一招半式也受不起，還想混充英雄。收我作起門徒來。……」

他說時雙目晶光畢露，跟着是一聲朗朗長笑，震得四野迴音歷歷，枝葉飄落：「哼！老賊！別做夢，我天下第一劍豈有你這個草包師傅。」

夏振華邊說邊邁步欺身而進，右手微伸，就在這一伸一張之間，十數道冷鋒直向獨臂人天靈、玄機、期門、肩井各大要穴擊到。

而且正是遙空打穴和劈空掌力這一類工夫，因為夏振華還與獨臂人相距四五步遠。

獨臂人雖覺全身微顫，數十道冷鋒直擊向他生死大穴，但他那裏會相信，憑眼前這個十五六歲的少年縱遇明師，練成了奇招絕着，但內力却必須循序漸進。

眼前這一形勢猶以為自己心理作祟，神經過度緊張。

而冷鋒却又非一閃而逝，祇是如層層波湧，汹湧不絕直逼得獨臂人一面退後，一面運氣相抗，那隻虛飄飄的左袖也連番振起，右掌更不停地劈出。

但聽得一陣嗤嗤響聲。獨臂人的長衫，巳出現十數個破洞，碎布隨着掌風飄舞，那隻左袖亦失去怪嘯之聲。

夏振華倏地左手微抬，一股凌厲無儔的掌力，堪堪與獨臂人掌力相遇，兩股逈然不同功力陡然相遇，中間立時震起一層熱浪，灰沙揚起數尺，幾在兩人之間，築下一道沙牆。

獨臂人經巳連連退後，在這一掌硬拚下，內腑似巳微微震傷，夏振華也覺得左臂微麻。忖道：「這厮力道不小，如他從這些詭詐設置中，如練就了怪異武功，恐怕也將舉世無儔了。」

這一意念閃過，掌上倏地加勁，但聽得一片天崩地裂之響，那方圓十丈內，所安置的二十一口鐵鍋皆被擊得粉碎。

既巳煑沸的滾水，澆在熊熊烈火之上，兩種熱度立時湧現出一層深厚白氣，冉冉昇騰。

獨臂人臉色鐵青，雙目閃過兩道厲芒，但對夏振華這迅雷不及掩耳手法，欲救無及。

一聲怒吼，震蕩在空際，呼，呼，呼，竟連續三掌劈到。

夏振華微微一笑，縱身而退，獨臂人欺身上步，又是呼、呼、呼三聲劈到，立時樹倒枝折，石走沙飛。

獨臂人不僅氣極，亦形同拚命。夏振華却又朗朗地一笑：「老賊，我先問你，究竟練此武功何為，如欲為害江湖，有我天下第一劍在，就先不容你。」

那人聞言，牙齒咬得吱吱作響，頓足罵道：「小賊，我與你勢不兩立，現在還有什麽可說……。」

說完，一縷烏光，獨臂人竟從懷中取

出一根拂塵來，雖然祇有尺許長度，但前端却爲鋼絲相接，長約三數尺。

獨臂人手持拂塵，面色鐵青，鬚髮根根直豎，兩道厲芒，不怒而威。

夏振華心頭微懍，但他那好勝之心，因爲在他的心目中，天下第一劍應該是才智雙全，武功絕代。

雖然他還不大明白面前這人究竟是正抑邪。但他那詭異武功，却令人驚震，倒不是對自己的威脅，而是整個武林關鍵。

剛才雖然試過那人功力，也就是因爲還未摸清底細，故祇是每招半吐，而且功勁發出而倏地收回。否則獨臂人早已橫屍當地了。

但就是如此，夏振華也曾試出了此人武功中的奇奧，却並未辨識其出處，更難忖知其深淺了。

此時，獨臂人已取出那烏光閃閃的拂塵，夏振華雖然想一試他在拂塵上的詭詐招式。

當他一接觸獨臂人雙目中的凌厲殺氣，也不由冷笑道：「我倒要試試你在這外門兵刃上功力的深淺。」

瑲琅一聲嘯天龍吟之聲，那柄光華奪目的追雲寶劍已在握中。

夏振華頓時星目如電，怒叱之聲一落，劍虹陡轉，化作萬丈光芒，「追雲八手」招招變化無窮。

但聽得風雷之聲不絕，劍風砭膚生寒，且一劍連上一劍，劍劍不離要害，這追雲劍法，端地不同凡響。

獨臂人初則竭力發招，但倏地招式一變，易攻爲守，而面色則在不斷地變化中，終於冷冷地喝道：「小賊，天痴老人是你何人。……」

這聲音好冷，都是由精湛內功而發，夏振華俊臉上也曾掠過一陣驚容，暗忖道：「這廝好生厲害，竟從我劍法中看出我的師承來，但聽他口氣顯然與恩師有着深仇大恨一般。」

當下也就朗朗地一笑，道：「若非天痴老人，怎能成就我天下第一的武功。」他一字一句，鏗鏗鏘鏘，震得四野皆驚。

獨臂人臉色陡變，拂塵起處，烏光閃幌，帶起一片銳嘯，鋼絲竟似同針雨，冷氣森森，直將三數尺之地，皆罩在拂塵烏光之內。

夏振華見他怒極發招，更是威力倍增，登時精神大振，手中劍一緊，一招「指天畫地」，變作「經天長虹」，直向那層層光影中竄入。

他的身法不僅美妙，尤爲奇特，「意會神功」祇是心隨意轉之間，故出手招式皆凌厲無比，快捷無倫。

獨臂人雖施展出生平絕技，且挾自己近百年修爲，但忐也作怪，今日在夏振華面前竟有千萬般功力施展不出，且深感力不從心。

任是這個人魔平素老謀深算，此際也不覺大驚失色，但要他如此服輸，尤其夏振華親手毀去他自己手創的「鐵鍋雲海」，雖然自己一時大意，這對他個人而言，不僅爲生平遺恨，也是他最後修爲的緊要階段，將從此功虧一簣，而自己再欲問鼎武林，或報仇雪恨，又不知何年何月。

尤其面前這個十餘歲的少年，正如旭日初昇，光華畢露，而一掠自己的白鬚白髮。又不竟悲從中來，因爲人生究竟太短暫，年華易逝，歲月不饒人，他終究是人老力衰，故頓時滚下兩顆淚珠。

夏振華此際，正以一招「迎風映月」疾變爲「野火燒天」，眼看獨臂人已被劍虹圈住，祇要他再微微上步，任是獨臂人武功如何高絕，即或不死也必當場重傷倒地。

但當他猛一接觸到那面上淚珠，又見那蒼蒼白髮無風自動，心中不覺一陣悽然，猛將刺去的劍勢，收了回來。

獨臂人也自分必死，但對方却猛地收招，他一時尚未悟出眞相，尤以爲夏振華功力不足，或自己太高估了對方。當下反是一聲怪笑，拂塵微抖，點、拂、沾、掃、帶，同時施展開來，且連綿不絕。

他自從交手就一直被動，而且對夏振華的奇異身法驚異不置，也正所謂藝高一着，縛手縛脚，故獨臂人吃盡苦頭。此時微一得勢，那還輕易放手。

本來高手過招，也就是一招半式之間，夏振華一讓之間，竟由對方奪得機先，尤其獨臂人內力潛勁大得驚人。

夏振華雖一身奇異武學，但臨敵經驗太少，縱有天痴老人百年眞元所輸入，他自己在墓中，所接受那股地極之氣。

任是他稟賦奇佳，資質超人，才華絕代。時間對一個練武之人來說，宛如魚與水之所需一般。

夏振華也就是因爲年紀太輕，武功雖臻化境，奇遇亦逾常人，但本身眞力，却尚未成熟。

此際獨臂人反守爲攻，直迫得他連連退後，心中一急，額上直冒出汗來。但手中寶劍仍然劃出一道道冷虹，獨臂人攻勢雖然凌厲，却也不敢太過接近。

驀地，樹影中，嗖、嗖連響，七八條人影同時撲到，將獨臂人和夏振華團團圍住。

「觀主！這是怎麽一回事。」那個面如黑炭的大漢喝問着。

「哼！你們看定了，小賊就是天痴老人老鬼的徒弟。」獨臂人面露獰笑，也漫應着。

夏振華乘其說話之際，長劍一翻，有如出水騰蛟，劍花朵朵，劍氣漫天。長嘯聲落，人隨劍走，「長虹萬里」劍勢已傳出本身眞力。

迫得獨臂人躍退五七步。餘衆亦慌忙退後。

「哼！賊魔你們祇管一塊兒齊上，免得小爺多費手脚。雖然你們習於羣鬥，我天下第一劍就是要找你們的晦氣。」

這朗朗之聲不僅震得樹枝搖幌，也震得衆人耳鳴心裂。

「觀主！既然這小賊自己找死，何必還拖延時間。」那個黑大漢，臉上一無表情地說着，顯然他已看出對方武功高絕，非集衆人之力不足以取勝。

夏振華耳際又聽到一聲「觀主。」心中不由一動，但掃過那獨臂人一眼，不禁「哦」出聲來。

「哦……」字落，獨臂人的拂塵已當先點到。八個高手也同時撲出，虎虎之風，形成一股無法遏止的狂濤。

夏振華長劍一招「劃地爲界」，硬生生地將八個高手撲到之勢阻住。左掌一推掌風起處，有如亂堆飛絮，直向獨臂人的拂塵掃去。

獨臂人此際，正以其精湛功力，貫全力於拂塵之上，連點夏振華「玄機」、「巨闕」、「期門」三大要穴。

不料被夏振華凌厲無儔的掌力一阻，但覺得冷鋒猛擊腕上，右腕微微一麻，拂塵幾乎脫手。

獨臂人此際不僅驚也帶着愧，如果萬一拂塵脫手飛出，他眞將不知何以自處，就是如此，也就够其狼狽不堪了。橫跨一步，總算讓過夏振華掌風正面威力，才未當衆出醜。

夏振華出手就阻止衆人連手，微微一愣之後，精神倍振。暗忖道：「怪不得師傅當日逼着我施展兩般武功，原來有如許妙用。」

不自覺地又向獨臂人望去，尤其接觸那隻虛飄飄的左袖，又想到剛才那黑大漢口中所稱的「觀主」。

登時臉上掠過一層怒意，冷冷地喝道：「老賊！剛才他們稱你爲觀主，我看這副長相，莫非就是當日被武林三傑，毀去一臂的翠蓮觀主。」

他說時，星目露出兩道奇特的光芒，因爲他曾聽聞知足翁說過，翠蓮觀主是一個清癯的中年文士。雖然年紀較武林三傑爲長，但其攝生有術，故相貌仍如中年人一般。

而面前這獨臂人武功雖然詭異，內力却也深厚，但却形容枯瘦，面色憔悴，臉上皺紋深陷，狀極可怖。

雖然他問出口來，仍然露出驚疑之色，故楞楞地望着那虛飄飄的左袖出了神。

一陣喋喋怪笑過去，獨臂人嘴角抽動一下，終於冷冷喝道：「小賊！少逞口舌之利，就是往日沒有任何過節，你今日擅闖『雲山』，毀去『鐵鍋雲海』，老夫也饒你不得。」他微微一頓，咬牙切齒地恨道：「翠蓮觀主之名雖成過去，小賊，任你如何稱呼，老夫毀臂之恨，就先要找你償還。」

說完，牙齒咬得吱吱亂響，身形霍地拔起，拂塵微揚，頓如漫天花雨隨風飄落，絲絲冷氣，刺骨生寒。

八個大漢也在一聲大吼之後，四劍四掌，如同電光石火般奔到。

夏振華長嘯連天，劍光化萬道銀蛇，人同掠波燕剪，白衣飄起，乍落倏昇，似彩霞飛舞，似長虹貫日，劍光和人影早已凝混爲一。

翠蓮觀主見身份既經暴露，也就不再隱藏，拂塵頻頻揮起，左點、右打、上戮、下掃、直帶、横沾，一柄拂塵，貫注全般功力死死纏住夏振華不放，以期餘衆相機得手。

八個高手亦皆振虎威，劍掌齊出，劍勢如出岫春雲，掌風若排山倒海，直向夏振華週遭攻到。

夏振華雖覺威勢奇猛，但仍面含微笑，這對他今後面對天下羣豪，這一場拚搏使他獲益良多。

翠蓮觀主以其百年內力修爲，且有八個第一流高手從旁相助，尚且不能損其分毫。這時心中不僅大駭，而立即毀去對方之決心，也隨其面上變化而不時增加。

因爲目前對方似未完全成熟，如果待其羽毛豐滿，那時江湖中豈有噍類在，也正是他自稱爲天下第一劍，如果不迅速除去，天下第一劍自是非他莫屬了。

這個老魔誠然心毒手辣，面上滿佈殺氣，拂塵疾點而出，那隻虛飄飄的左袖又恢復其破空之怪嘯，口中更不斷發出的囈語。

果然那八個圍攻高手聞聲招式倏地一變，身形也同時矮出半尺，兀自向夏振華下盤攻到。

夏振華驟覺壓力大增，心中不由微懍，暗忖道：「我若長此與之相持，何時才是了局。」

這意念雖電閃而逝，追雲劍立時幻出一道長虹，劍花朵朵，劍氣森森。且一招出手，二三招相繼攻出。刹那間，劍影有如山積，劍風砭膚生寒。

直迫得這一羣人微微退後，夏振華一招得手，追雲劍，流雲掌，同時施展開來。祇見他右手劍光華萬道，映日生輝，左手掌，有如流雲片片，一波一波地洶湧不竭。

翠蓮觀主連連退後，口中怪嘯不竭，但聽得一片衣袂飄飄之聲，塵沙飛起，八個大漢皆移位易勢。

他們中間站定三人，後面二人，互爲犄角。前面二人，立在三人之間，最前面站着那個黑大漢，翠蓮觀主則相對在另一個方向上。

夏振華俊臉上罩過一層寒霜，因爲他對奸人的連手羣攻，所謂「梅花陣形」，所謂「寶塔圖案」，都從武林三傑口中聽過。

尤其當年天痴老人就傷在江湖五惡十五人的——寶塔圖案之下，震驚天下武林的玄武聖篇，也竟失去。

翠蓮觀主當日亦曾揮衆，以「寶塔圖案」對付武林三傑，幸經天痴老人在旁指點，不僅餘衆傷亡殆盡，翠蓮觀主更失去一條左臂。

夏振華注目場中，見翠蓮觀主面露出獰笑，八個大漢一個個蓄勢而待，而且在他們的中間，更踏着奇門八卦這一類的鬼把戲。

夏振華暗忖道：「今日既非善了之局，此人既非正人君子。殺惡人就是善念，我何必要斤斤計較于婦人之仁……。」

這一意念掠過，也就故作不識其變化一般，身形驟然拔高丈許，凌空一轉，劍鋒過去，經天長虹，左手五指，伸而復張。又復倏然墜落。

八個大漢幾乎同時笑出，但連手威力，已然收到。

夏振華脚尖尚未落地，早施展出意會神功，浮雲指已在遙空下擊中，早已戮中並排三人的藏血穴上。

藏血穴，爲生死大穴，重則當場咯血而死，輕則血翻氣塞，功力逐漸散去，甚或落個終身殘廢。

夏振華出手就施出神功，且將這寶塔圖案硬生生截斷。而他們連手羣攻之人，尤未發覺。

白影幌過，早又超前倏後，有如魅影

一般。這寶塔圖案拒敵應變，皆極快捷。雖然他們以正面對敵爲其所長，但四週變化，亦因敵人來襲方向不同，變易方位，極其迅速。

此時，夏振華覺甫入圖中，故前、左、右、三面陡然轉變，功力同時集中，却萬未料到寶塔中的骨架人物，先行失去知覺。

當他們凌厲無儔的功力，自四面八方湧到時，經夏振華導行其事，陡然間，但聽得一陣轟然巨響，悶哼之聲不竭于耳，前面品字形的三人，蹬、蹬、蹬連退七八步，跌坐在地。最後兩人口角湧出絲絲血漬，也跌倒在地。祇有中間三人最慘，登時肝腸震裂，死于非命。

他們不僅被夏振華先行點中重穴，又承受了前後五人合力之一擊。故此當場皆被震斃。

而夏振華則閃身圈外，冷眼旁觀地望着他們互拚功力的一幕。

翠蓮觀主全身掠過一陣寒意，自己辛辛苦苦所經營的，全被毀於一旦，八個膀臂，……他不敢細想，一聲怪嘯，拂塵抖得筆直，直向夏振華巨闕穴點到。

夏振華側身讓過，還來不及發招，而他那虛飄飄的左袖竟捲住追雲劍上，而拂塵亦迎着來勢，指向期門和膀胱穴上。這一招堪稱陰狠，也極毒辣。自不應出自一個成名人物之手。祇是他已形同拚命，那裏還顧及許多。

夏振華劍被其左袖捲住，心頭也不覺微懍，料想不到，那隻虛飄飄的衣袖，竟有恁般妙用。

當下貫力于右臂上，吐氣開聲，一招「拔山舉鼎」，劍揮、掌劈、指戳，同時施出。

但聽得嗤的一響，那隻左袖硬生生截斷，夏振華却被這一招幾乎栽倒，連退三大步，始拿穩樁子。

翠蓮觀主則悶哼一聲，當場吐出一口血來。

因爲剛才他是拚着性命，也是全力一搏，縱或不勝，也將落個同歸于盡。或者也弄他一個腿斷臂折，以洩洩自己毀臂之恨。

却不料夏振華力道奇猛，這一招「拔山舉鼎」之勢，要是在平時施展時，任是翠蓮觀主挾百年內力修爲，若非他存心硬拚，施展了全力，否則不當場震得肝腸寸斷。

就是如此，他的左手掌招齊出，胸際已隱隱作痛，左袖絞斷，又係全部內力相搏，故張口吐出一口鮮血來。再放眼望去，夏振華仍是微笑自若，氣定神閑地望着自己。

這個老魔一向深沉陰險，殺人、越貨，從不暴露自己之弱點。此際他目中雖微露出兇光，但面對着這個夏振華，却是生平未遇之勁敵，自己若再不見機，即將橫屍當地。

夏振華星目陡閃，雖然他沒有翠蓮觀主恁般心計，也料到此人必將報復，尤其近來江南出現許多大案，這廝嫌疑最重，因爲他要藉此引出武林三傑來，好爲自己報斷臂之仇。

當下冷冷地喝道：「老賊，以別人性命發洩自己忿怒，豈大丈夫所爲。我看在你斷臂份上，既往不咎，如果再不痛自悔改，哼！天下第一劍，却沒有這般好說話，你估量着罷。……」

說完，咔嚓一聲，追雲劍竟先行入鞘，翠蓮觀主雙目厲芒，有如兩道烈焰，但忖量自己勢非其敵。

但他尚不失其一派魔頭身分，嘿嘿怪笑，震蕩在空際：「小兒！山不轉路轉，青山不改，綠水長流，我們的樑子是結下了，今日暫且饒你性命。……」

他說時，又掃了那殘枝敗葉一眼，冷哼了一聲，繼續地說道：「小鬼！你別以爲你眞有天大的本事，老夫尚有要事待理，否則，我雖然被你打傷八個高手，這青雲山中，你進來容易，出去却比登天還要難。」

夏振華望着山中冉冉昇起的白氣，心頭也不禁抹過一陣寒意，但初生之犢不畏虎，淡淡地一笑，道：「天下第一劍何處不可以去，這區區殘枝敗葉，豈能阻得住我。」

說完，身形霍地拔起，白影幌過有如巧燕穿雲一般，頓時失去踪跡。

翠蓮觀主望着這一片殘枝碎石，三個屍體，五個傷者，一時感嘆叢生，兩顆豆大淚珠滴在地上。

這老魔頭是基業被毀而傷心。還是自己報仇成爲泡影而落淚，別人無法忖知其心意。

且說夏振華因一時好強，縱身而起，旋旋展出意會神功，身體凌空飛行，快逾飛鳥，何消半盞茶工夫，早已離開這青雲山脈之外。

他免驚世駭俗，這才放緩脚步。心中一靜，立時又幌過翠蓮觀主那醜惡面孔。暗忖道：「我中了他的詭計。」

這朵武林奇葩，一時間氣忿交併，掉轉身來，又逕向青雲山追去。

當他反覆奔馳，何止兩個時辰之久，却始終再未曾找到青雲山之路，雖然也有白烟冒起，那祇是山霧和炊烟。

這要他如何肯服，雖然一遍又一遍地尋找，連一座與青雲山相似之處，也竟未曾遇到。

他一氣之下，恨恨地說道：「老賊！下次再遇在我手中，决不饒你。」說完，微微頓足，登時石裂土崩，嚮聲大作。白影幌過，又早失去了踪影。但青山，白影，却依然如故。

夏振華疾奔一程之後，耳際似又隱隱聽到一陣咚咚琴聲。任是這朵武林奇葩，獲曠古未有奇遇，功力不僅得天痴老人百年內力修爲，且獲武林三傑相助，又因那地極之氣授之其身，故使夏振華的武功和內力，有如同長江大河之激流，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且眞元之力，端是十分驚人。

他此時，倏地聽見這琴音，心中不由微微一懍，暗中忖道：「內功之精髓，乃是以氣會形，以形馭氣，當內功達于爐火純青之境時，即以眞氣聚于十指，藉琴聲而傳出，或彈劍作聲，以震蕩人心，所謂使之喪志，使之灰心，使之重傷在琴音之下。……」

他的腦際，立時閃幌過諸般不同感覺

，因爲他從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口中，古琵琴音不僅可以克敵，普通高手聆聽「行雲流水」第一曲之後，就會肝腸震斷，咯血而死。

不過第二三曲，就目前高手言，如果靜坐待敵，或可抵禦第二曲「驚濤駭浪」，但在拚鬥中就無法支持得住，却無法測其「魄動心驚」之深奧了。

因爲五絕奇書的第一部份，由東嶽一尊子所得。天痴老人雖費半生心血才完成最後一曲，但自己却幾乎喪命。當傳於夏振華，因他得天獨厚，又因武林三傑在旁照料，才能順利完成。

但他此際聽見琴音，不禁幻出種種疑團。

實際說來，武林中能以氣會形，以形馭氣的人，並不太多。

即以武林三傑而論，縱橫大江南北數十年，黑白兩道聞而喪胆，還是在天痴老人督促下練成了意會神功。

然而這隱隱傳來的咚咚琴音眞令人費解，細聽下去，似潺潺清流，聞之氣爽神清，又似羣鴉相聚，嗚嗚共鳴，令人意冷心灰。

倏然又轉爲疾風驟雨，聲震長空，使人有振翅高翔，駕長風飛去之感，然而這祇是驟起乍失。

當另一種低沉之音响起，潺潺流水，漸漸失去那如泣如訴，有肅殺之氣，似懷春之曲，令人驚，令人喜，令人俗念全消，令人欲悲悲飲泣。

夏振華也潛沉於這琴音中，幾乎爲其所惑。所幸這天下第一劍心思純正，又因其天痴老人百年眞元修爲全傾注在他身上。故夏振華不僅大智慧得明，大思慮得開啓。

倏地，一股寒氣，直透丹田，全身也爲之一顫，額上竟冒出豆大汗珠，他一手拍着前額，口中連呼「好險」！

當下瑲琅地一陣嘯天龍吟之聲，那柄華光耀目的上古奇珍——「追雲劍」已在握中。他右手握着劍柄，左手食指彈劍振聲，錚、錚、錚三聲過去，連續又是三聲清嘯，令人精神爲之陡振，如投下了一副清涼劑。

那種令人喪志，令人灰心，似喜似悲，震蕩在空隙的低吟之琴聲，早已不知去向，夏振華又復仰天一陣長嘯。聲震長空，眞使儒夫立、貪夫廉，聞聲而起。

隨着長嘯之聲落，跟着是幾聲咚咚之聲，似絃斷，也似琴折，這聲音令人十分悽涼。

夏振華的身形已霍地拔起，離地足有三丈，逕向那琴聲方向縱去。誠然快逾飄風，瞬息不見！

因爲他有過幾番相遇，又幾番失去，他不相信有誰能高過自己。否則「天下第一劍」之譽，就將拱手讓人。

以前所聽過那似幻仍眞的琴聲，他必須查明眞相。而且，竟有意相與一鬥，但那琴聲倏地失去了，又使得他提高警覺戒心。

但終爲好勝之心，以及如虹豪氣，故開頭，就施展出意會神功，他惟恐再失去這機會。

（未完・四）

長劍篇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逸·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麥小喬來到出雲和尚的禪房，小和尚告訴麥小喬出雲和尚往後山去了，麥小喬就在禪房內等待，小和尚點起一盞油脂松燈，奉向桌上，只見桌上有一巨幅新寫的字，看似自出出雲和尚的手筆，小喬仔細的讀着，她看得似懂非懂，接着她又瀏覽了其他經卷，一卷「民婦吟」吸引了她，讀後深深感染了麥小喬，不禁想起關雪羽來，也想起鳳姑娘來，正自懊惱，出雲和尚早已站在她身後，麥小喬要求出雲和尚為她剃度與講三皈依，但出雲和尚卻認為她出家並非出自本心，要麥小喬在具備出家的信念與資格之後，才肯為她剃度與講三皈依……

兩雄相對弈　難決一高下

出雲和尚微微喧了一聲「無量我佛」，這才又繼續說道：「這便是我為什麼要姑娘持名念佛的道理了，須知，能作到這一步，也是功德無量啊！」

麥小喬看了他一眼：「只是念佛——喃嘸阿彌陀佛？」

「對了，」和尚道：「不幹別的，比如說，不參禪、不打坐、不觀想，只是口念、耳聞、心唯。祇是一句接一句的念，念到一片佛聲，在你內心昇起，勝過一切的紛亂妄想，那時間這一片佛聲便掌握了你整個的心靈世界，朗朗清清，直到你不出口，而心自念，一天十二個時辰，時時刻刻在內心盤桓，這便是入了佛門！」

「這……可能麼？」

「是不太容易，」老和尚哈哈的說：「但是只須持之以恆，日子久了，一定可以辦到的，這就和妳練武初習坐功時的情形是一樣的！」

麥小喬點點頭，臉上無限嚮往的道：「那可就是佛家所謂的……」

「菩提！」老和尚接下了她的話：「到了那般境地，便是證了菩提，也就是跨入了佛門的一個境界，祇須持之以恆，不讀經、不求理、不入廟、不出家，便又何妨？」

「哼！」麥小喬冷冷的道：「我知道，老師父你就是不想收我，不想要我出家就是了！」

心裏有說不出的沮喪，眞是像受了委屈，站起來就向外走去。

背後傳來了老和尚拉長聲音的一聲佛號：「阿彌陀佛——姑娘，『佛在生春』啊！」

這「佛在生春」一語，使得她又站住，回過身來，老和尚那一雙瞳子像是特別的光亮，充滿了無限智光。

一個內心有「佛」在的人，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會也不能任性而為，嗔怒尤其不可，老和尚這句話，便是在提醒她生不得氣也。

她像是一個受盡了委屈的孩子，說又說不出來，終於回過身來，拜倒在老和尚座前！「老師父，你就慈悲慈悲我吧……

」一時哭泣起來。

出雲和尚輕輕發出了一聲嘆息。

「痴兒，痴兒，嗔悲由心……這就證明妳凡世間孽業深重，老衲絕不逼妳離開，端看妳自行抉擇，來日方長，妳且在此出雲寺，暫時住下來再說吧！」

說着說着，老和尚長眉頻眨，便自又喧起佛號來了。

× × ×

夜深，雪重——風如吼——

關雪羽翻身下牀，只覺得遍體颼颼，敢情睡前忘記關窗，夜半起了風，降大雪，氣溢猝降，這會子確是冷得人心眼兒裏發慌。

他披上長衣，過去掩了窗，只覺得兩片牙牀傃自唬唬交戰，這「七指雪山」可真够冷，此時此刻，怕不「點水成冰」，真够人受的！

點起了一盞燈，才發現到，這燈盞別出心裁，是一隻整個透剔靈巧的海螺，空其心，置油芯，一經燃起，光透貝質，其色晶瑩，矇矓乎又似看了一層霧色，端的誘人遐思。

記得初來第一夜，婢子「冰兒」捧過這盞燈來，說是姑娘的恩賜，囑咐要他收下留用，原來是物者出自佳人靈思創作，感君幽人獨衾，故而相贈，這番情意，便是木頭人兒，也應有所感受。

關雪羽點着燈時，便彷彿看見了鳳姑娘美麗的笑靨，美人的心思恁地這般靈巧，想是物出自佳人的纖纖玉指，一向伴眠芳枕，竟爾割愛贈用，個中情意，眞正在不言之中。

然而，關雲羽卻寧可自己是個瞎子——對一切視而不見，倩願自己是個聾子——對一切聞而不知。

可悲的是，他既不瞎，卻又不聾。

因此，他便對環繞在他週圍的一切，不能不有所感觸，是情也；將何以堪？

來到七指雪山，這已是第五天了。

使他大為驚訝的是，在此冰峯之巔，何人有此氣度，鬼斧神工，完成了此一巍峨乾坤？是出自鳳七先生的靈思奇想？抑或是先人的偉大構思？無論如何，這個人的超人氣勢，便先已高人一等了。

——像是傳說中的「廣寒宮」，當年玄宗夜夢貴妃羽化登仙，雙宿雙飛昇明月而入「廣寒」，那「廣寒玉蟾」被形容為一片瓊瑤世界，料是極美，想來亦不過如此耳！

關雪羽一步踏入，便被安置在明台靜苑，一泓流水，半壁修篁，間以老梅臨窗，晨昏對望，時梔清芬，簡直有如置身仙境，不知此身何從。

他原以為，此行隨同鳳氏父女入山，未必就有殺身之禍，到底形同人質，大丈夫千金一諾，既然答應了來，便是刀山劍樹，也義無反悔，却是萬萬沒有想到，竟然會被安置在如此世界，看來形同幽禁，五天來，除對方那個婢子「冰兒」之外，主人父女敢情一面未現，咫尺天涯，簡直弄不清對方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關雪羽早已作了最壞的打算，這般遇合，已是出人意料，他倒是端的好涵養，好整以暇，見怪不怪，五天來靜坐習功，倒也逍遙自在。

五天來他甚至於足不出戶，除了面對着臨窗的那一株綻開紅梅，感覺有幾許沁人清芬之外，他簡直如坐關老僧，這番鎮定功夫，饒是持之不易。

他豈能眞的就此相安？

今夜風雪催人，寒衾夢迴，既已醒轉，索興也就不再睡了。

長劍在案——每一回當他無意間注視着這口劍時，便會滋生出過多感慨。

父親當年以這口家傳的至寶「青桑劍」見贈的，曾賦與了自己多少期望，「燕字門」一門興衰，隨同着此劍的移贈，沉實地便已經落在了自己肩上，時光荏苒，匆匆幾年過去，當年父親贈劍時的情景，恍如昨日，惟誓與願，却半籌未展，回想起來，怎不令人惶恐？

燈下寶劍如雪——每一回當他注視它時，又不禁會興起了多少豪情壯志，今夜情何以堪，索性舞劍一回吧！

他們「燕」家奇技——七十二手燕子飛劍法，相衍數代，博大精深，如非身體力行，局外人實在難以窺測其奧秘，每一回深思力究，便會益加的感覺出其不同凡俗。

關雪羽取出了隱藏在貼身錦囊中的那卷劍譜，推敲觀看了一回，便自仗劍來到院中。

大雪未止，風勢猶猛，只搖得千百竿修竹唏嘩作響，那些積存竹梢上的雪花，便有如萬點飛星，紛紛下墜，飛舞的竹葉，更似流星飛梭，這一切交織在大雪狂風裏，便見排山倒海之不凡氣勢。

這情景使關雪羽憶起了昔日在青城山，父親每次傳授那套「燕子飛」劍法時的情景，正與今夜十分相似。

今夜，他展開了身法，一口青桑劍在腕底施展得霍霍生風，迎着飛葉落雪，只看見一劍如龍，千氣千幻，劈葉斬雪，極見功力。

驀地迎面疾飛來一隻雪鷹，俯衝掠勢，疾如飛星，關雪羽的劍招，正施展到第三十六式「一劍挑天」，觀諸這隻飛鷹的來勢，竟是恰當其時。

這一劍迎風破雪，直取鷹首，理當是萬無一失！

偏偏那隻雪鷹，竟是靈巧得緊，迎着如此劍勢，倏地一個巧翻，硬生生的閃開了正面首腹，却脫不過側面之危，「劈拍！」聲中，一隻右翅齊中被斬了下來。

墜地的傷鷹，凌厲的翻撲不已，雪地上留下了片片血漬。

關雪羽正自驚訝着此一劍的偏失，身邊上立即聽得一人嘆息道：「燕門劍法，果有不同凡響之處，我總算再一次的見識了！」

這語音十分熟悉，像是傳自正面的竹林。

關雪羽方自聽出似為鳳七先生口音，對方却已似鬼影子一般地現身眼前。

輕袍窄袖，說不出的輕爽俐落，俟到他現身眼前，才看清正是此間居亭主人鳳七先生。

雪白的銀狐輕裘，既暖復輕，加以剪裁得當，毛翻在外，看來幾與白雪同色，莫怪乎一上來簡直看他不出。

微微一愣之下，關雪羽似有所警的收

起了長劍。

這套「燕子飛」劍法，設非是與敵人對陣之間，平常是不易示人的，何況對方更是個中翹楚人物，關雪羽的無限惶恐，實在是可想而知。

鳳七先生明明可以守竊一側，直到對方將整個劍法就其所知的演習完畢，如是便可得窺全豹，他倒偏偏中途現身與對方以警，這便說明了此人的風骨嶙峋，有所不爲，不失長者之風。

「前輩你早已來了……」

「嗯，倒是有一會了。」他搖首微微一笑：「我無意看你練劍，但這『七十二手燕子飛』劍法，對我來說，又非第一次拜賞，當年你父燕追雲展示此劍法時，我便拜賞過，高明之至！」

關雪羽無意間似發現到，每次在他談到父親燕追雲時，表情便似有些不大自然，這其間或許隱藏着某些不爲外人所知的隱秘，祇是對方既然不說，自己也就不便追問，倘使爲對方恨心之事，便更不欲多問的好。

「這麼說，倒要前輩指正一二了。」

這麼說，旨在試探他是否眞的知道，進一步更可瞭解對方對於此一燕門絕技到底知悉多少？

鳳七先生微微一笑道：「就拿你方才那一招『一劍挑天』來說，確已有了相當氣勢，你莫非不以爲那隻雪鷹來得太以湊巧？」

關雪羽一驚道：「哦？原來前輩所促使……」

鳳七先生點頭笑道：「我雖不能盡知你燕家此一劍法之奧秘，但多年來確也下過一些功夫，方才你那一劍，如果能在空中斬下鷹首，便是一等一不貳身手。能將那隻鷹就中直劈爲二，亦見火候。劈落鷹翅，只能稱得上已具實力，差強人意而已，不過，以你年歲來說，總算已是相當不錯的了！」

關雪羽聆聽之下，由不住暗自驚心。

須知鳳七先生所說，正與昔日父親傳授此一劍法時所持論調相彷彿。

他只當此一燕門絕技，萬萬不能爲外人所知，却不知這七鳳先生敢情竟是大有研究，儼然個中老手，口氣老練的緊。

「你感到奇怪麼？」

鳳七先生臉上現出一絲神秘的微笑：「如果我說，當今天下已無我所不知的奇招異式，這句話未免有些誇大其詞，但是我如果說，任何一門派的招式；即使是他們認爲最神秘的招法，祇要爲我一經過目，便將會在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記憶，永世也不會忘記，這麼說，實在並不過份——『燕子飛』這套劍法，便是這樣在我記憶中留下來的。」

事實擺在眼前，不容關雪羽不信。

「來，借你的劍給我一用。」隨即向關雪羽伸出了手。

關雪羽微一遲疑，隨即把長劍遞上。

鳳七先生接過來，細細在劍上看了一遍，用手指將劍尖彎過及握劍柄，復即鬆指彈出，只聽得「唏哩哩！」宛如鈴串聲响，搖顫出一天銀光。

他接着讚嘆一聲道：「好一口罕世的寶刀——燕雪，你且看我施展此一劍挑天招法，與你相似否？」

話聲出口，長劍隨即揮出，於亂天飛葉裏，只見寒光一道，矯若蛇蟒，一起而落，隨即收住了劍勢。

冷哼了一聲，他隨即向關雪羽問道：「如何？」

關雪羽愣了一愣，心中好生欽佩，原來對方所施展的這一手劍法，正是燕門嫡系手法，如非親眼目睹，萬萬難以相信；竟然會出諸一門外人之手，此是其一。

尤其令關雪羽感到驚異的是，這一手嫡傳的手法精湛，堪稱無與倫比，漫天飛葉裏，其數何止萬千，然而却僅僅祇有一片落葉，從中一分爲二——這便是關鍵神秘之所在了！

「在下佩服之至，若以這一手劍招而論，便是家父亦莫過於此。」

鳳七先生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你父親麼……」便沒有再接下去。

他隨即把手中劍遞還給了對方，關雪羽接過來插回鞘中，却只見鳳七先生一雙精光四射的瞳子，直直盯視着他，像是有話要說，却又隱忍不發。

「來，我們進去說話！」

身形猝閃，隨即躍身而入。

關雪羽跟隨進入，却見鳳七先生端正的坐在位子上，只把一雙眸子直視過來。

關雪羽感覺到他像是有話要說，只是對方既不說出，自己也就不必多問。

「這裏你還住得慣麼？」

想不到竟是這麼一句閒話。

「很好，只是長日無所事事而已——」

鳳七先生微微一笑，臉上不失嚴肅。

「有件事，你也許還不知道，我女兒下山去了。」

怪不得一連幾天沒有看見她的人影，只是對此他却也不便表示什麼，看着他，點一下頭而已。

「你可知她上那裏去了？」

關雪羽亦祇是微笑而已。笑話，你不說我又怎麼會知道？他顯然對鳳七先生把自己硬拘來山的措施，仍然不能釋懷。

「我要她去臨淮關石頭嶺去了。」

「啊？」

這倒使得關雪羽不禁嚇了一驚。

石頭嶺上只有「出雲寺」，出雲寺裏的「出雲和尙」是自己家門至交，鳳七先生差鳳姑娘去石頭嶺又是幹什麼，莫非尋和尙的晦氣去了？轉念再想，出雲和尙功力智慧俱皆一流，足堪與對方所頡頏，如果是鳳七先生本人前去，情形或許不同，如果鳳姑娘，只怕還不是和尙對手。

這麼一想，他索性也就不再多想。

鳳七先生忽然一笑，諱莫如深的道：「你可擅『手談』？」

「略知一二！」關雪羽道：「只是下得不好。」心裏却驚異的忖道：「原來是找我下棋來了。」

「那好極了，隨我來！」

站起來就走，反正是閒着沒事，下棋也好。

關雪羽棋藝並非不精，出雲和尙堪稱是道上高手矣，有時候一個不愼，就許殺成了平手。倒要伸量伸量這位鳳七先生又高到那裏？

鳳七先生似乎很是快樂，須知棋藝一

道，易學難精，最是孤高，在到達某一境界之後，想要找到一個合適的弈友，頗是不易，弈像包羅至廣，博大精深，更能見人胸襟氣勢。奸險狡黠、寬厚和平，一經「手談」立有所悟，固然雙方對弈，旨在於勝，無所不用其極，只是君子與小人，寬厚與刻薄，王道與霸道，一經交兵便無所遁跡，同樣求勝，有人泱泱大度，對敵人困而不殺，使其知難而退，有人則招招毒惡，胸羅萬險，恨不能殺得你片甲不留，這其中的分野判別可就大了，是以飽學和平之哲人，每能於棋弈之間，察見人氣度風骨，心性抱負，百試不爽，倒也並非無因呢！

二人穿過了風雪交加之下的一道廻廊，那天色似明又黯，一片混沌，蓬蓬亂雪，在風勢裏滾動着，呼嘯而來，迤邐而去，這般情景設非是親身目睹，絕難想像，自然天籟變化如斯，人的存在益見可憐渺小。

一樹冰珠，在風勢裏叮噹作响，飛雪之下，人的呼吸都似感困難，這般惡劣氣候，端是罕見。

鳳七先生一脚踏進了拱形的石門，身形陡地拔空直起，落在了上方某處，關雪羽跟進來，瞻然四顧，才覺出風停雪止，別有洞天。

敢情這裏顯然已非先時模樣，竟然巧奪天工的在萬丈峭壁之間開鑿出一片瓊瑤世界，珠簾玉雕，飛簷幻閣，每一樣無不出自自然，都別具匠心，乍見之下，眞好比進入奇妙的幻境，如海底龍王寶殿，抑又似歡樂海中的璇宮畫舫，這一切在十數盞深垂的紫貝吊燈映襯之下，只覺得一片五彩繽紛，入目奇艷。

鳳七先生是時已高踞壁巔，那裏高插雲天，築一亭，抹以碧綠，四面風鈴，全有五彩奇貝串成，在頡頏其勢，而又不得其門而入的風勢迂廻之下，只是和諧的撞擊出一片零碎聲响音階，聽起來娛而不噪，只是悅耳而已。

這亭子距離地面，少說也有二三十尋丈，即使輕功再好，也不可能一躍而及，三面石壁俱已巧具匠心的建築成蔚蔚宮室，唯獨這一面峭壁如削，拔然直起，不要說草樹不生，簡直連可以借手攀抓的物什也沒有一點，想要上到亭子，可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鳳七先生竟然能在縱身俄頃之間，達於其上，這身輕功造詣，即使未必至「御風而行」境界，想來却已相差不遠了！

關雪羽這一霎，未免心裏有些緊張，打量着這般情形，他確實不敢斷言是否便可以毫無困難的達於頂峯？上是一定可以上得去，只是他却不願意在鳳先生面前現出尷尬形態。

頂上的鳳七先生一身銀色狐裘，隨風獵獵起舞，下看着關雪羽，臉上顯示着微微的笑，倒要看看對方這個後生小輩，如何上來？

關雪羽已經注意到了，這面峭壁非但平如刀削，觀其石質，像是石英鐘乳一類，想是長久風化所致，看來光滑如鏡。

這種情形之下，便是想施展「壁虎游牆」一類輕功，也是萬難。

當前有一灘引自暗泉所形成的人工湖泊，湖內種植着朵朵翻白吐蕊的雪蓮。

關雪羽已失去了觀賞奇花的興趣，他却借着賞花爲由，緩緩步向池邊，一雙足尖，有意無意的，已沾着了些池水，打濕了足尖，僅此足矣！

緊接着他向着高高在上的鳳七先生抱了一下拳，叫了一聲：「獻醜！」

陡然間，他已擰身躍起，一飛衝天，約在五丈左右，身子忽地往壁上一貼，一雙足尖倏地向着壁上一踢一點，身子便自第二次的騰了起來。

這一手借壁使力的絕技，設非是他事先在脚尖上先沾了些水，便萬萬不足以爲功，如此三數次以後，便自攀升到頂點。

最後一次，他雙臂一分，極其瀟洒俐落地已飄身在鳳七先生身前站定。

鳳七先生哈哈一笑，點頭道了聲：「好！」便自轉身向亭內步入。

雖然說關雪羽事先在脚尖上沾了些水，使得脚尖與石壁接觸之時，多了一層附合之力，只是設非在內力提昇上有了相當火候，似此數十丈峭立直壁，也萬萬不敢率爾施展，由此也當可見關雪羽驚人之實力了。

關雪羽入亭，坐定之後，才發覺到那漫天飛雪敢情絲毫也未曾波及於眼前小亭，原因在於這裏地勢絕高，一峯孤峙，直插雲天，一經風雪雨露，即使雷電交加，也都屬於這個層次之下事，莫怪乎竟會有此一番旖旎風光，難得平靜。

亭內石枰之上，黑白二色棋子俱已備齊，是時天色已漸有明意，一蓬紫森森的霞光，由東方昇起，將半邊天色映得分外可人，那色彩分明琥珀却又似墨紫水晶，却有一抹黯紅，與瑪瑙顏色近似，便是有一流的五彩畫筆，也難能描述出眼前景象之萬一。

鳳七先生這時端坐不語，一雙細長的眸子微微瞌起，面向東方，深深行起了吐納之術。

對於一個注重養生，浸淫武功的人，每日晨昏練習吐納之術，簡直是不待煩言的必行之事，是以，關雪羽不待他交待，也就立刻跟着練習起來。

這種吐納術，各門派練習方法並不一致，練習上丹田者以「祖竅」（兩眉之間）爲吞吐之口，中丹田者以「黃庭」（胸下腹上）爲基，下丹田者以「臍下」（臍下三寸七分處）進出，各有其妙。

關雪羽所出身之「燕」字一門，皆以下丹田爲練習之始，然後循序漸進，其次是中丹田，最後是上丹田，如是七度循環之後，待到遍體奇熱之後，便行止住，是時已盡得天地元氣矣。

武林之中，門派繁多，就吐納一道而言，各處練習方法極不一致，却是殊途同歸，最後的效果大體上說來，却是一致的，雖說如此，其中傑出者却每能於吐納之中，兼顧及洗骨易髓的氣機提昇之功，一舉數得，誠是可貴。

關雪羽「燕」字門中之吐納術，有如長鯨吸水，練習之時，在於一氣呵成，一吸自踵，吐氣如絲，一呼一吸長可至半柱香時間。

他這裏吐納方畢，才注意到對方鳳七先生敢情正在練習一種前所未見的特殊功

夫。

只見他雙腿微微分開，身子緩緩的向下蹲着，一雙細長的眼睛，似睜非睜，凝視向天邊一綫之間，口鼻之間，却在呼呼的出息不已。

每一次當他吸進之時，身子就會情不自禁的興起一陣子劇烈的顫抖，整個身子在這一霎間，看過去忽然間像是胖大了許多。

此時此刻，連帶着使得他滿頭長髮，俱都爲之一根根倒豎了起來，原先的一張瘦臉，驀然間變得又紅又漲，簡直成了一個胖子，可是當他這口氣爲之徐徐噴出之後，一切的形像隨即又跟着回復了原狀，他祇是這麼連續的重覆着。

關雪羽心裏微微一動，注意到了對方的一雙箕開的手指，妙在十根手指各有動作，一一彎曲又自一一張開，那張開的手指，當其中灌注氣機之時，一根根漲大得紅通通地，像是十根透明的紅水晶，一呼一吸之間，竟是孕育如此生機，焉能不令人爲之驚愕？

關雪羽同時也注意到對方那雙眼睛，在他凝視某處之時，不時的張開又合起，開合之間，乃至於射發出尺許來長短的兩道白氣——這便是所謂的「目神」了。

昔日在青城時，關雪羽悉知父親燕追雲是具有這般功力，所謂「練精化氣，練氣化神」，也只是吐納之術所達到的一個境界驚人之處，乃在於將「無形」的神化之爲「有形」，這般造詣，便十足的難能可貴了。

猶記得燕追雲當年曾十分自豪的評爲「天下無雙」——他自從達到此一境界之後，便越加的深居簡出，不再過問武林江湖中事，所追求的是更爲令人懸迷的「天人合一」境界，想不到在此邊極雪山，居然也有人達到了此一離奇境界，其造詣之深，未見得就令父親燕追雲專美於前，甚或有所過之，亦未可知！

心裏這麼想着，不覺對於面前的這個鳳七先生由衷的生出了欽佩之意，一個念頭忽然自心底昇起，他所以把自己押來雪山，其目的究竟又是爲了什麼？

「只爲了陪他下棋？還是有什麼別的用心？」

「難道有意要傳授我一些什麼特殊的功夫？」

果眞這樣，自己倒不可失去此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了！

心裏想着，一雙眼睛不自禁的注意到了對方那雙箕開復又彎曲的手指，正在做着一種特殊又奇怪的動作——這個動作一經他留心注意，便自深深的記在心裏，對方張大的腹部，也似波浪狀的在作一種規則性的顫動，這個動作很怪，關雪羽前所未見，但是他肯定如果自己學樣，也是可以做得來的！

他很細心地記住了這兩個動作，方自會意，鳳七先生已經停住了動作，坐下來道：「我們這就較量較量吧！」

遂即手拈白子，佈下一子，關雪羽着黑子跟進，二人乃自「手談」起來！

棋弈一道，博大精深，眞是論之不盡，大體來說，貴在嚴謹，所謂「高者在腹，下者在邊，中者占角。」此棋家之常法也，却也有謂「寧輸數子，勿失一先」，有先而後者，有後而先者，擊左觀右，攻後瞻前，兩生不斷，俱活不連，說起此道來，學問可也就太大了！

原來此一弈道，關雪羽自幼承自家學，樂此不疲，就此一道而論，其造詣堪稱至爲精深，燕追雲也不過與他在伯仲之間，出雲和尚也曾在他手下，不祇一次的吃過敗仗。

眼前這位鳳七先生，顯然是道上的高手，關雪羽不得不留下了十二萬分的仔細，與他好好較量一番。

也許是鳳七先生上來不曾把這個後生小輩看在眼中，雙方落子如雨，漸漸地鳳七先生領教到了對方實力，子兒落得可就沒有這麼俐落了。

旭日東昇，在半天渲染出一色的紅，紅得像是少女臉上的胭脂。

這局棋已足足下了個多時辰。

鳳七先生吟哦着道：「與其戀子而求生，不若棄之而取勢。」隨即落下一子，頻頻苦笑搖頭，看了雪羽一眼道：「你以爲如何？」

雪羽繞邊一角，補上一子：「與其無事而强行，不若因之而自補，前輩以爲如何！」

「哈哈……」鳳七先生發覺出對方一點也不笨，硬是不肯上當，乃即打卦站起道：「回頭再戰，小子下得不錯啊！」

關雪羽盱衡是局，心裏已有了一定之規，這局棋自己似已取得不敗之地，樂得順從，倒要看他如何出奇制勝，當下跟着站起，微笑不言。

鳳七先生移動脚步，出了亭子，關雪羽徐徐跟進。

忽然，鳳七先生回過身來道：「看你棋勢路數，不全是燕家路數，哼，倒像是得自你母親的親自傳授，可是？」

關雪羽呆了一呆，這倒是眞的。

如以棋弈一道論，雪羽之母關氏確實要較諸其夫燕追雲要高出一籌，彼時「關家弈子燕家劍」確曾在武林中傳頌一時，燕追雲雖說屢次敗於愛妻棋下，但他性格孤高，並無意向乃妻求教，決計自思高招克敵制勝，偏偏關氏看破乃夫用心，爲維護她「關家棋子」不敗勝譽，這一方也下了苦心，競爭的結果，仍然是高出乃夫一籌。

關雪羽迂迴於父母弈道的夾縫之間，兩方受益，加以他天質穎悟，鑽營的結果，居然後來居上，竟然與父母分庭抗禮，成了鼎足其三之勢——這是他們燕家一件小小的隱密，無足輕重的一件小事，自不會爲外人所悉知！

鳳七先生竟然看出了他棋藝中的家數，不禁令他暗自吃驚，綜上以論，此人對燕家確實鉅細皆知，若是存心爲敵，確是大大堪憂。

眼下，他目注向鳳七先生道：「原來前輩深精關燕兩家棋路，怪不得我走避無門，下來如此辛苦了。」

鳳七先生一雙眼睛在他臉上掠過，心中却有了個印象，此子像煞其父，且具有其母的冰雪氣質，尤其聰明，我却要對他不可過於大意！

（未完）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著

上集

H.K.N.G.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著

H.K.N.G.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 著

經已出版

全套上下集

H.K.$12.00

環球出版社發行

